康德莱特街39号 第五卷 剥落

镜头

1.

这是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神圣之地，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因为任何原因而践踏这里，否则将会被认为扰乱纪律而被处理；这是一个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的‘神圣之地’，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原因而践踏这里，却不会被视为扰乱纪律被处理；这是一个严肃、威严、静谧的神圣之地，任何一个人在这里都可以感受到来自人类最美好，最感性的精华；这是一个轻佻、滑稽、喧闹的‘神圣之地’，任何一个人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来自人类最恶意，最理性的糟粕。这就是这样一个集齐各种矛盾与一身的地方，但是却又似乎‘坚持’着某一个或者某一个系列的固化的原则。

我望向前方花白了头发的一个老人慈祥地坐在座位上，仔细地聆听着这个神圣之地里发出的每一处声音。而这个老者身旁的其他人虽然并没有把全部注意都投在这里，时不时地翻翻看自己的电子邮件，或者戴上隐形耳机听着音乐或者看着视频，但是他们偶尔也都会时不时地翘翘这边的神圣之地的进度如何。看完之后，很快又再次地陷入了自己视网膜成立的电子影像。

“法官大人，”一个十分温柔的声音讲述到，我能听得出来这个声音的主人是一个大约三十岁左右的中年女性的声音，“还是那句话……这个是我的愿望，我很希望能够获得我儿子的抚养权，这些都是您知道的，我也已经把全部的资料呈上去了，虽然在孩子父亲健在的时候，我没有履行作为母亲的责任，但是孩子父亲去世了，那我就必须要履行这个责任义务，我想您也应该明白这么多年思念儿子的痛苦吧？在这个神圣之地，我绝对没有半点谎话，因为我说的任何谎话都是可以被您或者现场的任何一名陪审团察觉出来，你们是专业的，所以你们应该知道作为一个母亲思念自己孩子的那种情感吧……我……我……”

说着说着，那个声音似乎马上就陷入了十分严重的抽泣声。

我望向位于我们正前方，戴着一个十分滑稽的金黄色卷毛头套的一个大约4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这位男性知道刚才为止都是一直闭着眼睛的，当然说话还是会说的，眼睛边上的框似乎由于什么原因变得通红。

大概是昨晚没有睡好吧？我心里面这样想，毕竟任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案子的审判已经持续了整整三天，就连我自己也没有睡好——不过，他为什么戴着金黄色卷毛头套，这个问题却一直魂牵梦萦着我。

也许是因为为了所谓的‘威严’和‘严肃’吧？但是我看到那副样子心里面反而有些想笑，并不是因为这是那个滑稽的头套，而是那个滑稽的头套和他的那个秃头一点也不适合，虽然一下子并不能仔细地察觉出来，但是只要仔细地观察，便能发现，除了那个金黄色头套之外，没有一点头发裸露在外，甚至还能看见十分光滑地甚至能够反弹天花板上照射下来的强烈的光芒。

“事情我都已经了解了，”这个法官大人点了点头，这将眼睛挣了开来，但是这眼睛却着实吓人，虽然隔着很远，但是我依旧能够清晰地分辨出在那个眼球之中，遍布各处的骇人的血丝，法官大人用迷离的眼神看着我们，啊，我这才发现那根本就不是什么迷离的眼神，只是纯粹的那个法官的眼球中心有颗白色的浑浊的东西，“所以我已经说过了……被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你霸占那位可怜的孩子的抚养权到底有什么意义？你也知道，你现在才只是仅仅二十五岁，如果说你想要领养一个孩子，不，这个孩子原本就是你的血缘亲戚，你这样做是想从孩子母亲的手中抢走这个孩子吗？”

我无法理解着法官口中的‘抢’这个单词，无论如何，我都只能看到这个被告纯粹只是好心地在抚养着没有父亲的孩子而已。难道是我的错觉，不，这并不是我的错觉，我想在做的，并且陪审团的每个家伙都应该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掌握这样的答案，但是很可惜，包括法官在内，连同陪审团，似乎都没有对这个拥有绝对‘公平’、‘公正’、‘公开’的理由有一点兴趣，一味地持续着自己想做的事情。

一个我熟悉的声音从我的身边响起，我认识这个温柔的，像是一个天使一般的声音的主人，她是我的阿姨，也就是之前那个声音的妹妹，此刻的她满脸的悲伤，满脸的痛苦，泪水已经侵蚀了她的两边脸颊，她的身材十分姣好，就算和职业的模特相比也丝毫不差，她的声音中却夹杂着一种让人心碎的感觉。

“我想，”她说，“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强调了很多了……法官大人应该是能够明辨是非的……姐夫……孩子的父亲原本就是因为无法单凭自己的力量来抚养孩子，最后才会过劳死的，这个原因又算在谁的身上，这原本就是姐姐的错，我不想在这里多说什么关于这个案件但是，但是我不希望把孩子交给这样一个负心的，一有空就找到外边的男人作为依靠的女人，即使这个女人是我的姐姐，我也不愿意，而且，之前她说的有关孩子的抚养问题，我想，作为已经有工作的我是最适合不过了……据我所知他母亲，我姐姐是没有工作的，我也不想我的孩子被一个我不认识的恶心的男人抚养，我的辩解完了”

法官听了辩解之后又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像是在进行着中场休息，他缓缓地撬动着耳朵，像是在进行着什么样的复苏运动，但是随后，紧接着的，便是我不认识的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想，我的爱人已经说过了，在这件事情上面，她是先和孩子的父亲离婚之后，才和我想爱的，这不是因为外界原因导致的婚内破裂，所以原因只在爱人和她的前夫，也就是孩子的父亲身上，孩子的父亲也因为自己并没有实力抚养孩子，这件事情我的爱人，也就是孩子的母亲一开始就是不知道的，并且打算每个月寄送一千元作为抚养费给孩子的父亲，但是孩子却不肯要，试问，这个原因在哪里？并不是我的爱人，所以，一切造成现在的这样的后果的，只是孩子父亲的一味愚知而已……至此，我的爱人，孩子的母亲已经尽到过作为母亲的抚养权，而作为直接抚养权的父亲去世之后，理应是由我的爱人，孩子的母亲行驶这样的抚养权，而不是由其他非直接亲属来行驶……这个点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还有，关于我的爱人的工作，她已经在城市中心找到了一份工作，工资是完全可以承受得住孩子的抚养了……最后，作为继父的我，我先声明，我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我可以向当场的任何人表示，你们也可以翻阅我公司关于我的简介，或者用搜索引擎搜索，我不是一个恶心的男人，其次我也想为可怜的孩子做些事情。我的辩解完了。”

这是另外一个声音的结束，那个声音十分浑厚听得出来差多是四十或者五十多岁的中年男性的声音，这个声音之中充满了各种自信和各种愤恨。

“恩”法官闭着眼睛，但是耳边似乎有一个手下在他的耳边在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我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

哦，我注意到了在天花板的靠窗的地方有一个小的鸟窝，不过并没有看到有鸟进出的话，也就说明着也许是一只遗弃了的鸟窝。为什么会被遗弃呢？我一边这么想一边仔细地观察着那只鸟窝。

那个鸟窝是以黏土和草垛——似乎大部分的鸟窝都是以那些作为原材料，粘合在墙壁的一段上，并不知道那种程度最终可以做成怎样坚固的窝，但是从以往来看这这个窝的大小，似乎对于承载六七个小鸟的重量还是绰绰有余的。尽管如今已经没有人，不，没有鸟居住了。真是的，抛弃了原来的住处，你们去了哪里呢？

法官继续开了口，三十左右的女性的声音，雄厚的四五十岁的男中音，还有我的阿姨在这样一直缓缓地做着让人难以承受的争论，偶尔，阿姨会发火，大声地数落着那个女性的人格，那名三十多岁的中年女性也会十分凶狠地指责阿姨，而作为法官，则只是似乎完全不起任何作用似的，闭着眼睛，什么话也没有说，似乎在等待着最后的休庭。

2.

这是第几天呢？一个小女孩躺在洁白的床上看着洁白的天花板，心里面询问着自己。

周围以一片洁白为主，四处散发着酒精的味道，这个味道对于一般人而言确实是无法承受的，但是对于这个小女孩，这个娇小的小女孩来说，确实已经相当熟悉了的味道。

啊，好像是第三天。小女孩终于记起了想象之中的某个数字，像是安慰着谁一样地安慰着自己。小女孩躺在洁白色的床上，冰冷的触觉从四面八方向她袭来，像是一个白色的冰冷恶魔将自己拥抱在怀中。

冰冷，除了冰冷，小女孩感觉不到任何其他的感觉。小女孩叹了一口气，这不是这个年纪的女孩子该做的事情，但是小女孩完全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她朝着窗外望过去，那里拥有的也只有一片漆黑。一片漆黑，那是一片可以将人不由分说地吸入的漆黑，那是一片仿若与地狱深处连接着的无止境的深渊。

小女孩静静地凝视着那个深渊。仿佛看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她伸出手想要抓住那个东西，但是很快又放了下来。因为就在那一瞬间，一句残忍的话跑进了小女孩的耳朵里，这当然只是纯粹的被想象，也可以称之为人们常说的‘幻听’。但是小女孩还是被这样的声音吓到了，她猛地睁开了眼睛，满脸都是冷汗，都是那种冰冷的，让人的体温随时随地被带走的那种高冰冷。

1. 自己待在这里，这已经是第三天了。小女孩这样想到，这才发现，原来刚才自己看到的一切都是一场梦，窗户外面已经变成了洁白色，正确的说，应该是让人忍不住遮眼的刺眼阳光。

刚才被认为是幻听的声音，此时仍在小女孩的耳边响动着。

“威廉？醒来了吗？威廉？”那个声音仍在耳边不停地叫唤着。

小女孩轻轻地点了点头，这是她第三天听到的这样的声音。那是她母亲的声音。

“哦，真是吓死我了，你没事真是太好了，恩，威廉，我带来了早餐，给吃的，来，先慢慢坐起来吧，要记住，慢慢的哦~”

小女孩十分听从母亲的话，缓缓地坐起身子，最后靠在由母亲旋转控制的靠椅上。

小女孩看着母亲，心里面似乎有什么话要说，但是此时此刻，她却又没有说，只是直勾勾地看着眼前这个年岁尚小，但已有宾白的母亲。

“怎么了吗？威廉，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母亲看着小女孩奇怪的表情，脸上又浮起担心的眉皱纹。

小女孩摇了摇头，“没有，妈妈，只是忽然觉得，这是命运……”

说到命运后面的字，简直细小的堪比棉毛掉落至地上一样，让人无法察觉。但是仅仅只是听着开头的这半句话，怎么样无法让人联想到很好的事情。多半是悲伤的事情。

而小女孩的母亲因为正在从她的包里面掏东西，所以并没有注意到小女孩说了什么话，她将手中的几个包子递给了小女孩，包子似乎是刚买的，甚至还冒着热气，小女孩实在是没有胃口，但是无论怎么样，她都无法反抗母亲所说的话。

“威廉，吃了这个吧，这个包子挺好吃的，我从后巷带来的”

小女孩接过包子之后，先仔细地看着这个冒着让人羡慕的热气的包子们，随后才联想起了因为上次迎岁日在后巷吃早餐的时候，和妹妹一起吃了那里的包子，当时觉得很好吃。小女孩没有想到母亲还会记得这件事情，就连作为本人的她似乎都没有太大的印象。

“谢谢你，妈妈，……”

这就是命运啊。小女孩很想说这句话，但是因为害怕母亲因为自己这样过于简单的话语而产生不安感与恐惧感，所以就没有再说了。而只是将手中的包子剥开袋子的包装，随后一口一口缓缓地咬着。

因为是灌汤的肉包子，所以咬了几口之后，包子里面的汤汁就全部顺着带子流了下来，幸好作为母亲的她在一瞬间用自己的手掌接住了那些汤汁，随后将汤汁倒在了床头柜上拜访的一个空杯子。“不用担心，慢慢吃”母亲丝毫没有介意小女孩的粗心，只是继续安慰着小女孩继续吃包子，而小女孩一面轻微地抖动着身子，一面小口小口地咬着包子。

“啊，是不是冷啊？”母亲注意到小女孩身子的抖动，突然一惊一乍地。

“啊，没……没事……只是……”小女孩并没有说出什么事情，但是想要寻找什么替代品的时候却又完全说不出话。就这样的小女孩继续吃着包子，而母亲这才注意到了一件事——窗户还是半开着。

如果说截止今天早晨一直都没有关闭的话，那么就一定是我自己的失职了，作为母亲的失职了，这个孩子如果只是因为这样简单的原因而死去的话，那我就是一个最大最大最大的罪人。这位母亲一面心里面责骂着自己，一面缓缓地站起身子走到窗前，随后将两扇窗户不留缝隙地关了上。而关好窗户的母亲，再次回到了自己女孩的病床旁边。

女孩吃完了包子，随后母亲迅速地将包子的包装袋扔进了床头柜旁边的套有白颜色的塑料袋的小垃圾桶里。女孩用母亲递来的餐巾纸擦拭着脸上的所有的沾落着的汤汁，味道是绝佳的，和当初与妹妹一起，与家人一起去吃的时候没有半点差别。而这次母亲也只是递给了她两个包子，要是在以前的话，和家人一起吃的时候，两个包子绝对是戳戳有余的，妹妹还会嘲笑自己是大胃王，但是现在，小女孩吃不下那么多了。作为母亲也知道，并且也就带了两个包子，甚至还做好了女儿吃不下一个包子的准备。

“能吃完，真是太好了”像是在庆幸什么一样，母亲双手合十，十分开心地摆着笑容。

那张笑容很难让人看出这个母亲其实只有三十二岁的迹象。眼角挤成一团的皱纹，在旁边大大小小的圆形雀斑，两只眼圈的所被围绕的漆黑的黑洞，额头上褶皱的皮肤，粗糙的、完全不知所措的干燥皮肤，黑色的头发之中掺杂着三成左右的白丝，消瘦地让人不禁怀疑这是否只是惊悚的皮包骨头。啊啊，这是一个十分沧桑的中年女性的脸。在这笑容之中，我们看不到任何作为一个三十岁的女性所拥有的任何个人魅力，没有。

“妈妈，”突然，小女孩的最终蹦出来这样一句话，“我想上学”

母亲的脸上，此时此刻，充满了懊悔与自责。

这是命运啊。不知是母亲，还是小女孩，此时此刻心里面被这句话给填满。

3.

“所以说，你的哥哥柯就是一个胆小鬼难道不是吗？”一个穿着格子衬衣的嚣张跋扈的男生，趾高气昂地俯视着座位上的一个小女孩。右脚就这样踩着桌子的桌面，就像是一般反派所特有的气质一般，半翘着一边的嘴角，用最凶狠的阳光看着这个小女孩。

小女孩没有回复眼前的这个男生，只是将注意力全身灌注在草稿上面，解答着作业本上的也题目。但是，前面说的完全不是正确的，她只是为了掩盖自己胸口之处的怒火才选择无视眼前的人，把注意力转移到作业题上面。但是很快，这种方法就失效了。因为眼前的这个男生抓起了小女孩的作业本，朝着教室的门口扔去。

教室里原本是哄作一团的，但是现在却似乎变成了静悄悄的坟墓，周围没有一个人说话，拥有的只是朝着小女孩这边投来的恐惧和同情的目光。在这种情况之下，班长，纪律委员，体育委员，学风委员都是没有一点作用，他们躲在角落里面等待着这件事情的发酵，随后到了一定程度，便准备随时向老师汇报。

“喂，我可是特地来找你交朋友的，和我说一下你哥哥的事情难道会死啊？”

小女孩并没有理会这个比自己还高一个脑袋的男生的话语，只是想离开这儿教室而已，她站了起来，随后很快被男生用脚绊倒。男生们的一堆里面竟然还出现一大部分的人嘲笑着这只连站也站不稳的百灵鸟，没有丝毫怜悯可言。在他们这个年纪，拥有这样的表情，可着实是不容易的。

爬了起来的小女孩最终还是忍不住，抡起了袖口。眼神里充满着愤怒。

“哈，终于肯和我说实话了吗？你这死八婆，又想像你的哥哥一样打人了吗？真是一家人啊，连生气起来的模样都一样，哈哈哈哈，我猜猜看啊，如果 你哥哥在这里的话，估计现在肯定一拳……”

男生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小女孩的右拳狠狠地凑了上去。男生像是被一个十分强大的力量一击给打得趴在了地上，男生的脸部分不知道为什，左边的部分流了鲜血，不，那或许不是鲜血，因为隔得十分接近的小女孩也没有嗅到那个铁腥的味道。她知道，被人打出鲜血，那种铁腥的味道是如何刺激着鼻子的。

“可恶！”男生似乎没有服气，站了身子，朝着小女孩准备用右脚横踢，但是很快，被小女孩十分华丽地下蹲加扫地给绊地失去了重心，重重地摔倒在了地面之上。小女孩这会儿眼神之中充满着的，不是仇恨，而是悲哀。

“啊！”男生冲向小女孩，分不由说地拿着旁边随处可以够到的凳子，朝着小女孩的脑袋奋力砸去，但是在原本将要砸到小女孩脑袋的那前一秒，被小女孩的侧踢给踢飞了，撞在边上的课桌椅子上面，疼痛万分地揉着后背。他似乎并没有屈服，再次走到小女孩面前，用最原始的嫉妒和愤恨的眼神，紧紧地盯着眼前的这个小女孩。

“你给我记住，你个杀人犯的妹妹！”他的嘴中缓缓吐出这样一句话。小女孩的大脑里面一片浑浊，随后便开始了单方面的打斗，她的眼神之中充满着愤恨。当她将眼前的这个男生摆在了地上，他无法动弹地缓缓地呼吸着冷空气，而她将眼神投向那些原本都是有说有笑的好朋友们，但是此时此刻，已经变成了完全如同陌人一样的惊恐的表情。也罢，她知道自己所闯的祸，也知道自己现在的自己无论怎样，都无法在像以前那样子和这些人在一起读书，玩耍了。

“贝同学，你怎么可以打人呢？”在办公室里面，几乎所有的老师都像小女孩的方位侧目，从那些带有责骂的眼光之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似乎多管闲事的操心。而在训斥着小女孩的这个老师的口中，这场战斗的触发点，完全在于小女孩自己，并且把男生打伤这点也完全成立，所以一切的罪责都扔在了小女孩的身上。小女孩并不是第一次被这样的眼神对待，她对于所有的处于这样的境地的人都心有感触，并且深深地同情。

“是他先动手，打我的”小女孩没有做多余的解释，将所有的、公平的、公正的、公开的原因告诉了眼前这个推着眼镜的，留着长头发，化有浓浓的妆容的班级指导（简称班导）老师。但是班导老师完全没有在乎，她在乎的只有最终的伤害程度。

“是的，如果只是那个同学动手的话，那么为什么却是他最后受伤呢？一个男生被女生打成那副样子你觉得可能吗？还是说你依然坚持着自己无罪？”老师咄咄逼人的话语，简直就像一只蜜蜂一样围在小女孩的周围，随时随刻不，其实已经每时每刻地刺入小女孩薄弱的皮肤里面，妄图在里面留下深刻的毒素，让眼前这个不守规矩的外来者感到压力。

“我是无罪的，”小女孩说着，“我的哥哥也是无罪的……”

说到了哥哥的时候，老师完全嗤之以鼻，“说你哥哥是无罪的，杀人就是无罪的吗？真是搞笑，一个小孩子读书再好，人品没有用，你照样也是一个对社会有危害的人，不是我没有提醒你，你最好保持安分一点，最好不要像你哥哥那样子，变成一个杀人的社会败类！”

第一幕

1.

“理查德，今天是周末，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呀？”

突然，在我周末的睁眼一刻，一个犹如天使般天籁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动着。我缓缓直起身子。揉了揉眼睛，随后却被这个犹如天使般的声音训斥了，不，那是温柔的训斥，比起训斥，从中获取到的信息则更多的是关于宠爱。

“啊，我都说了不能用双手揉眼睛，那样会把细菌带到眼睛里面去了，给”说着，她递给了我一张手帕，那张手帕的颜色是粉红色的，摸起来触感十分的柔软，就和这个天使的声音一般。于是我嘟囔着接过了手帕，随后揉了揉犹有困意的眼睛，但是揉完之后，那些所谓的困意就已经烟消云散的。

我面前的是一个如同天使一般的可爱的面孔。当然如果仅仅用这样浅显的单词是无法准备无误地构述出这样的模样，但是我却无法用更多更好的词汇来表达此时此刻我内心的波动。天使的上半身穿着浅蓝色的衬衣，因为与身体肌肤几乎没有贴着，所以宽大的衬衣总是让天使显得比较笨拙，领口之处的纽扣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坏了——啊，那是在我父亲那个时候就已经坏了。所以我能十分清晰地欣赏着天使十分洁净的锁骨和脖子。

而天使的下半身穿着的是深蓝色的，夹杂着淡淡的白色条纹的牛仔裤，因为是相当紧身的一条牛仔裤，所以对于她又细又长的大腿和小腿有着十分细致地显现。之前也说过，天使的面庞十分纯净，五官十分端正，眼睛不小不大炯炯有神，鼻子微微高挺，而嘴唇有着粉红的粉嫩颜色，与我偶尔从同学那边得来的女明星杂志上面所拍摄的女明星相比，这位天使她毫不逊色，甚至在我看来，已经完全可以超越这些女明星。

自然这位天使散发出来的魅力也许不止这些，包括那一头温柔的及腰直发，让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感到痴迷。也许哪一天，我也会和一个这样的女孩子生活吧，这样胡乱地想着，我就在这个时间缓缓地穿好了上衣。

虽然现在是三月份初，但是让我想起一个半月之前的那些大雪，现在的我还是心有余悸的。那场大雪就像是来自地狱般的恶魔之雪一般，康特城里大部分的人都不愿出去，尽管大部分的人都选择待在尚有暖气的家里，但是还是有不少人以此为契机成功地感冒了。当然，我也难以避免地成为了那场感冒中的一员，而与天使无异的她也被那场无情的寒冷侵袭了。尽管我们到后来，皆大欢喜地好了身体，但是不得不说我们都对寒冷有所顾忌了。所以就算现在是三月份初，我还是选择了较为暖和的棉毛上衣作为外套。

“啊，阿姨——”当我准备喊出名字的时候，这位天使的眼神突然暗淡了下来。

“都说了，叫我柯西姐，”说着她露出了原本‘恶魔’才有的表情，故意地用双手使劲地扯着我的两边脸颊，不顾我的反抗，“我还没有到做你阿姨的那么老的年纪啊，尊重一下女孩子好不好啊！”

我无奈屈服于这种暴力，也只能很迅速地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柯西姐，今天周末，我想在家……”我还没说完，就被她打住了。

“恩，说起来去哪里玩好呢，啊，去城市中心那边的游戏中心玩怎么样？”她一副十分期待的模样，两只眼睛发射出亮堂堂的金光。而我的话也就这么轻松地被无视掉了。

“所以我说啊，阿姨，不要老是打断……”

“柯西姐”她的眼神突然变得十分可怕，已经完全是‘恶魔’才有的眼神了，不过随后很快便又回复到了很悲伤，自言自语，“我才二十六岁，我才不知道我有任何理由可以被一个小孩子叫做阿姨，尽管辈分上来说确实是这样，真是的……男孩子怎么一个个都是这样……”

在她肚子嘟囔的时候，我已经将衣服和裤子之类的全部换置完毕，顺便瞟了一眼桌子上面的闹钟——六点三十七。

说起六点三十七，我上学的铃声都才定在六点四十啊。突然觉得自己在休息日被这么早叫醒，是一种煎熬。也罢，她想去哪里玩，随她一起去玩就是了。看到了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衣服的模样，她将衣服身上的灰尘轻轻地抖落，随后用坚定的眼神看着我。像是在透过我看着一样的东西。

“啊，”她缓缓地想到，“今天休息日，所以我想城市里面应该很热闹吧，要不我们就去那边的地方玩一下？”

我无所谓的，只要是能够平安无事地回家，就算我去地狱也没有关系。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如果到了阿鼻地狱，我想我会比任何人害怕。我点了点头，看到我丝毫没有反抗的意识之后，她安心地点了点头，并且用双手缓缓地抚摸着我的脑袋。

“恩，很好，理查德，我在客厅等你哦，啊，对了，我们早餐也要在外面吃的哦，所以快点准备好就行了，买东西的钱我会帮你出的，也就不需要你掏存钱罐了，啊，还有……要快点哦，好不容易到周末，要是人太多就麻烦了”

说完，阿姨就这样子走出了房间，在走离房间的时候还向我挥了挥手。

都已经到了周末，人不多才奇怪。——一边我这样稀奇古怪地自言自语着，一边我将自己的身体打理着，随后走到洗手间，抓起了摆在镜子旁边的牙杯上的宽大的牙刷。挤上了仅剩一丁点儿的牙膏，随后就站在原地等待着自己刷牙结束。

啊，待会出去一定要去趟商场，顺便买一根牙膏，这根牙膏已经灭亡了。一面这样想着，一边擦拭着我的脸，凑到镜子前面，看着平相凡貌的脸，感觉也有别一番的滋味。

十二分钟之后，我顺利地出现在了客厅里面，而阿姨却已经在那边等待了许久。不过阿姨也换了椅套清纯的纯白色的，带有褶皱的绿色裙摆的连衣裙。因为身高的原因，或许这样看上去也不到我父亲的胸部高度，从这样看去，倒是很像一个学生。除了嘴唇之处像是涂了一些绯红颜色的口红之外，基本上也就没有设呢变化——还是和往常一样的笔直地长黑发。

“哦，理查德你来啦，姐姐漂亮吗？”说着，阿姨在我的面前转了一圈。

漂亮，漂亮到无法用言语表述，我贫乏的语言根本无法形容阿姨的天使样貌的亿分之一。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夸赞着阿姨的魅力。

“恩，很有魅力”我朝着旁边的电视望去，一边说。

“喂，干嘛不看这边说，真是的，想当年你姐姐我可是被男生疯狂地追求的呀，可惜啊……”阿姨像是故意挑逗着说道，“不过，被人喜欢的感觉确实不错的哦，虽然我都拒绝了他们，哈哈哈……”

自说自话地笑了起来，或许这就是阿姨的本尊性情。

和两天前的法庭里面的阿姨，完全不一样。虽然当时我并没有太专注于他们的对话，可是我依稀地还记得，阿姨的脸上当时露出一副十分痛苦的模样，而声音里面则更是掺杂着许多让人心碎的感觉。

我因为想着法庭的事情看着阿姨发了呆，被阿姨以‘怎么了吗？看你样子很怪，生病了吗？’之类皱着眉头认真的话语为由，右手的掌心轻轻地贴着我的额头，而后以‘啊，原来没事啊，别让我担心啊’之类的舒展眉头的轻松的话语自言自语着。

随后很快，不到八分钟的时间，我们站在了停车站边上，经过了十分钟的等待时间，很快便在小吃店里面坐着。因为是周末，所以人比平常很多，但是还好时间尚早，所以也并没有高峰期的一半人多，尽管如此，我们也还是在那家小吃店，等待着我们的早餐好了将近十五分钟。我点的是牛肉拉面，而阿姨点的，则是清淡的普通肉丝拉面。

“啊，理查德，你那点牛肉够不够啊，要不要姐姐分你一点肉丝啊？”一边使坏地笑着，一边看着我碗里面的面。其实，她是很想吃这边的面条吧？还是说……

“不用了，阿姨（叫柯西姐）……啊，不用了姐姐，我想我这点是能够吃饱的”我看着碗里面的面条，心里面不禁咯噔一下，这个面量其实够我吃两次了，所以担心什么不够吃之类的，完全都是附加担心。

而听到了我这句像是嫌弃一般的话（啊我的确没有嫌弃之意，只不过后来想了想，似乎确实能够感觉到嫌弃之意），阿姨嘟着嘴巴，像是有些生气，随后就自顾自地吃着肉丝面条，也就不再说话了。

我知道自己似乎惹的阿姨生气了，所以一时间感觉有些不知所措。

“怎么了？”她察觉到我的不和谐的表情，询问着我。

“面条太多了……我可能吃不完……”我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着，但是阿姨像是明白了我的话，招来了服务员，随后让服务员将我这份面条分成了两份，一份打包，一份原样在碗面。

“啊，对不起，弄得这么麻烦”我不好意思地低着头。而阿姨似乎并没有怪罪地抚摸着我的脑袋。

“没事没事，吃不完的话，待会留作午饭吃吧，是姐姐没有加小碗的这样的要求，姐姐的错，对不起啊，理查德”

像是哄着被宠溺的小男孩一样，姐姐抚摸着我的额头，十分温柔地对我说。我想要不是因为之前父亲对于我的放任让我懂得了基本的生活常识，我现在或许会不会真的变成了被宠溺的小男孩一样了呢？

我们花了将近二十分钟才解决掉早餐，而阿姨的那碗肉丝拉面似乎也只是吃了一点肉丝和几口面条，就不再吃了。是胃口不好吗？还是说原本的食量就是那么一点呢？我并没有向阿姨询问有关这些的问题。

我们在那之后准备去商场逛逛，因为我和阿姨说过要买牙膏的事情，阿姨也是十分欣然地答应了，会帮我清理我的购物清单的。我们在商场逛了很大一圈，四处兜兜转转，除了帮我选了牙膏，顺被还帮我买了一些笔记本，虽然她知道我在学习上并没有怎样用功，除了笔记本，甚至还帮我买了一些我一直很喜欢玩的玩具，像是弹珠之类的东西。

在那之后，我们走进了一家游戏中心。说一家，完全是因为那里面有许多家游戏中心，也有各种各样的设备。虽然我不常玩游戏，但是关于五十多年前，甚至是一百多年前的游戏，还是曾今和朋友、同学们一起聊起过，所以我多少还是能够知道的，那些大多都是硬件游戏，就是在一些带有硬件屏幕上面所能够运行画面，然而因为太过经典，所以就算到了现在只能立体显影时代也还是大有所用吧，包括游戏中心，也还在提供这些设施。

我和阿姨走进了一家电动游戏店，里面摆着各种各样的手柄和突起的按钮，而在里面摆动这些玩意儿的大部分也都是和我差多年龄的孩子，他们能够玩到这种世纪的游戏，是否会感到十分幸运呢？

我和阿姨一边走着，一边欣赏着这些被称为‘世纪之作’的东西。虽然我还没有立体显影设备，但是我也还是能够从同学和朋友们那边聊起，似乎那是个十分轻盈的头套，只要带上去，就会和内置的与游戏服务器直连，随后进行里面的游戏。这种虽然感觉会很舒服，可是也被同学和朋友们说，似乎比不上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的那样的游戏。

“理查德，你想玩什么游戏呀？”阿姨在我旁边询问，似乎是看到我东走西走犹豫不决的样子，比较担心吧。

我不知道要玩什么，所以我摇了摇头。但是就在我摇了摇头的一瞬间，我看见了一个穿着我学校的校服的女生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她双手拼命地疯狂按动和扭动手柄与按钮，与之相对的，就是她正前方的游戏屏幕，上面她所操纵的游戏对象将敌方三下五除二就轻易地打败了。胜利的声音响起，而此时，阿姨的声音也从旁边响起。

“哦~原来你喜欢那样的啊~”阿姨说着奇怪的话，我这才注意到我被阿姨发现在仔细地盯着那个女孩，不，那款游戏。不过阿姨的口吻似乎并不在说游戏，眼神也跟着我飘到了那个女生的身上，“话说啊，她身上的那件衣服不是和你们校服很像吗？”

我点了点头，“恩，是很像，大概是同一个学校的吧”我用着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的口吻和阿姨对话。

“切~自己学校的多没意思啊，找个其他学校的多好啊~”

“啊，阿姨你在说什么啊……”我有些慌张地领悟到了阿姨的用意，连忙用不知情的口吻解释，“我只是看她玩的游戏啦……”

阿姨却像是得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答案一样，哈哈哈地大笑，随后拍了拍我的肩膀，用着十分肯定和鼓励的话语对我灌输思想，“不要担心啦不要担心啦，我不会告诉别人的，这可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哦~”

我完全莫名其妙。但是也还是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随后很快便再次被阿姨责骂了。

“还有，”她故意鼓起腮帮子，装作一副十分生气的样子，“说了多少次，叫我姐姐！”

随后她甚至用拳头轻轻地捶着我的背部，虽然不是很疼，但是我也好歹算是知道了姐姐的用意，于是也是十分配合，“是是，柯西姐柯西姐”

我再次看着那个躲在角落里玩着电动游戏的女孩子，刚才并没有看见她的脸，但是就在现在，就在这一瞬之间，我看见了她的脸，应该说她的侧脸。人们常说不能以貌取人，但是如果是半张脸的话，是否又会成立呢？我看到了她的侧脸，便觉得她是一个十分可爱、美丽的女孩子，但是在这张侧脸之中我也看到了一个凶狠的眼神。那个眼神让我感觉到深深地厌恶之感，并不是说我对于她的厌恶，而是来自于她的厌恶。对一切的厌恶，可以这么说。

“啊，又看入迷了啊……”阿姨在我身旁发着牢骚，“你要是喜欢就上前说话啊，交个朋友之类的，不要呆在这里像是木头一样的嘛，所以说你们男生……”

实在受不了阿姨的牢骚，我还是停止了继续观察这个女生的念头。

“走吧，柯西姐，我们回去吧”我轻轻地向阿姨提议。今天出来的一天已经相当地疲乏了。而且也快要到中午了，所以我还准备回去了。况且，我留在家里的作业还一笔未动。

2.

啊，这是命运。小女孩抬了头，看着银光闪闪的日光灯。平静地回忆起了这些日子。

这些看似让人无法忘怀的，却以最残酷的手法结束的日子。小女孩认为这是命运，这是无法改变的命运。她叹了一口气。

“威廉，该吃午饭了哦”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中年女性，那个中年女性的头发已经有大半部分被白色的雪沾染了，但是却又像是无法释怀的般地啊你杨零零散散地分布在正片头发里面，她的神情十分恍惚，就像是一个让人担心得不能再担心的一个老人一样，不，她并不是老人，她也只有三十二岁，然而仅仅就三十二岁的她，却与六十二岁的老婆婆没有很大的差距了。

她的手中拎着的，是一个黑色的包装袋，里面似乎装着一个圆柱形的容器。

小女孩叫到了这位女性，嘴中缓缓地吐出了两个字，“妈妈”

这位被称呼为‘妈妈’的女性，将手中包装袋里面的容器拿了出来，那是一个十分普通的便当盒，但是并不是和超市里能够购买的那种已经包装好了菜肴的便当盒。

“今天的菜单，是你喜欢吹的糖醋排骨哦，啊，我还带了你喜欢吃的蜂蜜柚子茶”说着，‘妈妈’将自己的手伸入了包装袋里面，拿出了一个通体红色的不锈钢水杯，随后放在额小女孩病床的床头柜上，“不过蜜茶要等到把全部的东西吃完，才能能吃哦，不然的话，会吃不下饭的”

小女孩点了点头，将自己手中的书合了起来——《戏剧杂店：不同戏剧之间的异同》，随后将身子十分吃力地直了起来，配合着母亲将靠背抬起来，随后小女孩将自己轻盈的背部依靠在升起在一边不会动弹的稳固的靠椅上面。

小女孩反思了自己昨日清晨做的事情，那一句话，她想，那一句话或许是摧毁着母亲所有对于自己的保护幻想——妈妈，我想上学。

并不是不能去上学，而是如果要去上学的话，所要承担的风险是小女孩包括‘妈妈’完全无法估量的，在病院里面靠着药水续命才勉强地活下来的她，此时已经将原本青春动人的母亲，消瘦成这幅模样，如果在这个时候再给母亲平添这些麻烦……

小女孩不敢想象。而已经约莫一天未提的这一句话，似乎已经消灭在了小女孩的口中，然而却没有从小女孩的脑海之中消灭掉。她是多么地想走出这个医院，回到曾今快乐的学校里面，和同学们一起开心地畅聊着，或者是和妹妹一起在无人的角落，用家里偷出来的硬件立影设备观看着戏剧，又或者是在妹妹的陪同下，在同学的陪同下，去城市的各个邮局收集她梦寐以求的邮票。

但是现在，她只能像是一个木偶，像是一个石雕一样，静静地躺在这里，等着周围的人与自己交流，而这‘周围的人’，也就只有母亲和偶尔回来看我的父亲。就和她的妹妹一样。

“妈妈，”她的嘴巴再次蠕动着，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妈妈’似乎并没有听小女孩说的话，而是插上了嘴。

“威廉啊，我明天还是要回公司一趟，所以……所以明天我可能就不会来了”

小女孩并没有露出一丝惊讶的表情，她知道自己的父母有着他们的工作，也知道工作意味着什么，知道不工作意味着什么。

“不过，”‘妈妈’再次补充了这句话，“不过我还是会摆脱护士小姐来照顾你的，我已经和他们都商量过了”

在小女孩吃了一半母亲送来的午饭之后，母亲接到了一个电话，随后十分慌张地向小女孩道别，便踢踢踏踏地跑出了病房。

小女孩再次一个人地坐在病房里面。

“啊，”小女孩用十分微弱的声音挣扎着，之于是对什么事情挣扎，也许就只有她知道了，“如果……如果在这样继续下去……这些日子……又有什么意义？”

小女孩用十分口吻的眼神看向窗外，窗户外面正在下着雨，不顾因为医院的隔音效果，而且昨天早晨小女孩的母亲又关了窗户，下雨声在里面完全听不到。小女孩想要听下雨声，于是便从病床上坐起，正准备向窗户那边走去的时候，一个扑通踩空，整个人摔倒在了冷冰冰的地板之上。

因为医院里面平常十分安静，而这间病房医院在小女孩母亲走出去没有关门，导致这声奇怪的响声惊动了周围的护士，很快几个护士很快就锁定了这间病房，随后将小女孩搬运到了病床上。再次用十分温柔的话语警告着小女孩。

“护士姐姐，我想听一下外面下雨的声音。”小女孩用悲惨的眼神望着拍着白色衣服的护士们。护士们先是十分惊讶，随后一起叽里呱啦地商量了一下，最终才决定实现了小女孩的请求。

小女孩算是如愿以偿的听到了雨声。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淅淅沥沥的声音很像是一些小鸟在窃窃私语。小女孩十分喜悦地欣赏着这些私语，随后端起了放在床头柜处的蜂蜜柚子茶，细细地品味着。

看到了窗户上一滴又一滴的雨点打在玻璃片上，随后更多的雨点在化作一团的水滴之后，便毫不犹豫地向下流淌着。透过打开了5公分大小的缝隙，小女孩看见了医院对面的充满着雾气弥漫着的城市景色——虽然只是一些高楼大厦和在迷雾之中让人头晕目眩的反红色的交通灯而已。

小女孩将喝完了的蜜茶杯子放回了床头柜。在雨声的伴奏下，她翻开了刚才读的那本书——《戏剧杂店：不同戏剧之间的异同》，光听名字，就知道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这是妹妹在学校借来的书，但是却在那之后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家里四处寻找的找不到仅仅是这件事情，就被老师请家长并且在学校十分严厉地训斥了一下妹妹，几天后，学校也不再追究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也就一了百了了。直到前几天，整理妹妹的东西的时候，小女孩偶然地从衣橱的下面柜子里面翻出来。

3.

下雨是很少见的事情，但是也就只有很少见这种程度了。

昨天和阿姨在母亲的家门口分开了，心里面特别的不舍，但是想到作为阿姨的她，也还是有工作，有生活，所以母亲也让我不再去打扰她。我心里面十分十二分的不情愿，他们大人心里面想的，我大概也知道，无非就是一些没有底面的慌里慌张罢了。

下雨是很少见的事情，但是也就只有很少见这种程度了。在康特城，大部分以晴朗或者多云为主，像前几个月的，准确地来说，就是一月份的时候下大雪那种程度也是近百年才有的一次奇遇，没错，人们将它称为奇遇。下雨则更是如此了，虽然比不上下雪那样的奇遇，但就算进入梅雨季节的五六月，它也就顶多一周里面挑个一天下场小雨罢了。但是这次的雨却下了很久。

我知道一句话——“落雨是上天在哭泣”，不知道这句话是从哪里得来的，或许是书里面，或许是和朋友们交谈得来，或许纯粹只是我自己大脑臆想出来的。但是从某种角度来看待这个观点的话，我们康特城的上天就很少哭泣，但是现在却不知道为什么哭个不停。

我不是很讨厌阴雨天。如果硬要拿阴雨天和常见的晴天、多云来比较的话，阴雨天就是五颗星，而其他大概只有两颗星。我喜欢阴沉沉的，暗暗的，单调的天空的颜色，而晴天、多云所拥有的，只有蓝色和白色以及耀眼的强光所编织出来的十分让人讨厌的炫目颜色。比起这样五彩鲜艳的天空，暗沉沉的单调的天空让我更能沉静地下来。

我并不是很讨厌阴雨天，但是就算是这样，处于阴雨天中，忘记带雨伞的我，也是一种对于我个人的考验。是这样子走回母亲的家，还是向哪位同学借一把雨伞，又或者说共撑一把雨伞？这一些不同的选择，在我看来不过是一种负担。所谓的同学，和朋友，就只是一些只会谈论游戏的同级生而已，一到放学，就瞬间消失了身影。

不如就这样走回去吧。一旦我下定了决心，似乎变得有任何事情发生都无法阻止我继续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个决心，却在一件事情上面被打碎了。我认为我大概对那件事情，仍有十足的憎恶感。如果说人类就是为了这样的憎恶感而生的，那么我大概就已经经历了作为人类个体，所承受的全部憎恶了。

也许会飞。当踏出第一步，踩在雨水坑洼上面，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这样一个念头。

虽然这种想法十分，百分，万分的蠢，但是我还是十分依赖于这样的想法。只要不把这些宛如豌豆般大小的雨点当做雨点，就行了。脑海里，我想象着，这是在天空翱翔的时候，迎面所吹来的风，这阵风时大时小，像是一个从未有固定形状的东西。他们阻挡着我向前飞翔的身子，我拼命地扇动着翅膀，用尽自身全部的力量去抵挡这些来自未知世界的，谜一样的东西。

突然，一个身影从我的面前闪过。不，其实实际上是从我的脑海里闪过。当然因为我的脑海此时尽是一些阴暗的沉重的天空，所以才从我的面前闪过。

那是一张十分苦闷的脸。这么说起来，我在当时甚至都没有留意这张脸的样貌，这是之后才从回忆里面挖出来的关于这张脸的记忆。那是一位穿着和我一样的校服的女生，顺着一头几乎及腰的长发，但是靠近额头的刘海却十分的混乱，也许是因为情绪的原因，眼睛里面满是愤怒和不满，当然这些也都包含进了她的眼角处。她的脸颊两边，各有一道我看不清楚的渍迹，是红色的，当然这条渍迹的来源自然是那双红涨了的眼睛。

那张脸，饱受着愤懑。

啊，这是一张女生的脸。这时我才想起来，这是我昨天在游乐场见到的……

诶？我看着眼前的建筑物，正头顶上面写着“GAME SENTER”，我想就算是五年级的我，也还是能够对两个英语单词有印象，正是‘游戏中心’。可是——

我怎么无缘无故地跑到了这里来？我刚才跑步的目的地究竟是哪里？我这才注意到了，我刚才‘飞’的目的地，似乎并不是母亲的家，也并不是阿姨的家，是漫无目的的飞行。

我究竟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我再次询问着自己，但是没有结果。

我回答不了自己。我只是机械性地走进了游戏中心，走进了昨天玩耍过的那些房间，看到了正在玩电动格斗游戏的她。

没错，再次遇见。再次在这里遇见。

我并不相信大人们所说的命运，当然在这里对我的人格高谈阔论没有一点好处。但是我仍旧对这个我惦记着的女生有所好奇。

也许注意到了周围有人在看她，她十分凶狠地回过了头，瞪着我。

“你也是来嘲笑我的吗？”她的嘴巴缓缓动着，但是我还没有回复什么，她就把嘴巴变了型，“切，一个个都这样，”随后她把头转了过去，继续打着正在激烈的游戏，“我不管你是不是来嘲笑我，马上离开我的视线，我的心情现在很不好，不要惹我！”

我被怔到了，当然不是被这个女生的凶狠的话语怔到。而是被我出奇高的想象力所怔到了，这个女孩果然饱受着愤懑。

但是我并不是为了和她吵架才来到这里的。

“你……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嘴巴里面吐出来的字断断续续的。我这才想起来，和女生说话这确实是第一次，紧张感充斥在话语之中也许很正常。但是实在不敢保证这个女孩能够理解。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女孩没有说一句话，取而代之的是把电动游戏的屏幕用力拍了一下之后，很快抓起了放在地上的书包，在我的一副诧异的表情下从我的视线消失了。我大概反应这件事情花了三秒，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抓着书包跟着跑过去。像是在追着这个我只见过两次面的家伙。

追着这个仅仅只见过两次面的女孩子。也许这是第一次吧，或许是最后一次也搞不清楚。但是我依旧选择了继续追。不知道处于什么原因，我似乎觉得非得追到这个女生不可。也没有考虑过追到后怎么样，没有追到后怎样。

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个女生跑步出奇地快。

4.

小女孩在护士小姐没有注意的一瞬之间，逃离出了医院。自然衣服是全部都换成了普通的衣服，不然就这一身白蓝条子的衣服在走在外面，不知道会被多少人注意到，如果被问到详情的话，小女孩大概也就失去了这趟出行的意义了。

因为思念妹妹，所以小女孩写好了一封信给妹妹，当然这封信妹妹自然是收不到的。但是，小女孩还是思念妹妹，所以小女孩把小女孩想说的，全部写进了信里面。就当做是一封寄给死去的人的信吧，小女孩这样想到，希望邮局的小姐姐不要太过在意细节。

因为是三月初，所以气温还是有点冰冷，但是比起一月份二月份，这已经是显然地温暖了。小女孩穿着一件内衣，一件毛衣加一件外套，这已经大抵能够抵御住外来的寒风。但是果然和医院里面的温度有很大的区别，并且冷风也是一阵一阵的。

小女孩并没有去往常收集邮票到的那家邮局，那家邮局的管理人认识小女孩的爸妈，如果被他们发现小女孩偷跑出来的话，肯定就会被立即遣返。小女孩现在暂时不想回到那件白屋子里面。小女孩只想好好地在外面透透气，所以她选择了另一家邮局，这家邮局是在康特城但是却是在十分偏僻的地方。

那是在康特城的某一个角落里面，其实实质上已经算是一家邮政储蓄银行了，小女孩听小女孩经常收集邮票的那家邮局的小姐姐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里有一名员工，还是坚持要处理信件包裹。

“真不知道是哪里不对了”这个小姐姐无奈地摇着头说。

小女孩反应到，现在这个科技社会，只要有手机或者电脑就可以寄送电子邮件，也就不需要这么大费周章地写信，贴邮票然后寄信这样的方式了。

但是，小女孩还是喜欢这样的方式，是因为这是一种信念。所以小女孩孜孜不倦地收集着从邮局里面得来的邮票。并且独自希望未来哪一天能够交上一个笔友，随后用这种古老的方式进行交谈。那已经是一年前开始的事情了。

小女孩是在大约八点三十分出来的，身上也带着小女孩很早之前攒下的却没有用的三十多人民币，这些人民币在现在看来还是能够吃一顿早餐加午餐的。

也许是因为身体不太习惯运动，所以小女孩每走一步，都会觉得少女体异常地沉重，当小女孩完全走到了目的地的时候，背部和腰部更加疼痛，像极了被笔一般粗的大针扎进身体。全身上下就像是一个将要散架了的骨架。

扶住小女孩的，是一个穿着治安管理服装的年轻哥哥，小女孩向他言谢之后再次步履蹒跚地走到左边的信件包裹的栏位。

“啊，小姐姐，可以给小女孩几张邮票吗？”朝着透明窗户里面的小姐姐小女孩强忍着疼痛。

“恩，想要什么路程的，或者什么类型的？”

“恩，三百米路程的，类型的话，建筑物的就行”小女孩再次强忍着疼痛，挤出笑容。

“这样吗？恩……稍等一下”她从位子上站了起来，随后又蹲了下去，过了将近十秒钟，她将一个小盒子拿了出来，一边仔细地分拣着邮票的种类，一边询问小女孩，“买邮票是要寄信吗？”

小女孩有些撑不住地靠在凳子的靠背上，过了会才反应出了姐姐说了话。询问什么内容。

“因为寄信才买邮票的吗？”她很快地再次询问了我，也很快，找到了分类，“啊，有了，这里有一些建筑物的，你需要那一种呢？是镇府大楼的，还十角馆大楼，亦或是水车馆楼？这些都是有名的建筑物哦……啊，还有就是铁塔楼”

小女孩看到眼前的人一边在整理着盒子里面的邮票。在这个盒子里面，与邮票摆着同一水平的，还有一叠信件，不过看着纸张的泛黄程度，大概已经够有一些时间了。

“恩，可以说是为了寄信，而且，现在正好要寄一份信”，我点了点头。

小女孩思考再三，最终取了铁塔楼的邮票。店员姐姐给了小女孩一打邮票，并且将这些邮票装进一个黄色的纸袋里面。这个纸袋在现在也就只有照相馆可能会有，虽说属于上个世纪的东西，但好在没有被人们抛弃，就和这邮票和书信一样的形式。

“恩~最近都基本上没有来买邮票的呢，真是伤脑筋啊，在这样下去，我也要被调到隔壁的储户管理窗去了……”像是在无缘地怨言。店员小姐姐将手中的盒子塞回了地下，随后恢复成了原本的坐在位子上面的样子。

的确，要说现在的科技根本用不着这只狗又费钱、又费力、又费时间的东西。

也许说给别人听也没有什么用，但是店员姐姐觉得是时候找个可以说得出口的对象来分享自己继续多日的怨言了。但是其怨言并非怨言，只是简单的无奈罢了。

小女孩并没有回复店员姐姐的话，身子上，特别是背部和腰部此时剧烈疼痛，难以忍受的恶心感也强行地涌上她的喉咙，她被这些东西弄得头昏脑涨，倒在了地面上。

原本这样子说话对于小女孩来说已经算是极限了，小女孩还是忍受不了剧烈的疼痛，倒在地面上。店员姐姐十分慌张地跑了出来，将小女孩安置到了邮局的休息室上面的床上。因为邮局有时候有一些人会有晚班（处理一些应急客户的邮政储蓄账户），所以很早的时候就在里面建着一个休息室，但是无奈后来店长经理取消了这些晚班的制度，所以那件休息室也就没有再用到，当然有些时候也会借给一些晚上玩了太久导致白天上班困着困着倒在桌子上的家伙，但是毕竟那样的家伙很少。邮政局里面的清洁工对于这里面的清洁工作也还是照常的，没有一丝紊乱地打扫着，所以店员姐姐才会毫不犹豫地将小女孩送进了这个房间里面。

全身性的疼痛。如果要用身词语形容小女孩此时的身体状态，也许用这六个字最为合适，因为先天性器官衰弱在这样的年纪，将小女孩的腰部和腹部的一些器官，整理得地乱七八糟，所以此时的她在剧烈运动过后，也就会出现异于常人的疼痛感，当然酸痛感这些也伴随着。而这样的疼痛，在一瞬间，就可以足以让一个人，甚至是一个成年人嗷嗷大叫。

但是小女孩没有，她强忍着疼痛，忍到了昏迷过去。

当小女孩醒来的时候，才发下此时正在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下意识地认为这是那个白屋子，她的脸神霎时间变得惨白，但是很快发现周围的摆设和白屋子里面的周围摆设不同，所以这不是白屋子。确认过这点，她总算是恢复了血色。

剧烈运动（对于小女孩来说，长时间走路就是剧烈运动），带来身体上的疼痛此时已经消退地差不多了，但是还是不能十分大幅度地动作。因为随时都可能继续那种让人讨厌的痛感。

门被打开了，这个门是向外打开的，店员姐姐拿了一盘水果进来。

“啊，你醒了啊……”店员姐姐将水果放在床头柜上面。

“店员姐姐，我……”小女孩想要解释什么，但还是在一瞬之家吞咽了那些话语。

“真是的！你刚才一瞬间就倒在地上，幸好我马上把你搬到这里来了，不过你的气色很差，没有事情吧？刚才看你昏迷的途中，也有痛苦的呻吟声，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店员姐姐并没有向刨根问底，但是既然事情出现在了她的面前，她就觉得自己应该要负起这个责任，尽管这个责任在别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

小女孩将被子拉了起来，盖在连自己的脸上，蒙过鼻子，就只剩一双眼睛无神地望着天花板，“没事，只是有些累了而已”这样子慢慢地说出口。

“这样啊，”店员姐姐将水果盘中的苹果削去了皮，随后递给了小女孩，小女孩为了回应这个，不得不伸出手来接过苹果，说了声“谢谢”。像是想到了什么的店员姐姐递过苹果后，“那个啊……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你叫什么名字呀？”

小女孩眨了眨眼，随后低下了头。

“啊，其实不告诉我名字也……”店员姐姐察觉到了不对劲，于是想要挽回这样粗糙的局面，打算用这句话来收回之前的询问名字那句话，但是被小女孩嘴里吐出来的两个字覆盖掉了。

“威……廉……”

“？……”

“威廉……卡扎尼……”

这个就是小女孩的名字啊，店员姐姐一边用无可思议的眼神望着眼前的这个人。要说为什么康德莱特城里面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简直就像是外邦人一样的性命，自然就得从百年前的国内战争，当时有外国人从中作梗，作战的国内双方势力都被他们提供武器和支持。但是随后很多外国人觉得这个国家十分友善，于是便准备定居在这里面了，说来很奇怪，自己埋下的地雷，觉得那片土地很美丽于是就在不知不觉之中住在那片土地里面。后来国内战争怎么结束的我也已经记不太清了，重要的是，在那之后很多外国人与本地人结婚，为了后来实现国际化，康德莱特城是第一个率先提出居民名称自由化法案的城市，所以从那以后，各式各样的外国人的血统的本地人，有些改成了外国名。

店员姐姐点了点头，“我叫方芳，是这的信件管理者，不过我想再过个十几年，这种信件包裹真的要被埋没了……”

像是十分悲伤一样，方芳低下了头。

威廉不能回应什么，并不是因为身上的疼痛（其实多亏了将近半个多小时的休息，她已经感觉不到异常的疼痛了），而是不知道如何回应。

“啊，对了，你不是要寄信吗？……”店员姐姐反复看着脸上仍有痛意的威廉，觉得自己如果不为这个孩子做一点事情，自己的良心会受到谴责，毕竟是在自己面前倒下的。

威廉点了点头，随后又摇了摇头。

方芳完全不知道威廉什么意思，所以侧起了脸，一副十分奇怪的表情看着威廉。

“其实……我本来是想寄给妹妹的……”

威廉看着手中没有啃过一口，上面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泛黄了的苹果。

“诶？寄给远在外地读书的妹妹？”

威廉摇了摇头，但是随后还是点了点头，像是在犹豫着什么。

“不，不是的……啊，是的”

“还是说，寄给远在老家读书的妹妹？”

威廉最终还是地摇了摇头。

“妹妹已经不读书了”

“哦，这样啊，不过看你的样子你才12岁左右吧？妹妹怎么可能会不读书呢？”

威廉用一种十分脆弱的眼神，看向此时正在做着猜测的店员姐姐——方芳姐姐。

啊，是‘姐姐’吗？这个词语曾今也听到她无数次呼唤过我，但是现在……威廉想到这些乱七八糟的，心里面就胡乱地搅成了一团，就像是从未有过正确的路途一样。

‘姐姐’——

“我妹妹她……她在一周前死去了……”

店员姐姐十分震惊地睁大着眼睛，仔仔细细地看着此时脸上全是悲伤的她。

“妹妹她……是个很懂事，很听话的小女孩……我……”说着说着，威廉哽咽了，最里面说不出任何的话，所有的含糊不清的字词都被呜咽声个吞没了。

“没有关系的”店员姐姐伸出手，抚摸着威廉的头，“没关系的……”

说什么没关系，明明自己完全不懂却还装作一副很懂的样子，威廉此时此刻的心里就是这样想，明明自己没有失去过妹妹，没有失去过任何东西……但是……

“我也，我曾经最喜欢的人，曾经也死去了……所以没有关系的……我都知道的……”

方芳将威廉全身心地紧紧地抱在了自己的怀中。

威廉没有说什么，取而代之的是她脸上的满是惊愕。

“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我以为姐姐你在不懂装懂……”

“没关系的……”

方芳缓缓地放开了威廉，威廉手中的苹果已经完全被氧化了，几乎全部都是橙黄色的褶皱，所以方芳最终还是从威廉的手中拿过苹果，放回了水果盘里面。

双方都没有说话，甚至还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

“所以……方芳姐姐……我想寄给我的妹妹这封信……不知道会不会送得到呢？……”明知道那种问题的答案是不可能的，但是威廉还是猫着心，向眼前这个看似是同路人的人询问。

“我不知道……”这是方芳的真心话，“不过……我想你应该知道的，她到底会不会收到……啊，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了一个于此相关的东西”

威廉有疑问地歪着脑袋。

“就是死后文”

“死后……文？”

威廉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陌生的词汇，而方芳也是第一次向陌生的人讲这个词汇。原本各自都是打算将各自的秘密死守到最后的日子，但是却因为不可抗力的，两个人交谈起了自己的这些秘密。

“没错，就是死后文……其实真实的名称是死亡信件……啊，并不是那种收到了信件的人会死亡的那种，而是从死后世界寄过来的，死亡的人类的思念所汇聚而成的一份信件”

这种东西，就连听也没有听说过，难道真的存在吗？威廉心里面十分矛盾。

“死后文……是真的人死了就会寄过来的一封信吗？”威廉皱着眉头，把盖在鼻子上的被子扯了下来，盯着方芳姐姐认真的表情。

“恩，没错，人死了就会寄过来的……不过我有些细节也大概忘了……已经是去年早秋时候的事情了……”

“这样子啊……”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威廉低下了眉头。

“恩……不过……那些信件并不会自己飞过来哦……那些信件都只是由一些人专门递送的……”方芳姐姐继续说道。

“专门递送……？就和你们邮政局一样吗？”威廉像是看到了自己所希望的光芒一样，整个人都开朗了起来。

“恩……大概就是那样子吧……”

“可是……”威廉有些急切地询问，“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收到死后文呀？”

没做，在妹妹死去的这一周，威廉自身也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这些事情里面并没有一件事情是和死去的妹妹相关，而是全部和自己相关，这让威廉有些自责，她甚至连自己妹妹的葬礼也无法参加，只是因为自己身上所滞留的病。那个和妹妹一样的病。

“诶？这样子吗？”店员小姐姐抬起了头，“那就没有办法了，毕竟……死后文或许也没有每个去世的人都可以寄送或者还有什么其他条件的吧，威廉，你身体好了的话，我带你去吃东西好吗？算起来，我也已经好久没有请别人吃饭了”

确实很久很久了，方芳笑了起来，自从去年那一次收到死后文之后，她始终还是对于那位男孩的身影念念不忘，尽管她已经知道了最后的答案（第一卷第一幕）。对于这位男孩子的念念不忘导致她连续好几个星期都不在工作状态，直到最后她终于想通并且释怀了，不过那也只是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

威廉在方芳的带领下，去了离店门最近的一家寿司店，点了寿司全套餐，威廉倒是吃不了多少，最多也就吃了两个寿司，而方芳似乎胃口挺大的，直接将剩下的六个寿司一口气吃完了。不过这家寿司店的寿司却也是威廉没有想到的好吃。

解决这顿饭之后，威廉实在受不了背部的疼痛，很快就提议回去。当然方芳也很爽快地答应了，两个人很快就回到了邮局。

威廉将对于妹妹的信封装了起来，并且地址就写成了自己的家。方芳笑着接受者信件，并且保证威廉一定会将其寄送出去的。

休息了好一阵儿，最后才看了看时间，已经下午接近五点钟了。要是如今还在学校读书的，继续通勤的话，威廉大概就已经回家了。

——回想起这件事情，威廉的心里面有些难受。也许和其他每年升一级的同学不一样，或许她在这以后每年都是四年级了吧？或许……

休息了好长时间，最终决定返回医院，不让医生护士和妈妈担心（当然和方芳姐姐自然只是说不想让在家的父母担心），威廉和方芳姐姐做了简短地告别。看着威廉的身体状况如此不堪，方芳甚至提议叫出租车来载人，但是威廉拒绝了。

不知道为什么，威廉就是拒绝了。威廉很少拒绝别人，这是不是第一次已经不清楚了，但是现在的威廉的记忆里面，似乎这次却是极为强烈的拒绝。

她想靠自己回去，如今的她身上还有几十人民币剩余，这些已经完全足够地完成了回到家里的任务。

她离开了邮局，走向大道，正准备从街道的这一头，走向另外一头的停车站，因为还在下着小雨，所以地面上都是积水，为了不让邮票一不小心掉进水坑里面，威廉一只手撑着方芳塞给自己的雨伞，一只手牢牢地抓住装着邮票的小袋子。她一鼓作气，忍受着剧烈运动带来的痛苦，向对面的停车站奔去。

其实说奔去，倒不如说跳过去，因为原本走路还算正常的威廉，此时就像一个小兔子一样奔奔跳跳着，这全部都是亏与身体的某个衰弱的器官的功劳。但是威力并没有抱怨，在没有车的人行横道上，她尽可能地快速地走向对面。

但是一个高速运动，未能被威廉捕捉到身份的家伙突然出现在了眼前，从自己的身旁擦身而过，不，应该算是撞身而过。但是结果却是小女孩威廉的愤怒发起，威廉很快反应过来，抓住那个运动的物体的身体，这才注意到那个物体原来只是一个长头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小女孩，威廉抓住了她。

她的眼睛充满着红的颜色，刘海也凌乱不堪，但是这并不影响威廉的生气。

并不是因为撞到自己的身体而感到生气，而是因为——

——撞到了自己的身体，从而将自己右手上的装着邮票的小袋子撞落到了水坑里面。里面邮票都四处散落，无一没有被水坑里面的污水浸透。

“赔我！”没有说其他的话，威廉此时此刻心里的不安于愤怒完全表现在表面。

“什么？”眼前的小女孩似乎没有听懂什么话，就这样子被威廉抓着衣领。

“我说……赔我邮票！”威廉的眼框里面大转着一滴又一滴地泪水，很快这些泪水就把她的视野完全淹没了。

“不好意思 ，我现在没有空！”眼前的小女孩十分冰冷地回头瞪了一眼威廉，威廉被这一双恐怖的眼眸吓到了，随即不由自主的身体向后退了两步，眼前小女孩见状立马就逃了过去，朝着大街的另外一面奔去。

也许还有得救，一边抱着这样的思想，威廉一边拾起掉落到水坑里的装着邮票的袋子，袋子已经完全被水给浸透了。看到了这些邮票的样子，威廉心里面十分疼痛。

“什么嘛，撞到了人还不赔礼道歉！”威廉也只有在心里面对这样的人予以简单的咒骂，但是随后想到了这样做不好，于是也马上就暂停了。

看来还是有必要再回去要一副了。

威廉十分笨重地拖着身子准备回到原来的那条街道上，毕竟挡在路中间始终还是不好的，但是很快，她又和另外一个高速运动的物体相撞了，原本想抱怨几句，但想想最后还是免去了这个箭头，安心地在慢慢地爬了起来，全身已经有基本上一般的面积湿透了，看来真的有必要再回去了。

5.

“啊，对……对不起”我向眼前的这个女生道歉，因为觉得有必要向眼前的这个女生道歉，所以我也就顺势道了歉。

“真是的……你们一个个走路都好好把前面看清楚好吗？这样子什么时候一头栽在了墙上都不知道的哦……啊，撞到了电线杆也不好的哦……”女生似乎被我撞傻了，我缓缓地扶着这个女生。

这个女生有一头香气扑鼻的头发，垂在肩膀左右，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外套，里面是间橙色的毛衣，虽然有香气扑鼻的头发，但是除此之外，全身上下，也散发出一种奇怪的味道，而这种味道，也只有在医院的时候，我才能够嗅到。

“诶？还有其他人撞到你了吗？”这是我的直觉，因为我有十分强烈的直觉，那个闭上眼睛就只知道拼命向着前方跑的女孩儿肯定和这个女生相撞过。

“恩，是一个长头发的……眼睛相当红的家伙……你认识她？”

“不，不认识，只是在游戏中心相遇了而已……能告诉我……算了”我意识到就算狭隘继续追到底，追到了那个女生，我又该问什么呢？你的名字？怎么会，不可能就问那么浅显简单的事情，可是，我又该问什么呢，“……啊还是问问吧……你看到的那个女生，她往哪里跑了？”

“诶？你怎么知道她是女生的？啊……如果要问方位的话，是在这边”说着，眼前的小女生，用娇小的右手，指着另一个街道的方向。

是在那边吗？外面缓缓地暗记。

“啊，你为什么在这里玩呀？……”突然我对眼前的这个小女生感兴趣了，开始询问。

“只……只是在这里向自己的妹妹寄信，并且过来收集邮票，你看”说着，眼前的这个女生抓着已经被水坑浸湿透了的纸袋子，眼神顿时低落了太多。

“啊啊，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来帮你在买一份吧，就当是我向你赔礼道歉的，都是我跑得太急，撞到了你…”

随后，我十分自然地，扶着眼前这个小女生走进了眼前大大邮局里面，为这位小女生购买了一套邮票，不过就算是这种已经掉牙了的古董还是有在卖，并且价格还是那么低廉倒还是出乎我的意料了。原本以为这种能算做是古董的东西，怎么来说也不会再生产了。虽然我没有写过信，但是对于现如今电子邮件情况我已经十分了解，根本犯不着为了一张古董花费那么多钱。但是确实是出乎我的意料……

“啊~这次马上又捡了个男朋友回来找我啦？哈哈哈”眼前这个店员像是在开玩笑一般地哈哈地笑着，随后很快地递给了我一叠邮票仅供参考，我选择了十角馆楼的邮票。

邮票的价格只需要五人民币，完全低落于我的内心，如果只有这种五元的价格，自己的口袋里还是至少塞了的，阿姨给我的十人民币。

“对……对不起，之前的事情把你撞到了，”我想再次做一个正式地道歉，于是出了大门，我就立即做了这件事情，“我想我一定对你造成了这些伤害，也许我知道这点补偿远远不够……但是还是请你原谅我”

我注意到了，她的身体从刚才到现在，一直都有轻微的晃动，也许是身体上什么地方有什么伤口之类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我的罪过可就远远不止撞到这一件事情了，也许还会有特别伤人罪等着我的审判。

但是这个小女孩十分释然地接受了我的道歉，并且绽放了一般只有死人才会绽放出来的开心的笑容，“没关系，我原谅你了”

是的，她原谅我了，但是上天没有能够原谅我。一边这样自言自语地，我一边和她走到了对面的停车站上，她的身体十分虚弱，说是因为身上有一种特别的病，所以不能太过于剧烈运动，于是我不得不扶着她缓缓地走过大路走到对面的停车站，她靠在我脖子上的手臂十分冰冷，并没有任何我认为作为活着的人类所应该拥有的热量。

但是很快，出乎我的意料的是，一堆穿着黑色衣服，黑色裤子，戴着黑色眼睛的家伙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说必须抓小姐回去，随后便将这个小女孩推进了一个小轿车里面。我还在担心这些人是不是坏人的时候，这个小女孩浅浅地笑了笑，并告诉我没有关系的。不过她的笑容，很快便消失了，就像照耀天空的流行最终还是会被黑夜吞噬一般。

什么是没有关系的？我不禁询问，但是没有得到答案，很快，这个小女孩被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掳走，并且消失在了我的眼前。

到底，这个女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不，到底还有那个女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不断地询问着自己，希望借助一些线索知道一些什么，但是，于是无补，那些线索根本成为不了任何东西。

6.

回到了家，一切都似乎回到了嘈杂的地狱之中一般。

母亲对我施加疑问，自然还是那种毫无观察点的疑问。她不知道为什么我放学回家会比平时迟了半个小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回家的时候脸色这么差。但是她所做的，就是单一的、枯燥的、乏味的，完全没有一点情面的拷问。

“你到哪里去了？你为什么全身脏兮兮的？都已经这么晚了还不知道吗？我是你妈妈所以我才那么关心你啊？为什么什么都不跟我说？你难道就这么恨我吗？理查德，你到时说一句话呀？如果以后再这样子，我可要把你带到外城去了！为什么和么皮，到处跑？害的我们担心是了你不知道？他也很担心你啊！”

恩，我自然已经知道那么晚了，毕竟月亮都已经挂在深紫色的天空之中，我才回到家。至于关心我，那就免了，我知道你们（你和他）关心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担心我从你么的眼皮底下跑走，至于恨不恨，我选哪个自己也都不知道。——不过，我还不想走到外城，那样子就不能时常去阿姨家玩了。

我没有理睬母亲抛给我的任何一个问题，虽然我已经有了回复她问题的义务，但是我仍旧不想回复她。报复，对，没错，说是报复也可以，这是她应该得到的，我的态度。

我抛弃了母亲对我投来的视线，随后很快地走进了自己的屋里面。

我的脑海里此时全部都是今天放学所遇到的两个女生。一个是在游戏中心遇到的女生，另一个则是在邮局门口遇到的女生。虽然在学校里，班级里面并不是缺少女生，我也不少和她们打了交道（大部分还都是点头之交，少部分可以空间聊聊天），但是这两个女生总是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在游戏中心碰到的那个女孩和在邮局门口碰到的一个女生，总是似乎抱着相同的心情，那种心情似乎全部写在脸上，我也知道自己内心似乎也有那种心情。

——悲伤的心情。如果不知道是悲伤的心情，不妨设想一下，不，这个却是会发生，你和一个人活着一件东西共度了很长的时间，你很了解他/她/它，他/她/它也很了解你，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她/它在你的面前变成了灰烬，变成了你完全无法触摸到的存在，你痛苦，你哀嚎，最后，你的脸上也会自然而然地映射出这样悲伤的心情。

当然以上只是一种不恰当的比喻。说不定也不是这种原因，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原因也还是可以拥有的。

但是……他们的脸上，浮现着的，隐藏域悲伤的背后，还有其他的，不得要领的，十分奇怪的东西，虽然我难以捕捉，但是我却是感受到那些东西的存在。

我趴在床上，脑海里不断地重现着放学以来，不，具体说应该是从昨天的周末以来碰的所有事情。昨天早晨与阿姨去游戏中心玩（周末有特别的权力被允许到阿姨的家里居住），随后在游戏中心碰到了在一角玩电动的那个长发女生，随后我很快就走开了。当时还被阿姨询问道是否喜欢这样的女生，现在想想还真是害羞，自己盯了一个女生看了那么久，说不喜欢那绝对是骗人的，但是也只是普通程度的喜欢。说喜欢不如说喜爱，至少在班级里面给我这种感觉的女生很少，仔细想一想大概没有。

“理查德，该吃饭了！理查德！不要把自己关在里面！要吃饭的啊！理查德！”这是那个女人的声音，十分阴惨，十分尖锐，像是惹人怒的蜜蜂在自己的耳边飞来飞去，时不时地用茅针蛰我两下。

诚然，我很讨厌她，但是我没有理由讨厌食物，所以对于我来说的家食，也就是把饭菜盛好，端到自己的房间里来吃。饭桌上，一定会被询问个七零八落的，这是已经过了许多天所得到的经验。而摆脱这些拷问的手法，自然是离开那个像是地狱一般的拷问室和那个像是撒旦的晚宴一般的地狱台。

很快，我跑了出去，并没有听从那个女人——母亲的话，只是拿着自己的筷子、碗，匆匆地夹了一点青菜、豆干还有一点面条，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面，期间当然那个女人有拦住我询问我一些事情，但是都被我以十分迅速的动作闪避开来了。

无非问的就是一些是不是回到阿姨那边去玩了？或者说是不是去同学家玩了？之类的毫无目的可言的问话。我全都不予理睬，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面，我知道，眼前的一切……这眼前的一切都是虚假的……纯白色被褥，洁净的写字台，还有床头柜，这些似乎都是虚假的，只有自己一个真实的人活在这些虚假的世界之中，只有自己像是傻瓜一样沉溺在在这个无聊的虚假的世界。

相比之下，我就显得多么的可悲，和同班同学的那些人相比，我的经历是多么地阴惨。是，没错，但是我仍然不屑于和他们比，然而脑海里还是浮现今天放学的事情。

我在游戏中心碰到了她。没错就是她，那个眼睛很红的少女，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少女的眼睛那么地深红。我将饭菜全部吃完，放到了桌子上，拉了张餐巾纸擦了擦嘴巴之后，躺在床上，看着洁白色的天花板，继续想着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长发少女，和穿着外套的中长发少女，虽然我很难想象自己与这两个人今后有多大的交集，但是现在我唯一所能想到的，就只有一件事——向那个长发女生道歉。

因为我似乎吓到了她，其实方才去努力追她的时候，自己心里面也在想着这件事情，只不过当时心里的事情太多太乱，导致我完全找不到方向。必须向她道歉——这样的决心，不知不觉就在我的脑海里面根深蒂固。或许也只是简单的因为没有向女士道过歉，所以心血来潮也不一定。但是我必须和她道歉。因为我吓到了她，让她那么狼狈地跑了开去，或许她也同样撞到了那个拿着黄色袋子的女生，对，我同样也必须要向她道歉，但是——这两个人都无一例外地十分轻易地从我的眼皮底下消失了。前面电动女生是因为跑得太快，我完全追不上，而后面一个是因为神秘人将她带走，我也完全追不上。

——那，事情又该怎么办呢？

“理查德啊，不是我说你”这是另外一个雄厚的声音，我听到过这个声音，这也就是在几天前法庭上面对法官油嘴滑舌的那个男人的声音，我很恨这个男人，与我恨那个女人一般的恨，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男人，那个女人也不至于会这样——我的父亲也就不会去世，“如果有什么心事的话，欢迎你随时找我们商量，我们的经验比拟丰富，一定更加能够为你创造一个更加优秀的环境……”

尽是些无用的漂亮话，我撇开了嘴角苦笑。就算总是说这种大话，到最后不还是给了我这个像是地狱一样的‘家’了吗？我并没有回复这个站在我的房门口还大声地吼着，生怕里面的人没有听见的男人。我也不会回复这样的一句话，和对待那个女人——母亲一模一样，我无视了他。那种有规律的有频率的有特定范围的声音，只不过是一种噪声罢了。

也许他才是罪魁祸首。——有时候，我的脑海里会冒出这样的一句话。

但是脑海里这样的一句话，最终还是沉没在了海底。

我再次回想着今天的事情，全身上下的疲惫接踵而至，才想起来今天淋了一条路的雨（还是因为追那个电动女孩的时候忘记撑伞），身上都是泥土的味道，所以我不得不去浴室洗澡，不得不换我这身衣服。

我对着喷水的淋浴头十分痴呆地对望着。我的脑海里已经全部是这两个女生的脸和身材的画像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完全不懂的我，自我询问着。

随后淋浴头喷出温热的热水，我在将近二十分钟之后穿了睡衣，出了浴室，回到了房间，躺在了床上。

就这样，我睡着了。紧接着，我做了一个梦。

——梦中——

这是一片昏暗的角落，我躲在一个黑暗的一角，看着一个熟悉的背影在地面上蹲坐着，虽然行为举动像极了乞丐，但是我依旧认识那个人的背影。那是我父亲的背影——

我拼命地对夫妻呼喊，但是父亲晚安听不到我的话。父亲背对着我，似乎正在拿着什么东西在吃着。我走上前去这才发现了父亲所吃的东西的原型——那是一块已经腐烂了的包子，上面爬满了黑色的冲和绿色的毛。

“爸爸，不要吃，那个东西坏了！”这不是我在喊，虽然我也想这么喊，但是事实却是我完全出不了声音，而这个声音就在旁边传来，是一个大概六七岁的小孩子一样大小的男生，我这才注意到，那个人的样貌就是我，是几年前的我，我愕然地望着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抓住父亲的面包，然后像是深痛恶绝地扔掉了，聚光灯打在了这个小孩子的身上，着小孩子随后很快地变成了一个和我一样大的男生，这个男生看起来时分精瘦，就和父亲一般，当然现在的我也是这样的情况。

她对父亲说对不起，随后父亲在一瞬之间变成了一团光雾消散开来。

“啊，爸爸！”我不禁失声地痛喊着。脸上满是泪水。

“哼，你知道什么？”突然之间，这个男生转过了头望向我，“你知道些什么？不，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知道父亲死了，只知道是别人害死他的，但是除了这些，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可怜的小丑！”

“不，……不！……我知道的，我什么都知道的！不……”我的脑海里一片混乱，我失去了理智，大声地痛哭着。

——梦中——

很快，我从这样一个噩梦之中跳跃回到了现实世界。我看着仍然持续闪亮的日光扥，我看着已经打开了的储物柜，那里面有一本我很少很少看的的东西。

那是很早很早我写的日记，早到我甚至已经忘了是多少年前写的了。上面并没有标写年份，所以我也不知道那究竟是哪一年的，但是我知道自己不写这种东西也已经有很多年了，大概也是成功三年级，也就是去年就已经不写了。

是不是要再看一下？我的脑海里飘过这样的念头。

第二幕

1.

“听说了吗？”被一个同学这样询问，我不禁摇了摇头。

听说什么？我似乎很少有从同学那里听说出来一些什么东西。但是看着她很想说的样子，那我也就勉为其难地听一下把。

“没有啊，听说什么呀？”我这样简单地询问道。

那个同学是一个男生，男生同士之间一般会聊起游戏，小说之类的事情，可要是说起听说之类的话语，那绝对是关于女孩子。这条定律至少在我们班级里面是完全成立的。看着我这里热闹了起来，瞬时也由两三个男生围了过来。一边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们，一边用期待的语气询问着我们“发生什么事？有什么新的东西吗？”

眼前这个提问的同学（是男生，并且还是戴着小眼镜的，不过我并不熟，最多也就见过几面，就连名字我也想不起来）扶了扶眼镜，随后用自信满满地表情昂起胸口。

“恩对，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哦~想知道吗？”

虽然我并不是很想知道，但是看表情上明明就写着‘我想告诉你们啊’这几个字，既然他这么想说，直接说不久可以了吗？我还是表示了肯定地点了点头。其他人比我更加有兴趣、更加用力地点了点头。

“唉……没办法，我就告诉你们把……”

什么叫没办法呀？这样子简直就是在向我们请求‘请让我说’这样子嘛！不过，我还是姑且听一听吧，就算是作为不成熟的耳话（耳旁风的话语）也可以。

他摆出一副十分谨慎的表情，差一点也把我给唬住了。

“我们五年级不是有十个班嘛，二班知不知道？”

我们康德莱特城马德兰小学，简称马德兰小学，每个年级都有十个班，是这个城市里面数一数二的公办小学。说起我们自己年级的二班，我们更是十分地知晓。

“当然知道啊，他们班有一半的同学在年级前五十呢，这之前班导不是还骂我们没有出息吗？”

然而确实是这样。五年级二班，是我们五年级，甚至说我们学校的骄傲，就仅仅他们一个班，就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参加城际数学奥赛，最后二分之一的人获得了二等奖，另一半获得了三等奖，而和他们相比，我们七班显得十分弱小，平时就连考试都是几乎一半的人，位于全年级最后五十名，为此，班导和各任课老师自然操碎了心。

“没错没错，他们班有一个同学，那个同学在之前好次考试都得到了前三名的好成绩，今天我们要说的事情，就是关于这个同学的”

既然说了是听说，那样子这个同学肯定也就是女生咯？不过有关这个女生的消息，究竟是好是坏呢？我皱着眉头不禁看着眼前的一切。这个爱管闲事的同学的名称，我依旧没有想起，我后来才记起来 ，我是去年才转到这个学校，但是平时不多说话的我，在一开始的自我介绍周很久都没有和别人说过话，简直就像是空气一样生活在这个班级，看着这个班级从四年级七班升到五年级七班。

“关于这个同学，是不是出现了身女朋友之类的呀？”一个神经大条的同学询问。

“当然不是啊，这个家伙是女的啦，你这家伙，有没有好好听呀？”

“当然有好好听呀，你根本没有说她是女生好吧？”

“好好好，不要吵了，让我继续说啊，这个同学是个女生，就是那种十分可爱的女生，不过安心，你我是绝对不可能遇上的，这个女生脾气相当古怪，就连老师也没有办法拿她怎么样……”

“诶？你不会说的就只是这一些把？感觉很无聊诶？”

“当然不是，我要说的还没有开始说呢……”

“那你快点说啊”

他一边笑着，一边观察着我们的表情，就像是在看什么十分有趣的的东西一样。自然我已经对这件事有了浓厚的兴趣，并不是刚才的那样子单纯地随他讲。甚至有些想埋怨为什他不继续讲下去。

“别急别急，我正要和你们说呢，这个女生呢，脾气很古怪，随后就遇到班里面其他人的欺负，当然对方肯定偶是一些女生，也只有女生内部才有可能做这些事情。然后她就很倒霉，她被欺负了”

“啊，这么惨呀？”

“这还不算什么，有几次甚至连嘴角都打出鲜血呢，我是听他们班的一个男同学说的，还是在教室的角落里面，没有一个人敢去劝架的，所以说她很古怪把，到最后连一个帮她的人都没有，她还甚至差点被打进医院呢！”

“啊！这么惨啊，要是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就是这么惨，简直就是惨无人道呀，就和一百年前的国内战争一模一样，啊，然后呢……就那之后，每天每天，那个女生被同学们殴打，一直殴打……直到后来，殴打的家伙变成了班级里的很多男生……大概就是那些女生教唆的……”

“老师对这种事情不管的吗？”

“老师那里有精神管这种事情啊，还要准备三个月后的数学奥赛培训的事情呢”

“哦，对，他们班我记得有特别多的名额，可以报名那个奥赛培训……不过这和这件事情又什么关系呀？”

“所以我说，你是不是傻\*呀？一个人哪里有这么多功夫可以顾忌呀？打游戏的时候不是也这样的吗？你要去打怪就别想着和对面的玩家pk，否则很容易就出现纰漏的……“

尽是说些我完全不懂的话语，我眯着眼睛看着延安的这个家伙。

“然后呢……那个女生叫贝，虽然贝是姓，但是还有很多同学叫她贝，自然也包括哪些欺负她的人一样，她每天回家都伤痕累累，甚至有时候都想过死亡，自然这几事情是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想过的，但凡是像她那样被欺负的人而言。很快……她的异样被她的兄长发现了。很无奈那家伙还是一个妹控，所以他很气愤地与对面的家伙决斗，但是……最后却失手杀了对面……”

“啊，不管怎么说……这样子谁都受不了啊……”

“就是就是……不管再怎么样……杀人就有点……”

杀人就不允许，但是欺负别人就允许了吗？虽然我很想向他们询问这句话，打击我也知道他们给出的答案自然是“那是当然啊，杀人是犯法的，要坐牢的呀！”

把别人的尊严、信心磨练到最低的状态，这样子的做法与把别人杀死相比，乍一看，轻得多，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同一种行为。

把别人欺负成那副样子，不就是在向对方挑衅说，“有本事来杀我啊，你这个窝囊废”难道不是吗？现实生活之中，我也收到过班级里面的男生的欺负，不过也就一两个班级恶霸。任何人都惧怕他们，我想如果我们在现在被欺负成那个样子，说不定也会起杀心。

“你这样的人去死就好了！”我很想这样子大声地对很多人喊着。

母亲也是，欺负别人的人也是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人。

“恩……虽然我也认为杀人不好……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那样子下去搞不好也会变成那副模样，谁让他来欺负我的嘛……不过幸好我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跟我们讲述故事的这位戴眼镜的男生，整个一副呆样子地直立在我们书桌的面前，我看着她幸灾乐祸，不，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庆幸自己没有卷入那种高情况的喜悦。

谁也不能确认自己下一刻究竟会不会变成那样子，谁也不能保重自己一生不受欺负，谁也不能保证任何人都不会欺负自己。谁又能保证呢？无人能保证。

我自顾自地叹了一口气。

“这个女生好可怜……”

“啊……不不不……那个被杀了的男生才可怜啊……明明和我们这么大……只要好好教育的话……”

对啊，只要好好教育的话，也不会变成这样子了嘛，可是现在不就变成这副样子了啊？说什么改造的时间还很长之类的话，明明在这么小，和我们一样的时候就在欺负比人了，那么不讲理的家伙会在以后改造成什么模样？

因为小，就可以被原谅吗？

“所以说，这一切都是那个女生的哥哥的错啦，要不是她去杀死那个男生，也就……”

也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开什么玩笑？什么叫‘也就’？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给予某种回复的思想，并且将已经发生的事情抹掉，就称为‘也就’？

忽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和这些家伙合不来。这的确是一种自己才能感觉得到的违和感。

“啊，对了，关于那件事情哦……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那个女生很喜欢玩游戏哦……你们要是想玩极限宇宙（一款流行的3D立体投影/虚拟现实射击类游戏）的话，找她玩绝对是不错的选择哦……”

“哈哈哈哈”xN

我知道这句话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玩笑话，但是我从内心的深处感到厌恶。

不论是这句玩笑话，还是之前他们说的‘只有男生可怜’，‘都是哥哥的错’，之类的东西。没错，就和一百年前的国内战争一模一样，将需要怪罪的人挪开，然后将所有的矛头对准那些已经被谋害地相当遍体鳞伤，已经无法反驳论点的一些可怜的人。

没错，在我看来，贝那个女生是相当可怜的，她的兄长做了不和道德的事情，但是却是做了一件正确事情，至于那个死了的男生，自然是为自己种下的恶因吞下恶果。

也就是恶有恶报。但是于此相对的，善却没有善报。

深刻地领悟到了这点，我的整颗心似乎都是死的，只是平静地看着他们继续地谈论着这个女生的什么事情，我自然已经失去了焦点和耐心再去倾听他们的交谈了。我低下了头，伸出自己的右手，看了看瘦弱的可以看出骨头痕迹的手掌。

会不会哪一天，我也变成那副模样？——这个问题和尖锐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啊，还有啊……只要一提到她哥哥的事情，简直这个人就像发疯了一样地乱打人哦，啊……招式似乎还是用霸王拳赛（一款流星挂的3D立体投影/虚拟现实格斗类游戏）的泰森（霸王拳赛出现的主角，擅长左右勾拳）哦……简直就是酷毙了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xN

我听到了几个猴子一般的笑声。随后不再去注意他们的事情了，便趴在桌子上，继续向着刚才的那句话。

但是——她究竟是哪样子？

突然，对于这个女孩子，很浓的兴趣从心里面缓缓凸显出来。

2.

这个世间有多少事情，是讲究缘分的你？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或许只是教科书。我还记得那句话的原文——

“每个来到世上，都是匆匆过客，有些人与之邂逅，转身忘记；有些人与之擦肩，必然回首”

虽然我并不是很想缘分这种简直就和所谓的‘命运’如出一辙的东西，究竟是哪里有出现什么问题，但是现在我所经历的，我知道的，从某种抽象上来说，也正是诠释了这样的缘分。啊，真是受不了看到那些名言名句啊，明明自己只是装作一副很懂的样子，写一些别人看不懂的话，就以为自己很懂的。

说白了也就是自以为是。要是以前的我，肯定也还是这样的想，但是现在的我却不会了。

如果说和她的相遇第一次是偶然的话，那第二次，绝对可能就是缘分了，而第三次，那绝对就是缘分了。

这一天的下午放学过后，回家的途中，本就想匆匆忙忙地去阿姨家的，但是却在中途不知觉跑到了游戏中心，并且走进了我已经走过两次的道路，看到了那个女生。

也许是有什么线将我和她捆绑在一起吧？所以我才能够这样面不改色地来到她的身边，连自己也没有察觉。说什么这也是一种超越小学生的常识，但是知道这件常识，已经是很久很久之后的事情了。

“喂”我轻轻地叫唤着她，因为不知道她的名字，所以现在也就只能叫他喂。

注意到了我在她身后，她显得一副完全死心的样子，连头也不回地继续做着手上的工作。

“我说啊，你怎么老是过来啊？”突然，她说出了一句让我也感到十分焦灼的话语。

对，为什么老是过去啊？我自己也完全想不到为什么会到这里来。

“也许是因为和你相遇……啊……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我半路着说出了嘴，脸上一阵火热。

“哈哈哈，”好像听到了什么十分可笑的事情，就连她按按键的手都有些抖动，“真是有趣的发言啊，昨天，你也到这里了吧？”

“恩？”我听不懂她的什么意思。

她似乎明白我的顾虑随后便突地一下转过了身。这是我第一次正面见到她的脸。

那裹上白皙皮肤的脸，在眼睛之处红肿地像蜻蜓的眼睛，头发也已经垂到了胸前，额前的刘海四处飘荡，就像是一个可怜的孩子一样。而她的双手，也是十分红肿，也许是因为敲多了游戏机的键盘了吧，那双红肿的眼眶里面不停地聚精会神盯着我看的富有灵性的双眸，我看到了像是天使一般的脸庞。

只不过这个天使却也像是凡人一样，流泪了。但是作为天使，她并没有在意这些细节反而端详起我的脸。啊，这说起来，我也算是匆匆忙忙地跑到这里来的，所以头发也比较乱，如果说还有什么地方不规则的话，那大概也就只有衣领了。

她看着我许久，后面画面中主角已经死去了，她也没有多加管束，并没有给予注意力，即是全力地看着我，全力地盯着我的脸庞，像极了盯紧了自己猎物的狮子一样，而我却是那只十分可怜又被宠幸的小羊羔。

“你，”她渐渐吐出一个字，随后便是喷笑，“你很像卡卡奇诺（时下火爆电影《卡卡奇诺的兄弟》中主角卡卡奇诺，是一个长相很普通，但是却会一直做好事的男人）诶！”

“诶？”我没有料到她会这么说，就算我长得再怎么像另一个人，也不用这样说吧。

“反正我就觉得你像，啊，昨天的事情吧”她说着，缓缓将脸低了下去，“因为很害怕，所以我最终还是逃跑了……对不起……”

猛然之间冒出个躲不起是什么意思啊我至今为止，碰到过这样的事情也还一次也没有。

“什么对不起呀？要说对不起的人是我啦……”

毕竟在上周末我就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小女孩，如果是从外人的角度来看，我那个时候其实是相当的失礼的，连阿姨都这么说，但是就算是如此，我也没有，我也绝对没有，对，绝对没有用什么奇怪的眼光注视这个女生，那种眼光是……

——“哦~原来你喜欢那样的啊~”

——“话说啊，她身上的那件衣服不是和你们校服很像吗？”

也许只是作为简简单单的一个小共鸣而注意到这个女生的吧，仅仅只是因为她的校服和我们的校服一样。

“才没有的事情啦，我后来才发现你也是穿着同样的校服的人，我还一直把你认为是来自不明地方的坏人”说着她双手合十，十分诚恳地低下了头，“抱歉，早知道我就不那样子对你了”

“那样子对我？”我在疑惑。

“啊，就是后来没有和你说话，反而认为你是在嘲笑我，我以为你是坏人所以就说了一些不明所以的话，抱歉，后来才知道，你是我的学校的人……但绝对不是我们班的人，这件事情，也就只有我们班的人才知道……”

她说的话越来越奇怪看，导致我完全听不懂这个女生在讲什么东东。也许是看到自己解释复杂了，所以她也就翻个解释，反而，我我再次诚恳的低下头，像是为了请求什么东西似的。

“不好意思，我以为你是坏人……不过我也不认为你是好人啦，关于在这之前，你也在这里看到我的事情，我自然也是记忆十分清楚的哦。不过那也是第一是的错觉啦，不管怎么样，都是我做错了这是不争的事实……你……”她的话是分停顿，特别说到最后。

“你……可以和我做朋友吗？”她说出了这句话。

但是我并没有仔细回答。做朋友吗？恩，做朋友啊。不过，这真的不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我甚至连‘朋友’这样的词语的定义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啊，不过在那之前”她翘起了嘴角，十分恐怖地冷笑着，“先请我吃饭吧！我很饿了哦！”她的话语，宛如一个十分单纯的少女。不，她原本就是少女，只不过这个属性似乎被什么东西给掩埋了，在此之前我并没有很好的重视这些，不，是正视这件事情。

“我可没有多少钱，”我苦笑着，身上最多也就只有二十人民币，当然这是几天前母亲给我的零花钱，我没有使用过也只是因为根本没有地方可以使用上这些东西，手上的文具也都是已经万般齐全的——阿姨，柯西姐帮我准备好的。

“没关系没关系，我只是吃一点东西而已啦，不会要你的命的啦！”

说得很轻松，被要钱的又不是你。我不禁心里面嘀咕，不过手上还是十分听话地递给了她我裤兜里面的二十人民币。

“哇，二十啊，居然有二十人民币啊，说不准可以吃一顿好的哦~”一边说着这句话，一边踏着奇怪的脚步大摇大摆地走出游戏中心，我才发现，尽管她穿着的是这件校服，但是却没有书包拿在手上。

是因为自己的家就在这里附近，很早就已经把书包放好了才出来玩的吗？还是说，根本就没有书包拿回来，亦或者说……

我才发现我的话语是多余的，她和我先去了街边的包子铺，买了四个包子，啊，的确是四个包子。虽然我也吃过包子，但是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女生一口气吃四个包子，简直就是奇迹。不，也许并不是奇迹。好在，包子十分便宜仅仅一个人民币一个包子，所以我的零花钱还是有大把被剩下来的。

“被吓到了？”像是恶作剧一样，她十分欣赏地看着我的眼神。

说没有被吓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啊，这里说的自然是看到她吃四个包子的事情，当然她并不是像其他乱暴的男生一样直接一口一个包子吞下去，而是很简单的，女生式地一小口一小口，咬着皮和肉。

“啊啊啊，哈哈啊，好吃啊，果然这包子很好吃啊”我们走到了游戏入口处的储物柜台上面，她突然将手中的包子递给了我，“呐，你拿一下，我现在拿一下书包，恩，等一下”

她用手指在感应区的地方画了一个圈，随后从那个圈的中间开始，瞬间多出了一个立体显现的手掌印，她家自己的手掌和那个手掌印重合了之后，从左方的出货口弹出一个书包。很快，她就将书包接住，不再理那个手掌印的事情了。而那个手掌印也还在刚才的那个地方显现着，不过右上角显示的超时操作很快由3变成0.

她并不是没有书包，而是仅仅将书包藏在了储物柜里面。

“啊，书包好重啊，”说着，她从我的手上拿回去了包子，“不过包子还真是好吃啊包子这种的东西无论怎么样都是好吃啊……”

像是在说设感叹的话语。我们走出了游戏中心，走到了大路上面，不过现在也已经有六点半左右了，周围都已经是漆黑一片了。

“诺，给你吃”她将剩下的两个包子递了过来。

“诶？你怎么不吃了啊？”我不禁疑惑，本来也就是她买的包子，为什么又突然不吃了？还是说有什么契机突然发生了呢？我的脑海里顿时有一种自己被耍了一般的冲动。

“真是废话啊，女生怎么可能吃得了那多啦！快点，”说着她强行地将手中的包子塞到了我的手上，“要你吃你就吃辣，那有那么多的废话啦！”

真是受不了，所以才说女生很难懂的。真是的……

一边我人受不了她的责难，我最终还是接受了她所施舍，应该说是强加的另一半，一边脑海里想象着此时母亲的气火，如果没有通知就很晚回去的话，就算连她也完全会失去控制，就像是一个野兽一般惩罚着我。

干脆就这样子回阿姨、柯西姐家多好。我的内心真正地这么想着。

“啊，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哦……虽然很难启齿，但是我想也是时候可以和你坦白了哦……你也可以向我坦白了哦？”

不用说，我也知道，那个事情，就是名字。

作为人类而言，存在于这个世界，这儿社会的不唯一标识符，名字。

不过名字吗？我多少也有些抵触，毕竟这个名字是由生我的那个女人所取的。

3.

“已经这么晚了，你一定也很饿吧，我带你去我家吃饭哦……”

这个女生看着背着书包的我，嘴角微微翘起，像是恶作剧一样地说着。

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去同学家吃饭，玩耍，本应是极其正常的事情，但是对于我而言，那种事情就和没有一样。对，虽然在班级里我是有一些可以说话的同学，不过大多也就是之前所说的一些与别人到处谈论游戏和谈论女生八卦的事情，然而对于那种可以平时约出来一起玩耍，或者互相去对方的家里做客聊聊天的这样的人，基本上没有，不，可以说是绝对没有，至少到如今都是这个样子。

“还是算了吧……”

“喂，你别把视线挪开呀，别人在和你说话的时候，不看着对方的眼睛可是不礼貌的举动哦！”

好像有多大的事情似的，我心里面叹了口气，把视线焦点移到这个女生的脸上。

啊，才发现，刚才挪开视线的原因，只是因为一直盯着这个女生看有些难为情，想到这个，我还是把视线挪了开。不过她好像注意到后也没有大声喧哗。

“是因为爸爸妈妈吗？我妈妈平常可都是在家里的哦，爸爸总是在上班和加班之中的哦~”

“我没有问你的爸妈啦”我像是有些搞不清楚状况，摸着脑袋。

“啊，那是因为你的爸爸妈妈吗？他们都很凶吗？是不是那种如果孩子很晚回家的话就会抄起棍子或者木板拍孩子的屁股的呀？”

我有些震惊，这种行为的父母究竟有没有呀？就算是我的母亲和那个男人也没有这样子吧。

“我说啊，你不要老是不说话啦……弄得我很尴尬呀”

我才发现，她的脸此时非常地红。

“抱……抱歉……其实我不是很会说话……啊啊啊你干嘛呀！……”

我说道一半，她突然把整只右臂搭在我的脖子上，像极了兄弟们之间的搭肩行为，不过这种行为可是男生之间才会有的呀，这个孩子毫无疑问是女孩子吧？

“嘻嘻嘻，看你这么紧张，不小心就恶作剧啦……”

她笑起来的样子十分可爱，虽然没有虎牙，露出八颗牙齿。这应该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微笑服务吧，我不禁从心里这么想。

“什么呀，”我的脸颊十分烫，“唉算了算了，我母亲和那个男人也是不会照你说的那样啦，话说你说那样，完全只是小说看多了啦！对，没错，一定是那样！”

我十分镇静地将她的手臂从我的肩膀上面拆卸了下来。

她摆出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用手指拖着下巴，似乎在做着什么思考。然后——

“啊，那你就到我家嘛！反正也是没有事情呀，况且妈妈知道如果我多了个朋友，应该也会很高兴地招待的哦……哦……对哦，你是男生诶……”

“对啊！我是男生诶！”我这会才说出了我的真心话，“我一个男生去女生的家总是不好的吧？”

她又摆出了恶作剧的表情，然后用十分放心的口吻拍了拍我的肩膀，“放心啦放心啦，我不会告诉别人你是男生的啦，在说就算发现了，我妈妈也不会多在意的哦……嘿嘿……”

如果一开始不在意的话一开始就说清楚嘛！我的耐心有所崩溃了。

“所——以——说……”

她的所以说还没有结束，就开始拉着我跑。我并没有反抗，也并没有怨言，甚至觉得这样子的剧烈动作不适合自己。但是我最终还是跟着他跑了起来。

不知道她所说的‘所以说’后面是什么句子，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件事情让我的内心开始慢慢转变，然而察觉到这件事，却很久很久之后的事情了。

我们拼命地跑，没错，就是拼命地跑，跑得气喘吁吁，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累得靠在了一面玻璃墙上不停地做着喘气和深呼吸。

“哈…~ha~你跑得很真快呀~”

“废话呀~还不是~ha~ha还不是因为你拉着我呀~ha~ha~”

……

“我叫~吉尔吉·贝，身边的人都叫我贝，虽然这个是姓……”

不知不觉我们停止了喘气，而和我并排着走的她转过脸看向我。

“我叫理查德·克莱德曼”

我也毫不犹豫地爆出了自己的姓名。说起平时身边的人叫我的称呼，那也还是比较统一的，觉得自认为和我关系处理地比较好大家伙会用‘小查’来叫我，然后下面一部分就是直接用‘理查德’来叫我，再下面的话就是‘克莱德曼’，随后终究还是用‘喂’来称呼人。

“啊，著名的音乐家呀~haha……”

她像是听到了比较出乎意料的名字，双手合十十分感心地说出感言。

“身边的人也很少知道的，不过我这个名字本身也就是母亲随便取得”

啊，说起理查德·克莱德曼（当然并不是指我），她是一百年前正值国内战争结束时期的著名钢琴家，当然也还会作曲，也是一个十分厉害的音乐界的人物，虽然如今已经过去了一百年，但是她的音乐还是能够让我们这副时代的人产生共鸣感。

父亲就是一个忠实的粉丝。虽然他也就听过一两首他的曲子。

“不过不过……”说着，她便向我招了招手，我很快便跟着一起走过去。不过周围白日的亮光早已不见，尽是一些红红绿绿地光，这些光是从街边的杂货店，超市，餐厅，书店，唱片店，以及各种各样的小吃店的招牌或者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但是十分地炫眼，亮晃晃地，让眼睛很难受。

“不过呀，”她和我继续走着，“不过呀，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哦，以后我就叫你小德怎么样？”

啊，一下子就被取别名啊？算了，反正也不过就是被取名小查一样的，总之还是没有事情的，我并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

“啊……不愿意呀？那……那……我叫你什么好呢……enmmmm……啊”说着她好像十分开心地抓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一样，又是摆着一副恶作剧的模样和我的眼睛对视着，“不如叫你包子怎么样？哈哈……你请了吃包子……恩……那我就叫你包子咯……哈哈……以后还是要你请我包子嘿嘿嘿……”

果然，完全全的恶作剧，不过……

被别人以‘昵称’来叫做名字，至今为止一次也没有过，所以从心里觉得有些感动。

“恩，那样挺好的”我说的话语十分轻微，简直就比苍蝇落地的声音还轻，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家伙居然就听到了，还哈哈地摆动着身体。

我有些难为情地再次将视线挪开。看着右边渐行渐后的街景，心里面居然有一种快乐的心情！

“哈哈哈，很好很好，包子，以后就叫你包子啦，哦……”她刚刚十分开心，但是很快又陷入了无声之中。

她在思考着什么呢？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想象着。不过，周围的绿色灯光将她的侧脸照得十分诡异，让偷瞄她的我瞬间吓了一跳。

“啊，叫我的话呢……恩……我想想……我喜欢比较朴素的东西……恩，”说着，她碰巧看到了我们前方出现的一个东西——十分娇小的月亮，“啊，叫秋月怎么样？秋月？”

明明现在是春天，她在说什么秋月呀？而且就算是看到月亮，不也应该说是春月之类的？诶……不过好像‘春日’比‘春月’用的频率比较高，就连‘夏月’‘冬月’出场的频率也没有秋月高……但是就算如此再怎么样也不会联想到秋月吧？

“话说好吗？现在看到的月亮不应该是春月吗？”我果然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疑虑。

“呀，你是不是傻孩子呀？”却没有想到反被这个女生狠狠地瞪了一眼，“秋月当然指的是《秋月当空——拉钩钩的回忆》咯，话说你这个男生应该比我懂得多吧？”

“诶？那是什么呀？小说？”

我是真的不知道，虽然读的书不多，但是一些书名我大多还是看过的。但是我却是没有从那些书名列表里面发现这个十分现代化的名字呀。

她摇了摇手指，然后摆出一副趾高气昂地表情看着我，“啊，所以说你还是不知道对不对，哈哈哈，那可是相当好玩的GALGAME呀，是至今为止我收藏的所以前时代的GALGAME的经典，哦对，你们男生也只会玩那种打打杀杀的吧？虽然那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错，打击和这个游戏相比还差得远呢，嘿嘿！”

虽然我并不知道那种老古董有什么好玩的，但是我似乎连现时代的游戏也并不怎玩，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了。

“这样吗……”我只能用这样平凡的语句来表达此时此刻我内心的无奈。

“放心好啦，”她拍了拍平平的胸脯，“去我家的话我肯定会让你玩的啦，不要摆出那么期待的样子啦我会给你玩的啦！”

我并没有摆出任何足以让秋月认为是‘期待’的样子。

我们很快就到了她的家门口。因为是住在小区的楼层里面，所以进入小区的门卫的时候，坐在那里站岗的一个大约二十多岁的穿着蓝色的治安管理服的管理员向我们举手致敬，但是脸上却摆出十分微妙的表情。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事实上，这幢小区的楼房里大约有二十层，抬头看的时候，甚至觉得任何时间都会塌下来砸中自己。这让我很轻易地想起了经常在新闻里看到一百年前的建筑物倒塌的事件。但是事实上，现在的工艺已经比一百年前的工艺相当成熟得多了，所以自然也就很少再出现这只狗倒塌的事件了。

我们坐电梯乘到了十楼，然后很快就出了门。

不由说，现在的我心情十分复杂。并不只是第一次去所谓的‘朋友’，啊这么说起来，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和这仅仅见过三次面就聊得很开的人是否是所谓的‘朋友’，更加多的原因是，去女生的家。

我想这大概也是第一次（自然除了阿姨啦，虽然她也是女生，但是是亲戚），所以我应该要冷静一点，尽量不作出让秋月的家人感到奇怪的动作。这么想的时候……

“包子，你在干什么呀，快进来呀！”

我被喊了进去。房间里的灯光被打开了，但是客厅里面却没有一个人。

“啊，不好意思啊，妈妈和爸爸这几天一起出去出差了，所以家门现在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哦，不用那么紧张的啦，就算他们在也不会吃了你吧？”

啊，说的也对。不过，我还是放下了心来。毕竟面对大人，无论如何我都有些应付不来。大人们总是对一点事情都大喊大叫，甚至完全没有一点耐心。

4.

我和秋月缓缓地走进房间，应该说缓缓地走进她家。

生平第一次走进女生的家里，心里面不免有些紧张。

“我说包子啊，你不用那么拘束的，来到我家就放开一点吧，虽然可能不可以说把它当做你家，但是也不要抱有太大的紧张感，毕竟只有我们两个人 呀”

秋月摆出一副十分罪恶的邪恶的恶作剧脸。

啊，我可能意会错误了，我完全不知道秋月的脸究竟是恶作剧还是开心，毕竟她一贯都是摆着这样的脸。

——我们五年级不是有十个班嘛，二班知不知道？

我和秋月把书包都卸下来放到了沙发上。

这是一个五室一厅的规格，四周都被贴满了白色的瓷砖，厨房在角落，随便便是四个门前挂有名字牌的房间，大概是各自的卧室吧，然后便是这个客厅。客厅很大，甚至旁边还有一扇落地窗，从里面看到外面的景色应该很美的吧？不过现在落地窗上面的窗帘已经挡住了大半的景色。沙发的正中间摆着一个透明桌面的独脚桌，而围着这个独角桌的，就是两个红色的沙发，我和秋月的书包都放在这个沙发上面。而在我们的对面，有一台液晶电视（明明是一百年前的的物品，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还是崭新的）挂在墙壁上，右角下的电源指示灯还是绿色地闪烁。在那台液晶电视机下面，放着一台黑色的机器，我自然之道

“怎么了？”秋月转过头这样问我。

啊，一定是因为我东张西望惹得她有些生气了。我不禁这样想，所以很快就收回了自己奇怪的，不，应该说好奇的眼光。

“没事，不过话说回来，你说要请我吃东西的……反正我现在肚子也有些饿了……”

没错，一开始把我叫到这里来的，还就是因为要请我吃饭，所以我就毫不客气地说出我的最终愿望。当然我也已经知道了她的父母不在，但是这样的情况，我很想知道她会对这样的问题做怎样的回答。

秋月用一副‘啊呀，糟糕，完全忘记了’的表情，瞪瞪地看着我，当然，马上又用十分标准的恶作剧的表情看着我，并且把右手遮住微微上翘地嘴角，一定是笑了，“那，我就为你做晚餐吧！”

“哈？”我不禁吃惊地掉了下巴。

“真是的，所以我说……我为你做晚餐哦！”

我知道，我也明白你想说的是什么，所以也就不要这么反复地强调啦！我把眼神向旁边闪过去。要说做菜，也许我还能够做一些像样的小菜，打你真的不知道这样一个女生会做什么菜，难道……

“秋月，你会做菜吗？”我很不安地询问。如果自己被喂到了黑暗料理，可能胃受不了。

她又用一个自信满满地表情挂在脸上，然后左手轻轻地拍了拍胸脯，“包在我身上！”

不知道是否可以真的包在她身上，但是我也没有太追究。

——当然知道啊，他们班有一半的同学在年级前五十呢，这之前班导不是还骂我们没有出息吗？

我坐在沙发上，无力地靠在后背，仔细地回想着近来发生的事情。

一个月来，三次和阿姨被传到法庭，那些样子丑恶的大人们，居然想把我从阿姨的身边抢走，这些丑恶的大人居然在那个时候听从母亲和那个男人的话语，真是受够了。最后一次居然做出了决定让阿姨把我送给母亲和那个男人。

当然，我是肯定不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的。但是十分无奈，最后改变不了任何的结果。

我终究被治安管理员拖着扔进了母亲和那个男人的别墅里。我十分气愤，没错，十分气愤。不，应该不是气愤，而是愤恨，我很母亲非但把父亲害死了接下来还要把罪恶加在我和阿姨身上，阿姨她可是除了爸爸对我最亲的人！我很愤恨，愤恨地甚至想为了我的父亲报仇，但是……

我还是下不了手。杀人什么事情，我还是下不了手。不是因为我是个男孩，也不是因为我力气弱小，而是我真的杀不了。无法对同类痛下杀手，没错，就是这样，但是我依旧掩饰不了对她和那个男人的愤恨，我自从来到这里之后，周末少许地才能得到允许去阿姨家休息一晚上和游玩一天。我很愤恨，这样下去不知道有什么作用，我只是十分茫然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一股浓烟的刺鼻味道把我从不久前的过往之中拉了出来。

糟糕，直觉告诉我，这一定是厨房那里出了问题。

我跑进厨房，看到秋月正在用菜刀慢慢地、笨拙地切着土豆片。

“啊，你来啦，你不用来的在外面坐着就好啦，我马上就给你做好菜哦~”像是一幅十分自信的表情。

不过再怎么样自信也要有个度啦，你的菜已经烧焦了，话说你烧什么菜会烧焦啊？

我打开炉灶上面这在冉冉冒着浓浓的白烟的锅盖——

刺鼻的烟味瞬间侵入我的鼻子，“啊——你为什么把鸡蛋放进这里面煮呀，而且还没有放水！”

“哦——原来要放水的呀？”

“啊，还有……旁边高压锅里面是什么呀……啊！是米！而且还是没有加水的米！……煮饭要加水的啦！……”

“哦——原来要放水的呀？”

这个家伙，完全不会做饭吧？我用右手扶住了额头，“好了好了，接下来就让我做菜吧，你到客厅里休息一下就好”

“不行！”她摇了摇头，“我要留在这里帮包子！”

你还能帮我什么呀？虽然心里面这么想，不过看到秋月一脸期待的表情，最后还是没有留下什么拒绝的话，思考了许久，“如果你要帮我的话呢，就把冰箱里有的什么蔬菜和肉类告诉我，然后待在我身旁仔细看我做菜吧……毕竟我待会要做菜”

她的家里食材比较多，青菜、花菜、生菜、番茄、鸡蛋、紫菜、茄子、苦瓜、丝瓜、冬瓜、鸡胸肉、鸡腿、鸭腿、猪腿肉、牛肉等还有好多我甚至都很少吃的食材。

我做了番茄炒蛋，还有生菜沙拉，酱爆茄子，与牛肉炖冬瓜。虽然只有四个小菜，但是也足够我们两个小孩子的食量了，我顺便将她做的米饭重新倒掉然后自己接水，淘米，随后接水再放在上面煮着。

不出半个小时，我就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好了。

虽然不能做菜，但是她端菜还是挺稳的，我们坐在客厅上面的透明玻璃桌子旁边，吃着放有垫子的菜盘里面的菜。

“哇~~包子原来会做饭呀~”

这是她的惊呼声。不过我听到后，却觉得十分舒畅，这还是第一个除了父亲和阿姨以外知道我会做菜。平时脸同班同学我也不会说一句以前在家里都是我自己做饭的。

“恩”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虽然这些菜的味道不是最好，但也算是算得过去的程度了。我们很快就在空腹的肚子下面，把这些菜全部吃光了。

“啊——~好饱~——”她满足地用手摸着肚子说道。这一般只有男生才会做的吧？

——没错没错，他们班有一个同学，那个同学在之前好次考试都得到了前三名的好成绩，今天我们要说的事情，就是关于这个同学的

“休息之余，我想问你一件事情”我满脸正经地看着这个女生。

“你问咯，别那么拘束啦……”

“你是二班吗？五年级二班的吗？”

她像是一幅释然的样子拍了拍胸口说道，“啊，我还以为问的是什么呢，是呀”

五年级二班，名字叫贝的女同学。

——别急别急，我正要和你们说呢，这个女生呢，脾气很古怪，随后就遇到班里面其他人的欺负，当然对方肯定偶是一些女生，也只有女生内部才有可能做这些事情。然后她就很倒霉，她被欺负了。

“你经常被欺负吗？”

突然我问的一句话。让她呆住了，她显得十分愕然，但是和很快又安定了下来，用分散的眼神看着地面。

“算是吧……我想你大概也知道了我的事情了吧？”

我点了点头。她的确就是同学们所说的那个五年级二班的贝同学。

“所以就不要用和他们一样的那种怜悯的眼光看着我哦~”她像恶作剧一般地翘起了嘴角。

但，这里面究竟是不是恶作剧呢？亦或只是简单的为自己的灵魂加了一层保护罩？

“说没有怜悯，是不可能的啦，但是”没错，并不是说我是因为怜悯才和这个女生交谈的，而是因为，仅仅只是因为我和她对上了眼，“但是我并不是因为怜悯而和你交朋友的哦，我只是仅仅想和你交朋友而已。”

没错，现在想起来，那也是一段无法解释地清楚的链锁关系，但是终究，我还是在三次和这个女生见面的时候，和她交谈起来。

至今为止，我并没有和任何一个女生有过这样迫切地希望。

“这样啊，嘻嘻嘻……”说着她便笑了起来，并没有像恶作剧一样的笑容，而是真正的笑容，那种可以融化一切似的笑容，我是第一次看见了那样的笑容。感到不可思议。

“这样啊，那我就奖励你跟我玩游戏哦！虽然说是上个世纪的作品，但是幸亏现在还能找到运行那些游戏的机器，还有上个世纪的显示屏哦，嘿嘿，我们可以玩很久啦！”

她看起来很开心。原本我想询问她关于她兄长的事情，但是我知道为了再多也没有任何用处，所以我就放弃了。而是开心地和她一起玩起了游戏。

游戏的确是上个世纪的，世历两百九十七年三月三十日发行的游戏光盘。

那个时候的游戏确实大部分都是用光盘整装的。我们玩了她一直想玩的游戏——《Island::Fatality》，这是在那个时候火爆全球的3D游戏，是由一个叫做知名Island Studio的工作室和一个叫做Albert Factory的出道工作室共同研发的游戏。整体大小为79.20GB，是当年的游戏最佳排行榜第一名的优秀作品。

当然知道这些的并不是我原本就知道，而是被秋月强行灌脑的。

5.

结束了秋月家的游玩，大约已经是夜晚九点十分左右的事情。我们在她的卧室里面，把该做的作业都写完了。当然，在我的角度来看，她简直就是天才，无论什么题目都只要简简单单地思路就可以解开，完全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复杂。果然年纪前三名的成绩可不是随随便便的。

我在九点十分就已经整理好书包，但是这个时候也没有见秋月的父母回家，这才想起来，在几个小时前秋月和我说过，她的父母已经出差了。

也就是她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这间房子里。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心里就冒出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想留在这里陪她。

好在这样的想法没有达到让我十分想去实现的程度，所以我最终还是准备离开了她的家。当然在这事先，我根本就没有和母亲打电话确认此时此刻的地址。当然，这也是一种报复。谁让她天天只会监视我的行动。

就在我走出她的家门，告完辞的时候，她走了上来。

“不好意思，让你陪我了这么久”她低下头，皱着眉头，说道。

“没关系，毕竟我也很空，”我微微一笑，并这个可是大实话，我并没有十分富裕的时间，但是我却还是想用这点时间，陪着这个和我同岁的小女生，“我该回去了……”

她点了点头，微笑着，随后用右手轻轻地挥了挥手。我正准备回头走去，她又走了上来。

“不……不好意思……我能不能和你去一些你的家里……啊啊不……不是……我能不能陪你走到家里……啊啊……不是……我到底想讲什么呀……！”

她的脸非常红，也许是因为刚刚玩游戏的时候血气上来了。虽然她说的话有些乱，但是我还是能够理解她所说的意思。我点了点头。

“是想送我回家对不对？”我轻声询问。

她如同小鸡啄米一样不停地点着头。

“恩，可以的”

我没有准备回到母亲家，而是直接走到阿姨家。因为阿姨家里这里比较近。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此时此刻的我特比特别想和阿姨说说话。并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聊很久，但是，我就是想和阿姨说话。

“包子？”右边传来秋月的颤抖的声音，也许是因为夜里的温度比起白天要下降很多吧，穿着校服的她显得有些哆嗦。

“怎么了？”我头也没回地询问。

“啊，没事”却得到了她这样敷衍的回答。

算了，原本也就没有 什么可以值得深究的事情。我们在路上并没有多说什么话，但是她好像很冷，于是我把我的外套脱下给她披上。她点头谢谢我。当然这只是小事一桩，我不会因为这么一点小事斤斤计较的，况且要谢我还没有什么实质的理由，这只是简单的借外套而已。很快我们就走到了阿姨家，阿姨家是在一个小区里面的一层。

我敲了敲门，但是没有人回应。

“阿姨，我回来了！”我这样子叫了之后，房门里面才算有了一些回应。

大约在两分钟之后，穿着黄色圆球图案睡衣的阿姨打开了房门，看着我……

“都说了叫我柯西姐为什么你不听……啊！你！你居然找了一个女朋友！我现在可是连男朋友都没有的呀！你一定要过来打击我的吗？啊，好残忍！”

她好像很热衷于饰演这样的角色。我微微地摇了摇头，瞥见了秋月脸上的绯红。

“我们只是今天相识的……”在我还没有说完之后，阿姨用十分惊讶的表情看着秋月。

“啊！……你是！你是那天我们在游戏中心碰到的！那个女孩！……啊，果然”一惊一乍之后，阿姨走到我的跟前，用食指戳着我的胸口，眯起了眼睛看着我，“果然哦，果然理查德你喜欢这样的女孩哈哈哈！才见面一次就把这个女生搞定了……真有你的呀……改天教教我秘籍呗……”

那种东西我才没有。虽然说了一对让人安全摸不着头脑的话，但是好在最后的气氛稳定了下来。

“阿姨……不……柯西姐，我和包子同学是普通的朋友啦……我们见了三次面哦，加上阿姨……不……柯西姐你说的在游戏中心的那次，我想那次大概是周末吧……”

秋月向阿姨鞠了鞠躬。

然后阿姨像吃错药了一般，开心地跳了起来，随后抱住秋月像是十分宠溺这个小孩子一般地摸着这个小孩子的脑袋。随后用十分冰冷的表情瞥向我。

“好啦，柯西姐，我得走了，我是专门送包子回家才陪他走这一趟的，今天下午到晚上的这段时间，包子陪我度过了难忘的娱乐时间，所以我想报答他。不过已经到了目的地的话……我就该走了！柯西姐再见！”

虽然说，她的话语十分浓厚并且似乎在掩饰着什么，但是我还是没有深究的权力，和她做了简短的告别之后，就目送她从我的视线里消失。

随后，开始准备所有应该发生的事情的对策。

“真是个好孩子呢，还叫我柯西姐，理查德，你可要向他学习哦！至少她不会把我叫阿姨，恩……这件事情先放到一边……既然都已经十点半了，你应该就已经吃过午饭了吧？”

我点了点头，“大约在六点多的时候我就在秋月的家里面吃过了”

“秋月？啊，真是个好名字，好久没有碰到这么本土化的名字了！”

“不，秋月只是代号，实际上她叫吉尔吉·贝。”

她点了点头，什么也没有说，这个时候，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半晌之后，她神情凝重地说，“刚才你妈妈又打了电话过来，询问你的下落，我谎称是在我这里。因为我知道每次你离家出走最后还是会到我这里，怎么了？受欺负了？”

我摇了摇头。

“那就不要让你母亲担心嘛，毕竟她可是你的母亲呀！”

“那种母亲，我宁愿不要的好”

“不准这么说哦，没有母亲的话，你现在也不会站在这里和我说话了。”

她很生气地叉着腰低下头和我这么说。

并不是没有母亲，而是就算少了一环，我也没有资格站在这里和她谈论这些事情。只是，一提到母亲这个字眼，心里面就有种莫名的骚动。她所犯下的罪行，至少到现在为止，我是无法原谅的。

结果，还是不出我所料，事情就那么轻松地被带过了。阿姨在涉及母亲的事情上面，和以前有了点改变。我知道，还是因为我，还是因为那桩诉讼，还是因为那场法庭，还因为那个女人，还因为那个男人，还是因为自己。

阿姨将我带到了母亲的家里，并且向她道了歉。虽然我知道她会做这些事情，并且在来的时候她也就命令我不许说任何一个字，但是到了母亲家之后，我还是对阿姨所说的事情感到难受。

“姐姐，对不起，之前让你受惊了，孩子在放学很快就到了我家，现在都这么晚了麻烦你了”

她向母亲深深地鞠躬。

我感受到了阿姨被欺负了。一种报复心理顿时从心底里滋生出来。没错，我要报复，可……我又该怎样报复呢？

我曾经和阿姨说过报复这件事情，但是她很生气地瞪着我，让我放下这些东西。虽然不知道阿姨在害怕什么，但是此时此刻的我，总觉的如果要真的实施报复的话，阿姨一定会恨我的。

恨我恨我，最后将我赶出她的心里面。——这是一个和恐怖的事情。

我瞬间觉得，这次去秋月家玩也是一个十分，不，十二分的错误事情。

“姐姐，孩子就交给你了，我该回去了，明天还要上班”

我失望地躲在一边看着阿姨和母亲。

“理查德！”然后阿姨向我招了招手。

啊！我很开心地走了过去，阿姨一定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要很乖哦，”说着她抱住了我，“对不起，理查德”

说什么对不起，阿姨，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啊。

我回到了我的卧室，趴在床上，使劲地想着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想着阿姨的表情，想着阿姨向母亲道歉的表情，想着秋月的表情，想着秋月对我露出的可爱的表情，下着阿姨露出对于秋月的羡慕的表情，想着母亲对于阿姨露出的欣慰的表情，想着阿姨对母亲露出的诚恳的眼神，想着我所面对的这些眼神。

心里面乱成一团。

阿姨在做些什么事情呢？这么晚了应该已经在睡觉了吧？不会还在工作吧？都已经十二点了，一定要睡觉啊阿姨，不然的话……

啊，对了，下次去阿姨家，给她带一个礼物吧。恩，对，给秋月也带一个礼物。

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我有些害怕。周围十分寂静，就像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任何生物的呼吸声，没有任何物体的震动声，没有任何物体的碎语声。秋月呢，秋月此时正在做些什么？应该已经睡觉了吧？难道说还没有睡，还在玩游戏？啊，对了，关于我们前天撞到的那个女生的事情，我想我们应该要好好地向那位可怜的小女生道歉。

啊，秋月，吉尔吉·贝。这个名字很好听，我……

啊……好困，那么就稍微睡一下吧……

十分困累的我没有洗澡，就直接趴在床上睡着了。

做了一个梦。梦境里面并没有十足的真实感，反而像极了虚幻的世界。我和父亲相遇了，父亲依然还是穿着那身破破烂烂的，印有灰色的灰尘的衣服。她坐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面，掩着面，泪水从他的下巴向下滴落了下来。我想去拥抱父亲，可是我做不到，我所在视点永远永远都只能在这里移动，也不能发出任何的声音。

只是父亲依旧站在那个角落不停不停地哭泣着，哭泣的声音在我的耳朵里回荡，简直就像是一个催命符。父亲没有做任何事情，她做不了任何事情，此时此刻，一个黑色的身影出现在父亲的身旁，举起了一只仿佛像是手枪一般的右手，随后指着父亲的脑袋。

父亲！我很想喊出来，但是却没有机会。

我从床上摔了下来。天边已经是蒙蒙亮了。一边扶着疼痛的后背，我一边挺直着腰走进洗漱间，抓起牙刷，开始清晨洗漱。

现在大概还是早晨的五点三十九分，我刚才从闹钟上面看到的。

6.

“我说，用不着这么拘谨吧？”说着，她向我递过来一罐橙汁。

当然，是她已经喝过一口的，因为我们双方都没有多少钱，结果凑出来买了一罐橙汁。她喝了一口之后，就递给了我。但是我却不习惯这样子别人吃过一口的东西，准备拒绝之后，她用带着满脸的恶作剧般的笑容看着我。

“明明你知道的吧，这样子可是间接接吻诶……”我的声音很小，近乎于自言自语。可是秋月却听得清清楚楚。

“切——那又怎么样呀？再说了，我们可是和其他小孩不一样的哦……也就是说，我们是可以的啦，用不着那么拘谨的啦！”

我还是推阻不了她的话语。最终还是败下阵来，接受了她给的橙汁。味道果然很不错，又酸又甜，在现在这个春季喝是最适合不过的饮料了。

“早上，我去找过你，”我低下了头，看着我的鞋子，“可是他，那个第一排的 一位男生说你被班导叫到办公室了，那是什么原因呀？”

她摇了摇头，不过脸上还是维持着恶作剧般的笑容，“没想到你居然会来找我呀，你没有告诉他们你的姓名呀？”

我摇了摇头。我可不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如果告诉了名字的话，那么我的事情，会在他们二班和我们七班之间传出各种各样的火花。虽然我和秋月算是朋友，但是就算如此，我也承受不了周围人们递给我的那一些流言蜚语。

“这样啊，那你有没有和他们说我们的关系呀？”她把脸背了过去。

“关系啊……虽然那个人也有问我，我说，只是一个传话的……”有时候我也受不了自己的脑回路，简直就是错落有致的书架上的书本一样。

秋月听到了我这句话立刻哈哈哈地大笑了起来，我并没有认为有什么好笑的，所以也就一脸奇怪地看着她。看着她笑得越来越大声，我甚至有点觉得自己被嘲笑了，随后。

“哈哈，抱歉抱歉，这也太好笑了，”说着，她揉了揉眼角露出的笑泪，随后用很平静的语气，当然，还是带着恶作剧般的表情看着我，“我还以为包子同学会说和我是男女朋友关系啦哈哈哈，明明这样的准备我都有了，结果居然是一个传话的……哈哈哈………”

我撅起嘴唇，明明根本就没有什么好笑的地方，她居然笑得这么欢，哼，反正我也只是个传话的，没关系没关系。

“啊，说到底，还是因为我打架了。”秋月继续了游戏的操作。今天也是街机版的老游戏，据说是一百二十年前的超级玛丽奥，虽然只是一个二维的简单游戏，但是确实也伴随着很多的乐趣。

“打架？”我对这个词汇并不陌生，但是此时此刻的我却没有任何关于这个词汇的经历。我从小就没有经历过打架，或许从小这个词用的不是很恰当，至少现在的五年级也还是小，但是从幼儿园或者开始记事以来，我也从来没有过打架的经历，只有看到过别人打架的经历。我并不会打架，而且大部分的孩子们也都不会打架。

“很陌生吗？哈哈，想来也是，一般的小孩子们也都不会打架，但是这次却是他们自找的，算了，不说这个了，到头来，你过来找我是因为有什么事情要商量吗？”

我点了点头。

“还记得我们上次撞到的那个人吗？我想定一个时间，去向那个小女孩道个歉。”我坐在了旁边的凳子上，把书包随手一扔仍在了有软垫的地面上，看着在摇摆着操纵杆的秋月。

“这样啊，”秋月点了点头，“哦，这样的话……啊啊啊小心小心……呼~差点就死了……咳咳……这样的话，我们定周末行不行，反正也就在后天的事情了，那个女生，好像有一点问题。”

我实在不明白秋月所说的‘有点问题’究竟是哪里有点问题，亦或是哪里都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呀？”我向她询问。

“嘿嘿……告诉包子我有没有什么奖励呀？”她像是一个期待着什么东西的小孩子一样。不，就是小孩子，但是却像更小的孩子。

“奖励刚刚的橙汁算吗？”“啊？那种东西怎么可以算呀”

“那你要什么奖励嘛？”“我啊，还没有想好”

虽然还没有想好，但是想好了我也说不定给不了。我本身并不富裕，家庭也只是小康家庭，没错，出去母亲的资产，也就只剩下阿姨的了，阿姨也才只是刚刚参加工作，所以我的经济情况，根本不允许有过于奢华的奖励可以购买。当然，我会把这个事情告诉秋月的，迟早，但不是现在。

“好啦好啦，你不要用那种可怜的眼神看着我啦，我也会觉得超级难受的！”她有些嫌弃地转过头看了看我的表情之后，像是受到了惊吓一般地把头别回去，“我说的问题，是她的脸上和手上的皮肤的颜色似乎我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说道这里，我才想起来，我并没有多少仔细地观察她的皮肤。

“她的皮肤似乎显得淡青色，就像是一个步入老年人的家伙一样，”说着她点了点头，“说不定她可能患了很严重的病态。”

我点了点头，其实也没有多想这件事情，这件事懊悔不了。我就在周二的时候和她们碰了个正着，不管是秋月还是那个女孩子。但是那个时候的自己却不觉得有任何思考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和秋月成为‘朋友’。尽管她是这么叫的，但是我自己却没有任何先知先明。

时间很快就到了后天，这两天因为各自准备一些所需要的东西，所以也就没有在游戏中心碰面了。我们各自进行着彼此的事情，连个人的交集似乎从这两天开始就断开了一样。不过后天早晨，我躲过了母亲的视察，走出了母亲所限定的范围里面。

从那个时候开始，反抗母亲的命令就时有发生。因为我实在受不了大人们每说句话所覆盖的背后的意思。

所以，就算是这次的出行，我也只是悄悄的，走出房门。

我们还是在游戏中心碰面。我已经提前二十分钟就开始做好准备动作就到了游戏中心，可那个家伙却一直站在那个位置，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很早就提前到了吗？

秋月穿着一袭纯白色的连衣裙，而我却穿着暗红色的外套，其实并不是很冷，但是因为之前一月份的冰冷让我有些神经质。

“啊，我只是十分钟前赶到的而已，因为我还是不希望我的朋友早到的时候，没有看到我很困扰。”奇怪的地方倒是十分地较真。这个女孩子，其实挺可爱的吧？

我点了点头，“不过离约定的八点五十分还差半个小时，我们先去吃个早饭吧，秋月你吃了吗？”

她摇了摇头。

“啊，不好意思啊，今天也没有带够钱，”我从裤兜里摸出一个二十人民币面值的纸钞。

“没关系没关系，”她的嘴角浮现开心地笑容，这次并不是恶作剧的笑容，而是十分可爱十分善良十分俏皮的笑容，差一点儿我自己也被那个笑容震慑住了灵魂。

我们在小餐馆里面吃了早餐。我点了一碗干拌面，而秋月点了一份薯条和一碗清粥。我们花了将近半个多钟头，最终才解决掉了我们所在意的早餐。随后便是去那个邮局询问情况，毕竟那个邮局离这里很近，所以我们很愉快地在路上一边谈着天一边说着地。

很快，我们就站在了邮政局的门口了。

“真的要进去吗？”我再三询问询问秋月。

秋月用一种‘你是傻瓜吗？当然要进去啦！不然我们来这里不连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不是吗？不要像个女孩子一样婆婆妈妈’的表情瞪着我。

好可怕，秋月的可以擦出火花的表情，好可怕。

我们走进了邮局。和我设想的一样，前台是一个带着白色的帽子的小姐姐在埋头记录着什么。也许是账本吧，我心里暗自猜测。

秋月没有一点犹豫。“不好意思，姐姐，你们这里有没有经常来的客人呀，像我们这么高的，恩因为今天有点事情要找她，但是没有看到人，于是过来询问一下”

你小姐姐嘟起了嘴，像是在思考了许久许久之后，还是基于了摇了摇头的回答。

“就是经常过来买邮票的！”秋月再次加上一个条件。

“哦，经常来买邮票呀，恩……这件事情你需要文邮票专属的窗口方芳姐姐那里问。

说着着小姐姐伸出了手指，指向了正在一个玻璃窗口后面埋着头写着什么东西的姐姐。

那姐姐的发型似乎让人有一种随时随地都让人想起了波浪的感觉，而那个姐姐的表情也是十分凝重地望着字的办公桌。时而开心、时而低落。

“那个姐姐，在玩什么游戏呢？”秋月不禁傻笑道。

第三幕

1.

方芳姐姐把她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了我们。

回去的路上，许久许久，我们都一言不发。我在思考一些事情，而秋月肯定也在思考。

关于刚才，方芳姐姐所说的‘死后文’，我的心里面居然引起了一阵波澜，就像是一块石子打破了原本平静的湖面所震荡拆的水波纹，上下浮动，并且向更加远的地方传播。我知道有些事情已经是不可能在改变了，但是却仍然拘泥于‘死后文’这种形式上的东西。我歪过头，看着秋月十分苦恼的侧脸。

秋月的侧脸看起来相当地苦恼，紧紧地皱着眉头，微微眯成一条缝隙的眼睛，还有微微嘟起的嘴唇，脸颊上有一丝绯红，那是因为西下的太阳所散发出来的夕阳的缘故，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红色苹果的颜色一样。

“包子，你说”她突然开了口，让我有些措手不及，“你说，那位姐姐说的事情，是真的吗？”她的话语里面，其实并不含多少疑问的成分，多的其实就是想得到我的认可，‘恩，是真的’，她就是希望我说这句话。虽然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可是心里面还是对这样奇怪的东西不感兴趣，最终还是摇了摇脑袋。

“我也不知道”

虽然我知道她很想要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我却无法违背我自己的内心给出违背我自己原则的话语。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毕竟都没有亲眼见过，我肯定是不会相信的，就算是亲眼见过，我也不一定相信。摆着这样的念头，我就没有理由肯定秋月的问题。

她的脸从严肃，瞬间喷出了笑声。

“哈哈……真是的，傻瓜呀，我哪里有问你呀，我只是希望你回答我‘是的’，你不会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吧？”像是平时爱做恶作剧的她的手法。她拍了拍我的肩膀。

“诶？是吗？”我只能装糊涂。如果在这里说出什么，其实我什么都知道的啦，这样的话的话，我想自己也是会被一阵痛扁吧，毕竟这个女孩子的力气很大。

走着走着，她就以‘脚走算了，歇一会儿吧’为理由，随地找了个凳子就做了下来。找到的自然是公园里面的石凳子，上面的表面相当地冰冷。我甚至都以为它是冰块制成的，但是没有被我屁股的温度融化，想必我的猜测肯定就是错误的了。在坐下来之后，她十分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

“就算是假的，我也愿意相信。也许像个傻瓜吧，”她摇了摇头，“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这样的人，不是挺有趣的吗？你说呢？包子？”

我没有回答，我觉得此事回答任何问题都是一种麻烦，我十分倦怠地靠在靠背上面。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单纯地看着眼前的鹅卵石小路。

“你也真是的，说句话嘛，不要这么不开心嘛，恩恩………乖”说着，她居然抚摸起我的额头起来，“不要不开心哦，还是说跟我在一起就不开心你？”

我摇了摇头，并不关任何人的事情。我只是突然间脑子里有些混乱罢了。

如果父亲没有死——不，如果父亲死了，他将要递送给我死后文。在 这封死后文里面，写着一些挂念的话语，当然这只能是最后的话语，随后我收到了——我想自己在那个时候一定十分想哭。

不，不是想哭，绝对到时候已经哭出来了。就像是一个爱哭鬼一样不停地留着眼泪。

“我在想，如果我收到了死后文……会是怎样……”我的嘴里慢慢吐出这些话语。

像是受到了一个小刺激一样，秋月‘哦——’地一下，就在嘴周围绽放出恶作剧般的笑容，“难道是——喜欢的女生已经不在了吗？”

“那种的东西本来就不存在。”我秒答。

“切——别这么不开心嘛，像我，我也想收到喜欢的男生的死后文额……”她像是恶作剧般伸出舌头鄙视了我一番之后，又用开心调皮的语气说着。

“那样子，你的男生不就是死了吗？”

“啊，对哦，这样啊”

“话说，你有喜欢的男生吗？”

我的问题似乎难住了她，她原本恶作剧般的脸在迟疑了近乎三秒之后，露出了更加恶作剧的表情。

“有哦——我可是有九亿六千七百三十四万八千五百二十一个喜欢的男生哦~”

“那种话，说什么我都不相信”

听到我回答了之后她哈哈哈大笑着。但是很快，应该是不出五秒，她的表情变得相当严肃。

“其实，我想相信这件事情，所以……所以我想去等待这个死后文，或者说，干脆自己去寻找这个死后文，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了吧？”

“你知道其实我知道什么了？”

“你知道我想说的吧，其实你一切都知道的，包括我的名字，班级，以及家庭背景，我们班的那个喇叭口应该已经向整个年级的各个班都报道过了。”

哦，原来是这样，那个报道的原来叫做喇叭口啊。

我点了点头。

“看吧，所以你也应该知道我有个兄长去世了吧？”她的表情十分严肃，严肃地让我甚至有些认不出来，这个严肃的脸和之前那张只会摆恶作剧的脸，其实是同一个人的脸，这样的事实，我甚至都有些感知错误。

“我想你大概都明白的了吧，还有包括我为什么要和其他人打架，以及被叫到办公室的原因，以及一放学就去游戏中心的原因。”

她的问话，每一句都是十分见血地刺痛着我。没错，我知道，我是什么都知道，我知道为什么她要和别人打架，那是因为别人说她兄长的坏话，我知道被她被叫到办公室的原因，还是因为打架，以及一放学就去游戏中心，是为了发泄对于那些说兄长坏话的人的怨气。大概也都是这样子，如果真的只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的确知道。但是……

“就算知道了，又怎样呢？”我询问，“你的兄长是为了你而死的，但是没有人这么认为，所有人都只认为你兄长是个凶手，也是个畏罪自杀的逃犯。没错，这是其他的所有人的认为，但是我不同，我之后你的兄长不是个凶手，你的兄长只是……”

“只是……”她扬起了视线，看着天空。

被夕阳烧红了半边的天空，像极了一块圆圆的被啃掉一般的苹果派。我接不下去话。找不到‘只是’后面的句子，我语塞了。

她看了看我，随后摇了摇头，一把把我抱住。

我想，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和女生拥抱。

我能够感受得到她脸上的异样的表情，还有有力的双臂，她死死地抱紧我。

我一瞬间不知道怎样做好，所以两手只是像是木头一样地垂落空中。随后，我缓缓听见了她的哭泣声。

听到女生的哭泣声，这也是还是第一次，对，之前一次也没有。特别是这个女生，这个女生的脾气相当倔强，我知道，毕竟每次动用恶作剧来掩饰自己的脆弱，每次每次，重复重复，乐此不疲地重复着自己所扮演的坚强角色。其实内心，应该比任何人都要脆弱，比任何人都想得到安慰，比任何人都想得到理解和宽恕。而现在，给予这些给她的，是我。

“谢谢……谢谢包……谢谢包子……我……包……谢谢……”一时间甚至混乱的大脑让她的语言功能也无法顺利地组织成功。不过我明白她所想说的话。

我用双手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背，“没关系的，不用谢”

我刚说完这句话，她就立刻把我推开，随后在用特别邪恶的恶作剧般的眼神投向我，“哈哈哈，果然被我骗了吧！”

虽然我还是能够看到她眼角的泪水，但是这已经不重要了，我也翘起了嘴角，摇了摇头。

我们坐在一个石凳上面，每个人坐在一个角落上，许久没有说话。

随后，“我想去寻找这个死后文”以这句话开题的她，站了起来，向着前方继续走去。为了不跟丢，我很快也备齐了自己的书包，随后跟上了她的脚步。

“我想要去寻找死后文”她见到我跟了上去，她再次重复了一下。

“我知道了，是需要我帮你吧？当然可以”我点了点头。

她很开心地绽开了笑容，这次不是恶作剧般的笑容，而是真正的阳光的笑容。事实上，看到这个笑容的此时，我还是能用一只手数得了。秋月她平时究竟是在忍受着怎样的痛苦，在学校里生活的，这种东西我知道，但是我也不会切身地理解。

“不过，既然威廉也知道了，不然就把威廉也拉进来吧？”

她回头看了看我，这次，是恶作剧般的笑容。不过，在我看来，这个笑容也不赖。

威廉就是我们之前撞到了的那个女生。我们刚刚去了邮局询问道了这个女生的信息，其实也只是关于这个女生写在信封上面的信息而已。

——那封信是死后文吗？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这样奇怪的念头。都是因为方芳姐姐（就是邮件包裹处理窗口的那个姐姐）说的关于威廉的那封信之后又进行了死后文的概念解说。那是一封寄送给失去的妹妹的信。虽然说来源并不是死后世界，而是这个世界，但是其实也可以算是做死后文吧？

“你在想什么？我在问你话呀！”秋月用手背贴着我的额头，“奇怪，没有发烧呀……”

“啊，我可能走神了”我回答。

“所以我在问你，要不要把威廉也拉进来？”她表情已经不是恶作剧了，而是生气的样子。这也难怪，刚刚我还堂而皇之地发了呆。

我点了点头，“既然秋月你这么想，那就这样子吧，反正也已经约定好了的，不过也不能确定到时候她会不会来，如果来了，就把你和我的想法告诉她”

秋月像是得到了满意地答复，自顾自地点了点头，‘恩恩~’地进行自我肯定。

“不过她不一定会答应我们哦，毕竟我们只是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呀？我们还欠她一个十分正式的道歉”

秋月不以为然，“切，有什么了不起嘛，大不了到时候用武力来让她屈服不就好啦？”

其实秋月应该不会这么做吧，看她那一点也没有杀气的眼神就明白，其次还有我记得的一件事情。那是不久前秋月对我说的话。

——那个女生，好像有一点问题

——是她的脸上和手上的皮肤的颜色似乎我我们不一样

——她的皮肤似乎显得淡青色，就像是一个步入老年人的家伙一样，说不定她可能患了很严重的病态

2.

“对不起，因为上次我们太匆忙，所以不小心撞到了你，真的很抱歉呢，”说着，我地上了手上仅有的十人民币，“如果可以的话，请接受我们的赔礼金，因为不小心打散了你的邮票，所以我们决定将这些人民币给你再买一套”

她显得异常地慌张，其实也不能说只是慌张，其实惊讶也掺了一大半。没错，既惊讶，也慌张，就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的表情看着我们。当我完全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的时候，她才像是松了口气一般，猛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拍了拍胸脯，像是已经完成了对恐怖事件的预料一样，她的呼吸开始恢复正常。

“不好意思……”秋月躲在我的背后，难道秋月害怕生人？还是说……，“上次打散你的邮票，我这里特地给你买了一套邮票，有十二片封装的，希望你可以收下”说着秋月戳戳我的腰——

啊，真是受不了，秋月明明对威廉就可以露出这样诚挚的笑容，对我几乎都是那种恶作剧般的笑容，有时候我也喜欢秋月可以对我使用这样诚挚的笑容啊。但是想归想，我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了事先就准备好了的，很久之前（大概是上个礼拜的周四还是周五吧）我们去那个邮局顺便买了一下邮票，并且和当时的邮件包裹的负责人方芳姐姐聊过一些话，当然方芳姐姐也聊到了死后文，并且这种东西似乎还真的存在。掏出了邮票套装之后，我向前伸手一递，但是眼前这个女生却一点儿也没有想要接受的样子。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她摇着手掌，“其实当时我也可能是太冲动了，现在想想其实我也是有错的”

说着她也向我们鞠了鞠躬。

威廉生有一头披肩的中长头发，这点和秋月不同。然威廉散发出来的气息而言，就像是一个女王一般，与秋月的小孩子气也完全不同。秋月穿着的一身轻便的蓝色牛仔装，尽管头发已经飘到了要不，也依旧像个调皮可爱的牛仔。

而威廉穿着是一束浅红色的连衣裙，因为现在还是春天，所以温度也还是不高，她的两只腿都穿着白色的紧身丝袜，这是我看到的第一次的白色紧身丝袜。不过和丝袜一样，她的脸色和手上的皮肤的颜色，果真像秋月所说的那样，惨白惨白，甚至带有一些病态的颜色。果真还是生着什么大病吧？要不然应该……

“没关系的，”我摇了摇头，面露轻微的微笑（父亲告诉我，与人对话，要有轻微的微笑，八颗牙齿露出即可），“我们也是急急忙忙，而且这次找你来也是有其他的事情，先坐下来吧”

跟着我的指令，威廉坐在了对面的石凳上。我们现在坐在公园的一个凉亭的石桌旁边的石凳上。这个石桌上面十分洁净，而周围的石凳子表面也是十分洁净，伴随着周围飘进来的新鲜空气。其实这用作我们一直以来的秘密基地也应该不错。——不知觉间，我就开始这样胡思乱想。

“究竟是什么事情呀？”果然还是她先发问了。她的眉毛眉尖微微跳起，眼神显得十分迷茫，就像是一只迷路在沙漠里面的羔羊一般。

秋月坐在我的旁边，但是却一脸通红地看着我，根本就没有看威廉。你这家伙稍微也好，看看威廉她呀，难道你讨厌她吗？不，初次见面也并没有沦落到讨厌的地步吧？所以说，果然还是——怕生？

秋月的嘴巴微微颤动着，我从她的嘴唇里读出了她想说的话——“快点说邀请她！”

我回过神看了看威廉，威廉用一种十分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我决定不再卖关子了，要把该说的事情说出来了。

“呐，威廉同学——”我还没有继续说，但是却被她惊讶地咦了一句。

“你怎么……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她的嘴唇缓缓挪动。

我苦笑，“啊，这个，是从方芳姐姐那里问来的，就是之前你到的那个邮局的那里，还有印象吗？嘿嘿嘿……现在看来我们还是真的很有缘分难道不是吗？”

“诶？缘分？”看来她什么都不知道？不，至少关于死后文的事情，她是知道的。

秋月扯了扯我的腰，用十分凶狠的眼神瞪了我一下，“快点！快点！快点邀请呀！”

我不禁摇了摇头，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向眼前的那个女生询问，“就是关于死后文呀”

说道这个词，她的眼神瞬间变了模样，虽然我知道会有所惊讶，但是我实在没有想到会变成那个样子。

她一边摇着头，一边嘴里面歇斯底里地喊着‘死后文’，大概是受到了刺激，最后她居然一边深呼吸一边用右手使劲地按着自己的左胸口部分，我们一瞬间就慌张了。我们从没有见过一个人可以痛苦到那种地步，我们飞快地进行了我们自认为是痛苦减轻部分所需要的动作——其实也就是安慰和轻轻拍背。

“……对不起……”最后，威廉终于安定了下来，她的嘴里面吐出这样三个字。

或许是为了自己突然地病情发作而感到对不起，或许是为了不能继续谈论关于死后文所说的事情而感到对不起，或许是为了帮助自己而麻烦的我们而感到对不起，但是这一桌的原因，我并不知道哪些或者哪个才是真正的，自然最好的办法是全都考虑，然后一个个劝解，但是……

“死后文的事情，你知道的吧，威廉同学？”我还是放不下这个让秋月所关心的事情。

威廉点了点头，咳嗽了两声之后，嘴角微微地浮现了一种笑容。那绝对不是我目前所能够识别的笑容，不是感谢、不是恐惧、不是欢乐、不是恶作剧，统统都不是，我甚至也完全不能理解这个笑容之中所代表的的意义。

“知道了，”她点了点头，依旧是那副笑容，“又怎样？”

虽然并不是是那么的很让人安心的话，但是既然这样说了，那么威廉她就应该是真的知道了，但是……

“我们想要拿回属于我们的死后文”秋月斩钉截铁地说。但是说了很快又回过眼神，用十分涨红的脸看着我。

“拿回死后文？……咳咳”威廉摇了摇头，“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

诶？我和秋月都感到相当地奇怪，为什么说威廉可以的话，她也想？难道真的没有死后文？不，不可能，虽然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是那个大人，但是方芳姐姐也是个很好的大人，她并没有篡改，也没有刻意地真相，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从她的眼神之中坚定地确定出来的。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威廉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

也许是见我们许久没有声音，她摇了摇头，“你们知道死后文的事情，也是方芳姐姐告诉你们的吗？”

我们点了点头。

“那，”她皱起了眉头，“那还有和其他人说过吗？”

我们都纷纷地摇了摇头。别说告诉他们这件事情，更别说其他人，我甚至连阿姨也没有告诉，简直就是一项超高密度的保护措施。

“真是命运呀”她叹了一口气，“不过你们究竟想做什么事情呀？”

我们（自然是我和秋月），很坚定地说出同一句话，“组建队伍，然后找到死后文！”

虽然说，这个活动也许在很多大人看来只是一个，或者几个小孩子的过家家罢了，但是在现在的我和秋月的眼中已经是极其重要事情了。

威廉的表情十分暧昧，既像微笑，也像苦恼，也像痛苦，也像快乐，也像孤独，也像幸福，或许都像，但或许又都不像。我看着她的表情，心里面不停地模拟着，演算着，就像是心里演算着加减乘除一般的清楚。

“真是命运啊，”她又说了这句话，随后便盯着字的凳子，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们。

“所以说，我们想让你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一员，一起去寻找死后文”我注视着威廉，心里面紧张地七上八下。

她并没及时回复，看着我们努力并且十分艰苦奋斗的表情，随后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空气中的氛围一瞬间变得冷冻结冰，就像是一个停止了的时间世界一样，不管是什么东西，不论是我，还是秋月，还是威廉，还是空气，统统都一动不动。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说不，也不知道该如何和回答她说的可以。我现在或许其实并没有特别想要遵从秋月的提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只是找个理由找个可以让自己放心的理由，我的心里一直都是这么麻乱的。秋月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就像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洋娃娃一样，摆着一张十分沮丧地脸戳着我的腰。

难道她已经预见了关于威廉拒绝的消息？

大约半个小时过后，我们瘫坐在草地上面。因为天气十分地静好，所以我们得以躺在草地上（公园的草坪）自由地谈着天，能够这样子悠闲地和别人聊天，我这一生知道昨天为止也没有过。

“你说啊，包子，”秋月依然目光直视着蓝色天空，“你说威廉到底会不会答应我们？”

我不敢确定。十五分钟前，她留下了一句“请容我考虑一下，一周之后，这个公园这个凉亭，我们再见一次面”便慢慢地离开了，暂我们都有“路上要小心”之类的安心提示。但是关于她的这个表决态度，我们还是摸不着头脑。

那个‘再见一次面’。是否是最后一次面？还是接下来的开始，我们都不知道，都有可能。

“所以就别那么纠结啦，该来的还是要来的。不过就算会来，我可是也有秘密武器的哦”秋月很轻松地笑着说道，不过她并没有朝着我看来，也并没有摆出恶作剧的脸，而是看着蓝天，摆着十分开心地脸。

虽然可能是错觉，但是除了恶作剧的脸之外，她对我很好露出。

“所以是，你很怕生吗？”

“哈？我我我我……我只是不擅长对付那个女孩子啦！你居然还来说我，”她又摆出了一副恶作剧的样子，“你不是也用一种十分为难的表情看着那个女孩子威廉吗？明明自己也紧张地要死吧？”

“要你管呀？”

“嘿嘿，就是要我管！”

3.

一周后的周末。

我们迎来了与威廉所说的‘再见一次面’的时候，我们也是像上周一样，坐在这个凉亭子里面慢慢等待着威廉的到来。

现在是三月份的中旬时间，天气已经够渐渐温和了起来，少去了几天前，那临近冬日的感觉。身边的太阳也肯舒适地伸了伸懒腰一切就像是在梦中就定好的，鸟儿也开始叽叽喳喳地在屋顶屋檐上面叫唤着，天边的云朵像是噶刚烤熟了的面包一样圆圆鼓鼓。阳光温和地照在凉亭上，一道阴影画在了粗糙的地面上。我们身边走过一只哈士奇小狗。因为是已经春天了，所以阳光照耀在小哈的眼睛里反射出来的光芒居然也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所以说 ，你说的秘密武器究竟是什么呀？”想起上周的事情，我始终还是不放心。

并不是对这件事情不放心，说实话，我已经确定了这个女生威廉其实是患有重病的，所以其实加不加她一个，效果也不会差多少。但是我不放心的还是秋月的心情。说来很奇怪，我竟然会认为如果让秋月遭受拒绝心里会难受，简直是不可理喻。这完全不像我的风格。我居然还会为别人的事情操心。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依旧还是想顺从了我的本心。我不放心秋月的心情，如果她被拒绝了的，我可能心里会难受，但是她却说她有秘密武器？那究竟是一些什么秘密武器？

“嘿嘿，所以说，你马上就知道了。不过我知道的哦，对方原本的意思肯定是想拒绝掉的，毕竟这样一个麻烦的事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个道理我想除了你和我都是明白的，嘻嘻，不过呢，我知道另外的事情，就是人性很脆弱”

她露出了恶作剧般的笑容。又是这样的笑容，虽然每次都有不好的预感，但是每次预感都会十分准确地灵验。

算了算了，我也就没有多问了。把脑袋微微地靠在后面的柱子上，就这样微微地闭上了眼睛，准备在什么时候等待她——威廉的到来。

但是秋月就不愿意了，右手用力扭动着我的腰部，把我疼得嗷嗷大叫。

“不许睡着，快点陪我聊天！”

真是一个倔强又恶魔的小孩呀。我不禁摇了摇脑袋，虽然自己也是小孩，但是和她应该是完全两样的。我不会关心他人的事情，大部分只会关心自己的事情，不管别人对我怎么辱骂，怎样赞赏，我都不会去关心，也不会刻意地去关心别人，更别说刻意地和别别人聊天。没错，直到那个时候，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聊什么呀，我想睡觉”

这句话是我的真心话。昨天，不，应该是今天直到凌晨三点才睡着。其实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就只是单纯地……

“看你一副困意满满的样子，昨天玩游戏玩到很晚？”

她一副恶作剧的模样看着我，当然，我不可能玩游戏玩到很晚，我并不是那种喜欢玩游戏玩到很晚的人，所以我是不可能玩到很玩。其实昨晚我失眠，只是纯粹因为对于今天的事情太兴奋了，所以就睡不着。

啊，现在想想还是相当害羞的。一面我把自己其他小孩子区分开来，一面自己却像个小孩子一样地不停地犯着同样的事情。

“没有啦，我只是……只是……我只是在看书啦，看到那么晚而已……”

其实为了找借口，我已经把我的整个脑浆都翻了个遍，但是也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答案。

“好啦好啦，”她一边用十分暧昧的话语来敷衍我，一边用十分恶作剧的表情看着我，“一看就之知道是因为对于今天的事情太激动睡不着啦……就算你用‘为什么你会知道’这样的表情看着我，我也不会回答你说‘我也是这样的’哦。”

好啦好啦，我也明白其你也是这样子就好了。

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一个人站在了凉亭前。我也是才注意到，并不知道她站了有多久。但是我能够认得出来，那宛如墙面一般惨白的脸色和较弱的身体。虽然穿着淡蓝色的衣服，但是还是掩盖不了手上、脖子上的惨白的皮肤，我甚至还隐隐约约地注意到她右手的手背上有一两个露出红点的小洞。

“你们好，我来了”注意到了我注意到了她。她向我们轻轻地挥了挥手。

她还是拒绝了。

“对不起，我想了许久，到底要不要同意，关于死后文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和你们一样，我也是从方芳姐姐那里得知的，然而对于这件事情，我还是始终不能忘怀。这也许是命运吧，但是……因为是命运，所以我还是始终不能接受你们的到来，我不能接受你们对于我的邀请……这是命运”

她向我们点了点头，以示歉意。

“可是，我们想，既然这是一种缘分，那么我们不如就这样结成一个小组不是挺好的吗？对吧？而且，寻找死后文这个不是仅仅是小孩子的目标，我想，只要知道了这个秘密的人们都不会去寻找的对吧？所以……”

我有些不理智，吧啦吧啦地说了一大堆，其实我并没有那么想说这些的，纯粹只是为了不让秋月感到尴尬。这件事情，如果回绝了的话，对秋月伤害是很大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内心就开始这样担心了起来，不如说是担心，与其说是操心更恰当些。

“可是，”她皱起了眉头，煞白的脸色上面犹如白蜡一般无光，“可是……可能我的时间不多了……”

关于她所说的‘时间不多’，其实我们还是能够看得出来，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明问。

就在这个时候，原本沉默的秋月开始说话。

“威廉，你知道我们，不，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寻找死后文吗？”

一句话，让现在的气氛突然变得奇怪了起来。威廉一脸茫然，我也一脸茫然，当然秋月并不是一脸茫然，但是她却是一脸严肃。难道这个算是严肃的‘恶作剧’吗？我不明白。但是我知道如果在这个时候打散了这个气氛的话，对哪一方都不好。

威廉摇了摇头。

就在一瞬间，没错，就在那一瞬之间，我目睹了秋月嘴角一闪而过的褶皱。原本我以为那是恶作剧的笑容，但是在那之后，我却深深地感受到，那并不是恶作剧，那并不是恶作剧的笑容，那个是真正的无奈的笑容，那是真正的痛苦的笑容，那是真正的人才会拥有的真正的笑容。

“其实我们都一样，”秋月的视线散落在桌子上，这个石桌是原本就放在这里用作休闲时置放东西的，“你的妹妹去世，紧接着你也被查出有那样的病，其实我都是知道的”

说道这件事情的时候，秋月稍稍轻瞥了一下威廉。没错，威廉的眉头微微地皱了一下。也许是说道了真正的事实，也许是被误解了的苦恼。对于我来说，我也会第一次听到她说这件事情，难道这件事情就是她所谓的‘秘密武器’吗？不，不可能是。或者难道说秋月的家庭也是这样吗？妹妹失去，她也查出同样的患病随后开始消极度日，每天不停地玩游戏……

“其实，我说我们都一样，并不是指我的家庭里面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知道，不论是对于你而言，还对于我而言这个家庭的事情我们的没必要多问。但是，我的兄长死了，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他甚至还没有和我完成小时候的约定，就这样死去了，我的心里不接受，我想你也应该是一样的，威廉，他们在去世之前，究竟是对我们，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家庭，究竟是怎么想的，难道你会不想知道吗？威廉？反正我是非常想非常想非常想非常想，直到自己根本无法用自己的意志力来克制这样的想法。但是没有办法，我不可能和死去的人对话，这是上天对于我们还是生存者的人的惩罚。不能和那些最亲最爱的人进行对话。”

我能够清晰地看见秋月的脸颊流出了两行晶莹剔透地泪痕秋月的语气十分沉重，就像是一个压抑了许久许久许久的孩子一样，一下子把内心全的事情说出来。

“我们不可能和那些人对话的，这是上天对我们的……惩罚，但是……但是……”她的声音已经开始哽咽了，如果在这样下去，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当我知道有死后文这件事情，当我知道可以接受死去的人的最后一封信的时候，我开心，我非常想非常想非常想和哥哥说话，即使只是单纯地听他说话也可以，我没有太多的其他的想法，我知道我知道哥哥很爱我，我知道你也很爱你的妹妹，你的妹妹也很爱你，但是我还是想和他们说话，难道这样子有错吗？……你……你能告诉我这样子有错吗？……我……”

我抱住了秋月，“不要说了”我在她的耳朵说出这是个字。

我察觉到了此时此刻的秋月，泪水已经浸透了她的脖子和肩膀，领子里全是泪水，她的眼睛红肿，泪水仍旧不断地积蓄在下巴之处。

我用尽全力抱住了秋月。我知道，或许这是秋月她最后的心愿，我一直以来认为兄长去世了的她，十分想念兄长还存在的日子，但是并没有想到她会这么在意，这么想和已故的人对话，甚至轻易相信甚至连可靠度都没有的一个陌生的姐姐给予的话。但是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当时她会想去寻找死后文，会想去找到那些属于她的回忆。

“我知道，”啊，不知不觉之间，我的泪水也没有声响地从眼眶之处自行落下了，真是的，“秋月，不要说了，我都知道了”

我和秋月并没有发出任何的呜咽之声，大约过了三十秒之后，我缓缓地放开了秋月。此时的她已经满脸红肿，满脸泪水，像是一个泪人一般地杵在我的面前。

我知道，或许我并没有这方面的天赋，但是我却还是能够理解得了秋月此时此刻的心情。因为，我也从心里面想要和父亲说话，我也从心里面想要和父亲再见一面，之所以答应帮助秋月一起寻找死后文，也许正是我具有这样的‘任性天真’的想法，也许和秋月一样，我也想追求那样的死后文，我也想追求那样我一直一来都想得到的东西。

父亲是怎么看我的，父亲是多少爱我，父亲对于母亲是怎么样的看法，以及父亲对于这世界是怎么看的。我想知道，啊，我太想知道了，我简直快要忍受不住自己了。

我知道，就算我们都说出这些话语，威廉也不可能全部体会的到。能够体会自己内心困苦的，永远只有自己。但是，我们仍旧选择别人能够体会我们的心情，并且把自己的内心困苦告之对方。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朋友’，当然也许不是。

我转过头，注视着威廉的表情。

发现威廉的神情很奇怪，皱着眉头，牙齿轻咬着下嘴唇。

很明显，这是承受不住我们所给予的打击造成的心里伤害。说实话，我也承受不住，看到秋月第一次呈现出那种状态的我，承受不住。她平时，基本是给别人严肃的感觉，给我十分淘气的感觉，我想谁也不会料到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女孩子，居然在内心深处藏匿着这样的背痛思念。

威廉的眼眶轻轻泛动，我知道，那是她的泪水将要流出的证据。

不，不是将要流出，而是将要喷涌而出，她实在承受不住我们所给予的伤害，全身心地被折磨了起来，她冲了过去，用尽全力地抱着我。我想她可能是想拥抱秋月吧，结果视线被模糊了，但是我想即使知道是我，她也没有半点怨言地仅仅拥抱着我。

威廉哭泣了。哭得很大声，仿佛整个世界的声音都被她的哭声覆盖了。鸟叫声、虫鸣声、落叶声、刮风声、汽车鸣笛声、道路工程建造声、工厂机器发动声、道路汽车发动机声、水流声、电视声、闹钟鸣响声、男女对骂声、塑料袋被踩声、盘子被打碎声……全部的声音都被威廉的这个痛苦的哭泣的声音覆盖。

“啊啊啊啊啊啊啊——”她紧紧地抱住我。我说的是真的，她紧紧地抱住我，十分紧，几乎用尽全力，几乎让我的胸口穿喘不过气。但是我仍旧努力地凭借微弱的呼吸站在那儿。任凭她的冰冷的泪水滴落在我的肩膀上和我的后背上。

她像个，不她原本就是个孩子，和我一样，但是她却承受着和我们一样，不该是孩子承受的东西。同龄人们所拥有的快乐，全都建立在和朋友的玩耍与游戏的乐趣之中，虽说这样子没有错，但是他们却没有懂得一件事情的珍惜，直到他们真正地失去了，直到他们明白了自己真正地失去了什么，他们才会懂得原本应该珍惜。就像我一样。

秋月在我的一旁，脸上依旧泛着泪痕，没有恶作剧的笑容，仅仅只是欣慰地看着我和威廉。我向她点了点头。

大约这个样子持续了有十分钟左右，但是我已经觉得相当地漫长了。

“对……对不起，把你的肩膀弄湿了”她向我十分礼貌地鞠了鞠躬，表示道歉。

“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我连忙挥了挥手以示我的不在意。毕竟我的肩膀已经让秋月弄湿了，再湿一点其实也没有多大关系，虽然我很想这样子讲，但是突然又害怕秋月会作何反应，也就作罢了。

她坐在了我们的对面，看着我们，叹了一口气。

“这是命运啊……唉”她以这样的一句话开头。脸颊上的泪痕还能依稀可见，但是她的声音却比之前苍白多了，也许是因为哭喊声把嗓子伤害了吧。

“我说过，‘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拿回我的死后文’，当时我认为那种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只是大人用来哄哄小孩子的事情罢了。今天，我看到这位姐姐这个样子，自己的内心也在反省着自己，那种东西真的不存在吗？方芳姐姐的话可不可信？还是说她的那些经历只是她之前的一个梦境，而她只是把梦境和现实弄混了？大人会骗小孩子吗？我现在的满脑子都是这样的问题，我变得和以前不一样，开始也像这位姐姐一样，内心开始不停寻找着可以让自己去寻找答案的答案——我也想，我也想和我的妹妹说说话，哪怕是她单方面地和我说话也可以，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她的声音显得十分苍白。无力，感觉就像是在向我们请求一般。

“我想你搞错了一件事情”秋月的声音传到了我的耳边，当然这句话并不是对我说，而是对威廉说。但是，我也搞不清楚秋月所说的搞错了一件事情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难道秋月想在这里驳回请求威廉加入队伍的决定吗？不可能吧，无论如何这样子实在太乱来了。

“诶？”很明显，威廉的声音显得更加无力。

“我们这是在邀请你，你不必抱着太多的杂念，并不是‘如果你可以的话’，而是你一定可以，我们才选择邀请你，所以你的回答，不需要考虑太多，你只需要回答加入或者拒绝加入就可以了”

秋月的认真严肃的脸在这一瞬间消失，而是露出恶作剧般的笑容。

我第一次感觉她的恶作剧般的笑容是那样的阳光，是那样的甜蜜，简直就像是太阳底下散发出浓浓香味的蜂蜜一般香甜。那种让人舍不得放入嘴中的味道一样。

威廉破涕为笑，噗嗤地笑出了声音。

“我加入，我加入”威廉点了点头，准备用右手擦拭眼泪，秋月在这一瞬之间递出了纸巾。威廉的脸颊有些泛红，她眨了眨眼睛，嘴角微微翘起，结果了秋月递来的纸巾，缓缓擦拭着脸庞。

“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我叫吉尔吉·贝，马德兰小学五年级二班”秋月摸着自己的胸口开始自我介绍。随后介绍完了就戳着我的腰，示意让我也开自我介绍。我当然知道了，但是很自然地瞪了一眼秋月，‘干嘛要戳我的腰啊’，秋月也很自然地用恶作剧的表情盯着我，仿佛在说‘我就喜欢戳，你能怎么样’。

当然我们的这段动作被威廉看到了，惹得她捂住了嘴巴笑了起来。

“咳咳，”我清了清嗓子，“我叫理查德·克莱德曼”

威廉惊呼了一声，虽然不确信，但是这个名字似乎在少数人的耳朵里相当有名，当然这个少数人指的是那些听上个世纪的音乐的人。

“呼呼，是音乐人呀，厉害厉害”她惨白的皮肤包裹着绽放笑容的脸，笑容很可爱，但是却被白色渲染得宛如死亡的气息一般。

“没有啦没有啦，只是母亲和父亲故意这样子取的，姓原本就是克莱德曼，所以，也就这样了，好了好了，别笑啦，秋月，像是傻瓜一样——”

我的解释自然被秋月像是傻瓜地一样嘲笑了，我还记得上次和她自报姓名的时候，她似乎也这样子。

——“啊，著名的音乐家呀~haha……”

当时的她似乎也还是恶作剧的脸，亦或不是恶作剧的脸，这么说我已经特别的忘记了，也想不起究竟是哪一天和她真正地见了面。

“我叫威廉·卡扎尼，现在是马德兰小学四年级三班，不过基本上很上学，对了，我很想知道，理查德称呼吉尔吉的时候，为什叫秋月呀？”威廉有些疑惑。

秋月笑了笑，“哈哈，这个话题就说来话长了，不过……恩，也是，我们一直行动的话，可不能一直叫真名，需要一个假名来支撑，比如我叫秋月，理查德叫做包子，ennn…这样子的话……威廉，你也可以自己想一个假名”

“诶？”威廉似乎是没有弄清楚，但是几秒之后‘哦——’地一声表示了明白，随后又皱了皱眉，“可是……我想不出来我究竟是什么假名呀，我可以叫你们秋月和包子吗？（我们点了点头），那……你们是怎么取出这儿假名的呀？”

秋月和我对视了一番，彼此心中涌现出一个甜蜜的笑容（或许只是我单方面）。

“他叫做包子，是因为她请我吃了包子，所以就给他取名包子，并不是因为他脸圆什么的啦，不过他想变成那样子我一定会揍他的就是了，啊，我的话呢……秋月啊……我比较喜欢纯白色的或者淡颜色的东西，所以我就想到了月亮，至于为什么想要秋月，那自然目前是保密的，嘻嘻……”

恶作剧的笑容，这个家伙绝对有什么隐藏的设定或者什么东西。

威廉点了点头，最里面一边嚷嚷着我的假名，一边嚷嚷着秋月的假名，似乎在一瞬之间陷入了名字危机。

最后，她以‘蜜茶’作为昵称。当我们问起原因的时候，她很自然地说——

“这啊，只是单纯的，因为我喜欢和蜜茶呀！”

是很单纯，相当地单纯，单纯到与我被取名叫做包子一毛一样。我和秋月都开心地笑了起来。当然，这个笑声也许并不只是包含对这个名字有趣的赞同，也包含了付出了那么多，总算收到了这个预料中的队友的开心喜悦。

最后，在我们的热议之下，我们的小组名称暂定为‘搜查一课’，将以‘找到最终的死后文和递送死后文的人’为目标进行活动。蜜茶在我们结束讨论的时候就向我们道别说下次再见，若可以的话，还是会在每周的周日会来到这里和我们相遇，所以我们目前只需要开展各自地行动就可以了。

很遗憾的事情是，我们没能得到蜜茶的通讯手段，她既没有手机，也没有移动通信卡，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她所说的每周的会议来到这个凉亭。

已经是临近八万时分了，我们在夕阳低下饱受着红色的诱惑。

“秋月，你是怎么知道蜜茶的事情的？”这是我一直很想询问的问题。

“恩，我做了一些工作而已，曾经，对，是曾经，大概在三年级的时候，虽然我记得这件事情自己也吃了一惊，我在学校的成绩排行榜上看到过‘威廉·卡扎尼’的名字，当然，她是当时名列榜单第十名的一位女生，所以我只是轻轻地瞥了一下，实际上就连学校并排发奖学金的时候我都没有注意到她，然后现在遇到了威廉，一下想起了以前的事情，所以就想去探寻个明白，于是就去了五年级三班。”

“五年级三班？可是她说她是四年级三班呀？”我疑惑着询问。

“没错，原本威廉现在应该和我能一样是读五年级的书，但是我去了那里却没有发现威廉在学生名单之中，以为她已经转学了，或者自己遇到了这威廉纯粹只是简单的同名同姓而已，后来老师看见了我，回答了我的问题——威廉的妹妹在她四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并入膏肓，所以威廉一直在医院里照顾妹妹，学校为她的名单一直保留在四年级三班那里，直到妹妹在今年的二月份底去世了，她也被查出和妹妹有同样的病，也同样并入膏肓，所以这个一下就和我遇到的威廉重叠，没错，就是这个样子，威廉也一直病重，所以就很去学校，下个学期，估计也要留在四年级了”

秋月的话语之中，有些许悲伤，我能够感受到的，秋月能够感受到的，只是蜜茶的痛苦的一部分而已。

4.

隔天下午，我们站在游戏中心的门前，仔仔细细地观察着过往的来人。

要问为什么会在这里寻找，只是因为秋月的一句话‘大人们都会来这里玩游戏的’，我们 就来到了这里寻找传说之中的死后文递送者。

虽然我也有很大的把握死后文的递送者是没有机会来这种地方玩游戏的，但是我却还是不能组织好语言，其实也就是不想反驳这个女生罢了。我们两个人像是无头苍蝇一般在游戏中心门口逛来逛去，其实这哪里算寻找递送者，只要秋月一看到有趣的游戏店，就转过头和我说‘我先就玩一下，你先顶着，有情况了马上叫我啊！’这样简单的一句话，没有等我回答就自顾自地冲向前方了。

其实，她只是想要自己来玩游戏的吧。有时候我心里也有这样的感觉，不论是来到这里的决定，还是忍受不了游戏的诱惑，她都表现出了对于游戏强大的依赖性。真的不知道她这个兄控是怎么被培养起来的。难道是被哥哥传染的不成？一个女孩子家家居然喜欢玩游戏……

我叹了一口气之后，便不再想太多，随意地观察着周围行走的人。

一个小孩子拿着棒棒糖，右手被母亲牵着，脸上洋溢着十分幸福的笑容。啊，对，是十分幸福的笑容，小孩子身都不懂，就像是一个可怜的灵魂容器一样，目前能体会到的也就只有这样短暂的幸福，能到哪一天，危险、不幸、痛苦真正来临头上的时候，她哪里还会摆出这样的笑容？说是自欺欺人还是依然有人相信，自欺欺人原本就是人的特性吧。她向母亲说着什么，母亲听了之后面露满意地抚摸着孩子的脑袋，还说了什么，这让原本就很开心的小孩子，变得更加地开心。

我不在关注这一对人，转而将视线偷网我未曾关注过的斜对方。那是一对大人情侣，两个人的脸上都浮现着幸福的笑容，像是从一些书本上看到的‘成为互相的一半时所拥有的笑容’，当然这种笑容在书上的形容是十分有意思的，至少她能够帮助我们正确，以及理性地理解‘爱情’但是还是免不了盲区。

书上说，‘陷入爱情的一对人，一开始是失去理智的’，与其说失去理智，还不如说失去智商的比较准确。比如做事情注意力不集中，洞悉能力减弱，像是一个可怜的傻瓜一样，或许只有对对方的动作才有所反应。

那对大人情侣互相依偎着，女生将自己的双手紧紧地搂住男生的胳膊，而男生则用微微蕲艾嘴角，仿佛对这一切都完全不在意似的望向前面，缓慢地移动着额。

女生对男生说了几句话之后，男生有些难为情地摸了摸后脑勺，脸颊上有些粉红，而女生则露出了恶作剧般的笑容，当男生终于说了几句话之后，女生像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一般开心地捶打着男生的胸口。这算什么？我脑海里完全不理解。

我在随后便不再观察这对情侣了，而是将目光聚焦在左边转角之处的一个狭小区域。那里一个大人模样的穿着格子衫的奇怪的梳着齐流到肩膀的头发，她在那个角落递给一个小狗几块饼干。那大概是流浪狗，因为浑身都脏兮兮地，像是从来都不曾洗澡过的臭狗，身上满是一块一块的污泥和黑斑。那位姐姐半蹲在小狗的面前，用右手轻轻地抚摸着小狗的脑袋。自然这位小狗朋友也十分地配合地低下脑袋任由姐姐抚摸，藏匿在后面的尾巴也似乎在亲近着这位来历不明但是十分善良的姐姐，不停地摇摆着。

“嘿！”一个声音正在我看得出神的时候突然蹦了出来。把我着实吓了一跳，做出了全身哆嗦的动作，看清了发声源，我才冷静地长舒了一口气。

“是你啊，秋月，不要吓我啊”我拍了拍自己的胸口，缓了缓精神。

“明明是你自己看得入神了，还来怪我，我叫了你好多声了，啊……”她似乎注意到我看向那边的姐姐，然后用一副恶作剧的脸和一副苦涩的声音来讽刺我，“不是我说啊，包子，你的眼光挺高的呀，原来你喜欢这样的女孩子呀……果然是不是我年龄太小了？”

我连忙摇头。说什么年龄小，和我这个年龄一样的女生我也喜欢的呀，在说，我也并不是喜欢那个女生呀，虽然我想再多做一些解释，但是似乎都完全没有任何效用，我也只能把最初的想法告诉了她，自己完全无法组织合适的语言。

“我只是看到那位姐姐给流浪狗送吃的而已”

“哦~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我懂得我懂得……哼”说着，秋月像是生气了一般别过了脸去，“反正就是喜欢那位姐姐了对吧？去和她做朋友去吧，我要走了！”

女孩子还真是麻烦，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这样深刻的体验。不过……也是第一次让我体会到，其实我对秋月有一种异样的，畸形的友情。

“别说这样的话啦，我也喜欢秋月啦，不要这样啦，走吧，这里没哟什么可以找的东西了，我们去别的地方吧！”说着我没有等待秋月的回应就直接拉着她快地离开了游戏中心的这个门口，走到了游戏中心的后门口。

直到放开了手，我才察觉到秋月的脸上绯红一片。

“啊，你……你你怎么了？”我有些慌张地询问，生怕自己弄疼了她。

“我……我我没有什么啦，啊，这里是哪里啊”她把脸转过去，我也看不到她的脸了。

“这是游戏中心的后门啦，你不知道吗？”她摇了摇脑袋。

可是，她究竟有没有事情呢？这个问题在我的脑海里依然是个十分痛苦地谜底——奇怪，我第一次开始这么在意一个人究竟有没有事，放在以前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难道我真的开始把这个女生当做自己的‘朋友’了吗？还是说，这就是真正的‘朋友’之间应该有的一种东西呢？

不懂。但我也没有过多地在意这丫的事情了，我看向远方。太阳已经从西方缓缓坠下，大量的红光照射在阻挡着它的奇形怪状的白云之上，透过白云，有些直接投射在了我们前方和地面之上。哦~我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个家伙可能是被夕阳给照成红色的呀，害得我有些担心呢。

“都已经这么晚了，我们应该去吃饭了吧？嘿嘿，包子，今天我带了钱，我请客哦~尽情地吃吧，反正爸爸妈妈今天也没有回家，就算在我家住下也没有关系哦……”她开心地双举着手，然后‘啊’地一声才想起什么事情，“不过要在我家住下一定要和你的爸爸妈妈联系哦~”

我点了点头。母亲——那个女人对我有一种执着的扭曲的情感，如果我不回去的话，她可能会去骚扰阿姨，所以为了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我不能在秋月的家中住下。

“好~那么现在就去吃饭吧！”她一边嘻嘻嘻地笑出了声，一边拉着我的衣袖走进了一家汉堡店。说是其实我本身并不是很喜欢吃汉堡，但是也不代表不能吃，汉堡本身也比较贵，味道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也就很少去吃——其实在以前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带我来汉堡店吃汉堡，只不过一直都是父亲抵着我吃，我没有一次看见她吃。或许这就是当时贫穷的父亲对我所能做到的事情。如果……虽然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他还在的话，我一定用自己挣来的钱请他吃汉堡，然后一起吃。

“怎么了？不合胃口吗？”秋月看着我出神地样子，挥了挥手勺子。我这才注意到，我们的桌子上已经摆了两盘汉堡盘，上面各方都有一个汉堡，一个肉卷和一杯可乐。什么时候上的？难道我已经全都忘了吗？

“不是……只是看到这些东西想到了一些东西”我缓缓地说道。

“哦~是不是以前也和女生一起来吃汉堡呀？”秋月露出恶作剧的脸看着我。

我轻轻地摇了摇脑袋。

“是父亲，我以前经常和父亲来吃汉堡”

“这样啊……那你现在的那个父亲不能和你吃汉堡了吗？”

她的话语让我有些手足无措。对，也许我还没有和她说过我的父亲的事情，不过……现在我也没有心情将这样的过往全部吐露在两个人开心的用餐时间。反正以后机会还有很多。

我点了点头。

“不用管这件事情了，来吧……我们快吃吧……嘻嘻嘻……这次我点了蟹黄烤鸡包哦，十分美味的，我之前也和我的哥哥……啊……”

说到了她的哥哥，她的表情顿时暗淡了下拉。

没错，秋月的哥哥，秋月的兄长已经死去了——是自杀死的。我虽然没有真正看的秋月和她哥哥在一起玩耍的情况，但是，我还是知道的——秋月深深爱着兄长这一个事实——不知道算不算是所谓的‘禁断之恋’，但是我依然觉得，那是一个十分纯粹的感情，是一个纯粹的过往。也许是我的话，让她突然回想起了那些美好的‘过去’。

“对不起，”我低了低头，“因为我，害的你变成这个样子……”

她赶紧挥了挥手，然后摇了摇头，“没有没有……不是包子的事情……不是包子害的……只是……”她沉默了许久之后，“只是……突然很怀念那些日子而已……”

只是……这样的一个单词是十分有意思的。其实说‘只是’的人，脑海里尽是那种想法满满的人，因为害怕自己说出来而伤害到别人，所以就采取了自我保护，用‘只是’这个词语替代。

没错，我也只是突然很怀念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而已。那段我至今为止永远无法遗忘的回忆，那个永远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满脸脏兮兮的大人的模样。我也和秋月一样，突然特别怀念那些日子……

突然特别想念那个人。我想秋月也是能够理解的。我们都是小孩子，都是和彼此一样，丢失了自己一部分的小孩子。我们没有大人的安慰，我们只能互相拥抱，互相安慰，互相祈祷。我们就像是傻瓜一样，甘愿被禁锢在那些被称为‘回忆’的笼牢里。我们不曾，也不会试图挣脱这副用铁栏子做的，毫无光泽的牢笼。

“等有机会，我一定把我和父亲的故事和秋月说”我咬了一口汉堡，故意低着头，不让秋月知道我已经流了泪，当然我也看不到秋月的脸。

“恩，总有一天，我也会把我和哥哥的事情和包子说”

听到她说了这句话，我缓缓地抬起了头。才发现，和我一样，秋月也无声流了泪。

我们彼此相视一笑，像是很久没有见的朋友一样，任由眼泪流下。

5.

大约是已经过了三天，我和秋月约定好下午在游戏中心碰面，并且交代一些事情。

大部分还是我们调查所得来的情报。但是我这边却完全没有情报，并不是因为简简单单的我不擅长说话，而是因为这边的情报网太少了，有关我的情报网络也就只有学校那些个好管闲事的同学罢了，其他人……除了阿姨，也没有可以说话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可以说出关于这件事情的麟角。和阿姨打电话的时候，阿姨还惊讶地呼了一声，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因为别的事情而打她的电话。

现在还是中午，我们学校的中午是需要午休的，但是还是有大部分人选择醒着做一些事情。像是传纸条啦，说悄悄话之类的。我前桌有一对十分烦人的女生，不管上课还是下课，亦或是午休，都是尽管耳朵对着对方的嘴，互相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地说个不停。有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耐住性子给她们递了‘对不起，能不能声音小一点’的纸条，当然一开始他们还是十分在意我的建议，当我得她们纸条的时候还会停止谈话，认真地做作业或者听讲，但是事情很快就变了。之后不论我怎么样递给她们纸条，纸条上怎样写着过分的话，仿佛对她们来说全然无所谓，她们完全不顾我的感受。

当然，为什么要顾及别人的感受呢？这当然也是我在那个时候学到的东西。但是十分反常，一向完全不和我说话的这两位女生，其中有一个突然向我搭了话。

“理查德同学，你周末的时候是不是和女生约会了呀？”

虽然我是说我并没有在意，但是我的脸其实也已经暴露了许多信息。要说和女生走在一起就会约会的话，那兴许我和秋月就是在约会……可是，这和一向以来和我没有任何关联的这两位女生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为什么要来打听我的事情呢？

我想答案应该是八卦。我也很快就猜到了。

我并没有和他们表明我究竟是不是约会，只是明确地说了，是和认识的女生一起出去玩。

“那就是约会了哦……理查德同学……啊……不如我们换个词语吧……音乐家同学……”这是另外一个，也就是向我搭话的女生的同桌，和她搭话的同桌不一样，这个女生有着长长的及腰长发，在我们小学里面，虽然很长发很常见，但是有这么长的却不多。

她的脸上浮现出恶作剧般的笑容。但是我知道，自己对于这种笑容十分地讨厌，和秋月不一样，她的恶作剧的笑容附有很奇怪的恶意。这样一比，秋月的恶作剧脸简直就是一个完整的、可爱的、宛如天使一般的脸。

“随便你们说了”我丢下这一句，便不再顾及她们了。

也是，为什么要顾及别人的感受呢？这句话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地回旋，最终暗自里告诉我我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任何错误的。

但是要完全不顾及，是不可能的，我突然想起了秋月的事情。她是二班的尖子生，原本的二班就是被他们的班导刻意培养成尖子班，而秋月又是在里面算是上游的尖子生。却又在背地里只知道玩游戏，甚至还和其他班的男生有往来，还是那种成绩中下游，不好好读书的男生。如果这些事情被学校或者其他人知道的话，那会是怎样？

会批评吗？也许，不，绝对会。

虽说我想完全不顾及，但是一想到秋月可能会被班导叫去办公室，被询问和辱骂，心里面绝对不是一个好滋味。

我不再想多余的事情了，马上闭上了眼睛，趴在桌子上。很快就睡着了。

我醒来，是被一个人叫醒的。当然不是秋月，也不是老师，而是被前桌一个女生叫醒的，没错，就会和我搭话的那个女生。

“对不起，想请你出去一下可以吗？我有要事要和你说”她留下这么一句十分含糊的话，就先走了出去。站在门口，似乎在等着我。

但是我却想完全不顾及她的感受，并且我睡着才仅仅十分钟，距离午休结束甚至还有四十分钟。所以没有管她所说的事情，继续趴在桌子上睡。

无论如何，只要心里面不去想这件事情，我就能安心地睡着了。我心里面是这样想，可是无论如何我都睡不着，看到她仍然站在门口的样子，我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走出了教室。

因为午休是有纪律检查的老师会来检查纪律的，所以我们不能站在走廊上，万一被发现就完蛋了。当然，不论我怎么样解释我和这个女生只是出来谈一些数学问题的，这些检查老师也不会相信，他们只会写下‘违反午休时间纪律’这样简单的字便把我们送往班导的办公室。我和这个女生趁着没有人的时候，走到了教学楼后面的废旧物品处理地。

我很早之前有来过这里，因为这里只有一些十分年迈的老伯伯和老奶奶在做着废旧物品处理而已，所以只要和他们说明情况，我们有十分要紧的事情在这里商量，他们自然也会帮我们保密。而且其中以老伯伯似乎对我照顾有加，每当我做值日的时候，去倒垃圾，总是能够看到老伯伯对路过那里的我投以温柔的微笑。

我和老伯伯说了我们的情况，老伯伯点了点头之后什么也没有说，就跑回去继续干活了。

“你想说什么，快点说吧”我毫不含糊地直奔主题。

“理查德同学，你好直接呀……其实呢……其实我和安妮说好了的，以后不再上课的时候和午休的时候再说话，你也看到了刚才安妮已经睡着了，所以我才把你叫出来的”

她的话我虽然不理解，但是还是装做样子地点了点头。

“所以，之前，就是睡前和你说的那些话请你不要往心里去，看到理查德同学和其他女生走在一起的是我，就是在三天前的晚上我出来买铅笔和笔记本的时候看到的，你和那个女生从汉堡店里一起走出来，途中还好像很开心地说了几句话……”

我虽然完全不知道她说这些的目的是十分，也只能懒散地漫无目的地等待着她说出要点，实在忍不住了就只能道别回去继续睡觉。

“我是第一次看到理查德同学露出那样的笑容……一瞬间就被迷住了……”

虽然我也想听到结局，但是这样的话语也瞬间让我感到震惊。

我张开着嘴巴，像是十分惊讶地一般看着这个女生——啊，突然想不起她的名字来。

“被理查德同学的笑容迷住了……所以……所以我还是忍不住要和理查德同学说话，很抱歉可能对你带来困扰了，其实我自己也十分苦恼……毕竟是第一次和男生主动说这么多话……”

也许，我也是第一次听陌生的女生对我说那么多话。但是我始终拿不准她索要表达的要点。

“我在想……能不能和理查德同学成为朋友呢……”

X——X

很快到了下午和秋月见面时间了。我叹了一口气，背着书包走向游戏中心。

今天有些事情特别奇怪，奇怪地让自己怀疑自己是否还是自己了。

“O(∩\_∩)O！嗨！包子包子，这边这边”秋月坐在一个狮子像的背上，朝着我挥舞着手。因为是在放学后，所以这边的孩子还是挺多的，但是似乎也没有因为秋月做了奇怪的事情就因此大呼小叫的。我挠了挠脑袋。

“怎么啦？好像没有精神呀？是不是昨晚熬到很晚呀？——”说着，她又露出了恶作剧的表情，那种表情让人看一次便觉得十分有趣。和这个恶作剧的表情一比，今天的安妮那个表情简直就是魔鬼一般。

她摇了摇脑袋，让我镇定。

“哈……是不是表白失败了，所以就这么沮丧啊？”她似乎还是不愿意放过我，甚至用更厉害的言语来刺激我。

我叹了一口气，“才不是啊，我怎么可能表白失败啊……再说了……我也完全没有刻意表白的对象不是吗？”

虽然这是浅显易懂的道理，但是她似乎还是不肯接受。

“什么嘛，明明一副那么懂的样子还说没有对象……不会早就已经有了几十个对象了吧？”她嘟起了嘴，像是生气地说道。

我再次叹了一口气，“秋月，我说的是真的啦……我不可能有表白对象的啦……还有……快来进行今天的正题吧……我们是为了说这个事情才聚到这儿的吧？”

秋月点了点头。

“今天的事情，主要还是说死后文递送者的事情，先说说我这边的进展，我走过了相当多的地方，今天去了一班到六班，基本上每个同学都问过了遍，但是仍然很少有人能够回答，就算是有，也只是说‘有一点印象，但是也仅此而已’这样的感觉。家里也问了一下家人，家里的人也完全没有这样的情报……但是就算如此，我还是能够成功那些有‘一点印象’的人的口中取得一些情报——一个很年轻的人……他们只记得这样的简简单单的事情罢了，当我询问更多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送信的经过啦之类的，他们全然不知，就像是被洗去了记忆一样”

秋月坐在狮子像的背上，说完这些，便准备跳了下来，我接住了她，并且把她放回地面。

“所以说，目前我的进展就这些了，你呢，不过看样子，你似乎也没有完全准备过嘛……”

秋月说的没有错，我不止一点也没准备，反倒是因为她而碰到了一个难题。

但是我始终找不到说出这件事情的契机。

“要说没有准备，也并不是没有，我也向我们班的男同学们询问了这件事情，但是依旧没有人能够回应，都在说我在做梦一样……”

秋月笑了笑，“这样啊”

我点了点头。大约我们沉默了约莫一分钟。

“啊，好饿啊，我们去吃东西吧！”秋月的表情里面夹杂着一丝奇怪的情愫。

我点了点头。我们去了这个城市的主街——康德莱特街的一家寿司店。虽然寿司很贵，但好歹也有儿童套餐的，只要出示校园卡，就会给我们打五折，算是不错的优惠了。我和秋月走进了那家寿司店，大约吃了将近一个多钟头，最后才拍着鼓鼓的肚皮走出来。

但是我的脑海里，只会不断地回荡着一个问题——我和秋月，算不算是真正的朋友呢？

第四幕

1.

无论是哪里，都没有听到所谓的死后文的故事。我向同学们询问，一个人也不知道，甚至还想向我打听那种的关系究竟是干什么的。

我说“当你收到死后文啊，你就会不久失去哩！”我这样子轻描淡写地夸张地形容。

我知道他们都不知道，但是如果是家里有亲人死去了的话，那么有可能，其实充其量也只是有可能收到而已。但是即使真的收到了，又会有多少人愿意和我这个陌生的男生坦白呢？明明自己就是那种平时都我行我素，完全没有融入大家庭，到了需要帮忙的时候才夹着尾巴四处求人，这样的人，我想其实也是相当不受待见的。

其实说是主动放弃，不如说是被动放弃。既然学校里不能询问，那我也就只好放弃在学校里寻找答案。原本这个年级的同龄人也都是一些思考不可深究的人，我也就没有太过在意了。如果在这个社会上有各种各样年龄的人，我相信我是可以找到一点线索的。事实上，这个社会上，但从康德莱特街这条城市主街就能够看得出来大概。

我走进一家蛋糕店，因为肚子还是有些饿（其实只是午饭没有吃），所以我就想买个蛋糕，顺便在询问一下店长关于死后文的这件事情。但是说实话，口袋里的零钱也不多了。

蛋糕店的装潢是十分普遍的棕黄色基调，和蛋糕的颜色有些相似的背景墙还有透明的玻璃罩下面放着棕黄色的光芒，大概是我们平常意义上的烘烤箱里面可以看见的那种颜色。而客人似乎在此时也就只有我一个人，大概只是因为已经是将近关店的时间了吧。门口的营业时间写的是八点到十六点。

现在是下午的三点五十。原本每天下午的最后一节‘作业整理课’需要到将近四点半才结束，我们都在教室里面安安静静地写着作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出来走走，而且班导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事情不见了，所以我也趁着学校的门卫爷爷没有察觉到什么东西，就走出去了。

我走在蛋糕架旁边，从左往右，由上至下不断地扫描这蛋糕的外形和价格。大概因为外形和香味不一致的原因，我甚至觉得这里的所有的蛋糕都应该是最高的那个价格，因为香味简直太棒了，甚至找不到词语来形容他们。

但是我终究还是选择了价格最少额，我的口袋里也就只有3人民币。拿起蛋糕之后，我走到前面的柜台之处准备向店员结账。

收银员是一个差不多像是高中生的年纪的女生，那个女生的头发的末端像是堆起来一样地不服输地微微卷翘起来，戴着一副黑色边框的眼睛，白皙的脸庞和秋月一样十分地可爱，还有嘴角的微笑有些迷离。

她对视着我足足有半分钟……随后才说了一句话——

“小朋友，需要结账哦~……”

我这才反应过来，其实我已经被这位姐姐迷住了，我下意识地伸手递过去面包，听着姐姐拿着面包的包装袋，然后滴——的一声价格显示在桌面上方的空气中——2人民币，这几个字就像是凭空跳出来一样，而在人民币旁边有一个手印，这就是立体显影技术，虽然很少碰到（谁让我很少自己一个人出去买东西，实际上是根本没有几次经验），但是我还是能够懂得该如何操作的，递了过去两个人民币，随后用手掌和那个手印重合了之后，桌面就发出了提示音提示付款已经成功——“付款成功”。

然后我缓缓地提起精神，准备向这姐姐询问相关的事情。此时，一个熟悉地声音从门外呼唤着我。

“包子！包子！”

我想在整个世界，能够用这种名称来呼唤我的，只有那一个女生了吧？我无奈地无视了她正准备向姐姐询问。

“姐姐，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对，我在想，如果这位姐姐说不定也许可能大概会知道，但是，我该怎么样询问呢？

“可以，但是不能让你的朋友等太久了哦，她似乎在担心你”

我这才注意到，站在公路对面的秋月似乎气得直跺脚，但是却因为有大量的卡车来往挡住了她本该前进到这儿来的脚步。

我摇了摇头，“姐姐，你——”

她点了点头，微微地翘起了嘴角，似乎在等待着一个什么东西一样。

我的内心其实越来越混乱——

“你觉得……朋友究竟是怎么样定义的呢？”

的确是十分混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东西，我明明应该询问的是死后文的问题，可是却又说出这样的问题——啊……我这个人究竟是怎么样了呀！……

她——这位姐姐的嘴角的微笑缓缓消失了，露出了十分严肃表情，她将手指轻轻地递到了下巴处，托住微微尖锐的下巴，然后看着我——

“恩……朋友呢……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呢……但是其实也并不难哦，只要你觉得你是他的朋友，她觉得她是你的朋友，那么，你们就是朋友了哦，所以……如果有什么烦恼的话……不要憋在心里，适量地与朋友分享，则样子你们的关系才会不会闹僵哦——啊，你的朋友进来啦！——你看！——”

姐姐的视线飘到了门口，然后用十分享受的眼神目睹着我的表情。我也看见了秋月，秋月十分生气地嘟起嘴巴，背着书包，她的长发末梢也有些凌乱，额头前面的刘海也因为汗液的缘故紧紧地贴着额前。

“真是的，包子，你在干什么呀！既然听到了就好歹回应一声嘛，我刚刚过马路还差点被车给碾了呢！”

秋月皱着眉头——不，不应该说是皱着眉头，其实只是挑起眉间，像是一个受伤了的小猫一样用爪子亲切感地拍打着我的胸口。

她的泪水不知不觉之间就在下巴之处汇聚，我知道自己也许伤害了秋月，轻声地说了一句‘抱歉’。

然后秋月——果然——她十分阳光的笑容，也许也是恶作剧般的笑容吧，她轻声地回到——“没关系”。擦了擦眼泪，就用十分灿烂的笑容看着我，而我此时正在看着姐姐。

然后姐姐和秋月一下子就笑喷了出来。

“你们的关系真好啊……”姐姐这样说。

我害臊地挠着后脑勺，只有秋月一下开心地回复了，“是呀，我们可是好朋友呐！”

X——X

临走前，姐姐告诉我要好好照顾朋友。

离开了蛋糕店，我将手中的蛋糕递给了秋月。

“对不起啊，刚刚把你弄哭了，这个送给你，肚子有些饿了吧？”我向她真挚地道歉，没错，要不是因为我，要不是因为我不好好地询问姐姐，事情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秋月翘起了嘴角，摇了摇脑袋，“没关系啦，还有哦，你肚子不饿吗？我看你中午也没有吃哦……”

我并未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不，就算和任何人将这件事情我下也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毕竟这只是仅限于我自己的事情罢了。但是秋月怎么可能会知道呢？

“没有关系啦，不过你是怎么知道我中午没有吃的呀？”

“啊，不好意思暴露了，其实我只是跟踪了一下中午的你哦，发现你一直在教室里看什么东西，啊，对了……我们不如一人一半吧，蛋糕！”

结果，我和秋月一人一口地吃完了，虽然在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班级里面有间接接吻这样的传闻，但是我和秋月对这个丝毫不感兴趣，所以也就十分愉快地吃完了蛋糕。蛋糕并不大，但是能稍稍填一填肚子。

“啊对了哦，马上就要到周末了哦，到时候也要一起和蜜茶到一个地方去询问一下死后文的事情。地点我已经找到了哦，想不到吧，嘿嘿，其实这只是从住在大洋彼岸的远方的大伯那里得知的，他说在她早些年没有移居国外，依然在国内继续工作时候，似乎从周围的传言得知了那种东西，但是似乎那个东西极度保密，并且也已经过了相当久了，她也有些记不清楚了，但是……唯有一件事情……或许说一个名字有些印象……康德莱特街39号… …他似乎曾经在那里买过古董，然后在那边偶然地不小心听到店员们说什么死后文，所以，他认为那里的人似乎有些清楚……”

这样啊……

“可是比起这个，我更担心的是她的病情”秋月的眉头紧皱着。如此仔细严谨认真的秋月，我平时还很少能够看得见，“蜜茶的病情相当地不容乐观，虽然我想这样子或许对她来说也是一个负担，到时候也要好好准备一下，如果消息进展地顺利的话，是相当快速地，很快的，然后我们要好好地安抚蜜茶的病情，等待蜜茶的病情好转一些之后，我们再将死后文给她送过去”

虽然这些的话语都是建立在顺利地话这个为前提，但是我心里还是有预感——十有八九是很难顺利的。既然如同秋月说的，那个东西极为保密，那么无论是谁，无论是什么人都应该不会说的，虽然是这样讲，但是秋月的大伯却也是知道一些，这也是一种谬论。

“没有关系的啦，船到桥头自然直嘛，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我装作轻松地样子。

哪里有什么轻松的样子可以装，只是自己摆一个比较恶心的姿态自认为轻松罢了。

“你好像很轻松诶？马上就要月考了哦，有信心吗？”

她的嘴角再次洋溢着恶作剧般的微笑，我知道这或许对于秋月来说其实就是一种真诚地笑容也只有对于我，秋月才会给予这样的笑容。

我摇了摇脑袋。“哈——我才发现还有月考啊！我们老师还没有说啊！”

“这样啊，大概也是月末开始考，现在是二十号，还有好几天可以复习哦……你的成绩怎么样？”

我记得秋月的成绩很好，可是——可是我的成绩却中上游，考试的时候一些基本的题目，或者老师讲过的题目我就会做，而一些需要动脑筋的，我却完全不行，找不到任何方向。

我再次摇了摇头。

“那很简单呐！那个时候……就是在康德莱特街39号的地方顺利结束之后，就去我家吧，我父母那个时候会回来的，到时候好好地向他们介绍你，嘿嘿，他们知道我有了朋友，一定会很开心的”

我点了点头默许。也许和秋月一起学习，成绩会好一点吧。

2.

“蜜茶，你没有事情吧？脸色看起来相当的不好哦？”秋月皱着眉头，小心翼翼地轻轻地扶着蜜茶。

其实不止蜜茶，连秋月的脸上看起来都相当不好，整个脸蛋煞白煞白的，像是白色的水泥灰一样，总是并不是平常的秋月的脸色，但是我没有说出来。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说出来。

“没事……”蜜茶摇了摇头。

因为看样子，蜜茶随时都可能倒地的那种情况，我们根本对此完全没有预料到。曾经我也以为只是病情特别严重而已……然而已经严重到连走路之类的动作读变得极其困难，这样的事情，我还没有想到。或许想到了，也不会把它当真。

毕竟这个病人可是一步一步，十分释然地走上公交车回去的人啊！

秋月瞪了我一眼，“快来扶着啊”

我没有反抗，就上去双手扶住了蜜茶的双手。蜜茶的手臂很细，细得似乎就只剩几根骨头了，我能够清晰地感觉得到。这样子的虚弱身体，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养成的，就算平日里整天躺在病床上，以点滴维持着生命，也要经历许久的时间才能够——我看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些。

秋月叹了一口气，“原本想让蜜茶跟我们一起去的，不过没有办法，现在这个情况蜜茶根本不能去……蜜茶”说着，她把视线全部集中在蜜茶身上，那种眼神似乎就像是在自责一样，“身体这么差为什么还要和我们约定好一起去寻找死后文啊，早点说了不就行了吗？”

蜜茶在我的搀扶下晃了一下，整个身体都差一点倒在了地上，幸好我的身手飞快，两只手臂飞速地抱住了蜜茶的身体就这样全力地抱住了差点摔倒在地面上的蜜茶。

“抱歉，”我将她缓缓直立起来，沉重地道歉。

“你们是不是在无视我啊，包子！”

我摇了摇头。

倒是蜜茶有些难为情地低下了眼睛，“不好意思哈，我的身体走得太累了，腰也很痛，所以……哈~啊……有些受不了……需要好好地躺一下……啊……”

秋月的反应比我还大，她抓起了蜜茶就跑到休息室里。休息室凉亭旁边的一个小屋子。小屋子里面一般情况下只有一张床，提供给需要小作休息的人休息。以前流浪汉经常在里面吃饭睡觉，搞得味道十分奇怪，由于政府后来的极力推杆才将这些脑袋子有病的流浪汉赶走，少有一些运动了十分困累的人坐在床上面休息。

虽然我知道秋月力气很大，但是不知道她居然能够抱起一个同龄女生。不过这个同龄女生似乎身体构造已经纤细地太多了，不知道抱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就在刚才我为蜜茶扶住身体的时候，就好像在扶着一根木杆子一样，现在想想似乎比那个还要轻。

我也跟着秋月走到了休息室里面，不过里面刚好有一个老人在播放着手戴氏的收音机，做着奇怪动作，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沿袭了近百年的‘太极拳’吧。秋月似乎和她说了什么，然后那个老人向我们鞠了鞠躬，就拿着自己的一张什么卡，就走出了休息室。

秋月很快把休息室的大门紧锁，窗户紧锁，随后，脱下了自己的外套，盖在了蜜茶的身体上。

蜜茶看似奄奄一息，我实在不确定看似一词用得是否准确，因为看上去的确是这样，尽管她已经不是看啥怒了，而是真的似乎身体受到了十分大的负荷。

“抱歉啊，让你们费心了……”蜜茶有些惭愧地皱着眉头。

“没事的没事的，谁让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呢”秋月蹲在床边，看着蜜茶的脸，脸神好像有一些凌乱，随后又看了看什么也没有做的我。

秋月的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衣，是纯白色的，衬衣的脖子处的领口的纽扣身凌乱地散落开来，能清晰地看见秋月的薄薄锁骨。她的眼神是清澈的，是深邃的，简直就像是一个从来也没有被污浊的水晶球一样晶莹剔透。

“包子，把身上的衣服脱了，给蜜茶盖上吧，这样子她可能会暖和一点”

我点了点头，之后便很快地脱下了自己的衣服，双手抓住双肩给蜜茶盖了上。

X——X

“真的没有料到会这样子，”秋月叹息着跟我说。

我们正在休息室的门口。

“也的确是，所以这一次的要不要作罢呢？去那个39号”

我有些惆怅地询问。

其实，就算这个时候完全不管39号，全力照顾好蜜茶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或者把蜜茶送去医院，由她的父母做决定，然后还是照顾好蜜茶，我们在那里陪着蜜茶；又或者我们把蜜茶送去医院之后，两个人自己在去寻找那39号。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希望能够照顾蜜茶——这也是我之后很长时间对自己疑惑的另一个东西。我为什么要这这样子？为什么会这么渴望去照顾这样一个病人？为什么对初次见面，不，也许是三次见面的人这样子做？难道是因为她已经名义上和我们已经是结盟关系了？又或是怎么？如果是我身边的人，比如我的同学，他们如果倒地不起，我也没有这种强烈的——希望自己能够抓ta——这样的感觉。

秋月踌躇了许久，最后还是摇了摇脑袋，“不能作罢，已经确定好了方向，我们就该好好地前进，早去晚去都一样，蜜茶有我来照顾，就让你去一趟那里吧”

诶？

我歪了歪脑袋，“让我去问？我实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问出一点什么东西，更何况……”

我本来想说更加糟糕的情况，但是转念一想，还有什么情况可以比蜜茶的情况更糟，也就没有再多说一句话了。也许没有能够照顾蜜茶，好好地为这个小组做一些事情，也许也是我应该做的了。不，应该是我唯一能够做的事情。

“更何况什么？”秋月的脸上露出的满是不悦的表情，“如果觉得很难的话，那就不用去了，本来今天也已经说好了的要去询问的，现在出了这种情况，确实无论如何也没有很哈的办法可以回旋。但是我还希望能够多少得到一点有用的资料。”

随后，让我从来都没有想象过的惊愕的事情发生了，秋月向我深深地鞠了鞠躬，“很抱歉，包子，但是我还是想请你去那边问一些什么东西，如果三个小时内没有回来的吧，我就送蜜茶去医院，到时候，你就直接回去吧，等到明天下午在游戏中心说！“

我没有拒绝的理由，最终还是答应了。

其实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理由而选择什么，只是——只是第一次站在和自己无关的角度上进行着选择。我还是选择了答应秋月，去39号那里询问一些东西。

毕竟刚才的秋月，露出的诚挚的表情，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挥之不去。秋月的心情，秋月的痛苦，想必一定是无法用语言能够顺利地表达出来，但是现在的我，现在的蜜茶，也都无法用语言能够顺利地表达出来自己的心情。

我们也只有仅仅的五年级而已，但是我却知道了，我却或许懂得了另外的一样东西——那就是关于朋友或者关于‘关爱’的词的浅层意思。

秋月抱住了我。她紧紧地抱住了我，抱得实在太紧，都让我有些喘不上气来。等她将我放开的时候，我才缓缓地平静了呼吸。

“谢谢你，包子，谢谢你，理查德”在抱紧我的时候，她在我的耳边轻轻地如是说道。

“其实我也并没有做多少事情，的确，我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不知道为什么秋月你要向我道谢”我被放开之后，缓住了气息之后，嘴里缓缓吐出这样的几句话。

“没关系没关系，包子如果懂了的话，就不是包子了不是吗，反正这接下来三个小时，蜜茶由我来照顾，其实我也想过由你来照顾会不会好一点，但是说实话，一点也不会好，因为你的胆子太小了，蜜茶需要个安定的环境，如果在这个时候什么人突然闯进来，不是问题就大了嘛？你也不会打架，所以也只能安排你去询问啦”

她露出恶作剧般的表情。

“别把这些冲突上升到武力冲突啦！”我不禁这样吐槽。毕竟是真的，随随便便和别人打架我是做不到，所以秋月的想法从一种道理上来说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就这样了哦，康德莱特街离这里还是相当远的，要走差不多半个小时的路，你要加油在时间前赶到后，不然的话，只能到明天了”

我点了点头。

X——X

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寻访之旅。

说实话，与其说是寻访之旅，不如说是寻路之旅。之前我并没有和秋月说，其实我的方向感极差，找到一条街对我来说也是一件不算简单的事情，尽管每个路口之处都有悬浮的地图显影器，我仍然时不时地就会迷路。当然，回家的路那种走了上百遍的路是不会迷路的。

特别是在早春的这一个阶段，四处弥漫着相同的气味的时候，我的方向感就完全混乱了。必须完全依照地图显影器上面指示的道路一条接着一条，就算是这样子，也会时常走错路，或者走迷路。但是以前这个时候，我并没有对这样的迷路情节感到难受，而是会停下来，仔细地把玩着地图显影器上面的地图光学显影的交互式图像。右手使劲地旋转着地图的显影，左上方显影的南方向指针飞快地四处转动，这种感觉，在当时的我的眼里看起来是十分开心的，右手我甚至会晚上很久，知道右上角的时间，时钟的数字变成很大的时候，才发觉已经晚了很久不能再玩了。

不过这次不一样，这次我需要找到一个我必须很快，而且要准确找到的地方，不再是像以前那样悠悠闲闲地就可以了。

每走一步，我都极其谨慎地看着路边的地图显影器，确认好下一个方向之后，在很快地就继续走上了道路，幸亏我的这样子谨慎地思考，走错路的次数也降到了大约二次，已经是相当厉害的地步了。

大约过了将近四十多分钟，我才走到康德莱特街，虽然说这是这个城市的主街道，但是我却很少走过这个街道，也就只有上次那次追秋月的时候，走到过这里一次。

3.

赶到目的，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了。

康德莱特街39号，和我预想的完全不一样，外表看上去与一般的房屋有些不同，十分陈旧，和上个世纪的教堂那种砖瓦的模式差不多。说是民宅有些不像但也不像教堂，外面看起来倒像个危房。门是一道玻璃门，玻璃门表面映射出对面房子的倒影。我暗自下定决心，走了前去。

但是接着映入眼帘的便与我想象的再次不一样。我看到了整洁有致，错落有致的一些陶瓷、玻璃水晶工艺品摆放在眼前左边的柜台里面和柜台上面。那些陶瓷和工艺品在洁白的天花板上的金黄色吊灯的金粉散落之下，闪耀着亮闪闪的颜色，显得极为光彩夺目、绚丽多彩，简直就像……不，也许应该就是……艺术品。

我发现右边的一个小空间里，坐着俩个年龄姐姐，这两个姐姐年龄相仿，发型和头型、身高几乎完全一致，我甚至是分不清他们两个人。我盯着她们许久，她们盯着我也许久……

“小弟弟，你在干什么呀？”终于，一位姐姐开口。

虽然我不太喜欢这样子做，但是还不得不这样子，我还是需要装作更像同龄的小孩子，只有这样子，或许能够问出一点什么吧。

“姐姐，”我缓缓地移步过去，“姐姐，我想知道你们这里是不是有死后文呀？”

我装作十分青涩的小男孩，虽然的确是小男孩，但是我本质上不是青涩的，我装作这个样子，为了就是博取年长者的同情，但是这一招也已经被我自己沉默了太久太久了。

“死后文？”一个姐姐显得有些奇怪，她用右手抵住下巴。

“恩，对，好像是死后文”

另一个姐姐显得极其地奇怪，她的双眼放空，那种感觉就先像是完全了解我所说的事情。她低下头，什么也没有说，仅仅只是看着玻璃的桌面。

“你是从哪里听来的？”那个姐姐皱着眉头，有些严肃地盯着我看。

“这个……是我朋友告诉我的啦……姐姐你知道吗？她说这里有死后文哦……所以我过来看看……”我虽然是自己故意这样子说，但是却连自己也实在受不了自己的说话方式，差一点就要放弃了。

“我们也知道一点关于死后文的事情……”另一个姐姐突然抬起了头。

“什么？”我很惊讶。

“没什么……也只一点而已……不过我并不知道讲了你会不会听得懂，毕竟这个其实算是大人们的话题了……”

我拼命地摇着脑袋。“我就算不懂，也会拼尽全力记下来的！”

其中一个姐姐朝着我挥了挥手，示意让我走过去。

我走到她的面前，她突然用右手抚摸着我的额头。虽然我并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但是也并不排斥这样的动作，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关于死后文的事情，我必须这样子做。就算是被姐姐拍屁股我也要坚守原则，一定要坚持地顶住，不然的话，后果也许会不知所措。

“这样啊，真是个很乖的小朋友呢……不过呀，我还是要说明哦……这个也是我从朋友那里得来的，不知道其真实性到底有多少，所以……好好听哦……可能会对你有帮助的……”姐姐将双手放在大腿上，胸口之处的格子衬衫的披风像是古典动漫里面的穿着。

我点了点头，纵使将的是一丁点儿关于死后文的，那也是最适合的东西，我一定会好好地记下。

“首先呢……死后文……是指人死后，留恋人间之中的人或者事，从而允许，投放的一个东西，本质上呢……是一封信一样的东西……这个事情，有没有从朋友那里听来呢？”

我点了点头。这个事情从秋月那里还有方芳姐姐那里听来了。

“然后呢……这封信是递送到人间的，也就是我们存在的这个世界里……有一个专门管理的机构去处理信的分发和派送，然后呢，在这之后……信被送到各个地区的管理区，由当地的管理区的工作人员负责派送……”

由负责该地区的工作人员派送？

“那……是不是我们康德莱特城也是有一个管理区呢？”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哦……这些东西我也只是听我的朋友提起过，至于康德莱特城是不是也有我也不清楚……更何况，这种情报到是不是真的我们也无从考究哦，毕竟是否是真的也不知道……我们也没有碰到这些事情……说起来也很奇怪哦……”

“奇怪？”

“恩，对，虽然不知道是谁说的，但是你这么一提起，我就想起了，似乎在外面又流言说我们这里是什么藏匿死后文或者藏匿送信人的地方，但是说实在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有这家件事情，死后文甚至也是我们从其他城市的朋友了解到的，并且也并不知道其中真相如何，所以呢……所以也就只能这样子了……”

我点了点头。或许……这里真的没有死后文，也许这里真的没有送信人——

“姐姐，这里是古董店吗？我看到了很多老古董诶”我指着身后的那些东西，向他们轻声地询问。

“对啊，一直都是古董店，这些古董也是店长从其他地方采购回来的，每一个古董都是一个无价之宝哦，其实采购这些古董店长也花了将近十年呢，不过呀……店长机会喜欢这些东西我们也没有办法……不过，好在店长给我们的工资不多，而且在这里也只是普普通通地看管这些古董而已，我们也就在这里留了下来。”

这样啊……我暗自里点了点头。

“不过哦，小朋友你如果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挑一个小的古董首饰给你哦，虽然只有很小的东西才能够送别人……”那个姐姐轻松地笑了出来，就像是也很可爱的邻家姐姐一样，这个姐姐的嘴角微微翘起。

“诶？”我连忙挥了挥手，摇着脑袋，怎么可以随便接受别人的东西呢，更何况我根本也没有做到什么可以回报的事情，“那怎么行啊，我根本就没有……”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个姐姐推着我的肩膀就走进了这些柜台前，然后一个又一个询问我是否喜欢。

我最后还是选择了一个月亮型的一个吊坠。这个吊坠在柜台的角落处闪闪发亮，像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一样地冲着我招手。

“哇，小朋友，你的眼光真高呀，一下子就选中了这个东西，这个吊坠可是店长从一个西班牙的收藏家那里买来的哦，好像还很贵……”

我低下了头。

“但是哦，”姐姐摸着我的头，轻轻地、温柔地说道，“但是哦，店长早就把这个东西忘记了，毕竟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就送给你吧！”

我喜出望外，这毕竟是到目前为止我这一生之中的最幸福的时候。从并不是很熟悉的陌生人的手中得到我所梦寐以求的事物……

“谢谢姐姐”我双手接过吊坠。

这是真的来自内心的感谢，我甚至为我之前的装模作样感到心有愧疚。可是仔细地想了一想，自己在当时也不得不那样做。

“对了，小朋友，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呀？”那个姐姐向我询问名字。

我点了点头，“我叫理查德，全名是理查德·克莱德曼”

X——X

好不容易得到了吊坠，可是也就只有一个。如果是以前的话，我可能会选择阿姨，也是，以前我也没有其他选择，可是现在，我却也有想将这个吊坠送给秋月。并不是因为她现在是我的唯一的同龄朋友，只是仅仅为了感谢这些时间里她跟我一起说话罢了。也许没有秋月，我可能现在还在房间里，不断地想着那些事情，虽然说实话现在也会想，但是已经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但是——目前的一趟行程，目的也没有达成。这里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死后文的藏匿点，并不是因为我相信大人。我完全不相信大人，大人们总是一副自以为是的样，认为我们小就什么都不懂。但——那两个姐姐不是大人，我看不出他们所呈现出来的任何大人的气息，他们就给我感觉是和我同样年龄的人。

“唉”我叹了一口气，毕竟这次回去也只能看秋月骂我的样子了，不过这个吊坠不能给秋月，我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一定会将这个吊坠送给阿姨的。我记得很早很早之前说过的，也许并没有那么早，也许只是上上个星期，我说我会送阿姨一个礼物，在我下次去探望她的时候，当然，大师也说了会送给秋月一个礼物，但是现在——只能先实现自己的对于阿姨的承诺。

天色已经开暗了下来。我们在午后的三点钟在凉亭那里会合的，随后很快，现在已经是将近五点三十分，而我此时此刻正坐着公交车赶往那边的位置。

——我真傻！明明有公交车，居然还硬凭借着毅力顽强地走到了那边，这时候，也就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会有所感叹，这个世界的科技真的是一个便利的东西。

在公交车上，我能够看见周围十分美丽地风景，自然是通过采风窗口，在那边我能够看见外面的高楼大厦还有路边的防风数木，一条大道被一排十分可恨的数目挡着以至于每条道路也就只有能够通过一辆大货车，这也就直接导致了车辆的行驶速度变慢。如果是我以前的话，我绝度会十分憎恨这个，毕竟，这个让我自己能够独立行动的时间都减少了，但是……现在我看来，这一切的是那么地美丽，美丽到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有些微妙。

我既没有思考这个风景的意义，也没有思考我回去到底该怎么做，说什么。

不知道秋月到底会不会真的打我，又或者是其他的……

我低下头，不再看风景，而只是盯着自己的脚。车上的旅客不是很多，也就只有大半的座位空着，而我，也只是自己一个人站着，看着自己的脚上面的鞋带缓缓飘逸着，抖动着。虽然上面动作很傻，并且几乎等同于没有，因为车开的速度相当平稳，而且也是自动管理的智能化驾驶，也就是无人驾驶。

我并不知道这个究竟是谁发明的，但是给我的感觉绝对没有安全，甚至，小的时候我有一次差点因为这个无人驾驶而丧失性命。

4.

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当我赶到那里的时候，蜜茶已经不见了。天气已经很黑了，但是我并非真的超出时间，甚至在预定的时间内赶回来了，可是为什么？

秋月躲在一角，坐在地上，双手环抱着膝盖，眼神十分迷离地看着眼前的白色墙壁，无论我怎么样呼喊她的名字，她都没有反应，仿佛就已经和我们的世界互相隔离了开来一样。没办法，我只好用双手猛烈地摇晃着秋月的肩膀，她这才回过了神。

不过，回过了神也没有任何作用。她只是呆呆的看着我。那眼神里面，没有恶作剧的笑容，也没有严肃和认真的表情，有的只是无限的空洞，像是被核爆炸一样炸开的巨大的空洞，我望着秋月的眼睛，自己也差一点被吸进了那样的空洞。

“秋月，蜜茶呢？”我询问着，但是依然看见秋月空洞的颜色呢和微微颤抖的双臂。

“蜜茶……她……她被带走了……”秋月看着我，双眼深深地注视着我，我知道，现在的她也许正在寻找一个可以拥抱的东西，现在的她心里面或许全都是苦水，现在的她也许想要找个人好好地倾诉一番，现在的她内心世界已经崩塌地差多了。

只是因为蜜茶被带走，从而变成这样子的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我紧紧地抱住了秋月。

秋月也紧紧地抱住了我，随后，秋月开始哭泣。

X——X

已经是晚上的七点三十分，我作客在秋月的家中，她的父母今天和说好的一样，都在家中。原本我并不是想来秋月家作客的，但是秋月的心情我实在放心不下。我现在才发现，她应该比任何人都容易受到伤，虽然不知道刚才究竟是怎么样的情况，但是秋月的心情肯定不好受，应该是那些带走蜜茶的人对秋月说了什么，秋月才这样子的。

我再三询问秋月，可是秋月始终都不告诉我，只是一味地摇着脑袋，像是一个正在平衡的上个世纪的玩偶不倒翁一样。我并没有嘲笑秋月的意思，只是——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看到秋月这个样子，心中总是有一个无法好好沉落的石头一样，飘浮在平静的心海之中。

“请你多陪我一下！”秋月第一次对我说出这样的话，这是在一个小时前，也就是在凉亭附近的休息室里分别的时候。当时我真准备离开，就被秋月紧紧地抱住了，就像是一个撒娇的小婴儿一样，我只得答应。

然后，我们就稀里糊涂地来到了她的家中，我甚至连自己为什么会来到她的家的理由也忘记了，我并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就会被势头牵着走的男孩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天的头脑却似乎不是很清醒似的。

直到我走到秋月的 房间里，和秋月开始玩游戏，我才感觉到自己真实地存在与世界之中，自己真实地能够控制自己，但是现在却无法真正地控制自己。

我看到秋月的表情，很痛苦，像是一个饱受痛苦的病人一般，脸色极差，就连她喜欢的游戏也玩到一半就放弃了。

“秋月，”我坐在房间的坐垫上，看着秋月一副神情恍惚地坐在床上，心里面不禁咯噔了一声，“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秋月回过了神，看了看我。

“我还是在想蜜茶的事情，今天……今天蜜茶被带走了……”

“恩，”我回应道，“这我知道，你说过的”

“但是，带走蜜茶的人，让我不要再接近蜜茶了，蜜茶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什么？

我一瞬间并没有理解秋月的意思。谁会真正地理解？怎么可能会理解？一个我们一样大的女孩子，一个活生生的女孩子，一个站在我们的面前，腼腆地介绍着自己的女孩子，居然在别人的口里居然剩下的日子不多——

我自然知道这件事情真正的意思，但是我却很难理解。

“我——”我感都没有什么话想说，既没有安慰秋月的话，也没有鼓励秋月的话，甚至连自己的心情也跟着沉重了起来，像是一个饱受精神病的病人一样，不断地被看不见的敌人一遍又一遍的打倒，一遍又一遍地按在地面上，用锈迹斑斑的铁钉刺进双手的手心和心脏之处。

“我原本以为……蜜茶得了很重的病，但也不是那种会提前死去的病，只是一种被一直折磨着痛苦的身体一样，但是……但是现在的我并不那么想了，蜜茶得了很重的病……是那种马上就会死去的病，这样子以来……寻找死后文已经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地在她还活着的时候达成”

秋月的眼神像是一个快要死去的人的眼神。

我没有能够帮什么忙，我在一个小时前，甚至告诉了秋月我在康德莱特街39号那边并没有得到什么实质上的进展。

“可是……”我抱住了秋月，我已经忘了这是和秋月第几次拥抱了，但是，唯独在今天，唯独在今天的拥抱，似乎都是痛苦的拥抱，我能够依靠在秋月的肩膀上哭泣，秋月也能够依靠在我的肩膀上哭泣，我们就像真正的小孩子一样，一场又一场，补完我们没有为事物流过的眼泪。

到了七点三十分，我们此时这在秋月的房间里，我正看着秋月所收藏的一些书目和漫画。秋月告诉我这个房间的所有的这些书目和漫画，游戏都是从她已故的兄长那来的，兄长是一个对于玩游戏、看书、看漫画情有独钟的高中生，甚至成绩也是算是中等偏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完美的兄长，却在那样的环境之中死去。

“哥哥一定很孤独，从来的只有一个人”

她向我递过来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是《跳梁的小丑》，是我没有看过的，但是我却被里面正文的第一句话所吸引——

“欢迎来到，跳梁小丑的世界，接下来，请欣赏华丽的小丑的跳梁。”

虽然被第一句话吸引，但是我自己却没有喜欢看书的习惯，不过要是以后有机会了，就好好地看一下这本书吧——应该到时候能够向秋月借的。

“可是——你的哥哥不是也有你吗？”我抬起了头，看着秋月。

“是有我，可是——现在的他也没有我了——”

她的长发垂落在地面的坐垫上，趴着在坐垫上看着一本书，右脚在空中不停地摆动着，嘴里还哼着不知名的曲子。她已经将衣服换成了纯白色的长裙子，看着白皙的脚丫在空中不停地摆动，也能够感受到秋月此时的闲情。

难道她已经不在乎蜜茶的事情了吗？

就在我怀着问题的那一瞬之间，秋月停止了脚的摆动。

“看不进去，”她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便站了起来，将书本放回原位——床的左侧的一个小书架从上向下数第三排的位置，“真的看不进去……一想起蜜茶的事情什么都觉得很麻烦……你不觉得吗？”

我点了点头，将那本《跳梁的小丑》也放回了原位。便坐在坐垫上发起呆来。

“大概爸爸和妈妈已经在做晚饭了——你待会一定要吃哦，尽管没有什么胃口也一定要吃的，不然的话，可是会被认为不礼貌的哦~——这还是第一次我邀请别的同学来我家吃晚饭呢……”

“之前不是也有过一次两次吗？”

“你是说和包子你吗？我的意思是，来我家吃我父母做的菜呀，毕竟我也不会做菜，倒是你似乎会做得一手好菜呢！”

我浅浅地笑了，这句夸奖的话，在别处，或者是更早的时候我就已经听过，可是现在再次听到了之后，心里面就有些难以平复。这让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父亲的事情。

“这些都是我自己学会的哦，有时间的话，可以教教秋月你啊——不过——要收费的哦~”故意地开玩笑，也只是为了缓和氛围——但是，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就这样和秋月开这样的玩笑，万一被秋月当真——

幸好秋月一脸放松地看着我，多亏了这样的玩笑，氛围也已经缓和多了，并没有多少不愉快的元素，秋月看着我噗嗤地笑出来，“哈哈哈，好的好的，我一定支付报酬哦，嘿嘿嘿——不过你这样子可是没有女孩子喜欢你的哦……啊，对了，你在班里面，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子呀？”

我摇了摇脑袋。说什么喜欢的女孩子，就连特别关注的女孩子也没有一个，就算是这样问我，我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来呀。

“嘻嘻嘻……原来是这样啊……不过呢……有没有女孩子喜欢包子呀？”

她的恶作剧的表情又出现了这次才是真正地恶作剧表情，没错，这次——总算是在现在的这个时候恢复成了原来的模样。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我，似乎对于秋月的这样的表情，很感心。

我摇了摇脑袋，“别说喜欢我了，平常主动和我说话的女孩子也……”

说道这里，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前几天和我表白的那个女孩子的事情。

——“我在想……能不能和理查德同学成为朋友呢……”

我还记得，当时的她对我说出这样的话，但是当时我并没有给出什么回复，仅仅只是恩了一声，“我现在还不知道，所以……得到有机会了在说吧……”

我就在这样的逃避之下离开了那个场所。

“才没有那回事哦~”秋月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用恶作剧的表情看着我，“喜欢包子的女孩子，可是有的哦……我还知道那个女孩子是谁哦~”

难道秋月跟踪我了吗？不会吧？可是……那只是在午休的时候……怎么可能会轻而易举地就……而且我本身也并没有怎样地发现有人跟着我呀……

也许是看到我处于困扰的境地里，秋月微微地笑了笑，这次不是恶作剧的笑容，是真诚的笑容，是那种发自内心的，让人能够看到真心的笑容。

“我可是喜欢包子的哦……嘿嘿嘿”说着她的恶作剧的笑容又跑了出来。

我实在并不清楚秋月的话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但是心里面还是有些开心，和那个时候被那个陌生女孩表白的时候，有着不同的感受。我知道，喜欢——只是单纯意义上的喜欢。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随后们被打了开，一个卷发阿姨的脑袋探了进来，“小贝，吃饭了哦……啊……对，你似乎是叫……理查德是吧？快来吃饭哦……”

5.

“哦~你就是小贝的朋友啊~哈哈，真好真好~”这是秋月的母亲所说的话。

秋月的母亲在样貌上与小贝可以说是如出一辙，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就连发型和穿衣的风格——她正穿着纯白色的吊带裙。秋月的母亲说起话十分地温柔，甚至让人难以想象她生气时候的模样。这一点与秋月不一样，秋月还是那种喜怒表现在脸上的女孩。

我点了点头，默默地用筷子挑起米饭，送到嘴里面。

“不用这么拘束啦，来到我们家就当做是你自己的家好了，小贝也很希望可以有一个家人陪着她，可是我们两个人平常又很忙，像这样子一个家子坐在一起吃饭也是很难得的，所以不用太拘束的……”

秋月的父亲缓缓地微笑着。

秋月的父亲戴着一副黑色的眼镜，标准的短头发，像是一个十分标准的军人的模样。这和我之前在书上看到的军人模样是如出一辙，但他的脸上却没有那种军人的严肃感，反而都是亲切感，这一点让我措手不及。一眼看上去，秋月的相当地帅气。

我点了点头。继续用筷子挑起米饭，送到嘴里面。

和想象之中的不一样实在是太好了，秋月的母亲并没有十分凶恶之际，秋月的父亲也没有呆板严肃。我这才松了一口气，不过，依然不敢搭话，毕竟，有大人在，总觉得哪里有些束缚着。

“理查德，来来，吃一块牛肉吧！”说着秋月夹起中间盘子里面的一大块红红色牛肉放到我的碗里面，然后在我耳边轻声地说，“别发呆了，待会还要玩游戏呢，补充一点能量”

我先是怔了一下，随后也点了点头，筷子夹起牛肉，塞到嘴里面一口一口地咬着、吞着。味道相当好，大概是我自己做牛肉的味道的两倍接近美味，我迫不及待地全部塞到了嘴里面，四下五下嚼烂了之后，就再次塞上一口饭，全部吞了下去。

“这孩子这可爱……嘿嘿嘿……对了……理查德同学”秋月的母亲看我，像是在看什么奇珍异宝似的眼神，“你在班里面-排名怎么样呀？学习成绩？也没有其他多余的意思啦”

“中等偏上”我回答。

实际上也就只有中等而已，为了不给他们留下不好的印象，所以就顺便往上提了一点点。我这并不是故意地，要知道中等偏上的水平也是属于中等水平。

“这样啊，你们也要好好地一起学习哦，不懂的地方可以互相询问，我们的女儿也是有些愚笨的哦~”

秋月的母亲看着秋月，脸上依旧是那样的笑容，但是秋月的脸却完全涨红了。

“不要说啦，我的成绩可是班上顶尖的啦，哪里有什么愚笨呀！包子，不要管我妈妈，快的呢吃吧！”

我这才注意到，秋月母亲的嘴角浮现的不和谐的痕迹——那痕迹应该是恶作剧的笑容，和秋月果然如出一辙。

“我们小贝啊，总是在意外的地方十分脆弱呢，理查德同学，你是她的朋友的话，就要好好地照顾她哦，别总是看着小贝却什么话都不说，她也是个很敏感的女孩子，她哥哥不在了之后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这样精神地小贝我还是第一次见，甚至连小贝要求我们回家吃晚饭这样的要求也是第一次见，要知道在以前我们都是很少能够在家里吃饭的哦，这个小孩子还说什么‘有重要的客人要来啦，请你们务必一定要回来招待’，现在才知道是有这样一个朋友哈哈哈……”小贝的父亲嘴角微微地弯了起来，“你可要好好地照顾小贝哦~虽然也许你可能听不懂就是了……不过没关系，一定要永远都和小贝做朋友哦~”

我虽然年龄不和大人一样大，但是秋月父亲所说的全部意思，我是完完全全地明白的。秋月甚至为了我的到来，而叫了父母回家做晚餐并且与我见面，把我当做这么重要的人，我的心——确实是我的心，这是第一次父亲死后的感动。

我点了点头，“秋月是我的好朋友，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明明自己都照顾不好，但是我却放下妄言说照顾别人，自己心里面第一次讨厌这样傻瓜的自己。

“我跟你说哦，理查德，小贝小的时候，老是和他哥哥在家里玩游戏翘课，甚至有几次老师都为了她追到了家里面，硬是拖着拽着拉到了学校里去哦~”

“那次是为了逃那个无聊的数学竞赛啦！”

“结果那一次，她就以与第一名相差两分的成绩，落在了第二名的头衔上。哈哈，虽然这样说也感觉到一丝害臊，但是当时她哭着喊着我不要去我不要去，结果还是跟着老师一起去了，是不是很有意思？”

“妈妈！所以说，那次也没有办法，老师要没收我放在她那里的游戏机呀！”

看着两个人，一对母女进行这样的对话，心里面还是稍微有些沉淀了下来，并没有那么多的严肃的氛围，这个家还是十分和谐温馨的。除了提到秋月哥哥的时候，似乎大家都有着沉默的趋向，但是似乎为了掩饰这个，秋月的母亲很快就切换了话题，秋月的父亲也是不是地就加入话题的讨论中，时不时地就询问我“这个知道吗？”或者就笑着看着我，“这个实在是太有趣了”。也许他们积了一大堆的话语，在现在就像是一个可以不停变化匣子的话唠一样。大概——他们也很想很想这样子一家人聚在一起好好地说着话了。

这一家人的氛围还是十分和谐温馨的，我刚才提到了。晚餐之后，我便在秋月的房间里与秋月一起玩游戏。这是上个世纪的某个游戏公司发表的《万龙岛：失落的世界》，因为已经相当地老，并且游戏光碟已经被磨地不像样子了，所以看上去一副已经空白了一切恶样。

我摇了摇脑袋。

“这个游戏到底哪里有趣呀？”我无奈地询问。

虽然说是3D游戏，但是却给人一种失真的感觉，游戏屏幕里面绘制出来的人物画像，简直就像是一个粗制滥造的草制品。

“当然是游戏的剧情啊，毕竟这里面的发挥空间比起一般的游戏来说要多得多了，当然如果你非要追去普通3D游戏需要追的画稿质量的话，就要换个游戏了，因为这个游戏制作周期只有六个月，所以就把大量的经历花在了玩法上面，啊，说了这么多你也不会懂啦！”

没错！说了那多我也不会懂啦！

“唉，真的不知道啦，这是可以两个人玩的吗？”看到屏幕边上还接着一个手柄，我询问。

“是啊，你要来也可以的哦……怎么样？……”

让我惊讶的是，这个游戏也就是在刚刚才开始玩的，我一直一起秋月她已经玩了很久很久了。

“这是我哥哥留给我的游戏，也是他从很多朋友那里借过来的，不过我也是第一次玩，毕竟之前也有很多游戏并没有通关，我也不知道这样下去会怎么样，会不会又boss呀？”

她说的是，我们两个正在操纵着人物走向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似乎有一条龙。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万龙岛：失落的世界》，游戏开始的时候看到了标志，两个大写的英文字母“AF”，我这才想起来，之前看到秋月玩的那个《Island::Fatality》的制作组之一就是“Albert Factory”，在那个游戏地开头也有出现“AF”这样的标志——所以说这个游戏就是这个小游戏工厂做的吗？

可是画质真的不怎么样，甚至和一百五十年前的2D游戏差不多。

“这个游戏是简化版本的，自然有一个3D版本的，可是那个游戏对于机器的要求太高了，所以我也就只能这个版本了，啊，顺便说一下哦，这个游戏是系列作品的第四个，也就是倒数第二个，系列的第一部游戏我倒是能够带的动，要不要玩那个？”

我点了点头。“可是，秋月你有吗？”

“你在小看我的游戏圈吗？虽然是上个世纪的游戏，可是，就算是现在，依然有些人当做老古董收着，而且这个游戏是AF的三大系列作品之一哦，推出这个游戏的时候，它们就迅速地上涨了人气，被誉为是那个时代的游戏标杆，所以……作为游戏的重要里程碑，我也就从哥哥的朋友的朋友的家人那里要来了~”

所以说，……秋月你的游戏圈到底是怎样的啊？

秋月趴在坐垫上，然后伸出了手，从 床底下拉扯出来了一个面积十分大的箱子，里面十分整齐地塞着基本上盒子大小没有多变，但是盒子上的图案却千变万化的游戏，有许多商标，“EA”、“Epic”、“Half”、“Cry”、“Tec”、“Hover”、“ZMax”、“Nintendo”、“Sony”等等各种各样的标签图案。

“恩……没记错的话”秋月正在用手神进这里面摸着游戏，大概五十秒后，她拿出了一个盒子，“恩没错，就是这个——万龙岛·世界伊始”

说着，她将手中的游戏递了过来。我看了一眼封面图案，虽然已经大多看清了，但是还是能够依稀地分辨出左上角有一个“AF”的标签，在游戏的封面的一角写着英文“Island Of Dragons : Beginning”，虽然很多英文我不认识，但是还是觉得这么简单的几个单词还是十分淳朴的，说不定会意外地好玩。

其实实际上，比我想象地还要有趣，。

在玩了着游戏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就置身于情景之中，自己作为勇者和恶龙做斗争。正在玩得高潮的时候，房门突然打了开来……

“理查德同学，我们已经为你准备房间了哦……就在小贝的隔壁，如果你们喜欢在一起睡觉的话也以哦，不过不要太晚就行了，现在已经十一点了哦，我记错的话，你们明天虽然不上课，但是也是要好好地睡觉，还要早起吃早饭哦~哈~我也好困，我不得不去睡觉了，还是小孩子好啊，精力满满，要是我也能这样就好了……”

说完，秋月的母亲就关上了门。

“秋月，可能我不能在这里留宿了，我得回去了”

“诶？为什？我妈妈已经把房间为你准备好了呀？”

“阿姨会担心我的，我的阿姨”

6.

我回到阿姨家门口，已经是凌晨两点了，但是让我意外的是，阿姨家的灯光却没有被熄灭，仍旧闪烁着高昂的亮光，我敲了敲门。

很快，阿姨就打开了门，看到我愣愣地杵在那儿，立马冲了过来抱住了我。这个场景很少见，因为我以前也很少能够在这么晚的时间来打扰阿姨，说实话，心里面有一些愧疚，毕竟阿姨一定为了等我回来而撑到现在。

“真是的，理查德，你到底跑哪里去了呀？！让姐姐担心死了！我真的好担心！！”

阿姨的泪水直接滴落在我的衣领领口里，沾在我的肩膀上，我知道，这个任性的理查德，一定让阿姨心力憔悴。我深刻地感觉得到阿姨抱住我的时候，那双手臂的无力，还有她呼喊着我的名字的时候，吐出言语的无力，她为了我操太多太多的心了。我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让阿姨担心了！

“去了同学家”我缓缓地回到。

大概没有通知那个女人的缘故，连阿姨也被连累了，那个女人真狠毒。要是我知道了她对阿姨做了什么的话，我一定饶不了她！

阿姨把我领进了家，她的公寓不算大，只有一间卧室，也许我之前介绍过，我去了洗漱间刷了牙之后，就被阿姨领进了卧室。虽然我已经小学五年级了，但是我仍然还是与阿姨睡在一张床上，我并不因此感到害羞什么的，只是被同学知道了的话，很麻烦就是了，所以我从来也没有跟别人说过我和阿姨睡一张床上的事情。

阿姨是一个很温柔的女生，之所以称她为女生，不仅仅只是因为她的样貌很难让人认为是大人，更因为她给人的感觉也很难让人认为是大人。她就是这样一个女生，虽然不知道她大学是学什么的，但是在今年却找到了一份需要穿西装的工作。在我的印象里面，西装是很滑稽的一个东西，特别是穿在阿姨身上的时候，那种孩子气的感觉，让我下你在还记得。阿姨的工作也是每周的工作日去一个叫做‘里尚律师律务所’。

“阿姨？今天不送我回去吗？”我坐在凳子上，询问着。阿姨正在用柔软的手，帮我洗着脚丫子，这个习惯她一直都保持着，只要我在阿姨家过夜的话，她都会亲自帮我洗脚丫子，以至于我甚至可以以这个判断，我是否会被送回去。

阿姨按照日常表的话，明天是应该没有工作的，但是她却说因为公司的老板需要处理一个紧急客户的情况，所以她明天也必须一起去，虽然我也不太清楚什么情况，阿姨也很少和我说工作上的事情。

“不送，我已经和你母亲说好了，今天让你在我这里留宿”

阿姨十分坚定地看着我，那种表情，我从未想过的坚定。

我们在所有的工作做完之后，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虽然已经够关了灯，但是我还是依旧能够看得清楚天花板的颜色，那种被月亮所发射的亮光照耀了一切的感觉，也许是第一次，我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不断地重新着之前和秋月相遇和与蜜茶相遇的情景。

一切都是因为阿姨那天到出去玩，如果单以排除法来算的话，出去那天阿姨带我出去玩的动作，我会带阿姨的家里，和阿姨一起看电视，吃饭，看小说，做作业之类的，根本不可能与秋月他们相遇——不会走到游戏中心，不会遇到秋月，不会把秋月吓跑，不会撞到蜜茶，不会和秋月一起向蜜茶道歉，不会和秋月一起向蜜茶发出邀请加入搜寻死后文的队伍……

一切的可能，在之前如果阿姨没有带我出去的话，也许都会变成0。而我，现在也只是每天都蹲在学校里，看着书，听着课，偶尔自娱自乐——上课开小差，被前后左右嘈杂声支配，然后周末就可以回家，与阿姨一起玩耍，一起睡觉。

也许……这样的回忆像梦一样美好，但是现在却比梦还要美好。

我睡不着，也没有听到阿姨的呼声。

“阿姨”我缓缓地说出声。

“柯西姐！都说了好多遍了！而且我也没有比你大多少岁！”阿姨皱眉，转了过来，整张脸面向着我，我也整张脸面向着她，我们两个人对视着。

“好，柯西姐，我睡不着”十分自然地，我说了我现在的状态。

阿姨的嘴角微微地翘了起来，弧度十分地美丽，整张脸在月亮皎洁的光芒投射下，显得是温暖可亲，这是我所羡慕，我所仰望的人的脸庞，“恩，正好，我也睡不着，可以和姐姐说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吗？”

我点了点头，缓缓地呼出了气息。

“几个星期前，我交了一个朋友”

“哇哦~真棒，交了一个朋友，据我所知，理查德可是没有朋友的哦，嘻嘻，刷新我的观念了”阿姨用右手食指弹了一下我的额头，然后用十分宠溺地表情看着我，“说吧，对方是怎么样的？不过我先说哦，如果人性格不太好的话，可是应该要着重考虑划线哦~”

我摇了摇脑袋，“对方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女孩子”

然后阿姨起哄了一般似得‘哦~’故意拖长音，像是在享受着我慌乱的样子。

“这说道低，还是阿姨做的事情哩！要不是阿姨……”我还没有说你，阿姨就面不改色地用一个小拳头敲打了一下我的额头。

“都说了，叫柯西姐……”她虽然还是展露着笑容，可是看起来很吓人。

“呜呜呜……就柯西姐在几个星期前，不是带我去游戏中心玩吗？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碰到的那个女孩子”

说道这里，阿姨‘哦……’地一声点了点头，随后用很戏谑地表情看着我，“咦……没想到这么快就成为朋友啦真好真好……啊……我也好像要朋友啊……倒时候……哪天，把她带到这里我瞧瞧怎么样呢？没关系地，我不会为难她的，我也不会做什么奇怪的事情的……”

尽管阿姨是这样说，但是我还能够感觉得到阿姨深深的恶意，也许只是开玩笑的恶意。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放在心上。

“恩，”我点了点头，“可以哦……在最近的时间里，我们还交了一个朋友哦~”

“喔！又交朋友？男生还是女生？”

“不好意思，还是女生啦”

阿姨有些失望地叹一口气。

“这个女生，也是因为我和秋月而互相认识的，不过这个女生的身体很差，应该已经是濒临生命的最后一部分了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够完成她最后的愿望，不过这个愿望也可以说是我们仨个人的愿望，不过我们不希望告诉其他人，所以我们的这个秘密就不能告诉阿姨了哦……”

阿姨超级想知道表情，但是随后便挥了挥手，“切——你们小孩子的愿望还能哟什么愿望，玩游戏？交朋友？不过没有干系啦，我也不会去干涉你们的，这是你们的自由哦，不过不能做违背道德的事情就行了，知道了吗？”

我点了点头。原本的话，只要阿姨着想问，我是一定会告诉她的，我也想向她分享这样的一个秘密，我认为阿姨也会保护这个秘密不予别人说的，但是……但是阿姨却一副随便怎么样的表情，我也就想动动歪脑筋，不再告诉她了。但是和阿姨说的一样，我们是不会做违背道德，至少是我自己觉得不好的事情的。

“哦！对了”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差一点遗忘了的事情，“阿姨，你闭一下眼睛吧”

“诶？不过——还是要叫我柯西姐的哦！”，阿姨眉头微微皱着，“可是，为什么要闭上眼睛呀？要亲我？”

我的脸顿时红一片，要亲阿姨从来也没有在这个时候想到，如果自己亲上一下的话，自己脸会变成红苹果的，不过，就算变成这样我也想这样做。那，我就这样决定了！

“别管那么多啦，闭眼啦！”我有些害羞地用烦躁的表情来掩饰真实内心。

阿姨也没有说什么，只是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我爬下了床，将边上放置了的裤子里面的吊坠拿了出来，随后很快地爬到了床上，回到了原来的位置。阿姨的表情是那么的美丽、可人，闭上了眼睛的神情，仿佛在等待着是那么的，而我现在立刻马上就会将她等待的东西递送上去。

但是，看着阿姨的脸蛋十分可爱，我也就忍不住地亲了一下阿姨的额头。

阿姨瞬间脸颊绯红，询问我，“可以睁开了吗？”

我轻轻地，“恩”了一声。

随后一条月亮型纯白色翡翠吊坠就出现在了阿姨的面前，“给，这是送给你的礼物”

阿姨表情一瞬间非常惊喜，她紧紧地抱住了我，“真是谢谢你，真是太谢谢你了，理查德，我以为不会有人会送给我生日礼物的，我以为我会一个人度过这样孤独的生日的谢谢你，太谢谢你了，理查德！”

阿姨的生日，是今天。这个事实我一直都知道，直到刚才站在阿姨门口的时候，我还在犹豫是否把吊坠作为生日礼物送给阿姨，我甚至心理有些愧疚，并没有很好地为阿姨准备生日礼物。

“不用谢，阿姨，”

“都说了，叫柯西姐！”阿姨再次用拳头敲打了我的额头之后，“这个称呼也得改改哦，虽然别看我其实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但是我的心里年龄还是很小的哦~”

阿姨的心情看得出来相当地好，甚至比我所预料的要好得多。

阿姨一边自言自语着什么，“太好了，有生日礼物了，太好了，理查德送我生日礼物了”之类的话，一边眼神里四处发射着各种各样的光芒。

“嘿嘿，好~理查德，我决定啦，等到明年你过生日的时候哦，我一定好好送你一个大大礼物，要好好期待哦~”

说明年，是因为我的生日早就在几周前，就在那个法庭的黑暗角落里度过了。在那里，只有阿姨记得我的生日，送给了我一本书，除此之外，就连那个女人也不记得。

我点了点头。究竟会送我怎样的生日礼物呢？我不禁在心里面幻想着，是不是书本呢？亦或是送给我一部手机？哇哦……

7.

蜜茶现在躺在床上，无法做丝毫主动的动作，全身被莫名的疼痛感所替代，像极了一个僵尸一般，脸上的表情也似乎没有丝毫，像是一个死尸一般。窗外的月光洒在了蜜茶的脸上，病房里的用于照明的灯光早已被熄灭，屋内其他人都没有，只有一个傻瓜似的蜜茶躺在冰冷的床上。由于全身失去了自主的权力，导致因为痛苦而弹瑟发抖的双手和双脚此时此刻显得极为诡异，仿佛就像恐怖片里面随时都肯能会跳出来咬你一口的丧尸一样。

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蜜茶仍旧没有睡着。根本就无法入睡，今天她的病情已经严重到了直立起腰部十分钟背部就会剧烈地疼痛，像极了一个将要处于破裂边缘的陶瓷灌。而昨天与包子他们相遇只是纯粹为了让他们不要担心，本想着可以通过自己顽强的毅力撑住的，毕竟上次也是这样，可是……可是这次却已经到达了完全不可能忍受的地步，连蜜茶——威廉自己也没有想到。

自己最终还是在那个时间内倒了下来，甚至还麻烦了秋月照顾她，并且害的包子只能一个人去探访那个传说中的地方了。蜜茶心里面很难受，对于自己这样的行为感到十分地耻辱，不禁麻烦了自己，甚至还麻烦了别人，她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蜜茶是在五点半左右被抓到，并且带回去的。说实话，蜜茶继续在那样的环境下的话，十有八九身体就会愈加虚弱，最后就这样轻易地死去。幸好的是，当时蜜茶的父亲雇来的保镖已经成功地把她带回去了。

但是——痛苦还是没有丝毫减轻，病情严重恶化，几乎整个身体的内脏器官，没有一个像样子的，都被折磨的七零八落，谁让蜜茶徒步走了那么长的距离。当蜜茶的父亲来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面就已经有所觉悟了——但是，无论一个大人再怎么觉悟，看到自己的孩子疼痛的样子，还是会有——不如由我来承受孩子的痛苦好了！——这样的想法。但是——现在的医学不允许做这样子神奇的事情。

“威廉？感觉好些了吗？”蜜茶的父亲来到蜜茶的面前，眼眶里面已经回荡着泪水，眼睛已经红的成样子，但是还是依旧低下了头看着蜜茶，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悲伤。

蜜茶当然，已经无法以正常的语言回答了，她只得点了点头，脸上满是与痛苦斗争所遗留下的汗水，现在仍在斗争之中。蜜茶很痛苦，这个时候的蜜茶，比任何人都痛苦，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她的脸上，已经失去了原本少女应该拥有的粉红色的光泽，取而代之的，是将近淡绿色的，将近死人死尸的光泽。蜜茶的眼睛是睁开着的，但是表露出来的眼神，却是痛苦的、扭曲的、怨艾的。她无法用言语来表示自己的内心的恐惧，也无法用眼神来表达自己身体上的痛苦，她只得咬着牙齿——当然或许对于本人来说，这是必要的，不断地忍受着器官衰弱所带来的身体所难以承受的负荷。

“对不起……对不起……”蜜茶的父亲还甚至趴在蜜茶的病床上，这是昨天接回蜜茶的时候，蜜茶的父亲所做的事情。他看起来相当懊悔，并不知在懊悔着什么，同时，他看起来也相当的庆幸，并不知在庆幸什么，他看起来相当的坚强，但是眼泪却一直在流，他看起来很懦弱，但是连一丝一毫的哭声也没有发出来，只是一味地在自己的女儿的病床前，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

蜜茶虽然不能回复什么，但是她仍旧听得到，听得到自己的父亲为了自己不停地哭泣着，知道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已经神不神鬼不鬼，甚至不像个人了。蜜茶心里同样感到痛苦，她知道自己的这副样子无论是谁遇见都会心疼的，但是——这样子的痛苦，她是应该值得尝到的。

蜜茶的妹妹，就是一直一直一直一直这样子承受着这样的痛苦，依旧陪着每天陪在她身边的蜜茶，说笑话，谈八卦，但是就是这个样子，最后半年——渐渐地失去了身体行动权力的，蜜茶的妹妹，她就是这样子忍受着一起，却又不能告诉任何人，独自承受着附加在自己的身上的所有的痛苦。

“我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样子，究竟会有多少人感到惊讶，但是——我只需要和姐姐在一起就行了！这样就能抵挡全部的痛苦，勇气一亿倍，防御力一亿倍！”曾经，也许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之前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蜜茶并不知道自己的妹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直到现在，蜜茶终于知道是什么意思的。

因为有保护自己，守护自己的人在，所以，自己的勇气和防御力就会不断地增加——但是，这仅仅只是一定的范围的。妹妹最终还是因为魔病死了，蜜茶常常会想，究竟妹妹犯了什么错，一定要让她受这样的惩罚？她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她明明只是一个乖巧懂事可爱的小学二年级的小女生，为什么她会收到这样的惩罚？为什么只有她不能像其他正常的孩子一样升入三年级，升入四年级？仅仅只是因为她是自己的妹妹，她是生在这个家庭，就这样否定她，是不是太过分了？

蜜茶很气愤，在那个时候她甚至想把所谓地掌管人类生日的上帝拎起来一顿胖揍，可是——可是她自己也知道那样子没有用，没有任何的用处，最终，她依旧还是会看着自己的妹妹在自己的眼中，突然有一天就无法睁开了眼睛，接着就突然有一天，右边的心率跳动仪器显示心脏的波动完全是一条水平线。

啊——如果当时我能够替代妹妹，承受她所有的痛苦就好了，如果当时我更加勇敢一点，时时刻刻守护在妹妹的身边就好了……如果当时——

没有这么多的‘如果当时’，也没有这么多的‘就好了’，有的只是无尽的黑暗和痛苦的根源，有的只是蜜茶和她妹妹做埋下的那些天陪伴在一起的最后记忆，有的只是——现实。

蜜茶忍受着全部的痛苦，看着天花板。多希望——能有谁会陪伴在我的身边。

可是……和妹妹不一样——能陪伴在我身边的人，已经——

也许……这是命运吧……

X——X

蜜茶的父亲此时此刻，正戴着一个浓浓地黑眼圈，坐在医生的办公室里。而这位医生同样也是时常打哈抹困泪。但是蜜茶的父亲带着的一堆保镖早已围住了办公室的门口，这位医生没有其他办法。

“医生，就不能想想办法吗？”

“我该说的都说了，不可能再做更多的解释了，令千金的病已经不可能再治好了的，之前，我记得你们的二千金也是在这里住院的，病情我充分地了解的，我想你也是应该能够了解的。然后呢……其实你们不想在这里继续住院到国外也是可以的，只不过——他们和我们一样，只能延续小段生命，并且价格比我们贵上数十倍，并没有治疗或者永久续命的方法，这一点，令二千金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你了！如果你还想做什么事情的话我劝你还是好好地陪着令千金走过余生吧……”

明明是知道的。蜜茶的父亲对于这件事情明明是知道的，但是却无法做出任何的反应。自己的女儿被当成植物人，到最后，连日常起居都无法自理，直到最后，连何时死去都成了不定时的状态……明明威莉的时候已经全都经历顾了一边，当时的威廉也是深刻地感受得到，如今……如今再次让自己体会这丫的痛苦——蜜茶的父亲，知道，这是痛苦的，这是无以复加的痛苦，自己深知这样的痛苦——

但是，庸医们却无一能够解决得了。威莉做错了什么，威廉又做错了什么？他们只是单纯的、可爱的、迷人的、活泼的小学生而已，为什么要将自己的黑手向自己的女儿伸？为什么？他们究竟做了什么可以让谁会这么做？

蜜茶的父亲甚至无法想象在以后，回到家已经失去了威莉的笑容，再次失去了威廉的笑容，那——那不是——那不是失去一切了吗？

“可是，就不能想想办法了吗？”

“可以续命的办法有的是，但是……只会让令千金更加痛苦而已，我想，你应该响起了令二千金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了吧？也就只能延续一两周的生命，而且——还是以植物人的状态，这样子的话，其实生与死已经没有完全的界限了，大脑器官已经完全衰弱到停止思考了，这样子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

“可……”

蜜茶的父亲说到一半停了下来，嘴里说着‘造孽啊造孽啊’一边挥了挥手，带着保镖走出了病房。

没错，威莉和威廉都是他的两个女儿，就去年威莉开始住院，并且一年多的时间，威廉都在医院里面陪着威莉，只有在最初住院的两三个月里面，威莉是可以勉强和上肢行动的，而且状况也是越来越好，就在医生们商量着如何退院已经怎样护理的时候，紧接着，威莉的身体就急剧地恶化，就像是一个跌落悬崖的小孩子一样，已经无法在拥有回旋的余地了。

医生们措手不及，先天隐蔽性器官衰弱症让威莉的每个器官都像是自然一样地衰弱，这个病症在正常人的身体里，大约有0.01%的发病率，而且这样的疾病很少通过遗传得来的，所以当威莉发病的时候，蜜茶的父亲压根就想过威廉是否也会得病，医生也没有在意。威莉很快，就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心跳，仿佛理所应当的，仿佛就像是自然的衰老死去一样，只不过皮肤还是依旧小学生的模样，骨骼也还是小学生的模样。在那之后，威廉再次倒下了，医生们再次发现了一个这个病的患者。当然，前期状况和威莉也是一模一样，但是，就在前天……突然就恶化了……

和威莉一模一样，蜜茶的父亲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他不断追问医生，也同样没有一个合理地解释，只有一个——她妹妹是这样的话，她也是这样的话……说明你们家的基因里面应该是有这个病的遗传。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听说我的家人因为这个病而死亡，除了两个女儿。

果然……这是命运吗？……——想起了威廉经常说的话，这个时候，蜜茶在黑暗中，也不禁翘起嘴角自嘲，“这就是……命运吗？”

第五幕

1.

已经持续地搜寻了将近两个月，但是我们却依旧没有任何头绪。不如说，我们根本既没有实际的进展，也没有其他的情报收集到，只有最初的那次康德莱特街39号获取的情报算是比较多的，其他一概没有任何进展。

上上个月的月考，因为我没有复习，所以成绩也就一落千丈，排到了中等偏下的名次，平均分也才刚刚好及格，虽然这个成绩让我自己感到些许惊讶，但是老师们却完全没有一点察觉，甚至还表扬我们班整体的成绩考的相当的理想。有一次，经过学校的走廊的时候，看到转角处张贴着那次月考，全校的各年级前三十名，我找到了五年级，一瞬间就看到了秋月的位置，在第四位。

而上个月的月考，我还是没有复习，与秋月四处搜寻死后文的下落。并且因为学校在红祭日的时候放了一周的假，我们又几乎全部用这个时间在外面玩耍并且寻找死后文的下落。甚至又有些时候，自顾自地聪明地在纸上画着画，自然都是一些死后文的想象图，还有送信人的想象图，但是没有任何线索，况且想象图画得实在是太抽象了，以至于我后来去看都会笑喷。但是上个月，依旧没有时间复习，所以成绩也就保持在了中等偏下的水平，而秋月，则是第二名。

这个月的期中考试也要临近了，可是我们一点也没有准备。今天也已经是周六，但是已经连续两个月没有收到蜜茶的消息了，蜜茶也根本来不了，我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蜜茶的病情怎么样。当我向秋月问起为什么不去探望一下蜜茶的时候，秋月摇了摇头。

“那个孩子很要强，我也曾经问过她，她说，不用麻烦了，她会照顾好自己的，虽然我也想去探望，整座城市医院也并不多，一家一家问过去总是会问到的，但是我觉得目前的状态还是死后文更加要紧。”

当时的我点了点头。

而且，我还看见了秋月眼里的忧伤，那种忧伤是绝对很少见的，特别是对秋月来说，秋月在这俩二月的搜寻过程中，依然会时不时地浮现出恶作剧的笑容，但是有些时候，她自己只会一直撑着板着的脸，像是一个熊一样凶狠。

今天，我们准备在车站碰头，准备去城市的边缘之处——位于靠近后山的村子里，去询问搜寻死后文的下落。因为城市内部无论怎么找，似乎都无法找着东西，所以我们也就不能这样子下去了，我们必须要换个寻找的目标点，于是选择了那个地方。

现在是上午的九点。周末的远行，让我想起老师曾经和我们说过，等我们到了下个学期，也就是六年级上学期的时候，学校就会组织一场修学旅行，虽然这个修学旅行的规模也就只有六年级的学生，而且目标地点也就只有从几个已经定好了的里面选择，虽然说也不是我们学生自主选择，但是我们的意见还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虽然不知道会去哪些地方，但是也许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我，已经会与那个时候的感触一模一样。

我已经到了这座村庄的攻击车站，为此公交车站里面并没有挤满了人，虽然是周末，但是也可能是这里并没有太多太忙的人的原因。我们是上午九点钟打算在这里碰头的，可是……可是却没有丝毫她的人影。

不会她就这样子忘记了约定吧？——我不禁心里面纳闷，可是她也不像那样人呀？

我坐在空旷的车站里面的座位上，一辆公交车从远处快速驶来，随后在我们的车站旁边迅速停下，车舱门很快就打了开，随后就是一个长发飘逸的女孩子走了下来。

自然是秋月了，这个女孩子。虽然我语言无法形容地太贴切，但是我还是认得出来，就是和我约定好在这碰头的，已经过了九点钟五分钟才从感到的公交车上走下来的秋月了。

“走吧！向胜利进发！”她向前举起了右手，我这才发现原来她也背着双肩包。既然说‘也’了，当然我也是背着双肩包，不是在上课上学，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她要这么要求我。就是因为她的一句话——“啊，要记得到时候背着书包过来哦~”这样子简简单单的话语，我们就在这里背着书包碰到了头。

我跟着他向前走着。

她穿的是白色的衬衫和淡蓝色的牛仔裤，穿着白色的鞋带式布鞋，整体就是白色的，脸上也有着白皙的皮肤，整个身体上与白色相冲的，也就只有头发和眼睛了。

而我穿的，和平常一样深绿色的衬衫和黑色的狂宽松运动裤，鞋子则是深蓝色的携带式运动鞋。我喜欢暗的颜色，这些颜色让我感觉到沉稳凝重，十分和平。

这个村子靠近那边的后山，村子里并没有多少的村民，因为看房屋和建筑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所以说……我就一直边走路边数着这些房屋的数量。房屋的坐落形式和聚散的方式其实是无规则的，但是还是以几栋房屋为一个区域的情况还比较多，大多为四五层的普通房子，随着这条公交车的道路的一个交叉点走进这个村落。虽然村落的整体形式似乎雨五十年前的群聚形式很像（自然，这些都是从看闲书的里面得来的知识），但是还是融合了一点现代的技术，比如——无反光遮挡钢化玻璃（注：这是一种没有反光，但是外面的人依旧看不到建筑物内部的内容的玻璃材料，并且硬度已经媲美钢铁，价格也经历了时间地推磨从原本的几十万人民币一平方米变成几十人民币一平方米，所以已经足够提供给一般平民的使用）等。

“哇~”秋月看起来很开心，“这个和IS的《迷宫城市》超级像的呀，有没有？啊……你没有玩过的，也是一百多年前的东西了哈哈……不过……真的好像啊……真是怀疑他们的脑子是不是可以时间旅行呀，居然做出和这样的建筑十分相像的游戏……了不起了不起……我回去一定要好好重温那一款游戏！”

虽然我并不到秋月所说的《迷宫城市》是什么样的游戏，但是看到这样开心的秋月，我自己心里面还是多少有些开心的。

虽然是周末，并且外面的阳光其实挺好的，但是仍旧有很少的村民走出来晒太阳，大多都躲在房间里做些什么，因为安装那样的窗户，所以我么很难得知里面的情形 ，只有些窗户或者大门打开的房屋，我们能够清晰地看见里面还是有些小孩在拿着书本在仔细地阅读。其实这个时代阅读的孩子不是很多，这是实话，但是看到有喜欢看出的同龄人我还是想要去打招呼的，但是却又不太敢。毕竟是陌生的人，我们也不知道对方的喜好或者性格，就怕一开始就互相误解，所以大半还是最后打消了那种念头。

“hi！”倒是秋月没有在意什么打开门就跟着里面与我们差不多大的一个拿着笔坐在一个靠椅上的男生打着招呼，看到这里，我实在是不敢想象当初那个被我叫住却跑了几条街的秋月，原来是这么开朗的女生。

“你……你们好 ！”倒是那个男生有些慌张地应答着，“你们……到这里来有什么事情吗？”他显得有些手忙脚乱，抓起书放到旁边的桌子上，稍稍后退了几步，煞有介事地注视着我们，生怕我们做出什么奇怪的事情，而旁边一个小男生早就啪啪颠颠地跑了开去，顺着楼梯跑了上去。

“啊，我们只是会家路过这里的同学而已啦，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我们不会有害的！”

秋月一边挥着手，一边十分尴尬地解释着。

虽然言辞是极度让人怀疑的，但是秋月似乎能够做到相当地让人安心，我也难以表达这种奇怪的念头，我根本就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出这样的举动的。我只看见对方那个男生渐渐地放下了防备，不过还是低下了头，“我爸爸他们马上就回来的，没有关系嘛？”

我和秋月都点了点头。

“我们只是过来游玩一下而已啦，而起，你看我们也背着书包哦，是不是？”

说着，秋月将全身转了一圈。

“哦~你是康德莱特第四小学的吗？放学回家？还是补课回家？”他询问。

秋月摇了摇头，笑了笑，“我们是马德兰小学的，你是第四小学的吗？”

他点了点头。

康德莱特第四小学，是十所康德莱特城立小学里面名声最差的小学，甚至还有些传闻说那里尽是一些混混小学生在里面四处挑起事端，马德兰小学，也就是我们小学的曾经也被卷入过一两次事件，据说是高年级的学生，也就是他们学校六年级的学生们组团围殴我们一个四年级的小女生，而后，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学校这个小女生的哥哥就去复仇，似乎差一点就把那些学生打死了。当然那些学生都是一些自带痞气的男生。

秋月的嘴角撇了一撇。然后整张脸转了过来，拉着我的手，吩咐我，“快走吧……”

“诶？”我有些奇怪，并没有移动身体，反问秋月，“怎么了？还没有问出什么事情吧？”

“不用问了，都是事情，要问，你自己问！”

秋月的行为给我相当大的疑惑，当然我也自己向这位男生询问了一下关于死后文的事情，但是那个男生却没有给出任何回复，我问什么，他都说不知道。

我自然只能在这个时候全身回避了，当我和秋月一起走出房门的时候，我询问秋月为什么刚才表现那么怪异。

“他是那个小学的学生啊！这一点算不算理由啊？”

“可是……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只不过不同学校就这样子吗？”

“你傻啊，当然不是因为学校不同才这样子，纯粹只是因为他的那个学校啊，你刚才没有听到吗？第四小学！是那个充满着无赖男生和矫情女生的小学！”

秋月的表情相当夸张，她不是在表达不满，她是在表达强烈的愤懑，甚至嗓门大到原本那个门后那个男生都可以听到的地步！

“虽然我知道那个学校是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事件，但是……不代表每个学生都这样子吧？”我皱着眉头，毕竟的确是这样子啊，不光这样的学校，其实我们学校内部也有这样子打架斗殴的事件出来呀，并不是每个区域都是十分纯粹的一群人呀？

我十分不解，然而她的下一句话，让我彻底理解了。

“被欺负，被打的人，又不是你！你怎么可能理解！”

2.

秋月的话十分严厉，仿佛就在训斥一个已经犯了很多次错误的小孩一样。而现在，无疑我就是那个小孩，当然现在那个小孩就是我。

“你听好了，包子，他们那群人，真的是只喜欢打架，只喜欢挑事情，无一例外，真的，无一例外，不要想什么多余的事情了。如果你想听我跟你将之前的事情，我很乐意给你讲，因为你是我的朋友，但不是现在讲，我现在心里面极其地、超级的不愉快，如果想让我在现在回想起以前的事情的话，我肯定一拳头给你，听见了没有！”

秋月的神情的确不愉快，说不愉快其实是骗人的，其实已经是相当的愤怒了，我甚至看到少有的秋月的耳朵都会怒地发红，整张脸散发出不可抵挡的死亡气息，仿佛我只要稍微地移动一小步，或者说出一个字，就会被她用拳头给轰个稀巴烂。

真是的……明明自己也这么暴力……算了，我也就不问了。

我叹了一口气，“好了好了，那我们就不说这个事情了，怎么样？这还继续调查吗？虽然我认为其是不会有太多的参考口述罢了”

秋月摇了摇脑袋，用十分坚定的语气说，“肯定还要继续找，走，我们去有大人在的屋子里，虽然大人里面也由让人痛恨的人，但是那些人一看便知，而且至少还要比那些男生靠谱得多，当然……包子，你会保护我的对吧？”

“诶？”突然被问到这种问题，一时之间我根本不知道以何作答，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要保护秋月什么之类的事情，秋月完全有能力进行自我保护，干嘛还需要我来保护？我心里不禁暗自嘀咕，“这样突然问我……我也不知道诶……”

“包子，你刚才说了什么？”

“没，没什么，我会保护的，我会保护的……”

“恩，那样子很好哦，虽然我也会自己保护自己的，也不用太担心哦~”

突然间，秋月的脸又回归正常——恶作剧般的笑脸，直到刚才我还一直不断的思考着如何让秋月恢复原状，一直这样生气的状态对自己很不友好，现在终于可以呼了一口气。

虽然不知道秋月的大脑里面究竟是怎么样的回路，但是现在幸好已经回归正常，我也就能安心地跟在秋月的身后了。

秋月背着的书包也是纯白色的，但是却没有灰尘，原本纯白色的书包就已经很少见了，加上书包上面并没有沾染上一点儿灰尘，这样子就更加少见了。所以说，秋月其实是一个超级爱干净的带有一点洁癖的女生吗？虽然平常我在她家里玩游戏的时候，卧室里面是相当的赶紧啦，可是也没有看出来有太多的洁癖呀？那倒还是是只现定于书包这件事情上面？

我并没有向秋月询问这件事情，我也并没有再继续想着这件事情，我只是看着秋月的背影，心中有了一丝感伤——看到了似乎许久没有看到的另外一个人的背影。

那个人是父亲，我的记忆中，那个人陪伴了我很久很久的时光，那个人一直都没有抛弃我，那个人一直在我的前面给我遮挡寒风，替我指引道路，为我加油鼓劲，那个人——那个人现在已经不再世界上了，那个人——现在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没错，就是死后的世界，虽然我并不知道我们的世界和死后的世界究竟有多少区别，又或者是否真的有死后的世界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我不清楚，这些我都不关心，不，或许我还是关心的。但是如果事实上来说真的有，就像是秋月康德莱特街39号的小姐姐们和芳芳姐姐所说的死后文那种东西甚至都存在的话，我也是很想去获得，拿到父亲的死后文。

但是……目前来说，那样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了，但是秋月还是没有放弃。

“包子”在前面，突然秋月开始询问，“你想要死后文，是因为什么来着？”

“我父亲，我想要父亲的死后文”

秋月突然转过了脑袋，用睁大的眼睛看着我，然后用十分温柔地声音询问我“你父亲？你父亲已经过世了吗？”

也许是怕我回想起伤心的事情，但是关于父亲除了他死亡这件事情，也就没有什么伤心的事情了，我点了点头，“是的，今年的二月份底过世的”

“死因是？”

“听说是过劳死”

秋月的表情慢慢放缓，然后露出一副十分轻松地表情，“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反正现在能够担心的事情，只有是能否找得到死后文这件事情了，不要再考虑太多了，你也是想知道自己的父亲最后的遗愿，最后的情感是什么吧？你也是想知道父亲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你，是怎么看待的吧？我也一样，我也想知道兄长对于我是怎么想的，所以我也就，我们我也就这么拼了命地寻找着、寻找着，花了这么俩个月，我们也许都在做错的事情，就算是错的……”秋月的表情变得沉顿了起来。

“就算是错的……我也没有办法停止自己做这样的事情……”我这才注意到，秋月的泪水早就已经打湿了眼眶，集齐在下巴之处，随后吧嗒吧嗒地落在了衣领上，“因为停止做这些事情的话……脑海里就会更加想念哥哥，想念到无法做任何事情，直到大脑里面被那种高的东西全部填满，我知道，我知道这样很傻瓜，也有可能会被人认为是兄控，但是我就是喜欢哥哥嘛，这有什么错，他又高又帅，脾气又好，教我格斗，为我打抱不平，关心我、爱护我，甚至连父亲和母亲也不曾有过那种的关心和爱。我也爱他，我甚至还想等长大之后和哥哥永远在一起，可是……可是……”

秋月的话语声，最后变成了哽咽声，我无法用言语安慰已经处于这种状态的秋月，但是本能的，我还是保住了秋月的身体，企图通过这样子让她稍稍冷静下来。我的双手跨过秋月的腰，从后面盖住了秋月的书包，将她轻轻地拥抱住了。

但是秋月一下子把我的背部给拧住了然后两只手穿过背部和书包之间的空隙，紧紧地抱住了我的腰。没错是紧紧地……那种让人能够产生巨大的窒息感的紧紧地……我已经几乎无法呼吸，但是我还是忍受住了，凭借着微弱的气息强行撑了好久好久。

秋月一定，一定很想对她的哥哥这样做，可是……她的哥哥已经不在了……

我一边感受着秋月手掌强大的贴力，一边感受着秋月混乱的气息在我的耳边搅动。大约过了三分钟，秋月才抬起了脸去，把我放了开来，“对不起对不起一边说着这个，一边向我点头赔礼道歉。”

我自然是没有关系地摇了摇头。

我们继续走向村子里面的深处，我依旧在秋月的后面。

“包子，今天的事情，可不准告诉别人哦~”秋月的声音还是有些带有泪水的质感，但是已经回复了恶作剧般的语气，她没有回过头，所以我完全看不到她的模样，但是眼眶一定红肿了。

我也算是松了一口气地叹了一席，“当然当然，我可是连和说话的对象都没有呢，我现在……”

“是吗，那挺好的……啊，对了，那边有一个坐在摇椅上的老爷爷，我们去问一下怎么样？”秋月伸出手指指向前面坐在摇椅上面的一个已经花白了大部分头发的老爷爷。

我点了点头。

那个摇椅是在一颗大树下，这个大树似乎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了，毕竟大树上面是这么写着。而大树的枝叶也是相当的繁茂，仿佛就已经把世界上全部的树叶聚集在了一起，走在这棵树的旁边，就能够感受到十分清新的空气。

我们安静地靠近老爷爷，老爷爷似乎正在抓着一份报纸在阅读着，当然，很快就注意到了我们，并且向我们打了打招呼。

“你们……你们是不是放学……准备回家迷路了呀？小娃儿不要哭不要哭哦，爷爷一定会帮你们找到回家的路的” 他放下了报纸，看着我们。

秋月的眼睛还是有些红，大概刚才的效果还是没有消退，秋月微微地笑了笑，“是呀，爷爷，我们要找回家的路，还有哦，我们在路上听到了一个让人很震惊的事情呢，爷爷，你知道死后文这件事情吗？”

这位爷爷听到了秋月说得话，似乎什么反应也没有，又或者是故意表现出什么反应都没有，随后用同一语调询问秋月，“死后文……那是什么呀？”

“就是……就是亲人死了之后，可以从死后的世界寄送给给我们的世界的信哦……知道这个吗爷爷？”

这爷爷摸了摸自己的花白的胡子，微微地嘟着嘴巴，然后还是摇了摇脑袋，说“不知……我活了这么大的岁数了……但是真的不知道……如果我知道的话一定会和小娃儿讲的，不过……我是真的不知道咯……啊，虽然没有死后文，但是我知道一件奇怪的事情哦……”

“爷爷你讲”秋月十分耐心。

“这是我的孙子跟我讲的事情……他说啊……有一次……就是在晚上辅导班回家的时候，看到一个街巷很奇怪……当时啊……好像有一个老人跑进那个巷子……他并没有过多地去关注……但是很快……那里面就传出来一个惨叫声……他赶紧跑，跑到一半之后……才发现自己的书包落在哪里了，所以他回去拿……那时候……看到两个长相一模一样的女生，站在街角，地面上躺着两个身上全是红色血的人……当时他想也没有想，抓起书包就飞速地回来……跟我说了这些事情……但是……但是奇怪的事情啊……第二天或者之后，新闻里并没有出现死亡事件……这件事情在当时……”

……

因为那件事情，完全没有关联到死后文，所以秋月和我并没有关注那位爷爷说的那件事情，我们在耐心地听完了那件奇怪的事情之后，就理性地走了。

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我们的今天还是没有任何收获。

3.

“我说，我很讨厌你啊！”我冲着眼前的一个中年男性大声地怒吼着。

随后，我背对着他们，跑进了我的房间里。

要问我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实在是再简单不过了。我的生母和法律上的继父，在丧心病狂地追问我这些天的下落，在向我质问，为什么几次三番那么晚回来。我无法回答我也没有义务回答。不光是他们的那个模样让我感到心烦，还看到他们对我假惺惺的一副模样，心里面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为什么在父亲去世之前，他们不会对我这样子献殷勤呢？到头来，还是只是想在别人的眼里，当一个称职的‘母亲’与‘父亲’罢了。这些光是看到他们那张让人生厌的表情，就能够完全看得透。

什么母亲，什么父亲，简直就是狗屎！明明凭借着一己私利，就做想做的事情，把父亲抛在冰天雪地，把我丢到刀山火海之中，这简直是就是酷刑，现在来跟我说，你么也想得到你们想要的东西，我想这辈子都没有了，这辈子！

我叹了一口气，趴在强上。想起了秋月。秋月的家里，父母和秋月过得生活才是我应当度过的幸福生活，为什么我就是没有那样的生活？为什么父母要分开，为什么父亲要这样死亡？为什么生母满不在乎地只字不提，为什么？为什么？

我再次想到了秋月，我想去找她，虽然我知道她的地址，可是现在却已经是半夜凌晨了，我不可能在这样的时间里打扰秋月，更何况，明天还要上学……

好累，一切都好累。累到眼皮都难以睁开，累到呼吸也变得十分麻烦了，累到一股脑儿地趴在床上，微弱地起伏着自己的胸口，这一切就像是一场梦境一般。没错，就先回一场梦境，一点也不真实的梦境。

“你到底上哪里去了？知道现在几点了？”

“为什么你这么不听话？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听话，不要在这样随随便便地跑出去了，不然的话，遇到坏人就麻烦了！”

“喂！小兔崽子，你妈再和你说话呢，你朝着哪儿看？”

“理查德，不是我说你……只是……你也应该要明白我们的良苦用心呀，我们并不是限制你的自由，我们只是简简单单地作为父母这样关心你而已”

“理查德，快说吧，不要紧的，就算你是什么不是很安全的地方，下一次只要不再去就行了的，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能不能和妈妈说一下？”

“理查德！你快点说！我的时间也很宝贵的，我不可能把时间放在你这里面。

”没关系没关系，就算是说出来就好了，我们不会骂你的”

只要我不说话，他们就会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仿佛就像是真正的我的‘父母’一样在耐心地询问我的事情，可是，根本就不是，他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父母’，我的母亲是极其和蔼，极其善良的，她不可能会与父亲离婚，更不会目睹着父亲死亡而丝毫不伸出一丁点儿援助，哪怕是去医院看父亲，也是没有一次——所以，所以眼前这个女人不是我的母亲，她只是生下我的‘生母’而已。

“快点说！”他们的威吓着实吓人，当时就已经决定不要说的我，却被这样的痛苦叫着。

“喂！理查德！”

他们又在乱哄哄地叫着我的名字，我暗暗地擅自在背后骂了一声。

——“明明自己不是我的父亲和母亲，却总想着这样子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我闭上了押金，看着周遭一切的被光线反射了的东西，我一直以来都没有仔细地观察得到的阴影，在这些皱起的附近出现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脑海里，再次响了秋月的话语。

可是现在，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不断地回想起最近在做的一些事情。与秋月一起找旧没有的下落，读书、上学我又不想去，也不向秋月那样成绩良好，就全世界丢失了我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地球的重量就会少一点，初次之外，‘父亲和母亲’会更加的哭泣，认为 自己一生没有行使作为‘父亲和母亲’的角色，就这样失去了这样简单的属性角色。

但是，他们并不会真正地失去什么。离开我的父亲的那些年，母亲从来也不曾来探望过我，也没有来我们这边说说话，已经完全像是去往了另外的世界，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毕竟在后面，她得知了我的事情之后，就决定来干涉我和阿姨的正常说话，并且根据父亲的遗嘱上来说，我是始终交给阿姨抚养的，也就是在几个月前的事情，我的记忆却着实清楚，仿佛就算是从天上来的，一点征兆也没有，父亲时候的第七天，丧礼已经举行完毕， 她出现在了我的桌面。随后用一副自然地模样，与阿姨展开辩论。

当然，阿姨也已经不在乎了，毕竟家里有人死掉，虽然这个家人，对于她来说，只能算是‘姐夫’的家，不过作为一个亲戚，父亲带阿姨可是就像是亲身妹妹一样，所以……阿姨很喜欢父亲，她也看不惯随后向我们讨要说法的母亲，也看不惯同学欺负我，在父亲手的一段时间里，她甚至为了我跑到学校里面为打抱不平，”

我叹了一口气之后，翻了个身，凝视着天花板上面放出微弱光芒的白色白炽灯。心里面的石头越来越大，最终堵住了我呼吸的呼吸道，差一点就把我的魂给丢了呗。

“你们……你们一点儿不知道自己再犯什么样的罪行，不光是大人，小孩，还是公牛小牛，每一生物每天都在不断地犯着罪行吧？？”我一笔自言自语，一边做起了身子，我没有能够很好地睡着，特别是的刚才的事情仍旧耿耿于怀，并不是对于他们询问我的事情，而是对我回答的事情。

也许只是十分简单的话题，我却想到了各各样的东西。

啊……果然只是因为太困了的原因了吗？我不禁这样认为，如果我在这样子下去，胡思乱想，会不会做出更加胡思乱想的事情呢？到底是什么害得我这样胡思乱想呢？

她们，我是说，那两个自称是我的‘父母’的人。刚才在质问我之后，他们得到我的无视之后，愈加变本加厉，开始数落我是个坏孩子。

没错，对，我就是坏孩子，那又怎么样？你们不是早就知道了吗？现在摆出这样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你以为我这样就能够会自我反省了？开玩笑吗？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过来的，结果你现在对我说，我的这些所作所谓 就是坏孩子的行为举止。你觉得我会听吗？

我不觉得，我会有多少听得进去。我甚至还很愤怒，认为他们根本就不懂我的感受，只会一味地将自己的思想和想法强行钉在我的身上，就像是一个十分恐怖的杀人狂一样，不断地拿着刀具，割滑着我的伤口。

“你们才是坏大人！你们才是！我一点也不坏，我一点也不坏！”

随后，我一点也没有情地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这句话，憋在心里面相当的久了。

“你说……什么？”像是受到了惊吓，我的生母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我说！我很讨厌你啊！”我留下这句话，转身跑进了我自己的房间里面，靠在们背后气喘吁吁。

和大人吵架，这是第一次，当然也就是第一次和生母与‘继父’吵架，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道理，但是只要是我的心情相当的、极度地不乐意，那么就会这样子大声地喧哗。可是，心里面也是明白的，光是吵架是解决不了问题。可是……可是我却仍旧挺不下来。

虽然现在的心情很乱，但是绝对没有到混乱不堪的情况，无论再怎么样修改，也完全达不了与秋月在一起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明天，去找秋月玩吧”一边下定决心一边躺倒床上，因为已经是五月份初了，所以这边的天气才会变得好，如果看到了好的天气的话，会不会心情会稍微好一点呢？我不禁有心理面这样想。

于是闭上了眼睛。

X——X

“秋月，”和秋月走在一个李树下面，周围全都是千年矮（一种灌木型植物），我们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座位上坐了下来。我和‘继父’与母亲的昨天的吵架情形缓缓地告诉了秋月。

“这样啊”秋月摸了摸下巴，虽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秋月喜欢摸下巴。

“对的”我点了点头，“我家里的情况，我想之前已经告诉你吧，我父亲已经去世了，然后这个自称为‘妈妈’的人就出现在了我的我面前，带着另一个男人，然后……然后便开始了长达这么几个月，自称为是我的‘继父’，当然这只是法律上来说的，虽然别看我才五年级哦，但是我看了很多的法律的书哦……”

秋月点了点头，“虽然不知道什么法律哦，但是我觉得啊只要是这个继续对你是好的话，那你接受下来也没有关系……可是按照你遮掩的描述来看的话，她根本就不适合做你的‘继父’，你那样子生气发火其实还是十分必要的，还有啊，不要为难自己。不管在怎么样，你也不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哦~你看，前别像我这样”

“像你什么呀？”

“像我一样，和父母闹掰了，一句话也不敢说。”

“那是怎了呀？”

秋月叹了一口气。

“还不是因为我不好好学习，他们就给我加作业量，我就像是一个自动写作业得器，所以我大声吼着他们，不要把我当十分温驯地小女孩，和你摆一样，我也是会怒吼，hi生气，会痛苦的女生，只是这样一个十分简单的女生。所以，包子，你不要气馁，尽管地发出牢骚就是的，我就是这样，我们小孩子就应该是这样的！”

我点了点头。或许的确是这样，每个小孩子，行我们这么大的年龄，都应该是快乐的、幸福的，但是并没有得到这些，反而失去了父亲与父亲的爱，那么，就算是有多少快乐的东西，在这之后，只能是一瞥悲伤。我失去了父亲，秋月失去了兄长，我们都失去了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的东西。

所以，现在的我们，任性一点也无所谓。

4.

冷风在微微地吹拂着，在深紫色的天空中，挂着几颗明亮的星星，那些星星在天空的边界之处闪烁着明亮的光芒。已经是深夜了，秋月走在微冷的路边，停下脚步，直视着眼前矗立着的高耸的钟楼——那是最近才兴建的似乎是有关什么宗教系统的什么计时楼，不过这也只是听包子说的。

那是一个十分高耸的钟楼，外表通体漆黑，像极了黑不溜秋的煤炭，一点光芒也没有反射出来。像极了一个游戏里面出现的超现代建筑物，自然——那个游戏也是一百年前的游戏罢了。那个游戏其实是一个推理游戏，因为实在太难了，所以秋月最后就放弃掉了，秋月哥哥倒是很容易的通道了最终关，虽然秋月不太明白那个游戏具体的内容是怎么样，但是秋月哥哥总是说有多好玩多好玩，可是最终秋月也没有继续去玩那个游戏，那个游戏似乎是AY工作室的作品。

现在想起来，秋月有些苦笑，那个时代的游戏工作室，似乎都喜欢用简单的英文首字母代替自己公司的简称，像“EA”、“AF”、“SPLAY”等等，倒像是这些游戏公司或者业余制作室最终却变得很厉害，仿佛就像是一个游戏时代的纪元标志，相比那些大型的游戏软件公司，像“TC”、“WY”，等等游戏公司最终却走向了没落，没有更多更好的游戏做出来，尽管游戏的盈利还是只多不少，但是无法吸引更多的新型玩家了，所以……

秋月宁愿买那些经典的制作，也不要买那些看起来十分可爱，但是实际上却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游戏——比如曾经红极一时的5V5对战的“亡灵大战”，因为其模式已经被当时众多游戏用烂，也就没有再多的玩家可以欣赏——关于游戏的艺术。

上次和包子去山脚处的村落的时候，看到的那些村落的建筑物，虽然算是后时代的东西，但是在一百年前这样的建筑方式还几乎很少见的，所以秋月在当时还是差点吓了一跳。

但是……还是不想回去。

秋月心里面就只有这样第一个念头。这是秋月很久以来都没有的心情。她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心情——身边有人嘲笑他，也有人陪伴着她，也有人希望她死，也有人担心她，她现在心里面乱成了一团糟，简直就是没有解开来的麻线一团。

她希望自己死去，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人认为，自己的存在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污蔑，自己和自己的兄长一样，是不应该就这样子继续活在他们的面前的。她原本不相信这些，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她的耳朵嚷嚷着这些，她现在的脑海里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东西了——只有着一门心思，那就是死去。

昨天在回家的路上不断地想要寻找一个合适得会想要告诉包子，可是始终都没有说出口。等到自己回过神来，才发现今天其实一整天我都没有和包子说过什么话，却已经到了要分开的路口之处了。

包子看了看她，神情有扭捏，像是有什么要说，几次张口张口却没哟一次要说话，最终还是作罢了，叹了一口气。

她知道，也许包子也看出来了关于她内心的确是有一个枯竭的东西在挖空着内心力量的源泉，但是却难以表达出来。

她就和包子做了简单的告别之后，两个人就分开了，要是在原本，她心情好的时候，那么，大多都是会向包子讨要一些吃的东西，当然，其实也就是两个人一起去吃东西而已，但是……这次的她却没有像之前那样。

这原本就已经引起了包子的深度怀疑，可是包子不明白，甚至还天真的认为这只不是秋月的一时恶作剧罢了。但如果真的是恶作剧，那又是什么呢？包子不明白，他也不会明白。

而今天，已经与包子约好了，却没有与包子一起走路回家的秋月，一个人，走在连自己也不曾多少熟悉的街道上，一个人看着孤独的风景。

“啊，好怪，心里就像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一样，什么哥哥，爸爸妈妈，死后文，包子，蜜茶，什么都像空虚了一样，好像什么东西不是真正的，都是虚假的，都是那么地可怕的”秋月叹了一口气，继续走动着脚步。

已经发完了牢骚，秋月心想，那就应该回去了吧，不要再做多余的事情了。

事到如今，也只有回去玩会儿游戏才能填满一下自己心中这些空虚的窟窿。

她的双手手背手心指尖无一处不沾染着红色的鲜血粒，就连脸上，脖子上，一些裸露在外的一些肌肤也让人看到目瞪口呆。天那，这是一个满身灰泥，手上脚上脸上头发上全都被不可思议的棕色和红色的颜色点缀着。我们也许只能从一百年前的还是尽是一些人类员工的建筑中可以看得见。

原本清爽至极的直发，现在变成一堆杂乱无章的粗线，原本白净的脸庞，也变成了点缀着一滴有一滴棕色、红色、白色液体或者固体的东西，秋月的眼角之处，还可以清晰地反射着月光。

那是受尽了屈辱般的蹂躏，那是无穷无尽摸不着边界的黑暗，那是如同泥泞般沼泽的混混恶臭。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之中，她，秋月支撑至今。

但是，再也没有任何想法可以保护着她免受这些侵蚀了。因为就如同她的内心也被如此轻易地俘获了一样，她的思想也被这些宛如妖魔一般的咒语给俘获了。

X——X

门被轻轻地推了开。让秋月比较奇怪的事情是，门并没有锁住，这是平常的时候并不一样的。因为平常的时候，秋月没有回来，门也就不会被打开。

秋月的脑海里冒出了第一种可能——有小偷。

可是，现在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秋月的心情已经沉闷了，她根本不管是不是小偷，总之就是一句话——走进去就对了，秋月已经再也没有那种纤细的心情考虑如果是小偷那么会不会带着威胁生命的武器这样之类的可能性了。她现在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的回到家，只想坐下来，好好洗个澡，睡一觉。

外面的风已经听了，只能听到一两声远处的院子里传出一些犬吠声。秋月将门关了上。

家具没有任何改变，让秋月心里咯噔了一下的是——沙发上面，真躺着自己的母亲。

已经是睡着了的，轻轻地鼾声从鼻子里面微微地吐出来，秋月这才明白为什么会有门未锁这样的奇怪现象了。可是，让秋月不明白的是，自己的母亲为什么睡在沙发上。

秋月并没有绞尽脑汁地思考为什么，只是很自然地从母亲的身边走过，但是走过母亲的身旁的一瞬间，自己好像想起了什么，把书包放了下来，走进了母亲的卧室。

果然，母亲的卧室里面，父亲不在，只有摆放整齐的床单，秋月拖着沉重的身体，将上面摆放着的被单认认真真地叠了起来，环抱在手上，正准备走出母亲卧室的时候，发现门后面还放着一个装着玻璃弹的玻璃瓶。

眼眶，很快就在秋月的眼里回荡着。

但是秋月还是没有任何所谓地走了出，走到了睡着了的母亲的跟前，将手上的被单轻轻地披在母亲的身上。并没有任何要做这件事情的必要，但是秋月也并不了解为什么自己会做这些事情，直到将被单披上的那一瞬间，秋月自己也还是没有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

直到秋月的母亲因为这样的异动，最终还是睁开了眼睛的时候，秋月才开始恍然大悟。自己正在帮自己的母亲披被单。

“啊，”秋月的母亲睁开了眼睛，蒙着眼睛，摸了摸自己胸口上面滑落的被单，马上就反应地像是清醒了起来，猛地睁大了眼睛，“是小贝啊”

秋月点了点头。吉尔吉·贝，是她的名字，也是她一直以来被人们所叫唤的名字，而‘秋月’，则是只有认识了两个月的‘包子’和‘蜜茶’才独有的名字。

“恩……”秋月的母亲伸了个懒腰，用右手揉了揉眼睑，“啊，已经很晚了吧……三点了？啊，怎么流血了你的脸？还有那泥巴是怎么回事？你的衣服，天哪，你得去洗澡，我去给你拿一拿药水，小贝……快去啊……”说着她又打了个哈欠。

秋月的心情有些烦躁，听到了别人命令她的声音，心里面更加地杂乱。

“你快给我去死吧！”

“你快去睡觉呀！愣在这里干什么？”

“你快点给我去死啊！活着干什么？”

“你怎么了呀？小贝？”

“你怎么不去死啊？贱货！”

“去死啊你！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

“小贝？”

“去死啊！去死啊！杀人狂！杀人狂！”

“去死啊！杀人狂！杀人狂！”

“去死啊！去死！杀人狂！杀人犯！”

“去死！恐怖主义分子！暴力狂！”

“去死！杀人狂！”

“去死！去死！去死！去死！……”

“去死！去死！去死！去死！……”

……

秋月的脑子里一团乱。

“不要再给我发号施令了！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现在就死！我现在就去死！”秋月说着一边扔掉了书包，一边朝着墙壁撑着头，撞了过去。

传达到秋月的头部的感触，并不是坚硬的疼痛感，而是柔软的舒适感。

秋月恍然地抬起了头，看见母亲挡在自己的面前，脸上尽是泪水。

她紧紧地用双臂抱着自己，同时用温暖的身体作为依靠给秋月温度，明明是四月，但是屋内的稳定却像个冰冻的大冰块一样散发着让人冰冻的气焰。秋月感受得到的，只有母亲胸口之处，和母亲双臂之处的温度。

她哭泣了，秋月哭泣了，秋月很少的，这样嚎啕地大声地哭泣了。

“啊啊啊！！”秋月的声音很大，甚至能够吵醒隔壁邻居，但是秋月的母亲没有制止，只是温柔地抱着秋月，抱着这个年龄还小，却经历了很少同龄人经历过的事情的女儿，抱着这个会给自己披上被单的女儿，抱着这个深受痛苦，却又甘愿独自一个人全部承担的女儿。

“我知道的，孩子，我知道这一切的，我什么都知道的，不要担心，我永远都会站在你这边，妈妈永远都会保护着你，守护着你，已经不会在让任何人可以欺负你了。”

秋月的母亲抱着秋月，右手轻柔地抚摸着秋月额头前的脏头发，透过窗户，看到了外头一轮十分明亮的月亮，她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其实昵称就是以这个为模板创造的。

5.

秋月在学校里又再次受到了别人的欺负。

这事情发生在秋月今天的正午时分。秋月根本就没有丝毫察觉得到有些许奇怪的氛围——周围的人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不仅仅只是因为在午饭时间，教室里没有多少人，其实更多的原因，要数一个陌生的男生出现在了教室里。

秋月端正地正在自己的位置上，右手拿着一只红色外壳的自动铅笔，桌子上除了放着早晨上过的数学课程的书本和作业本外，还有一张画满了黑色涂鸦的白色草稿纸。秋月全神贯注地盯着这张草稿纸，心里面不断地想象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像是死后文啦，递送者啦，信封是什么样子的啦，等等。

这些东西要在现在想象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还未找到原物。死后文根本就没有线索，从那以后，而蜜茶也根本就没有了线索，上次一起聚会还是她偶然间去邮政局打听到的，但是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得到蜜茶的消息了。而死后文的递送者，关于这类人，秋月也完全没有头绪。

秋月叹了一口气，仔细地端详着草稿纸上面画得各种关系图。死后文递送者指向死后文，是因为死后文递送者需要死后文来递送，而死后文则指向死后的人，因为死后文需要由死后的人来填写，而死后的人则指向死亡，因为需要死亡，人类才会变成死后的人，而死后文递送者理应该是属于人类的一段，也就是，死后文递送者应该也是人，可是如果不是人的话那又怎么样呢？说明这些年全都是这个死后文递送者递送死后文的？又或者说，全世界的死后文都是有一个人递送的？不，不，这不可能，就算死后文递送者再则么强大，也不可能一时间管理那么多的死亡，但是……如果这些递送者会分身乏术呢？又或者原本就不是一个人在递送呢？递送者会改变吗？递送者到底是不是属于人类？还是属于那种幽灵的模样正常人是完全看不到的情况呢？如果收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死后文又该是怎么样的呢？…………

秋月的内心正在心如苦苦的纠缠之中，一个巨响传达到了她的耳朵边。不，就连视觉的光亮也传达到了她的目光之中，一只大鞋子重重地踩在了她的桌子上，一个看起来很胖的大个子出现在秋月的面前，从上俯视下来。

秋月有些愤怒，自己辛苦分析用的草稿纸，就这样被一只臭脚不由分说地践踏着，此时此刻，她的内心是极度愤怒的，对，不是有些愤怒，而已经升级道儿极度愤怒。

“你想干什么？”秋月的脸上黑线十分明显，这是秋月愤怒的时候，所自带的颜色。秋月的声音十分低沉，已经不像是正常的女孩子该有的声音了。

眼前这个高个子，也就只有一米五地身高，但是已经比一米四的秋月高上了一节，但是虽说身高有些差距，体格也有差距，但是秋月并没有惧怕，她十分憎恨地盯着眼前来打搅自己思绪的人。

“干什么？不用我说的吧？前些日子，你把我的兄弟打成那副样子，现在问我说干什么？我想你应该明白的吧？”

眼前的这个胖墩翘起了嘴角，左边部分的脸蛋像是一团意大利面一样卷了起来，看起来特别滑稽，但是秋月并没有关于这件事情给予太多的关注，秋月只是简单的摇了摇脑袋，随后从自己的位子上站了起来。

“我什么都不明白，我希望你能够告诉我，我应该明白一些什么东西。”

秋月的嘴角翘了起来。

秋月并不惧怕被殴打，泛着时至今日，被殴打的次数也已经数不胜数了，但是秋月惧怕再次被人用她的哥哥当做笑柄，明明那是一个多么好的男生，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哥哥，如果从别人的空中说出来的话，那可是相当的侮辱。

秋月不能在允许别人侮辱她的哥哥了。

“什么？啊——？哈哈……居然还装作一副很能打的样子？你这个小丫头，我才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只要打了我兄弟的人，我都去教训教训！”

说着，那个胖墩抡起手掌向秋月挥了过来，巨大又肥胖的手掌在一瞬间差点就要碰到秋月的脸上，但是秋月灵机一闪躲过了这个巨大的掌机，然而却因此，背部撞到了凳子的把手之处有些疼痛。

“不管那么多了！”秋月心想，自己也抡起拳头朝着眼前胖墩的肚子砸去。

但是丝毫没有作用，拳头印在胖墩的肚子上面，仿佛就像是一个可以反弹的橡胶一样，将秋月的拳头反弹了回去。随后秋月完全没有注意到胖墩的另一只手掌朝着秋月的脸上挥了过去。

“啪——”

秋月的脸与胖墩不良的手掌击打发出了十分清脆的声音。这个声音让胖墩更加露出了得意的表情，同样也让秋月彻底地愤怒了。

“你说……你的哥哥是不是也像这样子，被别人打死的呢？恩？臭丫头？”

胖墩的表情十分得意，嘴角裂开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这个角度仿佛就在说我——啊，你个小丫头片子的怒火真是太有意思了，居然敢这样子就欺负我的兄弟，太好笑了！

但是秋月此时此刻已经无法再想太多了，她的怒火已经被彻底激发了出来。

她抓起凳子，趁着胖墩没有注意，一下子就朝着胖墩的脸砸了过去，胖墩也怒了，抓着秋月手上的凳子瞬间发力，让秋月整个人都随着凳子扔了出去。

可恶！！！！！——秋月被重重地摔在了墙面上，背部带来的冲击让秋月差一点瞬间失去意识，秋月的心里此时此刻已经再也没有任何的道德底线了。

她的眼里只有愤怒，只有对这个胖子的愤怒。

……

最后还是两败俱伤，秋月几乎全身上下都被擦伤了，而那个胖墩也被秋月的拳头打出鼻血来，那个胖墩就像是看到了死神一样地，最后夹着尾巴就逃开了。只有秋月的眼神才是坚定的，而周围的同学也没有说什么，自顾自地散了开来。

不过，还是能够听得到周围传来对于秋月的一丁点儿零碎闲言。

“真是个暴力狂，要是这个家伙在我们不是每天都很危险吗？”

“就是就是，不愧是杀人犯的妹妹，连眼神和动作都一模一样，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可是啊，就算是这样也不能把对方打出血吧？这也太恐怖了，要是她心情稍微有些不如意了，会不会拿我们出气啊，简直难以想象我么会变成什么样子”

“就是，还优等生，不过就算是优等生，老师也应该是会管的吧？”

“那是当然的啦，可是，杀人狂她……”

“嘘——小声点，不要被她听见……”

“哦，所以说……”

“怎么不去死啊？这个贱货！”

“去死啊！不想再看见她了！”

肆无忌惮。这是秋月能够想到的形容这些无聊的人的唯一的词语。既然认为自己会被波及，刚才就不应该来围观，现在也不应该在这里闲言碎语。这些人只是肆无忌惮地谈论着秋月，仅此而已。

在这之后，很快，班导就来到了教室，把秋月找到了之后，把她拉到了办公室。

“说，为什么要打架？”

这是班导给予秋月的最普遍的问候，其实班导的神情已经疲倦了，只不过仍在坚持着信念，用右手拖住额头。批改作业的过程虽然十分顺利，但是作业里面因为‘优等生’所以出现的各种解法让她脑袋冒烟。也只有现在，用教训秋月这样的方法来化合一下自己的劳累。

一直都是这样过来的。就算秋月没有犯错，班导还是会请秋月去做做的，和她聊一聊关于兄长的事情，做一些思想教育。但是每一次秋月都是左耳进右耳出，认为这个年轻的班导什么也不懂。

“是他挑衅我，然后动的手，我是正当防卫！”秋月的脸上有擦痕，衣服上也有灰尘和擦痕，眉头边上有一些红肿，也许是被胖墩的拳头砸的，头发也像极了散乱的棍子一样四处翘动着。秋月的态度十分强硬，秋月从来都不认为自己在每一场战斗中不可迎战，秋月从来都是以最强有力的攻击回给那些予以攻击加在秋月身上的人。

“可是，也不至于把他打伤吧？”班导的紧皱的眉头稍稍舒缓了一点，神情逐渐恢复安详。

秋月没有回复一句话，这就让班导的眉头更加舒缓了。

“所以说，你不可以把别人打伤吧，不管再怎样，打伤别人就是打伤别人，我已经找到那个同学的班导，并且向她了解情况了，确实是他先动手的，但是在那之后，却是你出手更重，然后就把人家打到流鼻血了，当然那边我已经请老师解决了，相信那位同学以后不会再犯了。倒是你……”说到这里，班导的眉头已经完全舒展开来了，作业的困乏已经被解开来了，她现在已经是全身轻松了，“啊，也不是说你必须要去向那个人道歉，当然你把人打伤了，道歉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不管怎么样，打人都是不好的，也不管怎样，杀人都是不好的，这些都是坏的东西，我们当老师的，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学到这一点，不能向你哥哥看齐知道吗？不能学一个杀人犯。恩……好了……你可以回教室了，如果周围有人说你的闲话的话，告诉我就是了，老师会帮你的”

秋月张开嘴巴，想要说什么，可是——可是她说不出口，她不敢说不出口。

“怎么了？”班导用奇怪的眼神看着秋月，秋月摇了摇脑袋。

“班导老师，你知道死后文吗？”

“什么？”

班导用一个‘你的脑子是不是烧坏了’这样的表情看着秋月。秋月倒是立刻感觉不到异样，便不再继续询问了。

“啊，没什么，我要走了……老师再见！”

说完，秋月头也没有点地就直接转头走出了办公室。

……

错了。错了。秋月错在她太天真，真的会以为班导老师说的是真的，真的会以为对方不会再来找麻烦。所以……所以秋月遇到麻烦了。

在放学之后原本要前去和包子一道去玩的秋月，在教室门口被一个十分壮的男生拖住了衣领拽到了学校的后园地，把秋月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6.

“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痛苦”秋月对我说。

头发十分杂乱并且沾有灰尘的秋月，脸上有很多个细小的擦伤，特别是额头之处有一个很明显的擦痕，除此之外还有大小不一的污泥和灰色的不知道什么东西覆盖着，身上的衣服也十分脏乱，泥巴和灰尘沾满。

秋月知道我在她家里，是在秋月准备洗澡去房间里拿换洗衣服的时候，看到的。我坐在秋月的房间里玩着《万龙岛》的第二部，那个是秋月曾经向我推荐过的系列作品。

而我什么也没有询问，什么也没有说，就被秋月用这样的一个眼神紧紧地盯着。随后秋月找到了衣服之后，就去洗澡了。

我感觉到了秋月眼神里面的杀气。秋月的眼神和平时不一样。

秋月母亲在门口探出了头。

“不好意思，理查德同学，小贝现在心情不好，不过我想你仍然应该是她唯一能够吐露苦水的人，她连我也没有告诉这句话，我知道她现在心里面很复杂，不过，没有关系的，她会向你打开心扉的。知道吗？你是她第一个带到家里来的朋友。”

“诶？”我不禁感到意外，“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她非常信任你，很多次在我们面前提起过你，具体的话我就不说了，总之，你一定要加油了哦，不能这样子下去继续让她感受到更多的痛苦了。虽然我知道交给一个小学生这件事情很……”

我有些生气，“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这点事情，我相信我能够处理的，相信我，阿姨。”

“嘿嘿，”秋月母亲走了过来递给了我一瓶药水和一捆棉签，其实只是碘酒，一般的医院里都是有这样的药水，但是我嗅到这个气味，只是在去医院探望父亲的时候的那唯一的一次。我询问阿姨这是什么味道，柯西阿姨告诉我，这是碘酒的味道。

“药水就交给你了，要给秋月的脸上好好消毒哦~”

我含糊不清地点了点头。

秋月母亲消失在了我的视线。

因为今天秋月没有和我一起玩，所以我很担心秋月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所以我就一直在秋月的家门口等着，知道秋月的母亲回到了家，她请我进去了之后，我们在客厅聊了好一阵儿，随后她便请我去秋月的房间去等她。

秋月洗完澡已经是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了。而她回到卧室里，也已经是将近凌晨四点钟了。因为已经和阿姨说过我会在同学那里过上一夜，所以就算我没有回那个女人的家里，也是理所应当的。终归还是十分担心秋月的事情。因为秋月从来不摆出那样的眼神，也许只是因为我没有注意到，但是这不管怎么样，也不能算是平常的时候的秋月。

“已经四点了哦，这么晚了，难道你不回家吗？”秋月穿着小恐龙花纹的睡衣坐在床上，看着地板上坐下玩着游戏的我。

我轻轻地抿了抿嘴角，“我已经和阿姨说过了，我今天要在同学家过夜的，所以没有关系”一边说则，我一边按动着游戏手柄上面的圆圈的按钮。

“为什么？”秋月的眼睛真的特别大，仔细地盯着我脸上的表情。

我不明白秋月问的为什么是指什么，所以有些胆怯地稍稍后退回避了一会儿。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会来看我？”

这个问题原本我也很模糊，但是现在我懂了的。

“因为你是我的朋友，因为你打破了和我的约定，所以应该是出现了什么事情，所以我就来找你了呀”

秋月哼地一下嘟起了嘴，那副表情好像就是在说‘我根本就不需要你来关心，我很好！’随后，将半张脸埋进被子里面。

我这才反应过来差一点忘了一件事情，将游戏暂停，把手柄放到身边，站了起来。

“你……你你你……你想干嘛？”

秋月的整张脸全都埋进了被子里，只有露出有些慌乱的语句。

我我我……我没有想干嘛呀……

我无奈地拾起了放在桌角的碘酒药瓶，随后从一捆棉签里面解出一根棉签。

“快点出来啦，秋月，我要给你擦伤口了”

“我不我不我舞步！”

说到最后都已将变成了其他的字了好吧？

见我没有在说话，像是为了刺探敌情一样，秋月缓缓地将头伸了出来。

“你你你……你到底香赶什么呀？”

听到秋月的这个有趣的话语，我噗嗤地笑出了声，随后将手上的面前和碘酒递在她的面前，“为你擦药呀，你脸上都有那么多的擦痕”

秋月像是放下了心来地哦了一声，恶作剧的笑容瞬间提到了脸上。

秋月缓缓地揭开了被子，调整了身体位置，走到了我的旁边，坐到了地板上面。

“包子，没想到，你变得这么有男子汉的味道了呀，和我哥哥一样”秋月的笑容十分甜蜜，我也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点了点头。我记得秋月和我说过她有个已经去世了的兄长。

“我一直都是这么有男子汉的味道好不好！”

“才不好呢，有男子汉味道的只有我哥哥啦！”

“那我就变成你的哥哥就好啦”

“可是你和我一样大诶！”

……

我们相视一下，随后两边都笑出了声音。

秋月随后并没有贫嘴，而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我的面前，睁大着眼睛看着我。

而我正在十分紧张地右手抓住面前的木柄，轻轻地将棉球在秋月的脸上小心翼翼地点触着。秋月也没有说什么痛不痛，只是露出恶作剧般的表情看着我，那种表情，仿佛已经出神了。她不会看到了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吧？我不禁这样想，但是转念一想这也不会是有可能的吧，毕竟……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被秋月母亲盛情款待地冲了一次澡。

秋月的脸上的擦痕，被头发遮住的额头之处有三处血色的痕迹，这是我第一个擦药水的地方，之所以注意到了是因为和我说“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痛苦”的时候，我不经意间留意到的。

“对不起，包子”突然间，秋月说出这样的一句话。

我摇了摇脑袋，“先不要动，有什么话呢，先等我把你擦好药了再说吧”

我不知道秋月想说什么。但是我有预感，如果秋月说出什么的话，我或许就不会这样平静地给她擦药。这是生平第一次为别人擦药，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我必须要好好地履行好擦药这样的一个使命。

秋月轻轻地嗯了一下，就再也没有说话。的确，乖地有些让人难以怀疑这是否是真正的秋月了，好在恶作剧的笑容还可以勉强为我指示真实的身份。

额头上有三场擦痕，左脸有五处擦痕，鼻尖有一处擦痕，右脸有一处擦痕，右眼眼角有一处淤青，下巴之处有一处擦痕，脖子之处有一个红红的手印。

这些症状，很明显，是和另外一个人打架斗殴造成的。秋月在我的面前，并没有时不时地就显示暴力，虽然这样子做猜测很片面，但是我还是认为可以让秋月发怒以至于用暴力去解决的事情，绝对不简单。

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在这场战斗之后，为秋月上药。这仿佛就是英雄的伴侣为英雄治疗伤口，只不过——现在的英雄和伴侣已经调换了位置。

大约十分钟之后，我才总算是为秋月擦好了全部的伤口。将碘酒的药瓶口用盖子盖上之后。我注意到了秋月的脸上有一次奇怪的红晕。这个红晕并不像是我擦的碘酒的颜色，我注视着者红晕良久，这个纯粹只是因为秋月害羞了的缘故吧？我心里面想，最终还是放弃了。

将碘酒放到桌角，右手握着的棉签扔进了旁边的房门外的小垃圾桶里。

我回到秋月的卧室。秋月已经坐回了被子里面，背靠着墙壁，盯着我的脸看。

我的脸上，果然还是有什么东西吗？

“我的脸上有什么东西吗？秋月？”

她缓缓地摇了摇脑袋，“没有没有，我们来玩游戏吧！”说着她向我亮了亮她右手上的游戏手柄。显示屏上面还是我玩的万龙岛第二部。因为游戏的剧情实在是太有趣了，所以我已经不知不觉地玩到了中间部分，真是要和许多勇者一起去打远古恶龙，因为我是从一开始玩的所以数据已经相当地高了，按照数据对比，单凭我一个人所驯服的龙就已经可以勉强与那个自称为‘最强’的远古恶龙抗衡。

我走到秋月的床边，坐在了地板上，抓起了我的控制手柄，按下了继续按钮。

“秋月，我已经有了角色，如果你也需要的话……”

还没有等我说完话，秋月就已经抓起游戏手柄连接了游戏之后，开启了人物选择的界面，选择了一名等级与我相差无几的人物。

“快点开始吧，讨伐恶龙，开始！”

……

游戏相当有趣，现在的这个时代，游戏已经再也没有想以前的这个纪元的游戏好玩了，又是绚丽的画面，又有有趣的剧情和方便的操作，比起现在的虚拟现实游戏根本不知道操作的方法来，简直就是一个质量的升级。

但是让我真正在意的不是游戏，而是秋月。不，具体地是，应该是秋月在游戏中说的几句话。

我们正在和恶龙进行战役，当然我并不是讨伐队的队长，跟着游戏里面已有的队长的指示和秋月进行辅助和攻击。

“包子，对不起啊”秋月向我道歉。

我并没有回过头去，而是 就这样看着显示屏，“什么对不起呀？”

“我说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痛苦”

我微微翘起了嘴角。“没错啊，关于秋月的痛苦，我是根本一点也不懂的”

“可是…………”

“你身上的伤，是和别人打架造成的吗？”

“恩”

“今天没有和我一起玩也是因为这样子吗？”

“我只是……只是不想让包子你看到我受伤的样子……或许也不是……只是我心情不好……或许也不是……”

“但是我已经看到了你的样子哦，受伤的样子”

“对不起……”

“没有什么对不起对得起的啦，我可以问一下，你究竟是为什么打架……”

我正准备回过头看秋月的表情的时候，才发现，秋月现在的脸上全是泪水。

没有任何哭泣的声音，秋月的脸颊两边就是这样多出了两行泪痕。

“啊，秋月你……你……你怎么啦？”

我有些不知所措，手忙脚乱地从桌子上抓起了一张餐巾纸递给秋月。

“没……没关系的，包……包子你不要担心啦……”

虽说没有哭泣，但是却还是有抽噎的声音。

我暂停了游戏。

X——X

秋月将自己今天在学校所遭遇的事情，一字一句地完完全全地告诉了我。她的表情并没有太多感情，就像是在说着别人的事情一般。

我心中的怒火越来越大，如果那个胖子现在敢站在我的面前，我根本想象不了自己会做什么。

“没关系啦，包子，”秋月似乎已经停止了抽噎，“这些不过只是常有的事情”

秋月的表情仿佛在说，这些都是在情理之中。

但是我却认为这并不是正常的事情。

第六幕

1.

国际劳工日（五月五日）放假结束后，威尔逊·卡扎尼就已经做好了工作内容的全部交接手续，将自己的网络公司委任给第二把椅子的云马，准备借此可以从此在商业上隐退。

威尔逊·卡扎尼的一生是悲惨的，但是让她感到最为悲惨的，只有几件事情。一是第一任妻子死去，而是第二个女儿死去。威尔逊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孤独的男生，在孤儿院里面生活了将近十年，自己从小也就没有任何关于父母的记忆，所以威尔逊·卡扎尼对于父亲和母亲的感觉是完全不懂的。

他从孤儿院被一个软件公司的老板看中之后收为徒弟，随后开始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在仅仅三年的时间内，就已经掌握了百分之十的业内知识。随后开始留在老板的公司里作为一个小职员开始成长，直到她十年之后，年仅二十七岁的他，成为了公司的第二把交椅，随着与公司总负责人的外交打拼，他最终壮大了公司，并且成为了业界最为传奇的人。

但是他老得特别快。虽然这是软件行业的通病，但是她却让人感觉更为严重。年仅二十七的他看起来已经将近四十。再过了三年，他成为了公司的正式的总负责人。

所有的这一切都像是一场梦一样，他在一次出差的时候，遇到了小时候在孤儿院里喜欢着的小女孩，那位小女孩已经成长为一名大女孩，已经二十九岁了，但是看起来相当的年轻似乎只有十七八岁。

威尔逊摸了摸自己左手无名指上的两个戒指，有些不放心地朝着飞机地窗口向外面望去。只能望见无数的白色的云层，下面根本看不清地形地貌。威尔逊也总算失去了耐心，闭上了眼睛，准备养养精神。

第一任妻子，也就是威尔逊儿时在孤儿院里面喜欢的那个女人，在生下了两个女儿之后没有多久就因为先天性的疾病死亡。威尔逊十分伤心，在公司做事情也丝毫不能集中精神，甚至有很多次在重大的事件当中做出了一些其他人看上去相当愚蠢的决定。

在那个时候，威尔逊就已经培养出了公司的三四把交椅，准备可以好好地休息一番，但是又因为全球化的专利热潮开始响应，为了可以买回公司软件的专利权，威尔逊再次时刻不停歇地工作。后面，他开始淡忘了休息的念头。

在工作的时候，他最终喜欢上了平日里对自己照顾有加的秘书，并且试着追求了一下秘书。让他也感到很意外的是，这位年仅二十六岁的年轻秘书居然同意了。两个人在工作之余就开始约会，随后介绍给了年仅两岁和四岁的两位女儿。

她很乐意为威尔逊处理家事。似乎也很乐意担当母亲这个角色，威尔逊一直不明白其中的原委，但是也没有深究。

八年过去了，两个女儿健康成长，虽然都知道眼前的这个女人并不是亲身母亲，但是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叫她‘母亲’。

威尔逊的意识渐渐模糊了开来。

X——X

“爸爸，你在干什么呀？”

一个声音从空荡荡的黑暗的世界里面传出来。这个声音十分轻柔、十分清脆、十分稚嫩，仅仅凭借这样的特点就能够判定这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随着话音刚落，空荡荡的黑暗世界徐徐变亮，一个场景浮现在威尔逊的面前。那是一个有着透明玻璃的落地窗的办公室里，外面的阳光照了进来，里面只有一个沙发，而坐在沙发上的，只有一位样貌将近五十的老男人和一个看起来只有六七的小女孩。老男人手上拿着一本书。

“我在看书，要不要一起看呀？”

老男人露出安详的表情。

“好呀，你的姐姐呢？”

小女孩的眼睛大大圆圆的，十分可爱，“啊，姐姐她在隔壁的房间里写作业呢”

老男人点了点头，“这样啊，这本书你们看不懂的哦，尽管这样子你也要看吗？”

小女孩的眼睛里面闪烁着自信的光芒，“要看要看！爸爸看的书，我都要看！”

“是吗？”老男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恩恩，爸爸，待会我们一起和妈妈回家好吗？”

“那可不行哦，我们还要开一下会，你和姐姐先回去吧。家里面的话，妈妈待会就会回去的，你们要好好地听妈妈的话哦~”

“好~~”

画面逐渐变暗，一切的声音和光源都消失了。又回到了空荡荡的黑暗的状态。

X——X

威尔逊的耳旁，一个穿着整洁的飞机乘务员小姐在呼唤着。

“先生，先生，请您醒一醒……先生，先生……请您醒一醒……我们已经到了站点”

威尔逊的意识渐渐恢复，摸着后脑勺，她缓缓地点了点头，“恩恩，我知道了，谢谢你”

小姐脸上有些开心地点了点头，“已经到站了，马上就要回收飞机了，所以先生你必须要快点下飞机”

威尔逊点了点头。虽然已经坐了不下一百多遍的飞机了，可是他的脑袋还是很昏涨，也许是因为之前的梦境让他受到了蒙棍。

“头好疼，”一边轻轻地呼喊着疼痛，一边抓起储物柜的公文包，在乘务员小姐的帮助下，缓缓地走出了飞机。

和一周之前的感觉不一样，康特城里充斥着让威尔逊感到压抑的气氛。明明是儿时的最初的地点，却又像是让人会产生怖俱的末尾的终点。威尔逊连午饭也没有吃，就直接做飞机赶过来，不为别的，就是想快点见到自己的宝贝女儿。

三个月前，小女儿已经因为病情严重而死亡。那个时候，威尔逊就已经回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六年前第一任妻子死去的时候，医生对他说，关于她的病是具有遗传性的。发病的时间不确定，但是一旦发病，病情就不容乐观，快的话两三个月，慢的话一年就可以丧失性命。

威尔逊震了震身子，将领口之处的领带结解了开来，随手扔进了垃圾桶里边。

走进医院，一股浓郁的碘酒和酒精的味道挑逗着他的鼻尖，之前闻到这个味道，大概也是在三个月前的红日祭的时候吧，那个时候，他从现任妻子那边得知了威廉住院的消息。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下定了决心要把公司的后路确定下来，并且留下来好好陪着威廉。

“砰砰砰……”威尔逊轻轻地敲了一下病房的门。因为从护士总站那边了解到，威廉此时正在用药，所以威尔逊处于礼貌还是敲门。

“请进”里面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

威尔逊再次震了震身子，推开了病房门。

威廉的脸上依稀浮现出了皱纹，面容的颜色也已经接近土质，眼神里面已经失去了该有的颜色。威廉穿着蓝白条病人服装，到胸口部分都被惨白的被子披盖住了。

“威廉——”威尔逊用带有歉意的语气呼唤着威廉的名字。

威廉将眼睛向这边飘了过来，然后用十分微弱的力量点了点头。

不行，威尔逊将整个身子朝背后转了过去。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不想在自己的女儿面前露出自己流出了泪水这一个事实。

威尔逊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已经丝毫不受威尔逊的控制了。他一点也没有哭泣的声音，但是泪水还是止不住地流着。不明白，他自己也完全不明白。

“怎么了？卡扎尼先生？”护士看着威尔逊做出奇怪的举动，向威尔逊抛出疑问。

威尔逊摇了摇脑袋，擦干了眼角和脸颊之处的泪水。缓缓转过身子。

“没事，没事，只是有些累了，仅此而已。谢谢你帮忙照顾这个孩子”

护士大约年龄只有二十出头，应该也是刚刚医学院毕业的，面容姣好，话语声也很温柔，是个好护士的模板。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我们看护士的主要职责所在嘛，现在威廉小姐的药已经喂好了，接下来就摆脱您了。”

威尔逊和护士小姐相互点了点头，护士小姐带着严肃的表情走出了病房。

门被关了上，屋内只剩下威廉和威尔逊两个人。

“爸爸，”威廉的声音有些微小，但是只要认真听，特别是在这个只有一张病床的病房里面听得清楚是不难的，“你怎么来了？”

威尔逊勉强地挤出一点笑容，“我来看你，好久没有来看你了”

其实威尔逊一点也没有好心情可以笑，不论是威莉也好，还是威廉也好，最终都变成着样，和他们的母亲以同样的死亡方式死去。无论如何，这都是威尔逊心里所不想承受的。但是不论威尔逊再怎么样反驳，怎么样抵赖，这些事实已经是无法改变了的。

摆在眼前的，就是事实——威廉整个瘦弱的身体平躺在病床上，胸口之处接出许多线条连接着旁边一个显示心脏频率、脉搏频率、血液各成分含量的仪器。

和一年前的威莉一样，不，一年前的威莉的眼神并没有威廉现在的这般散漫，一年前的威莉的表情也要比现在的威廉要开朗的多。威莉一年的病状，威廉只用了三个月就达到了。也许……也许威廉会比威莉更接近死亡……

“我也好久没有看见爸爸了，最近还好吗？”威廉的眼神十分涣散，一动不动地盯着威尔逊。

“我已经把工作的事情，全部解决了，”威尔逊翘起了嘴角，“接下来，爸爸可以陪你了……”

正当威尔逊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威廉以两个字让威尔逊瞪大了眼睛。

“不要”

半晌过后，威廉再次向坐在自己旁边的这个老男人投以疑惑的目光。

“为什么说得好像，我快要死了一样？”

威尔逊像是受到了打击一样，用痛苦的表情看着威廉，“对不起”

但是，威廉其实心里面已经是十分明白的。她比任何人都明白——等待着自己未来的，就是痛苦的死去，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她还是很害怕死亡。虽然也有一个声音在她的脑海里响着，‘去妹妹那里有什么不好’，但是威廉并没有对那句话给予肯定和否定。

“妈妈……她来了吗？”威尔逊看着威廉的眼睛，有些心痛地询问道。

“还没有”威廉回以简单的三个字。

此时已经是下午的两点钟了，威尔逊坐在病房里，看着窗外白花花的世界。

“爸爸……”

突然的呼声让威尔逊回过头，她紧紧地盯着他。

“你吃饭了没有？”威廉皱着眉头询问。

威尔逊笑着点了点头，“吃过了吃过了。”

“这就是命运吧……”

突兀的一声，让威尔逊不知道怎么样回答。

2.

病房门口传来一阵清脆的敲门声，一个中年女性的脸探了进来。这是威廉的母亲，威廉轻轻地点了点头，那位女性走了进来。

“呀，威尔逊，你怎么来了？”威廉母亲十分吃惊，她望着眼前穿着未系领带西装的一个看上去像是五十岁的老男人，“公司没有关系吗？”

威尔逊点了点头，“已经交给了云马了，他会处理一切的”

“这样啊”

母亲的右手拿着一本书，名字是《戏剧杂店：不同戏剧之间的异同》，书的一角已经被翻地掉线了，但是已经有了新的线将这些地方好好地缝合在了一起。母亲走到了威廉的身边，伸出手，将书递给了威廉，威廉伸出瘦弱的手缓缓接过。

随后，母亲缓缓坐在威尔逊的旁边。

这位是威尔逊的现任妻子，说是现任妻子，其实也只是第二个妻子罢了。但是如今三十二的这位原本应该风韵犹存的中年女性，脸上却一点光亮也没有，眼角之处和嘴角之处的皱纹反倒显露了出来。像极了五六十岁的将近老太婆的模样。

这些都是照顾两个孩子和打理家事的时候，给磨练成的。原本十分注重样貌的威廉的母亲，在作为威尔逊的妻子辞职了之后，就一直帮着威尔逊照顾着两个孩子，基本上，两个孩子大部分接触到的就只是这位当时还是风花雪月的年轻女性。

五年时间过去了，这位母亲的音容样貌没有丝毫变化，但是直到去年——威莉突然之间发病了之后，这位母亲的耐心被强烈地磨合。经过了一年之后，母亲的音容样貌已经变成了这幅模样。威莉走了之后，这位母亲将近一个月精神恍惚，直到威廉生病。

三个人就这样子坐在病房里面，没有人再说一句话，仿佛就像时间会因此而冰冻，威廉不会就这样继续恶化病情，死在这张病床之上。

但是事实是怎样，大家都是清楚地明白的。

“妈妈，”威廉微弱的声音，“能不能帮我……把窗户打开一下……感觉胸口好闷”

其实，胸口沉闷并不是空气流通的问题，而是威廉肺部器官开始衰弱的问题，但是威廉的母亲并没有挑明，而是十分自然地顺从着威廉的任性，站了起来，走向了窗户的地方，轻轻地将窗户想两边推、

但是只能推开大约十五厘米的样子。也许是为了防止病人自杀或者事故意外坠落而故意这样设计的吧。威廉的母亲自我确认了一番之后，回头看了看威廉。

威廉点了点头，将手中的书本递向威尔逊。

威尔逊疑惑地接过书本之后，疑惑地看着威廉。

“爸爸，可以读给我听吗？我有些累了，不想坐起来看”

其实，已经是不可能再次坐起来了，医生对威廉的母亲吩咐不能再让威廉再次坐起来，那样子会加重内脏的负担，会让身体器官更加快速地衰弱。更何况，并且威廉自身的力量，其实已经无法坐起来，或者弯腰这样之类的事情。

威尔逊点了点头，“当然可以”。威廉的母亲看着微微闭上了眼睛的威廉，靠在病床的边上，透过微微飘入微热春风的窗户，威廉的母亲看到外面高耸的高楼和在风行地气象风船。

“第几页？”威尔逊翻开了书，询问。

“第一百六十七页，大标题那边。”闭着眼睛的威廉轻轻地回到。

威尔逊咳嗽了一下，开始诵读着书本内的内容。威尔逊的声音十分沉稳，与样貌的年龄似乎十分一致。而旁边看着窗外风景的威廉母亲，也微微地翘起了嘴角。

“蒙太奇手法与戏剧，在电影视频制作的领域之中，有一个……”

……

大约过了将近二十分钟，威廉的气息才缓缓地平稳，脸上的痛苦虽然并不是完全消失，但是也已经减轻了不少。

威尔逊吩咐威廉母亲回家休息。威廉母亲点了点头之后，就缓缓地走出病房。

威尔逊趁着这个时间，去洗手间上了一个厕所。在准备走出厕所的时候，他在镜子之中，看到了自己的脸——那张沧桑地犹如抹布一般的脸，犹有些许胡渣映射在上面，眼神像是已经接近死亡的黑色。威尔逊看到了自己的这样的模样，一瞬间差点以为，自己才是快要死去的那一方。

走回了病房，发现威廉已经醒了。

“爸爸，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威廉皱着眉头，眼神里面迸出少许火花。

威尔逊点了点头，“只要是爸爸可以做到的，爸爸一定会做的。”他的内心已经做足了准备，就算是让威尔逊替她去死的觉悟都已经有了，但是——

“我想请你为我送一封信”

“送信？”

“对，这是两个月前写的信，但是一直没有能够送得出去”

“让妈妈寄不行吗？”

“不行……妈妈好像有些健忘了……”

去年开始，威廉的母亲就开始变得有些健忘了，虽然到现在为止也并没有加重病情，但是威廉还是担心母亲会把自己的送信这件事情忘记，或者把信弄丢，但是自己已经不可能在坐起来写一封了，所以……

“这样啊，那可以哦……我会帮你寄的”威尔逊点了点头。

“地址和邮票都已经好了，所以直接投在邮局的邮箱里就可以的”

威尔逊点了点头，紧接着，他在看了看威廉。

“威廉，放心好了，我们很快就能够得救的”虽然这句话似乎更加适合在之前的位置说，但是却被拖到了现在。威尔逊内心也感到一些抱歉。

“这一切都是命运……我……我注定会去威莉的那里……虽然我一直都在提醒着自己我还活着……但是……但是最近这样的感觉已经越来越强烈了……我能够感受得到……命运在召唤着我……”

威尔逊有些不忍心，她看着自己的这个可爱又瘦弱的女儿却被病魔折磨成这副模样。听到了威廉的话语之后，自己的内心更加受到了创伤。要是自己早一点为两个女儿检查身体，然后听从医生的建议会不会好一点？可是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就算是很早被医生检查出来，医生也无法断定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病，该需要怎样预防。那样做的唯一后果只有一个，就是恐慌。

威尔逊的眼眶回荡着泪水，她看着已经收到了命运的召唤的女儿的脸，轻轻地将自己粗大的手紧紧地覆盖在她的手上，轻轻地握起。

“对不起……对不起……”威尔逊的泪水终究还突破了眼眶的束缚，从脸颊之处滑落了下来。

“说什么对不起呀爸爸……”威廉勉强地挤出笑容，“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威廉的眼眶中也在泛着晶莹剔透的泪珠，看着流出泪水的父亲，她也不由得流出了泪水。

“爸爸……爸爸什么都没有做到……威莉也是，你也是……就这样在我们的面前死去……我……我……”

威尔逊低着头，泪水不停地滴落在威尔逊的大腿上，浸湿了威尔逊的西裤膝盖。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爸爸……你为我们做了的事情太多了……因为有你……才会有我们呀……这是命运……不能改变的……”

威廉并没有捂住眼眶，而是任由泪水从眼角之处淌下。

“所以说，所以说……”

X——X

威廉的母亲回到了家里，打开了卧室的门，走到了床边，便倒了下去。

“这样的日子，要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她的嘴边溜出这样的一句话。

对于她，这样的日子已经俨然成为了一个负担。她一次又一次、一天又一天地见证着威廉像威莉那样衰弱下去。她的身体似乎也在一天又一天地衰弱下去。

她是在二十六岁的时候，和威尔逊结婚，辞去工作，全职照顾留下来的两个孩子威莉和威廉。这两个小女孩虽然都知道自己并不是眼前这个女性的亲生女儿，但是仍旧将这位陪伴着自己的女性成为‘妈妈’，这也是让她一直依赖心甘情愿地照顾两个小女孩的唯一信念。

她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有过身孕，不过男方却一改态度，坚决让她打掉那个亲身骨肉，随后……随后她就被查出来有宫颈癌，必须得做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但是她也就不可能再次怀有身孕了。而那个时候，她仅仅只有二十一岁，才仅仅只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身为一个适龄的女性，等到了二十五岁，她研究生毕业投入工作之后，她越来越喜欢周遭的小孩。但是……她想起了几年前医生下的诊断书：她不可能再怀有身孕。

她喜欢小孩，也喜欢被称为监护人。从那之后，她就十分渴望成为一个母亲。

但是因为经济原因，孤儿院不与她签合同领养孩子。无奈，就在她将近抛弃自己的这个想法的时候，她被威尔逊公司的面试官通过了，随后她爱上了威尔逊，并且十分贴心地照顾着这个看起来可以当自己爷爷的男人。当她得知这个男人失去了妻子之后，心思不在工作的时候，甚至不惜一切为这个男人做着各种公文资料，为这个男人提出各种提案。他们的关系太亲密，经常有人看见她扶着威尔逊从办公室走出来，实际上是威尔逊太累了，差一点在办公室睡着。

而在后来，这个男人开始追求自己的时候，她也毫不保留地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同为是失去父母的孤儿，并且自己曾经被男人玷污过、以及自己无法生育这件事情也阐明了。但是威尔逊不嫌弃，他们随后很快地便结成了连理。

她知道威尔逊有两个女儿的时候，心里又喜又怕。母性从她的身上迸发了出来。她很担心这两个小女儿不会认自己做母亲。但是又以自己作为法律上的这两个孩子的母亲而感到高兴。

威莉和威廉知道自己并不是亲生母亲却还一直称呼自己是母亲。这让她不惜一切代价去照顾这两个孩子。但是——

但是……现在，因为自己的失职，这两个孩子都失去了应该作为生命的资格。威莉已经死了，威廉却在这样的生死之间。

她真心觉得自己这个母亲做得十分失败。

她明明是一天又一天地看着威莉衰弱，最后死去的。但是现在却又不得不看着另一个女儿重蹈覆辙……

她……

3.

世历392年 3月3日 星期天 晴

今天是我的生日，妈妈送给了我一个生日礼物。生日礼物是一个笔记本，也就是现在我在写的这个本子。这个本子很好看。爸爸也送给了我一个生日礼物，生日礼物是一支钢笔，也就是我现在写日记用的这只笔。柯西姐姐也来看了我，我们一家人去游乐场玩，玩了旋转木马、过山车，我们还吃了好吃的肯德基，今天过得很开心。我决定以后每天都写日记了。

世历392年 3月4日 星期一 晴

妈妈去上班了，爸爸也去上班了，不过爸爸的腿好像受伤了，走路一que一que地，我让爸爸不要去上班好好休息，爸爸只是笑了笑。我还是一个人去幼儿园，幼儿园不远，所以，十分钟就走到了。幼儿园放学回家之后，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很害怕，我翻着爸爸给我买的漫画书，翻着字典，虽然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字，但是这本漫画书我很喜欢，我只看完二十页。晚上八点钟，爸爸和妈妈才回来。

世历392年 3月5日 星期二 小雨

妈妈和爸爸很早就出去了，今天也是我一个人去幼儿园，一个人幼儿园放学回家。柯西姐姐在晚上六点钟的时候来看我了，随后爸爸和妈妈也都回来了，我们一起吃了晚饭。爸爸带回来了牛排，很好吃，我吃了两块，柯西姐姐吃了一块，妈妈还带回来一瓶蓝色的蓝莓汁，应该是蓝色吧，可能是紫色，我想我已经搞混了两个颜色。妈妈说今天是柯西姐姐考上了研究生的日子，我不知道研究生是什么东西，甚至还花了十分钟时间查这个词的意思，虽然最终还是找到了的。不过柯西姐姐看起来很开心。

世历392年 3月6日 星期三 阴

今天还是和往常一样，爸爸和妈妈很早就出去了，我也是一个人去幼儿园，回来的时候也是一个人。我和柯西姐姐打了电话，她说最近比较忙，柯西姐姐好像很开心，她说她的老师很喜欢她的论文，她马上就可以发表论文了，虽然我并不知道‘论文’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还是花了十分钟查找这个词的意思。妈妈在六点左右回到了家，我看着妈妈做饭。妈妈做饭很好吃，我也想和妈妈一样做出好吃的饭菜。妈妈说，等我长大了，她就会教我。

世历392年 3月7日 星期四 晴

妈妈和爸爸很早就出去了。我一个人去幼儿园，今天幼儿园的老师教会了我画画，我画得不是很好看，但是老师依旧鼓励我。给了我满分。和我平常一起玩的那个人好像因为车祸死了，我不知道死是什么意思，就去问老师，老师说死就是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我问老师，是不是我们就不能在遇见死去的人了？老师说不是的，只要心里想，就能够遇到。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爸爸妈妈吗？有老师吗？有好看的漫画吗？老师说都没有，那个世界只是冰冷的，黑暗的。我说我不想要他死，老师却说没办法，每个人都会死。

世历392年 3月8日 星期五 晴

妈妈和爸爸今天似乎吵架了。我醒来的时候就看见他们吵架，然后生气地走出了家，不知道是不是去上班。我还是一个人去幼儿园，但是幼儿园里好像出了事情，一个陌生的人冲进我们的教室，打了我们的老师，我们赶紧去救老师，可是有些晚了，老师已经被打昏了，老师很快被其他的老师送去了医院，并且让我们今天可以早点回家。说早点回家，可是我也不知道回家做些什么，所以我说我等到放学在回家，可是老师不允许，等到老师把柯西姐姐叫过来的时候，我才收拾书包。柯西姐姐穿着黑色的西服，微笑地牵着我的手，这么说，好像从幼儿园上学开始，也就只有最初的妈妈和爸爸牵了一次我的手之外，就没再牵过了。

世历392年 3月9日 星期六 大雨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让爸爸和妈妈和好的方法，我照着做，爸爸和妈妈果然就和好了。不过爸爸的脚似乎还是受伤中，所以就留下来了，爸爸和我一起看书，一起看漫画，爸爸很喜欢看打斗的漫画，我们在爸爸的手机里面找到了我一直看的漫画书里面的漫画。爸爸给我做午饭吃，爸爸做饭并没有妈妈好吃，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味道。我很喜欢吃。我把幼儿园里面的事情讲给爸爸听，爸爸很高兴。

世历392年 3月10日 星期日 大雨

今天还是下着很大很大的雨，爸爸的脚还没有好，妈妈很早就去上班了，早餐也是妈妈做的，妈妈似乎有些不开心。我陪着爸爸去了一趟医院，爸爸去医院看他的脚，医生告诉我们爸爸的脚已经轻度骨裂了，要保持休息，等待骨头完全愈合才能进行工作。我不知道骨裂是什么，但是医生说这不是很严重，但是如果不管不顾的话会很严重的。爸爸带我回家吃了饭，今天爸爸做了一道番茄炒蛋和酱爆茄子，很好吃。柯西姐姐在晚上六点钟的时候，给爸爸带来了一瓶跌打酒，说是从朋友那里买来的，柯西姐姐也带来了一瓶弹珠，说她小时候很喜欢和男生一起玩弹珠。

世历392年 3月11日 星期一 大雨

三天的大雨，让我的心情也有些沉闷。今天爸爸的老板来到家里来慰问爸爸，带来了一点跌打酒，并且还塞给了爸爸几张纸。爸爸看起来很难过，我问他为什么难过，他说他被解雇了。我不知道解雇是什么意思，爸爸说没关系。这之后，爸爸送我去幼儿园，我的同学说我爸爸是que子，我很生气打了他，回到家的时候也被爸爸骂了。爸爸说随便他们说没有关系的，之后我就哭了。现在也是哭着写这篇日记的。这篇日记不会给任何别人看，只会给自己看的，所以我对自己不会有任何的秘密。

世历392年 3月12日 星期二 晴

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大的太阳了，天气预报说这几天都会是晴天，我很开心。在幼儿园里面，我又交了一个朋友，她教会了我玩玻璃弹珠，我回到了家用柯西姐姐给我的玻璃弹珠玩到了很晚。爸爸说他的脚已经好了，在这之后和妈妈一起去上班了。因为一个人在家里很无聊，所以我就跑到了楼顶上面玩弹珠，爸爸说楼顶不要去，很危险的。但是我一点儿也不怕，我是正义的铁骑侠，遇到危险我也会摆平他的。楼顶的风很大，最后我还是没有玩几分钟就回到了家。妈妈和爸爸回来的时候很累，妈妈做饭的时候差一点睡着。

…………

原本只是找一下试卷，却无意间翻开了以前的日记本。这个日记本上面用黑色的笔迹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这是我第一本得到的日记本，从她那里。我到现在还有些不可思议，当时那么稚嫩的我，竟然会写日记，虽然很多字都歪歪扭扭，仔细地翻查字典。反观现在，尽管过了也只有五年，我却没有再写日记了。

什么时候停下来的呢？我已经忘了，反正就是有一个契机一样的东西，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停下了记录日常。

我合上看了三页的日记本，真不知道看得入神的自己，究竟想干些什么。

这本日记本只有100页，但是却记录了我第一年的全部的事情，我已经忘记了大概了。关于得到第一本日记本的开心还是喜悦，尽管现在重新研读那本日记本，我还是没有半点发现，因为那个时候的自己只是一个认识很少的字的小孩子，很多字都得去字典里面查才 知道是什么意思的我，怎么可能能够表达得了内心真正的全部的想法呢？况且……况且，就算是现在，就算是现在我也依旧没有把握能够表达我内心全部的想法。不是自吹自擂，也不是自作妄薄，这些都是真正的现实。

试卷并没有找到，看来今天我也只能待在家里了。前天在秋月的家里过了一夜，现在的精神都还是萎靡不振的，因为那个过了的一夜，我们都在玩着万龙岛的第二部，直到通关为止。我们玩到了将近凌晨四点钟。昨天上课，一整天都昏昏沉沉，数学课英语课科学课和语文课都快要睡着了的，结果被老师叫去外面罚站。

秋月的脸上的伤口看起来很吓人，我也很心疼。作为一个朋友，担心一下秋月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说实在的，最近似乎都没有再寻找死后文，并且最近的力度都已经减少太多太多了，我们似乎都渐渐忘却了还有死后文的这件事情。

不行，今天必须要去学校，一定要去提醒秋月，这样下定决心了之后，我还是将书包背了起来，现在还是早晨的六点三十分，距离学校早自修的七点三十分还有一个小时，我走出了卧室，将书包放在客厅的沙发上，去洗漱间洗了一下脸，随后便安心地走到客厅，背上书包。走出了大门。

今天是星期四，刚好是我值日，幸亏我被分到的任务是擦黑板，不然也得必须早点到学校开始扫除，而我这个任务，并不用向扫地和倒垃圾那样那般早地到，只需要在早自修前把黑板用湿抹布擦干净就可以了。

学校还是一如往常，早晨到教室的同学们就开始谈论昨天他们在玩什么游戏，什么地点的怪物等级属性和装备的掉落几率比较大，而我对于这些原本是没有兴趣的，但是似乎被秋月影响，也竖起了耳朵开始听。他们讨论的是《战神索尔》这一款虚拟现实游戏，这是由Red Fly开发制作的，被誉为是现代的虚拟现实游戏的制作巅峰，我曾今有几次在游戏，中心看到它的海报，具体内容也是秋月告诉我的，不过她似乎并不喜欢这一款游戏，称它为泛泛之作。

到教室已经是七点钟了，所以我还是得加紧脚步，给黑板来一个大扫除，在将近十分钟的努力之后，黑板已经全部被湿抹布的水浸透，只要等待它自然风干，就会变得十分干净。

而我也拿出了我的英语书，准备开始早读了。

昨天和秋月出去玩并没有做什么事情，事实上，两个人都昏昏沉沉，所以今天一定要和秋月说死后文的事情。

4.

威尔逊最终还是接受了女儿威廉给予自己的送信的请求。

威尔逊的心里十分复杂，他不忍心继续看着女儿这样下去，但是又不得不这样子下去，他想为女儿做一些事情，但不限于这种送信的小请求。他想为威廉做任何事情，他觉得自己亏欠这个女儿的太多太多了。

威莉生病的时候，公司处于需要领航的阶段，原本威尔逊也并没有在意威莉得病的轻重，也很天真地以为威莉的病情不严重。直到后来，将近去年的年底，街道妻子的电话说威莉快要不行了，她才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错误。

在威莉生病痛苦的时候，他没有在她身边，就像在第一任妻子在身边的时候。他没有照顾她太多，只是一味地工作工作工作，最后妻子在家里自己的面前就那样晕倒了过去，威尔逊这才醒悟到自己的妻子一直忍受着痛苦，但是威尔逊仍旧为了工作奔波，最后连收拾遗体这些大事都是医院代劳的。威尔逊很痛苦，第二次、第三次的场景又出现在了眼前，威莉、威廉，这两个孩子就像是遗传了母亲的病根一样。威莉依然在几个月前走了，威廉——也可能在几个月后要去往另一个世界。

现在，能够做到的，只有尽可能地满足威廉的愿望了。威尔逊的心里只有这样的一句话，没错，只有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了。

“爸爸？爸爸？”威廉的话语牵动着威尔逊的注意力，他把思绪拉回到了现实。

“怎……怎么了？威廉？”威尔逊的话语有些颤抖。

“可以把窗户关一下吗？有点冷了”威廉的声音还是十分平淡，平淡到似乎已经分不清是不是正常的人类所发出的声音，与机械制造的语音十分类似。

威尔逊点了点头，站起身来，却有一个东西掉落在了地上，威尔逊弯腰去拾捡那个东西。是刚才的信封，原来威尔逊发呆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他自己把信封放在自己的大腿上面了。威尔逊抓起信封，快步地走向窗户，左手轻轻地合上两边的窗户，回头瞥了一眼威廉的模样，威廉已经闭上了眼睛。

威尔逊十分慌张，他的额头冒出了冷汗，立刻，紧皱眉头冲到了威廉的面前，自己左手的食指凑到了威廉的鼻子前面。他的心里面比刚才还要杂乱。

温热的气息缓缓地有规律地喷在威尔逊的手指上，威尔逊这才如释重负，差一点就跪在了地面上。

他不知道自己在担心什么。他坐在了旁边的椅子上，看着陷入睡眠的威廉，再一次地回想起了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算了，”他静悄悄地站了起来，“现在就为我的小公主送信”

说完，他走到楼层的护士站里，吩咐护士去照顾自己的小公主，在这之后，他就徒步地走大了大街上，打算继续徒步到最近的邮政局。他从裤袋里面掏出手机，在上面打开了地图软件，一个差不多像是成绩俯瞰图的光子模型呈现在他的面前，他在搜索栏里输入了邮政局，便很快就有周围的三个档有红色的箭头指着。

根据距离的大小，最终她选择了最近的一个邮局。

X——X

邮局不大，似乎在威尔逊印象中这个邮局算是最小的邮局，只有一个邮政储蓄窗口，和一个信件投递窗口。大厅只有两排靠背椅。信件投递员是一个很年轻的小妹妹，威尔逊将信封递了过去。

投递员注意到威尔逊的眼眶有些泛红，但是并没有关于这一点多问，对于一个工作者来说，对于顾客并不需要有那么多的注意。

威尔逊转过身，走出了邮局。邮局很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威尔逊总觉得自己走不出这个邮局，走不动邮局的入口，走不到街道上，走不回医院。

一个巨大的石头将他的胸口缓缓地堵塞着。

他感到天都快要塌下来了，他放弃了挣扎，坐在路边的长靠椅上，注视着眼前的一切。喧嚣的笔直的行道树，嘈杂的追逐中的小孩，尖叫着的背着旅行包的穿着奇怪服饰的大人等等这一切看似平常的东西，在他的耳朵里，一切都会发出让他感到恐惧的声音。

他的世界和时间里充满着分贝不一的嘈杂的杂音。

[

致我最亲爱的妹妹威莉：

威莉，你在那边还习不习惯？有吃的吗？有喝的吗？睡得好不好？虽然我知道这样子茫然地问你的确是不好的，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担心起你来，毕竟你是我唯一的妹妹嘛，看着自己的妹妹这样受到痛苦，我也跟着痛苦起来了。

遗憾的是，这封信也许你收不到吧？抱歉，就算你真的收到了这封信，听到我说这个一定也很沮丧吧。现在我也得了和你一样的病，威莉，我们终于是一样的了，但是，我不想继续这样下去，我想我还是应该要活着的。

但是命运丝毫不允许，才过了一个月，我的背部就像是被千万之手拉扯着一样疼痛，我这才知道，你原来一直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却总是不给我形容痛苦的具体表现，心里十分苦闷，但是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第二次写信，该写些什么的依然和第一次一样很迷茫，当然如果有可能，我还是希望继续写第三次，第四次，直到我不能写为止。

并不知道该写什么，那我就从自己这边开始写了。在这个月，我碰到了两个有趣的人，和我差不多年纪，他们有些可爱，男生叫做理查德·克莱德曼，昵称是包子，女生叫做吉尔吉·贝，昵称是秋月，我也从他们那里得知了关于我的昵称，因为我比较喜欢你吃蜜茶，所以他们就把我唤作蜜茶，不知不觉，我自己也比较喜欢上了这个名字。恩，我们相遇的契机，其实是在邮政局买邮票的时候，第一次送信也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吓了一跳，随后我们却因为死后文而结成好朋友。

其实我一点儿不相信这个事情。命运是无法允许我相信这件事情的，但是那两个人却似乎对这件事情抱着极大的兴趣——也许是因为他们还活着这一点来看的吧，他们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寻找传说的东西，但是我却不行……和你一样，我的身体已经临近衰竭了。最新的一次做身体整合检查的时候，看到我的内脏有一半以上已经几乎无法正常工作了，即使是这样，我仍然去和他们做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最后一次的调查，虽说是这样，不过我却似乎已经是完完全全地拖累，背部疼痛不止，只能在附近的一个小屋子里面躺着，等到妈妈派人找到我随后把我带走。

这之后已经过了一周，妈妈似乎不放心我，一直在我的房间门口放着好多守卫，虽然我也想出去，和那几个人一起说说话，在这里没有任何人可以和我说一下话，全都是安慰之类的话，动不动就是，‘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要想不开’、‘要开心一点’之类的话，我只想要和正常的人说一些正常的话而已，为什么就没有人能懂呢？

妈妈倒是会和我说一些话，不过她的样子已经比照顾你的时候苍老了许多。我担心妈妈会得什么病，所以也就用很精神地声音和她说话，试着让她开心起来。可是她却一直皱着眉头，不能在像以前那样和我正常的说话了。

我很想念你，威莉。我很想念你。但是我仍旧忘不了上个月的时候你在病床上对我说的那句话，究竟是什么样的意思，究竟是抱着怎样的想法说着那样的话。我一直不明白。我知道你可能看这封信看得累了，因为我写得也很累，我想我再也不可能写一封信了。也许这就是命运吧，抱歉。写的时候很痛苦，但是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笔，一个字一句话就这样纷纷地跳了出来。

不过运气好一点的话，我或许很快就能够和你见面了，我希望这不是运气，而是我应该得到的命运。

爱你的姐姐 威廉·卡扎尼

三月二十九号

]

信纸的基础有像是水滴一般地印记，不用多想，就能够猜测出这是掉落的泪水。

威尔逊像个孩子一样的哭泣了出来。街头的行人纷纷投以奇怪的目光。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威廉……！”威尔逊抓着自己的脑袋，声泪俱下。

威尔逊的眼前浮现着自己的女儿忍受着背部的强烈疼痛，正在一笔一划地掉着眼泪地写着这一封冗长的信，对于一个五年级的小孩子来说，这么长的信已经是很难见到了。威尔逊的眼眶缓缓地被水珠模糊了。自己不知道接下去应该做些什么。

威尔逊的眼前浮现出了他的第一任妻子，也就是威莉和威廉的亲生母亲。他的眼前浮现出了妻子在幼儿园的时候的模样，和威莉和威廉一样，是十分可爱惹人爱的小女孩。但是……视线渐渐地变了模糊，在几秒钟之后恢复正常，但是妻子的模样却变成了结婚的时候的模样，是那么地美丽和可爱，对比自己的那个时候的模样，简直就像是一个大叔，一个老头，就是这样的自己和这么美丽可爱的妻子结成了连理，随后，画面再次模糊，视线多出了一个威尔逊，那个威尔逊是多么地丑，简直就和两百年前的文豪雨果笔下的守钟人有得一拼，不过妻子笑容依旧是那么地甜美。随后画面再次多出了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是威廉，她被妻子抱在手中，随后又出现了一个在地上趴着的小女孩，随后视线中的威尔逊抱起了这个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威莉。

但是——随着一个强烈的视线抖动，眼前的景象在一瞬之间被一个突兀的白色裂痕夺取了去，这个白色裂痕肆意地在威尔逊的视线中任意驰骋，将威尔逊中这个美满幸福的景象给破坏了，白色裂痕越来越多，最后整个画面都变成了雪白的一片。

遗像。黑白色的遗像出现在了威尔逊的视线之中，威尔逊伸出右手，想要抓住这个东西，但是无论如何也抓不住，那个遗像渐渐放大放大，最后将整个空白的视线填满。

威尔逊受到了惊吓马上睁开了眼睛，她正坐在公园的一个长椅之上，不停地喘着息。

第七幕

1.

五月下旬的阳光带着略微的刺耳的噪声，也许是周遭的声音让其改变形态的也说不定，但是这对带着帽子的莉莉丝来说丝毫不成问题。已经忍受了一百多年的刺耳噪声这样走过来的她，也已经对这些早就有了所谓的耐性，虽然并不会是那种绝对的，但是过滤掉还是有自信的，更何况她还可以用空间屏障屏蔽这些东西。

莉莉丝的齐眉刘海其实已经很长的时间没有打理了，已经可以遮住了眉头，不过好在现在的状况正好可以用来试试遮挡太阳。虽然只是五月份，但是这个太阳给的光也太足了吧？之前又是极端寒冷的冬天，真是的，这几年怎么变化这么多。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拍了拍嘴巴，因为昨天看夏文推荐的书而睡得太晚这件事情，也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所以店里面的时候，强行地撑着自己保持清醒，导致现在困意十足，但是还有一半的缘故是太阳。谁让太阳都像是一个傻瓜一样地朝着自己笑的。莉莉丝狠狠地瞪了瞪太阳。

“啊，不好意思”由于不小心转到了莉莉丝，一个小女孩向莉莉丝点了点头道歉，“对不起，姐姐”说完便就快速地跑走了。

这个小女孩的头发修长披肩，脸颊十分绯红，可能是因为害羞吧。莉莉丝正想着询问一下小女孩的名字的时候，小女孩就已经消失了踪影。

“真是一个毛毛躁躁的小女孩呢”莉莉丝的嘴角微微扬起。真的很像以前的自己，这么想着，莉莉丝伸了伸懒腰，看着眼前道路对面的建筑物。

‘康德莱特城中心医院’，这是康德莱特城的中心医院，虽然城里有五六个大医院，但是只有这个是国家直接部署的城市医院。据说经历过一百年前的国内战争，虽然大部分都已经翻修了，并且就只剩一丁点儿的原建筑都已经被划分到了废置区，已经不再去使用了，但是即使如此，这个医院依旧以‘历史遗迹’著称。

“又是这个医院吗？”莉莉丝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情，叹了一口气，不过右手在口袋里面摸着光滑的信件。已经隔了好久没有送信了，如果要问具体的时间的话，估计也已经是一个多月了。很奇怪，让莉莉丝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会相隔这么久才继续送信，这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不……不……其实……似乎最近几年的送信时间都很古怪，似乎有呈现慢慢变长的趋势。

红灯已经变成了绿灯，莉莉丝徐徐地走过斑马线。行人和莉莉丝一起穿梭着这条斑马线，这个场景与那个时候一样，莉莉丝感觉有些熟悉。大约二十秒之后，绿色行走的小人变成了红色静止不动的小人。莉莉丝已经到达了对面，此时此刻的她看着医院前门进进出出的人流们，再次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X——X

威尔逊的样子看上去沮丧极了。他疯狂地揉乱着自己的头发，头发一根一根地在他的掌心聚集着，一切似乎都像是糟糕透了一般，他甚至要怒吼出来了，但是他却做不到。他的声音早就已经枯竭了，如今的他能够做到的也就只有抓着自己的头发，自己的喉咙来悔恨自己的一生。

他趴在护士专门为他在威廉旁边铺设的病床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抽噎着。因为是背对着威廉的，所以威廉只能听到父亲的怒吼声和喘气声。

但是也只限于听得到。她的大脑已经不想再去处理这些多余的东西了，不，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她的大脑已经接近死机了。身体器官已经衰竭到接近濒临状态了，所以她——

所以威廉——她已经濒临死亡了。

而看到威廉的面色就能够明白一切的威尔逊，真是因为这个在生着自己的气。

如果——如果自己在一开始就好好地关注这两个孩子——如果——如果自己一开始就好好地照顾这两个孩子——那么——那么这一切也许就不会发生……

尽管他知道这些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是此时此刻他的大脑已经管不住这些不可能了，他的大脑也许和威廉的大脑一样也已经濒临衰竭的临界状态了，他的一切似乎也许和威廉一样已经濒临死亡了。

如果……如果威廉也死了的话，那么我也干脆死了算了！……一边这么想着，一边不断地抽噎着，威尔逊此时的大脑已经彻底地宕机了。

抽噎声突然停止，甚至连呼吸也以及不见了，这下子——也许威尔逊真的死去了也不一定。

威廉却无法做任何事情。如今的威廉，可以眨眼睛，可以听声音，可以思考，但是也只限于如此而已了，此时此刻的威廉——就连为自己父亲呼救的方法和机会也没有，四肢已经疲软无力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声带似乎也已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丝毫无法发生丁点儿声音。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已经得知了自己的父亲没有呼吸，威廉仍旧无法做什么，只能这样平静平静地看着天花板。

洁白的一片。真的是洁白的一片，这一切似乎都是那么洁白。

要是——要是死后的世界也是这样子洁白，那就太好了。威廉的心里面这么想着，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她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从窗户外面吹进来的风挑起着威廉以及冗长到鼻子的刘海，温度……威廉一边想着，一边感受着，但是皮肤这个器官似乎也已经失去了应有的精准度，温度也丝毫无法读取，就连风的急缓都是依靠自己发丝飘动的幅度来判定。

要是真的——就好了——对于自己许下的愿望抱以怀疑到底好不好，这对威廉来说已经是不存在的问题了。但是——但是威廉还是十分渴望自己的愿望被实现。

就像这个样子，就像这个样子死去也没有关系了。好想……好想去死……好想……

命运就是如此，不可能再次违抗这个全知全能的天神对于自己所施下的魔咒，自己也就会在这样的一瞬之间死去，没错，就是这样……没错……

威廉的意识渐渐地模糊……

“让我死吧——”一句话再次出现在了威廉的脑海里，这句话让威廉的意识瞬间变得特别清醒，她睁大着圆圆的眼睛，注视着洁白色的天花板。

全身上下都布满疼痛，能够忍住不出声音已经是威廉最大限度的忍耐了。

急促脚步走了过来，三四名护士走了过来，将威廉旁边的威尔逊连人带床一起推了出去。也许是有人透过开着的大门看到了的吧？

“让我死吧……”这是威莉对威廉竭尽全力最后说的一句话。也是让威廉全身清晰的一句话。几个月前，那个瘦弱的身体在自己的面前濒临死亡，再承受了将近一年的疼痛之后，威莉对威廉说了这句话。

当时威廉丝毫很痛苦。父母不断地请求着医生为威莉续命，但是威莉却对自己说这样的话。明明是这个样子，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威廉这才明白威莉当时的想法。不想再继续看到为了自己彻夜不眠地看着自己的情况的人添麻烦了。所以——所以威莉选择了要去死亡。

对于当时还是很小的威莉来说，死亡才是一个解脱。不论威莉的病情怎么样，威廉都不离不弃地守护在她的身边，就是因为这样，愈加加深了威莉对于姐姐的愧疚。

而对于现在的威廉来说，死亡也是一个解脱，不论威廉的病情怎么样，威尔逊——自己的父亲都会不离不弃地守护在她的身边，也许像威莉一样，会守候到威廉自己失去了心跳，失去了意识的时候。

看着父亲被推了出去之后，威廉闭上了眼睛。

嘈杂的脚步声啪啪啪之后，一个穿着格子衫肩膀围着披肩的奇怪的姐姐出现在了威廉的病床前。

接下来的一句话让威廉的眼睛突然睁了开来，并且大大地瞪着眼前出现的这个奇怪的姐姐。

“你有一封信件要送达，但是和普通的信件稍微有些不同，这是死后文，来自死后世界的人们的信，寄信人是威莉·卡扎尼，收信人是你威廉·卡扎尼。”

眼前的这个姐姐刘海已经遮住了一半的眼睛，但是似乎也无法丝毫掩盖住姐姐眼睛流露出来的温柔。也许这个眼睛是这一生看过的最温柔的眼睛了吧，一边这样想着，一边仔细地回想起和秋月以及包子的承诺——找到死后文，或者说找到死后文递送者。

眼前的这个人就已经是他们所需要的全部了，可是……可是威廉的声带发不出准确的声音……只能‘额——’地发出一些意义不明的声音。

这个姐姐从自己的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大约20X15大小的信封，这个大小的普通信封在一般的邮局里面都可以买得到。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这样吧，我问，你回答，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当然如果不能发出声音的话，就眨眼间吧，眨一下，就代表是，眨两下就代表不是。明白了吗？”

虽然威廉的声带已经不能运动了，但是眼皮还是能够勉强带的动的。

于是威廉眨了一下眼睛。

“恩，很好，你是不是威廉·卡扎尼？”

眨了一下眼睛。

“要不要接收这封死后文？虽然你有资格拒绝，但是或许之后再也没有机会看得到，所以……”

眨了一下眼睛。

“可是，你现在行动不便，需要我帮你读这封信吗？”

威廉想了很久，最后才缓缓地眨一下眼睛。

姐姐用清楚的声音清了清嗓子，随后缓缓地开始读信中的内容。

[

致最亲爱的威廉姐姐：

我是威莉，这是我第一次写信，不知道能不能写好，所以姐姐不要太在意。

塞给我三张信纸，可是我只用了一张信纸，甚至只写了这么几行，真的感觉有一点浪费。

姐姐，你现在还好吗？我其实写信也没有很多要写的，就是想让姐姐好好活着，在我快死的时候，就想好了，如果死后还能够跟姐姐见面的话，一定好好地拥抱姐姐，可是……现在我死了，我却不希望姐姐你这么快就到这边来。

姐姐，我爱你，我也爱爸爸和妈妈，原本我还是想和你们一直幸福地在一起。

啊，我想起了死前和你说的最后一句话，“让我死吧”是吧？当时的我已经被痛苦折磨地快要死了，实际上的确就是快要死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着姐姐为我守候着这样的一年，我很幸福。但是我不希望姐姐也像我一样。

戏剧，有没有好好地学呢？这个可是我们一起找的兴趣呀，那本书有没有看完呢？那个也是我们一起找到的书，其实我曾经想着长大成为一个伟大的戏剧家，嘿嘿。

姐姐，加油，一定不能那么早地来这边哦。

你的妹妹 威莉

三月一日

]

2.

医生看着手上拍出的量子照片，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一切似乎都是那么不可能，不，原本就是不可能到了极点的事情而已，但是却就这样放了。而旁边则坐着一个头发乱成一窝，眼睛旁有厚厚黑眼圈的老人，即使如此，仍然十分亢奋地睁大着眼睛，努力揣测这医生脸上的表情。

“我这辈子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事情”医生叹了一口气，似乎用一种自讽的语气说道。

“怎……怎么了嘛？医生？”在一旁的那个老人的眼睛变得缓缓闭上。

“令千金的情况，照现在来看……”医生还没有说完，这个老人就摆出一副痛苦的表情，用双手竭尽全力地抓着医生的肩膀。

——“医生，我求求你了，不论她能活到什么时候，你一定要让她多活几天啊，我求求你了！”

他的眼眶中回荡着泪水，再没有任何东西来掩饰心中的痛苦。他几乎痛声大哭。

“别……你先别急，我要说的事情是……令千金，也许生命可以保得住也说不定”医生在老人的全力摇晃之下说出这句颤颤巍巍的话。而收到了出奇的信息，而导致无法理解信息的含义的老人，用困惑的眼睛盯着医生。

“可是……可是你不是才说，也许活不到下个月吗？”老人眼角之处的皱纹轻轻地解了开来，但是纵观还是有很浓的皱纹在眼角聚集着。

“对，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但是现在也由于某些原因，令千金的身体状况变得好太多了，不管是怎么样，这都是一个好消息，”说着，医生忍不住露出了喜色，“对比其他的患者来说，这却是已经算是奇迹了。……你看……脑部器官的活跃程度相交以往任何一个阶段都要活跃”

医生拿出了五六张同样位置的量子医学照片，上面关于脑部的活动程度一张比一张差，但是到了最新的这一张，却变得出奇的号，红色的范围变得出奇地大。

“现在还不知道后面会不会继续恶化，不过看这张蕴含奇迹的图，我想还是可以花点时间准备要做的事情。也许令千金不会变成正常人，但是也还是可以和正常人一样享受生活……”

医生点了点头，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老人不敢相信，他在狐疑这是梦境，他使劲儿地捏着自己皱巴巴的脸，才发现这不是一场梦。自己的女儿也许有救了，一想到这里，他差一点兴奋地想要哭起来。但是他忍住了，他忍住了自己的激动。

也许……也许医生也会错诊呢？也许……也许只是拍摄图片的极其有问题呢？也许……也许只是突然偶然的事情呢？……也许……

他并不是想否认这个结果，也并不是想在这个结果上套用自己的固执，只是……只是单纯地觉得医生这样子说话不算话……

“有在听吗？威尔逊先生。”

医生用右手在威尔逊的眼前晃了晃，威尔逊这才缓过神来看着医生。

“啊，对……对不起……我 有些出神了”

“没有关系，这件事情任谁都有些经手不住，一下子有要接近边缘了，一下子有要恢复健康了，在我们医学的角度上来看，这只是概率升高了，恢复的概率，经常而已，具体的除了脑部，就连肺部，和肾部也开始活跃了起来，体内的坏死组织似乎被清理了很多很多，明明才过了一周而已，就出现这种情况我也是完全不知情了，不过好在现在已经是试验阶段，我们重新配一些药，会吩咐管理的护士每天按时为令千金服药，再观察个一组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可以了。”

X——X

“医生说，威廉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了”在家里，威尔逊和他的妻子这样说。

已经是深夜了，但是回到家的威尔逊看到他的妻子仍然没有入睡，只是一个人坐在床上，靠在靠背上，面容憔悴地，一动不动地看着贴上青紫色瓷砖的墙壁。而她看到威尔逊回来也只是点了点头。

“是……吗？”威廉的母亲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她看着威尔逊，“亲爱的，太好了”

她和他紧紧地相拥在了一起。

就在昨天，就在前一秒，还在考虑着到底该不该继续让威廉受那样的苦的威廉的母亲，此时此刻的脑海里充斥着哪一天要一家人出去玩耍这样的念头。虽然只是病情有所好转这样模棱两可的东西，但是对于她来说，这已经是接近于另一个极端了。

毕竟看着威莉就那样子，毫无任何的反抗，就十分轻易地死去了，此时此刻的她计算觉得威廉能够有一点好转都是对于病魔的反击。也许……也许在哪一天，也许在哪一天就会战胜病魔。对，一定是这样——威廉的母亲的脑海里已经乱成了这样子。

“啊，有没有吃的东西呀，我有些饿了，”威尔逊脸上露出了疲惫的神情。

威廉的母亲解开了被子，“有，在厨房，要不要热一热？已经是下午做的菜和饭了”

威尔逊点了点头，“好的”

他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不禁如此，他连一滴水也没有进。准确地来说，他根本就是忘记了人还有吃饭这一必须要做的事情，除了在医院陪着说不出话的女儿，之外，他就想不出任何他可以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威廉的母亲已经连续一周没有去看威廉了，此时的她正在厨房里面打开煤气灶，嘴里哼着小歌。这马上让他想到，这样的状态已经很久没有重现过了，上这样子是在和家人一起准备过迎岁日的时候，这样子，也才是一年前的事情吧，那个时候，家里的人都健健康康，没有一个人住院或者生小病，那个时候威莉和威廉经常和她一起看戏剧，包括上个世纪，上上个世纪，以及上上上个世纪的戏剧都看了许多许多。

威廉就像是一个很可爱的小猫，不论何时，只要微微地伸出一只手，就很可爱，而威莉则就像是一个可爱的小兔子，不论何时，只要微微地翘起耳朵，也很可爱。但是——威莉却就这样子在自己的眼前，在威莉的眼角之下死去。

“啊，不过这些都是过去式的了，威廉也可能会好的，”一边努力地这样说服这自己，一边把锅里面已经热好了的菜盛进了餐盘。她将餐盘端了起来，停在这边突然不动了，再过了十秒钟之后，才绽放了笑容，缓缓地走出厨房。

走进卧室，威尔逊已经靠在靠背上面轻轻地呼着气息。对于威尔逊来说，每一天都是这样疲惫的。威廉的母亲知道，已经她之前也是这样子，现在只不过就是将自己要做的事情转移到了他的身上而已。这些都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在威莉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威廉也是这样。威廉的母亲心里感叹着。

她将手中的餐盘放到了右边地床头柜上，仔细地盯着威尔逊的脸出神。

她的面容骤然从六十岁的老太婆变成了四十岁的中年妇女。

X——X

“爸……爸……”这是威尔逊这么多天，第一次听到的让人感动得要跳起来的话语。实际上威尔逊确实已经激动地跳了起来。 而此时的威廉，确实让人能够感觉明显的与先前不同。不只是威廉能够说话了，还有威廉的脸上能够摆出表情来，摆出由威廉自己定义的表情来。

“再……再多叫几声……”威尔逊此时此刻的心情已经不能用简单的词汇来形容了，开心，极度开心，疯狂开心，说是开心其实也确实更接近于疯狂了，只是因为这样子，就可以很好地听到自己的女儿叫自己的声音，无论是任何人都会去做的。

“爸……爸……爸……爸……”虽然威廉的声音不连续还有些发音不准，但是没有关系，这已经是近一个月以来最大最大的改进了。

“所以说，让孩子好好休息一下子，你看她不是很累吗这样子？亲爱的，你也好好休息了，要不要吃一点什么东西呢？”威廉的母亲坐在威尔逊的旁边。她的脸上洋溢着中年妇女的微笑，对，就是微笑，是那种让人可以感觉到沐浴温暖的那种微笑。而这个微笑，似乎也已经是丢失了将近一年的了。

“我的话，给我一份鹅肝炒饭就好了，威廉的话，”说着威尔逊看这着威廉维系的表情，“威廉，你吃青菜拌饭怎么样？很好吃的哦”

威廉点了点头，说了一声“恩”

“好的，一份鹅肝炒饭，一份青菜拌饭，啊，对了威廉，也给你带一杯蜂蜜柚茶怎么样？”威廉的母亲站起身子，准备要出去购买相应的餐点了。

威廉点了点头，“好……的……”缓缓说出这两个字。

无论如何，对于威尔逊还是他的妻子来说，这一天简直就是像是天堂一般美妙。

“威廉，跟你说哦，爸爸是很厉害的公司总裁哦……也许爸爸跟你讲过很多我的小时候的故事了，不过那种故事完全讲不完啦，我可是有着一个丰富经验的成功人士哦。哈哈，在自己女儿吹嘘真的很不好意思，不过事实就是那样，甚至还有很多给予我的评论。”

威尔逊的这番话，虽然已经说过了很多次。但是威廉却没有任何烦躁的表现，反而用温柔的眼神看这个样貌一个接近于老人的，满脸皱纹的男人。

“继续说我当时的话吧，虽然说现在是这副模样，可是爸爸曾经也是一个很帅的小伙子哦，信不信呀？”

威廉摆出一副开心的笑容，微微地摇了摇头。

“看你的样子就是不信，没关系没关系，等你好一点呢，爸爸把过去的照片拿给你看哦，哦，和你妈妈结婚的时候我也还是很帅的，真是的。”

3.

我被跟踪了。

简单的来说，结果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跟踪，我也自认为自己并没有被跟踪的理由。我只是小学生，家里也并没有很多钱，身边也没有什么很有钱的要好的朋友，就算是那我当做诱饵也不大可能，对，就是这样子的，可是，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被跟踪了。

不敢回头去确认到底是谁在跟踪我。很多小说或者电影里面都有写到过，跟踪者随时都有可能将被跟踪者结束性命，这些跟踪者大多都是面穷极恶的人，并且很多人都是像一个标准的罪犯，身上甚至可能还会携带枪支。

会被杀掉。绝对会被杀掉。一想到这里，我的心就开机砰砰直跳。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的我，也并没有做过什么好事，而且还只是一个小学生，连中学也没有上，更没有拯救世界，为什么我会在这个时候死去呀，上帝真的很会开玩笑的吧。

我加快了脚步，身后传来的脚步也缓缓地加快了。

不会还在吧……我一边痛苦地直视着前方，一家咖啡店的玻璃窗里面有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姐姐，要不要前去求救。不，不行，大人们是不会相信我的，大人们就是这么天真，居然还天真地以为我们这些小孩子天真，我们才是受害者。

可是那个姐姐看上去像是会听我说话的人。

“可恶，不管了”因为身后的脚步仍旧在继续地紧跟着，我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就冲进了这家名字叫“青春yonger”的咖啡店，走到那个小姐姐的面前。

“姐姐！”我大声地喊着，也许是因为我的声音太大了，四周都像我侧目，但是我却不管太多了，我抓着这位姐姐的衣摆，“姐姐，姐姐，求求你救救我！”

“为……为什么要求我呀？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在我的身后，有人跟踪我”我说出了事实，可是那位扎着辫子的姐姐却指着我的身后。

“你背后一个人也没有呀！没关系的，不要害怕啦，姐姐会保护你的哦，你叫什么名字呀？”

她的笑容露出来让我很恐惧。

那不是笑容，那是嘲笑。我从很多大人的脸上也看到过相同的表情，甚至看到过相同的眼神，这些人……这些人都是一样！……

我很愤怒，我直接跑出了这家咖啡店。

弓着腰，我在公交车上喘着气。因为一口气跑了相当多的路程，所以喉咙中简直就像是要裂开来的胡桃一样疼痛不已。

身后奇怪的跟踪我的人早已消失不见了踪影，但是总觉得这个奇怪的人仍旧在我的身边，我很痛苦，我不知道我接下来应该要做什么，回家？告诉她？不，不会的，她是不可能会相信我的话，她只是一个想要占用我全部使用权的人而已，她不会听从我这一丁点儿细微的请求。那告诉谁？告诉阿姨？可是她现在应该还在工作没有回到家，可恶……可恶……现在我到底该怎么样？

一个名字浮现在我的眼前——秋月。

没错，如果是秋月的话，她就一定会听我的请求，只有她，这个世界只有她和蜜茶才是能够听从我的请求的人。我要去秋月家里，跟秋月好好说一下话，可是想起来了一件事情……

今天秋月并没有和我一起在游戏中心碰面，前几天秋月就和我说过，这一周她都会在学校尖子生举行的合宿之中度过，因为其实内容只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培训而已，但是原本并没有对这些又什么兴趣的她，却好似要参加。

所以说……所以说我就只能这样子下去了吗？什么都不做，就这样等待着那个跟踪我的人，将我的生命就像踩死蝼蚁一样捏死吗？

不要……不管怎么样，我都不想那样子。可恶，就是这个世界的治安管理员一点用也没有，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坏人这么多可怕的大人，就连这些治安管理员也是那么地可怕。我甚至还记得去年十月份在街道上看到的那个场景——几十个治安管理员围着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女生大喊大叫，还扬言要提振除恶，真的是一群暴力狂。

大人都是暴力狂。除了我的父亲。然而爸爸有时也会因为我不听话而打我。

公交车缓缓地驶进车站，我从口袋里摸着要投的硬币，但是无论怎么样都摸不到。可恶，真是倒霉，真是倒了最大的霉了。

我终于努力地下定决心回头张望了一下。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人。其实这却更加让我在意——明明是周六的下午，为什么没有人呢？这么说起来，似乎从刚才跑出来的时候就没有看见其他的人了。

“喂，小弟弟，你上不上车呀？”公交车司机叔叔不耐烦朝着我吼。

我摇了摇头。

“那好！”司机叔叔没有说什么就加大了油门，开走了。我看到公交车上车司机，没有一个人。

很奇怪，为什么今天会没有人呢？——这个问题已经虽然没有比被跟踪要严重地多，但是我却认为这一定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周围的微风渐渐强劲了起来，甚至都可以把我整个人吹走，我畏畏缩缩地躲在公交车站牌的旁边，抓着车站牌，四处张望着。

“你好……”一个诡异的声音从我身后响起。

我……我不敢回头去看，但是双腿却像是沾了胶水一样，黏在了地面上一动不动。

“你好……我是……”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已经想象得了在我的背后站着一个憎恶面容，张着血盆大口的妖怪，我已经能够想象得了我被这个怪兽给吞噬的情况——

啊啊啊啊啊！不要啊！不要！

“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我不好吃，我身上也没有多少肉，我也没有钱，求求你放过我吧，求求你求求你，我现在甚至还只是一个小学生，我家里也没有钱，如果你要钱的话我可是一分也拿不出来的，就算是你把我弄死了也不会拿到的，求求你帮帮我，求求你，求求你！啊啊啊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一瞬间，求生欲涌上了心头。直到前一分钟，我还不明白为什么面对恐吓，居然会有那么多人选择胆小地求饶，为什么很少有人可以奋起反抗……现在我总算懂了，就算是我再做怎样的挣扎，也不可能会逃得出这个怪物的手掌心，不行，不行，我不能就这样被这个家伙吃掉！不行！不行啊啊啊啊啊啊啊！！

“别紧张”一个温柔的话语传到我的耳边。

我大起了胆子，转向身后，看见了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哥哥。

穿着普通黑色的短袖和白色的运动短裤，微长的堆发垂在耳边。

“你……你是……”

一瞬之间，我对于那个所谓的跟踪我的危险的人物险些要失去警惕，但是在一刹那之间呢我又恢复了理智。

“你就是跟踪我……要杀我的人是不是！……我……能不能不要杀我！……我还……我还没有……我还没有……”

我想着能够奏效的理由，可是杀人哪里还会听我的话？

“别紧张，我不是来杀你的”

“啊啊啊啊，不要，不要，我才不想就这么死啊……不要……诶……——？诶？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我不是来杀你的人”

“诶？……”

X——X

“有一封寄给你的信，但是和普通的信不同，这是死后文，是从死后的人从那边的世界寄过来的信件。寄信人是杰克·克莱德曼，收信人是理查德·克莱德曼。”

说着，眼前的这个哥哥向我递出一个信封。

“诶……等等……”

死后文……死后文……死后文……死后文……

事实上我的确是在上一周就和秋月说起了关于死后文的事情，最后可是……可是还是没有丝毫收获，我们已经工作了这么两个月，关于这件事情之上，我想我们不可能再有另外的收获了吧……

……

……

等等！我刚才听到了什么？死后文？信件？杰克·克莱德曼！

“你……你是死后文送信人？”我战战兢兢地看着眼前这个穿着黑色的奇怪的大哥哥”——他高我三分之一个身子，因为分数刚刚学，所以就可以用得上，然后，穿着已经说过了，但是总有一种“他不是一般人”这样的感觉在我的大脑里作祟。

“恩”他轻轻地点了点头，震了震手中的信封。

我接过信，“你真的不是杀我的？你真的是死后文送信人？”

“恩”他再次点了点头。

“你真的真的不是杀我的？你真的真的是死后文送信人？”

“恩”

“这真的真的真的是死后文？不会是里面放着什么炸弹的东西吧？”

“是真的死后文”

不相信。我绝对不相信这个突然就出现在我的面前，并且自称是死后文送信人的人。

“就是你跟着我？”我干脆一股脑儿将心中的疑问全部抛出来，尽管我知道这些事情，他说的是真是假我是分不清的，但是还是想从他的嘴里得到一些什么。

“没错”

“从学校校门口开始就一直？”

“不，只是从这个转角开始而已……还有……既然已经送到了信，我也该走了，再见”

他的嘴角扬起一个温柔的笑容，随后便转过了身，走向远方。

我并没有说什么。我害怕这个奇诡的大哥哥会突然转过来然后朝我扔向一把水果刀。

但是已经过了三分钟，我躲在车站牌后面终于吐露了一口气。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低头望了望……我拿在手中的那封信。那封信，信封是用很普通普通地不能再普通的材质做成的，外表看上去和普通的信封没有什么差别。而在信封的左上角居然还正大光明地写着几个数字，按照信封的一般结构来看，那应该是寄信人的地址的邮政编码。

[0XCD-2892-A09-1029]

而在右上角贴着一张画有‘已投递’钢印的水果图邮票。第一次见到水果图的邮票…… “这是……这是……”

在正中央写着收信人的地址……那的的确确就是我们家的地址，原来的我和父亲居住的那栋租屋的地址，而下面收件人的名字，则是理查德·克莱德曼，也就是我。而右下角的原本是作为寄信人的邮政编码的一栏却没没有任何东西。

我盯着看了信封很久。终于下定决心要将它拆开，虽然说可能有什么可能让我致命的东西，但是我却还是大起了但，将信封的封条撕开之后便将信封放到地上，自己涛离开了将近十米之外。仔细地观察着有什么变化，大约又过了几分钟，我终于确定它没有任何奇怪的东西之后，就上前拿起了信封，从里面掏出来折叠过的信纸。

缓缓地将信纸翻了开。

4.

写给我亲爱的儿子理查德：

理查德，你还好吗？我是杰克，你的父亲。虽然说我现在已经是死了，但是却突然让我写这样的一份信，对我来说，却是特别疑惑的。虽然我也有一大堆的事情想要和你说，可是我却再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

要说的太多，导致现在该写什么也不知道，得知这是我真正地最后与你交流的机会。所以我还是尽可能地把我真正想说的东西传达出来。

首先要说的事情是，关于我自己的事情。也许是因为我已经死了，所以理查德你可能会和妈妈一起生活，当然她已经有了新家庭，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多和他们接触。虽然我和你母亲分开来这件事情，一直是围绕在我心底里挥之不去的事情，但是直到现在，我总算是想通了。不管是你母亲还是我，都是没有错的。我知道，我知道你和我一样记恨你母亲，但是我已经不记恨了，只是仅仅因为不想在一起，就记恨别人，或者因为浅显的文字‘一日夫妻百日恩’来记恨自己的原妻子，也是一个十分不理智的手段。

我不应该记恨于此，但是生前，我去如此愚蠢地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情，甚至在后面，你母亲向我递出援手的时候我甚至还嗤之以鼻（就是瞧不起的意思）。直到最后出现了我现在这个情况。不知道你现在究竟是怎么样看关于你母亲的事情。我们有过很美好的回忆，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够了。我不能要求太多，既然她和我思想有冲突，那么我也应该要尊重她，没错。

然后要说的事情，就是关于你的成长的事情。在生前的那段时间里面，我甚至还是很少看到理查德你和别的同学或者说是朋友一起玩。这个事情其实我一直都在关注，好几次家长会的时候我甚至很多次地主动和别的同学的家长请求让他的孩子和你做做朋友，但是也没有见到什么效果。也对，朋友是用交的，而不是要求的。我也就是这个样子，这个辈子，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朋友。最终你的母亲也就是这样包容我，关爱我，所以我才会和你的母亲结婚，也就有了你。当然交朋友的话，一定要能够可以倾听你说的话，会认真地为你着想的，一定也要倾听对方的话语，这比任何都重要。

第二件事情，就是多读书，这比很多事情都很重要，当然不论是学习的书，还是什么其他的书，都可以，看得多了，你也会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所以，要多看书。很多能够写得出书的人，心里面或者真实经历的东西都是比较多的。

第三件事情，就是关于遗留的物品。并不是说什么遗产，其实也并没有那种的有价值的东西，有的只是一些我遗留下的笔记本和账本之类的东西。其中有一个我曾经写过的给长大后的你写的信，当时只是你刚出世的时候，所以，你一定要去看，我记得在我屋子里的一个地方，具体是哪里，我也已经忘了。

然后，就是说说关于你母亲的事情。关于你的母亲，我想你应该大概是不知道的。在很久很久之前，你的母亲也是一个很可爱很漂亮，很善解人意的女生，那个时候我就遇到了她，并且保护了她。我们结了婚，并且有了你，但是……但是其实也只是她对我的报恩。我想她一直也没有爱过我，直到后来她找到了那个人，那个她说的她喜欢的男人。

我查过那个男人的一切了，其实有关性格和一生的经历，都是很好的，他的所有的事迹都表明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所有的这些事情，而且我也曾经找过他，他也透露出他愿意替我照顾你。他也很爱你的母亲，他也和我立下过誓言，会不分别你是不是亲生的把你抚养长大，我也被她的行动给感动了。

所以，我一定会让他一起帮忙照顾你，可是……可是我在那之后却因为对你母亲心有记恨，所以迟迟不肯把你交出去。

甚至……

我知道，也许对于你来说，这些都不重要。我很欣慰，你能一直陪着我，陪到最后一天。每天每一天，我在工地里上班的时候想起你还在家里等着我，我就会干劲十足，就算我干劲没有十足，我也会干劲十足。很感谢你，太感谢你了，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再你身边了，你的母亲很爱你，虽然她有时候可能会啰嗦那几句，但是，我知道，她很爱你，这一点与我作为父亲很爱你是一样的，没错，一定是这样子，所以说，不要逃开她，她是你除了小姨之外的唯一依靠的。你也知道，你阿姨她已经是要工作的，马上也就是要找男朋友，也是要有老公的女生了，你可不能麻烦她了哦，而且，恩，我还记得，几年前我们还是很开心的这么一起谈笑。但是你阿姨她开始恨她的姐姐了，我也很难去除她的仇恨，虽然你还是个孩子，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也有办法去除仇恨的。她原本和她姐姐关系很好的，这一切也都是因为我。

我很爱你们，不论是你，还是你的母亲，还是你的阿姨。

不论怎样，我希望大家还是和睦相处。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你的母亲，他，还有阿姨，都没有错，我们都是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都没有错，我们都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我很爱你们，我最后说一句，我很爱你们，现在我已经写不出来其他的了。我已经流下了太多的眼泪了，所以……我……没事了……

最后的告别了，替我向你的母亲，你的阿姨问好。

你的父亲 杰克

3月2日

]

X——X

已经是夜深了，我却独自走在街道上。并没有觉得太黑。虽然脑海里想过别人所述的，一个小学生走夜路是很危险的，但是现在的我却已经够不顾那么多了。

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这个世界一切都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父亲说他爱我。我想，这辈子从来没有听父亲说过，这个‘爱’字，曾今我也问过母亲，她爱不爱父亲，母亲也没有回答，我问过父亲爱不爱母亲，父亲则是想都没有想就说了‘爱’，我现在还不懂究竟这个所谓的爱，到底是什么意思，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巨大力量。可是……可是……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很温暖，一股从未感受到的温暖，一种我不可能再次感受得到的温暖，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幻像，但是，还是那样温暖，这样的温暖在我的身体里面到处乱窜。我仿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只知道自己在朝着一个方向前行。

不明白那是什么方向，但是等我因为门关着而进不去，停下脚步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知道了秋月的家里。

“dongdongdong——”

我敲着秋月的家门。已经是夜晚的十一点三十七分了，可是秋月不应该在家里，她应该还在补习的我知道，我知道一切。但是有一种想法……尽管是秋月的母亲，也应该可以聆听我说的话。打你想不到的是，很快，秋月给我开了门，她的父母这几天又在出差所以家里面又是只有她一个人。

“啊呀，包子是你呀，快进来快进来 ”

“你……你你……你不是正在比赛补习吗？怎么还在家里呀？”

我十分惊讶地看着秋月，因为秋月是不可能还在家里的，我甚至已经够做好了家里没有一个人，我敲了十几下也没有反应就回家的准备。

“昨天已经补习完了，接下去都是自主学习了，不担心，题目和简单的”

她露出了恶作剧般的笑容，我知道，就算是我自己也对这个笑容有些放心，知道这是一般的秋月。

“啊，包子，你怎么把书包带回来了，没有回家吗？”她一脸奇怪。

一看就没有睡觉的秋月，还是穿着平上学的便装——不用猜肯定就因为正在打游戏，可是最近有在玩什么游戏呢？不知不觉，我也有些开始期待了。

我摇了摇头，“我现在过来很想和你分享一件事情……嘿嘿”

我故作神秘地笑起来了，然后秋月也跟着笑了起来。

“我很少看见你这样主动地笑呀，到底发生了什么呀？啊，等一下啊，我先去把空调开一下，你先等一下，最近有些热……”

的确，虽然也才只是五月的中旬，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已经有三十度的高温，虽然忘记了去年是不是这样的温度，但是总觉得有些奇怪。

我点了点头，秋月从客厅的沙发上面抓起了遥控器， 按了按一个按钮。房间里的温度缓缓地向下降，我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凉爽的风从四面八方微微地吹动。

“好了，说说看吧，究竟是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的沉闷的包子露出这样笑容”

秋月抓着遥控器，有节奏地拍着桌子，用恶作剧般的眼神看着我。也许，她肯定以为我是在做什么很奇怪的事情吧，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情将会让她瞬间佩服。什么沉闷的包子嘛，我明明也是很可爱的好吧。

我翘起了嘴角，“是关于死后文的事情……”

我故意卖着关子，仔细地观察着她的表情。

“哦…………啊！！！死后文！怎么……怎么会！……死后文……你……你是……\*”她一定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收到死后文。

我点了点头，“对，就是死后文——我收到了父亲寄给我的死后文”

“等等——”秋月的表情骤然变得严肃了起来，她让我不要动，然后走到电视旁边，打开了电视，随后又关掉电视，随后又手背碰了碰我的额头。

然后用很奇怪很奇怪，奇怪得不能再奇怪的表情看着我，“今天不是愚人节，而且你也没有发烧，你是不是还在做梦呀？”

果然，果然她是不相信。因为我们忙活了两个多月，也没有找到的东西，却在我的不经意间，或者说，是绝对不可能的时候找到了。的确，很不可能，如果是秋月也收到了的话，在之前的我是不会相信的。

“才不是做梦！我说的是真的啊！！可恶！为什么不信我！真的是真的呀！”

我很焦灼——事实上，我很希望秋月能够明白我，不只是因为她是我的朋友，更是因为我想和她分享。她是我唯一能够亲密无间地分享秘密的朋友。

“我相信啦相信啦，怎么说你也是我的好朋友呀，我当然相信”她的眼神之中的恶作剧已经消失了，变成了似乎十分温暖的东西。

那个东西——我似乎刚刚体验过。

5.

秋月完全相信我，当我从书包里拿出我认为是证据的东西的时候，才发现那个所谓的证据已经消失不见了——死后文的所有字都消失不见了，我并不知道这个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很慌乱。

“没事的，包子，都说了，我相信你”，秋月摇了摇头，“不需要什么证据不证据的，说吧，究竟是怎么回事”

……

我把我在那边经历的一切一丝不苟地告诉了秋月，还把死后文的信纸内容全部都告诉秋月，没有做到每一句话，但是我已经把全部的意思的表达了出来。而讲完这些东西后，秋月给我递来一杯果汁，我猛地一口喝干。

“所以说，那个就是死后文？死后文是看了一遍就会自动消失的？”秋月指着桌子上的那封白纸，皱着眉头说道。“都市传说既然已经是真的了，那，我们要找死后文的话就是真的真的存在，也还是说，是不是真的有死后的世界，这一个问题的答案并不绝对是否定的。”

秋月的思考方向和我有些不太一样，我只是觉得既然死后文存在的话，那么其他的人也应该会或多或多存在一些对于这件事情的记忆，可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我们两个多月的这些时间里面都没有找到有关的任何一个？难道说这个死后文的事情被他们遗忘掉了？还是说什么……

我看着秋月，秋月看着我，我们久久的凝视着对方。

也许是怀疑我没有听她说话，我咽了一下口水，准备开始道歉，没想到这个家伙居然蹦出了恶作剧般的笑容。

——“要不要玩一下游戏呢？”

好像关于死后文的事情，她一点也不关心。明明是自己提出来的这个要求为什么又这么冷淡呀？

“死后文的事情怎么办？”我询问。

她摇了摇脑袋，“还能怎么办，如果照你这样是的话，死后文是会自动有人送过来的，这一点与你说的康德莱特街39号那个店家里问出来的一毛一样。不如玩一会儿游戏吧，已经好多天没有一起玩了，我已经开始玩新游戏了哦，上个世纪的另一个名作《刺客信条·大革命》 ，听说上上个世纪写了一本叫做《巴黎圣母院》的书，这个游戏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本书作为背景而创作的。好像在上个世纪，这个圣母院被火烧了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个游戏就成为了一时火热的遗迹文化遗产，说是为了重现巴黎圣母院而和这个偶像的制作公司展开合作，在这之后甚至官方为了推广更多的用户不惜以免费发放为鼓励文化传播的方式，当然我弄到的这部游戏呢，是正版发售的，是从兄长的一个朋友那里买来的，三百人民币呢！”

我连这个有些的名字的没有听过，“这个游戏好不好玩呀？”

她又露出了恶作剧般的笑容，“画面是非常好的，可是游戏性的话呢……算了，你玩玩看就知道了的”

“可是已经很晚了诶……我还想……”

“不要，你今天要留下来和我一起玩！求求你了嘛，已经好久没有一起玩了，还有这款游戏我也是第二次玩，这个画面比岛和万龙岛要好得太多了，并且速度优化做得也比他们好得多，所以就不担心会太卡……喏……你旁边有游戏手柄”

叹了叹气之后，我点了点头，“好吧好……那我，我先去和阿姨说一下我要在同学家住下。

X——X

我和秋月完了一个凌晨的游戏，直到早晨的六点钟我们才昏昏欲睡地准备洗漱，她递给了我家里备用洗漱用品，我和她一起在卫生间里刷牙，随后我们一起在客厅吃着面包和牛奶，面包是冷的，又干涩、又硬质，大概是秋月自己买的，而牛奶也是十分冰冷的，我询问秋月是不是每天都是吃这样的早饭。

“emm……爸爸妈妈在家的话，还是会给我做一些好吃的早饭，有剩饭的好，就会做粥、炒饭什么的，要是没有的话，就做面条什么的。面包有点干吧？牛奶也是冷的，我不太会热牛奶，啊，对了，待会儿就要上课了，你可千万别睡着哦……听说在上课睡着十分麻烦的，我都一直经历保持清醒的”

要是能够保持的了清醒，我自然会保持清醒的，但是，不论怎么样，我现在似乎已经补发轻易地保持清醒了。我摇了摇脑袋，也许是因为玩游戏的时候太过亢奋，导致现在眼睛睁着都感觉很累很累。

“我在上个就直接被老师抓到罚站，真是的，就是 那次和秋月你通宵玩游戏，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了，反正我还是有很深的印象，尽管昏昏沉沉，大脑里面也全都是游戏，啊啊，不行了……我怎么会变成这幅样子了”

秋月哈哈哈地大笑，我已经顾不上她是不是恶作剧的笑容了，但是现在的我感觉头脑随时都会涣散开来。就连刚在吃面包的时候，都会想其他的东西——比如我最喜欢玩的这些游戏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我会变得这么喜欢玩游戏了？那款游戏是身公司制作的？等等等等……

“所以说你还是不行，要多几次这样的通宵，你才能熟悉你现在的状态，嘛，先别说话了，吃早饭吧，马上也就要上学了，不要跟我说你不想上学哦，明明还是个学生……”

秋月的话语能够进入我的耳朵，但是我的大脑却似乎不太想理解她的话语。

“啊，好难受，现在越来越睁不开眼睛了”

说的是实话，虽然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的场景，但是完全没有这种程度啊喂，不论是精神度还是神经度，我都承受不了了——可恶，早知道就不熬夜陪 秋月打游戏了。

“没关系没关系，我来陪你，待会我送你去上课，来把剩下的面包吃掉，我们就该走了”说完我仿佛感受到了一个什么温暖的手抓着我的手指，将我手中的面包塞到了我的嘴里。

很难受，我根本就再也吞不下任东西的，但是依旧强忍着恶心和痛苦，将面包吞进了胃里。我突然想到一个人——蜜茶。

“对了，才想起来，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蜜茶呀？毕竟她也是我们相关者之一，告诉她死后文是真的存在这样子她的心情也许会更加好一点吧——”

我向秋月提议。可是秋月并没有说什么话，秋月仍然只是单纯地吃着面包，喝着牛奶。我以为秋月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所以我准备再次向秋月说这个……可是她开口了。

“蜜茶联系不上，上一次联系实在是很蹊跷，是用一个公用电话跟我联系的，她有了我的联系方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么多天都将近两个也了却没有再一次联系我……我怕蜜茶她……她有事情发生……”

这么说起来，却是好也是——蜜茶已经两个月没有给出联系，就算是已经把我们这两个讨厌的家伙忘了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事情，可是……可是我还是想和她报告死后文的事情……

她对于她的妹妹，应该有很强的感情，十分希望自己的妹妹寄送给自己一封死后文，她的妹妹应该只有三年级，不知道会不写死后文。

“可是……我还是想告诉她这件事情……”

秋月露出了一脸无奈的表情，“那好的，我们再去那个邮政局打听一下关于那个蜜茶的事情。好了好了，现在该做的事情是去上学了，走，书包……”

我和秋月背起书包。

我们坐上公交车，在学校的门口站牌之处下了下来。

“到底要怎样才能不困啊，你有什么妙招吗？”走在路上，我差一点睁不开眼睛，我不能感受到周围的视线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我猜测应该是十分火热的，虽然都是小学生，但是有很多家伙特别歧视男生和女生站在一起，更别说像现在我们的这样——秋月在搀扶着我，我们慢慢地走进校园。

“有哦，困了的话，就咬一下手指头，就会痛地不困了，但是这样下去，你也只能在疼痛和困倦之间来回了，我也不希望你这样，你要是实在是困的话，还是跟老师请个假在医务室睡上半天吧。”

——什么吗，装作一副好像是我的姐姐的样子。我的脑海里不禁开始有些抗拒。

我看不清秋月是什么表情，我特意用尽全力地睁开眼睛，但是依旧无法看得到秋月的眼睛。和眼神，她走在我的前面，抱着我缓缓地走动着。我倒是注意到了周边的表情，果然是这样——鄙视、鄙夷、瞧不起、漠视，尽管再怎么样的同学都会回头看我们一下。

“怎么了嘛？”我这才注意到秋月已经把我送到了我自己的教室的门口，我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

“什么意思呀？点头又摇头……”

我嘻嘻嘻地傻笑。但是现在的脑袋已经似乎不是我脑袋了。

“算了算了，你真的有些不清醒了，教室在这里面，自己要进去哦，然后就是……如果过实在不舒服，就跟老师说……我也要去早读了， 拜拜！”

我点了点头，自己摸着墙壁走了上去，但是很快——眼睛实在是睁不开……

啊，求求你，求求老天，能不能帮帮我，我只是想坐回我原来的位子而已，老天……可恶……

“理查德？你怎么了？”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在旁边响起，我已经看不清是谁了，但是——这一定就是天使……就是上帝听到了我的呼喊，为我降下的天使……

天使……飞啊飞啊……飞……

“来来，慢一点，我扶你去座位上……来来……别急……慢一点儿……”

我已经无法做出什么回应，我已经被天使的声音俘获，变成了其中一员。

6.

“今天发生了一件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我把手放在脑后，很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的确，今天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了，不，从昨天开始就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了，这些事情让我有一种处于飘飘然的状态之中。我甚至连自己现在的精神状态都无法控制住。

还是有些困。

“究竟发生了什么呀？”秋月的嘴角再次露出邪恶的恶作剧般的笑容。难道秋月知道我发生的一切吗？不，我自己都不清楚，还是说我自己也不清楚，所以她就很清楚？不了解……可是……

“今天好像在医务室躺了一天。”我就这么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话，可是——可是——

“哦……嘿嘿~好·像·有·内·情~”她说完这几个字就带着恶作剧的笑容继续冲向前面。

可恶，这个家伙好像真的知道一点什么，我不禁快步跟了上去。

“秋月你是不是知道一点什么呀？”

“呀，不知道不知道，我才不知道你抱着女生走进医务室哩！”

不知道为什，秋月似乎就是这么故意地说话，这让我感到有一些生气。

“哼，反正你知道了又不能怎么样~”

“是吗？我这边可是有很多很多想知道这种男生和女生的秘密的同学哦~你确定我可以告诉他们关于你们的这件事吗？”

我皱下了眉头。女生喜欢八卦是出了名的，他们恨不得可以获得世界上所有的男女闲事，他们很空，比起其他人来说很空，而他们的时间也都大多花在从别人那里获得其他的人的一些让人难以启齿的事情，比如说谁和谁和好了，谁和谁又分裂了，明明是朋友，见面却说话，明明只是同桌，却好像是情侣一样。总之，他们很可怕……虽然我知道在我们的班里面，他们是不屑对我的事情感兴趣，但是在其他的班的话……

我听到自己的班也有很多女生讨论隔壁班的男生怎么样怎么样。但我可不想成为别的班的女生们他们吃饭的时候会偶尔说起的人啊。

“别别别……千万别啊，秋月，就算我求求你了……其实”我叹了一口气，“其实我自己也记得不太清了，大概是我前桌的安妮和她的同桌帮我送进医务室的吧，但是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安妮的同桌坐在我的旁边，拿着一本书看着。我问她我怎么会到这里的，她说是她和安妮送我来的，看我在上课的时候睡着了，被罚站又直接摔到在了地上。”

我和秋月一边快速地走动，一边谈论着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你上课睡着了，然后被送到那里对吧？真是的，为什么不好好睡觉呢~”

秋月像是在责备我为什么晚上不睡觉？明明什么理由自己应该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吧！完了一个晚上的《刺客信条》不困才怪，还是玩到六点钟的！

“我说，究竟是什么原因我想你应该知道的吧？真是的……还真是的……别一副跟你没有关系好不好啦！”我故作生气地瞪了瞪她。

“嘿嘿嘿，别不高兴嘛，大不了再请你完游戏嘛，不就是分分钟的事情吗？嘿嘿嘿！”真的不知道秋月在想什么，但是似乎，脸上露出恶作剧的笑容。

忽然，我想起了一件事情。

“秋月……我们……我们是朋友对吧？”

我不敢确定，真的不敢确定。但是我似乎已经在心里面把这个喜欢露出恶作剧笑容的女生当做我的第一个朋友了，我似乎已经会在时不时地想要来找这个可爱 的女生一起玩，尽管和她一起通宵打游戏，似乎也并没有像之前一个人通宵一样的激情，但是却很开心。真的很开心，这两个月，并不是每一天，但是每次看到秋月脸上可爱的恶作剧笑容，我的心里似乎就会有什么东西落下。

秋月收起了恶作剧的笑容，用十分认真、严肃的表情看着我的眼睛，“我们很早就是朋友了啊，为什么要这样问？”

我点了点头，为什么要这样问，我还真是个傻瓜一样。

“那……我们要不要去那个邮局问一下蜜茶下落呀？”为了缓解话题的尴尬，我还是尽力地选择了其他的方向。

“下落呀……恩……好像的确要去问一下，不过呢……我答应你的，要请你玩游戏，走吧！”

说着，秋月快我一步走进了前面的——游戏中心！

说了这么多，居然在现在就知道了游戏中心，这个可是我一直都没有想到的。——难道这个秋月在一开始就是朝着这个目的而——

“诶！秋月，等等我！等等我呀！”

一眨眼，就看不见秋月的身影了。

真是的，可是这样子也不错……总觉得……只要和秋月在一起，不管是做什么事情，都是充满了乐趣。

秋月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只是手中在拿着什么东西。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放心地赶紧跑到她的跟前。

“怎么了秋月？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看着秋月脸上一如茫然。

从来也没有见到秋月的脸上出现那种表情。

秋月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或者说其实她已经说不出任何的话语好像喉咙被磕住了。我鼓起勇气双手抓住秋月的肩膀，使劲儿的摇晃着，这才把秋月拉回到了现实。

“秋月，秋月你……你怎么了？”

“啊……是包子啊……”喘着气的秋月，像是失去了气力一样差点摔倒了，幸好我及时地扶住了她，她缓缓地翘起了嘴角，“真是对不起啊包子……我也没有想到……不知道为什么身体突然这么沉重……对不起……”

秋月的眼睛缓缓地闭上了。

“秋月！秋月！秋月！你怎么！秋月！”

无论我怎么样叫唤，秋月始终还是没有反应。

我害怕极了，秋月一定是生病了！我抱着秋月站在游戏中心的入口之处，茫然地看着周围的行人。最终还是做了一个决定，请求大人们帮忙处理这件事情。

“求求你求求你救救秋月！”我抓住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那个男人看上去十分迷茫，样貌似乎已经是四十来岁，可是不知道为何头发却是花白的。他用一种痛苦地眼神看着我。

“这……这个孩子怎么了？”我原本以为他会拒绝我的，我已经准备再找其他的人帮助了，可是他却皱起了眼，伸过了头，看着我扶着的秋月。

“她……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这样子了……”

“别多说了，医院就在附近，我可以很快地就送你们到”

X——X

我已经记不清我是怎样陪着那位大叔和秋月疯狂地奔走的。等我回过神，我才注意到，我正做在一个病床的旁边。那个病床上面躺着我的唯一的好朋友——秋月。

已经是夜晚的九点三十七分了，秋月还是没能睁开眼睛。

“医生说是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暂时已经陷入了假休眠状态。但是……究竟是受到了怎样的打击，你是她的朋友，你应该是知道的吧？”

我摇了摇头。我不知道，原来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吗？

“秋月真的已经陷入了休眠了吗？不要这样子一动不动啊，不是要玩游戏吗？秋月，你醒来呀！秋月！你醒来呀！秋月！……要是我……要是我那个时候没有想这些该死的东西……要是我那个时候就直接跟上了秋月……要是那个时候我没有犹豫不决……要是我那个时候……”

明明就在我的眼前，却还是演变成了这幅样子，难道说这一切都是这样子不能改变吗？我……我就是一个没用的废物一样……

“不要太自责了，”那个老男士拍了拍我的肩膀，“不管是怎么样的错误，既然已经发生了，那就努力争取做到不再发生，而不是一味地自责，你现在只是一个小学生，也许不明白我说的事情，没有关系，等你慢慢长大了，你就会明白的，我已经在柜台之处付好了医药费，已经吩咐护士照顾小贝，明天也会来看的。要不要送你回家？“

我摇了摇头。

“以前，都是秋月陪着我，现在，就算她没有醒，我也想陪着她，至少陪到她苏醒，医生说秋月只是受到了打击而已，很开会醒来的吧？”

他点了点头。

“我就在这里，等着秋月醒来。”我下定了决心，一直陪着我，一直以恶作剧般的表情面对着我秋月，现在她已经陷入了痛苦之中，我必须要在她的身边陪着她。她说过，我还她的朋友，我也认为我是她的朋友。

所以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你很想我的一个女儿”这边，他站在门口，对我这样说道，“你的家人呢？她的家人呢？联系方式有没有？已经快十点了，需要跟你们的家长联系一下，不然的话，做家长的会担心的”

“电话号码的话，有，秋月的父母联系号码不知道，她的父母出差了”

“这样啊，”他又皱了皱眉，“那，就把你父母的电话号码给我吧”

我并没有给他那个女人的号码，而是给了他柯西阿姨的号码。

他点了点头之后，就躲在门外，好像和柯西阿姨说了什么，之后便从门外伸进了头来，看着我，露出了一抹微笑，“你的柯西姐姐马上就要过来了哦，她会来照顾你的，我就先走了，对了，吃的东西都已经放在边上了，就是稍稍有点冷了，饿了就吃一点把，不然对身体不好，我也不多说了，再见……理查德”

说了再见之后，这个大叔就再也没有从外面探进来头。深夜时分寂静，我想起了秋月昨天晚上和我玩游戏的时候，她那个开心的声音。

我想到了父亲写给我的信。

——当然交朋友的话，一定要能够可以倾听你说的话，会认真地为你着想的，一定也要倾听对方的话语，这比任何都重要。

秋月在昨天晚上，安安静静地倾听了我的关于父亲的死后文，我也想去聆听秋月的话语，想了解更多关于秋月的事情。秋月和她所爱着的哥哥的事情。

Dongdongdong—病房的门，被敲响了。

我抬起了头看向那边，看到满头大汗，头发凌乱的一个年轻的小姐姐。

她是我的柯西阿姨。

“她是你的朋友吧，理查德，”柯西阿姨缓缓地走到我的边上，看着我，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7.

世历三百六十五年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有些不开心，爸爸和妈妈吵架了，说是不会再理对方了。我很难过，躲在房间里哭了，他们问我要跟谁走，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不要再问我这些问题了。我很痛苦，我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他们到要问什么。

可恶，我不想再继续这样子下去了，啊，为什么我一定要遭受这样子的事情，前桌一个扎着头发的女生问题，为什么不开心，我问她有吗，她说一看就知道，我把我的事情全部告诉了她，她和我说，这些没有关系的，如果以后有什么难以解决的事情，她就跟我一起面对。我们说好了，她明天来我家，帮我劝一下妈妈和爸爸。

今天很累了，我就在这个时间睡了吧。

世历三百六十五年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阴

那个扎着头发的女生来到了我家里，我还和她一起看了书，她喜欢看《冬天里的火》，作者是法国文学家卡尔·雨果，这本书我也稍稍看过一些。爸爸和妈妈在女生的影响下还是和解了，我很感谢那个女生。女生的名字叫美夜，很喜欢看书的女孩子。如果我找朋友，也想要和她一样的人成为朋友。之前好多次都和她说过话，但是这次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我很紧张，和她坐在一起的时候差点就说不出话来。

爸爸和妈妈，我和美夜一起在家里吃了一顿饭，美夜说我妈妈做的菜很好吃，我妈妈还夸她很懂事。我送她回家，她的家很小，和我们一样，只是一栋租屋里的一间房子，我向她的母亲打了打招呼之后，就紧张地点了点头准备回去。

她在我的耳边说了一些话……啊啊……好害羞啊……她说她喜欢我，想和我做好朋友……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以成为朋友的人。

世历三百六十五年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阴

美夜在学校里不和我说话了。我以为是因为昨天我没有回答她能成为朋友的问题，所以我出面向前道歉，可是她还是不肯说一句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难道说是因为开始讨厌我了吗？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回到家，爸爸和妈妈又再次吵架，我想去劝架，可是被他们锁在了房间里面。我在屋子里面昨晚了作业，肚子已经很饿了，但是他们却还是在吵架，我想我是不是被遗忘了，一边看着没有看完的，从同学那里借来的小说，可是……可是很久很久，我都没有办法继续忍受这个饥饿，我请求他们帮我开门，可是他们依旧在吵架没有管我。

到了晚上的九点钟，我从趴在的桌子醒来，这个时候外面的吵闹声已经不见了，我的房门也已经被打开了。我走了出去，客厅上摆着亮到菜和一碗饭。是青菜和西红柿炒蛋。因为实在太饿了，所以我就拼命地往嘴里塞饭和塞菜。

世历三百六十五年 九月三十日 星期五 小雨

今天一大早就下了雨，爸爸和妈妈一声不响就不见了人影，应该已经是上班去了。我刷了牙，吃了放在桌子上面的面包，就继续上学去了。今天美夜在上课的时候向我递了小纸条，说昨天她有点不舒服，她想和我和好，我马上就答应了。但是她只是点了点头，每次当我询问她的时候，她都没有说是什么事情。我以为她是心情不好，所以我安慰了一下她，她说对不起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会这么说。

回到了家，爸爸和妈妈没有在我的眼前出现过，倒是客厅上的桌子上多了一份还是热的拉面，旁边还留了一个纸条——妈妈出去一下，可能要很晚回家，宝贝你早点睡觉。

……

看着之前的日记，心里面有一番别样的滋味回荡，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父亲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两年前，就是在这个时候让我和妈妈分隔的。这些记忆很多以及被忘了，我甚至记不起是怎样，以何种形式分隔，具体的时候，当时我的表情，爸爸和妈妈的表情。

我都记不起了。这些回忆究竟是怎样的呢？

就像是看着小说一样，我仔细地翻着这本日记本。这已经是我第三本日记本了，但是只有第一本是生日礼物，这只我自己用零用钱买的。

日记本的封面上面写着大大的数字——365，就是当时的年份。

……

世历三百六十五年 十月一日 星期六 晴

爸爸和妈妈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吃完饭的时候，一个人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吃饭而已。爸爸的身上还是一如往常的邋遢，妈妈还是一句话也不说。吃完饭了之后妈妈就走出家门了，我问妈妈去哪里，她说出去走走散散心，我说我也去，我回头看了爸爸，爸爸看着我，我很快就回过了头。

妈妈和我说，她和爸爸吵架了。她想出去找到她的幸福，她问我可以吗？

我……我不知道，问我的时候，我就想回家了。不想继续和妈妈散心了。

理查德，你跟我一起离开这个家吧，好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爸爸妈妈和我在一起就不行吗？为什么？为什么不行？

因为我已经不爱你爸爸了。

为什不爱？不是因为你爱爸爸，爸爸也爱你，才有了我吗？

不是的，我不爱你爸爸。我只是很感激他，我不爱你的爸爸，已经过了十年了，我也想到一些我的幸福了。

为什么和我，和爸爸在一起就是不幸福的呢？

为什么呢……我和你爸爸性格不合……

可是……性格不合就是不幸福吗？……

对呀……性格不合就是不幸福，以后 呀，要是你遇到了女生和你性格不合呢，也不要和她在一起哦，朋友也不行的，性格不合，就不会好好相处的……

可是……可是你们已经在一起这么久了呀……为什么……

理查德，已经过了这么久了，我也已经受不了了你爸爸的脾气了，我想我们还是不合适的……所以

妈妈和我说了很多，也问了我很多的问题，我不能回答。如果我回答是，就感觉抛弃了爸爸，我的爸爸他……

世历三百六十五年 十月二日 星晴天 晴

妈妈和爸爸很早就离开了我的视线，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早就不见了。我很痛苦，爸爸和妈妈回来的时候一直都在吵架 ，一直一直在吵架，我不想要再听到他们吵架了。我真的不想听到了，真的不想不想不想了！！

世历三百六十五年 十月三日 星期一 晴

我很早就起床去了学校，不想在家里待了，爸爸和妈妈一直在吵架，就算早上起床的时候他们也一直在吵架，所以我没有等他们做好早饭就直接去学校了。没有吃东西，感觉很饿。我看到同样来得很早的美夜，她很惊讶为什么我会这么早来，我告诉她爸爸和妈妈又吵架了。她说她的爸爸和妈妈也是，我们一起说了很多事情，只有六点三十九分，在这个时间，只有大门是已经开了的，门卫叔叔说我们来得太早了，但是也还是放我们进去了。

美夜说她的爸爸和妈妈已经离婚了，她已经是和妈妈在一起生活了，可是她的那个混蛋爸爸还是时不时来讨钱，说什么不给钱就把美夜抢走，她妈妈却一直不肯给，每次她的爸爸都过来讨要前，都没有抢到，却会趁乱打美夜，我一瞬间感到像是雷劈一样，美夜的父母为什么会这样，我真的不知道。

世历三百六十五年 十月四日 星期二 晴

美夜告诉我她要去外面的城市的，好像叫做斯利亚城什么的，以后也不知道会不会回来，她告诉我她想给我写一封信，我也说我也想给她准备一点礼物，我们约定好明天放学的时候一起走路回家，彼此分享彼此的礼物。

我不打算告诉任何人，其实我和美夜算不算朋友，现在的我也不知道，因为实在不知道朋友是什么。

世历三百六十五年 十月五日 星期三 晴

美夜哭了，这让我想不到，其实我也哭了，只是我遮住了眼睛，没有让美夜看到而已。美夜究竟为什么而哭，我不知道，至于我，我则是因为即将见不到这个可以说上一句话的人，为了这个我才哭的。美夜送给了我一支笔，上面刻着一个月亮，是自动铅笔，她说她希望我以后的生活可以像这之铅笔一样，画出不一样的东西，同时也得了我一封信，说一定要等我回到家再看。而我送给美夜的，是一块橡皮，并没有想太多，只是觉得蓝色的橡皮很好看就挑了的。我们差点笑了出来，她送了一直能够画画写字的东西，而我送了一直能擦除笔迹的东西，这简直就是互相相反的东西。

世历三百六十五年 十月六日 星期四 晴

父亲和母亲在我的面前打起了架，父亲扇了母亲一巴掌，我也感到一愣。母亲接着用家里的大大小小的家具朝着父亲扔了过去，父亲受了伤，母亲就这样逃走了，我……

…………

我赶紧合上了日记本。我不想再继续看后面的故事，不想，真的不想，我想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继续回顾着这些东西了。我甚至觉得就这样读到这里的我是个傻瓜。我知道那后面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不想再次通过日记去重现它很痛苦，这些都是很痛苦的东西，我想我再也不可能碰到这么痛苦的事情。

我现在才记起美夜的事情，美夜一直扎着头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走了，而她送给我的信里面，写着‘我想和你成为好朋友’，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和她成为朋友，但是那个时候……这个所谓的‘想’已经无法成为现实了，不管是可以还是不可以，都是解决不了的事情，现在的她已经不知道在哪里。

美夜和秋月，好像在哪里有一点相像……不知道是在哪里，可是这样一些确实是哪里有些相像。

已经是深夜两点三十七分，我把日记放在自己的胸口上，盯着天花板。

爸爸他……他被母亲抛弃了……然后……然后……

我看着天花板，外面传来窸窣的雨声。

又下雨了吗？我叹了一口气，准备起身去关窗户——窗外站着一个人影。

我有些害怕，身子后退了一点，但是仔细一看，那个人影似乎很熟悉。

美夜……吗？

8.

我轻轻地走了上去。不可能是美夜，她也不可能知道我现在住在哪里，原来的那里已经没有人在了。是秋月吗？不，不可能是秋月，秋月从来没有来过我的家里，不管是这边，还是爸爸那边，亦或是阿姨那边。那究竟是谁呢？

我低下了头，仔细地思索着。

“是我啊，理查德，”听着声音立刻便认出来了，这是阿姨的声音！

阿姨撑着一个黑色的雨伞，在窸窣的雨中让人差一点忽略掉。

“柯西阿姨为什么你这么晚站在这里啊！快点从正门进来呀！”我打开了窗户，外面传来窸窣地雨声。

“没关系没关系，我只是和你说一件事情，马上就走了的，小贝已经醒了，她说很想见你。”

“诶？现在吗？”

“虽然我也说可以等到下午放学放你过来，可是小贝同学她却还是不肯，真是不好意思，叫你回来却又碰到了这种事情。”

我摇了摇头，“阿姨你等一下！”

我没有想太多，从身后抓起了雨伞就直接冲到了门外，因为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所以大门早就被关上了，为了打开大门，我飞了一点儿功夫，但是这一点是值得的，很快，我出现在了阿姨的面前。

“阿姨，”我看着阿姨温柔莞尔的笑容，“走吧”

X——X

阿姨在昨天，确切地来说，是几个小时前来了之后，就让我回去好好休息，她会地台我照顾秋月的。起初我当然不愿意，可是很快，我还是接受了阿姨的建议，我很困，前一天完全没有谁，虽然在学校里也稍微睡了一点儿，但也是完全不管用，到了将近十点钟的时候也特别特别困，甚至就在阿姨的面前撑不住闭上了眼睛睡着了。在她的怀里睡着了，这是很早很早就喜欢的事情，可是这个时候哪里是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在我醒来之后，阿姨吩咐护士阿姨照顾秋月一阵子之后，就把我送回了家——用她的自行车。

已经很久没有做阿姨的自行车了，在很早很早之前，阿姨还和我说过她在大学里面的一些很有趣的故事，大部分也都是关于她所在的那个社团——旅行社的事情。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但是也还是是否能崇敬阿姨她说的事情。如果可以，那个时候我想成为一个旅行者，阿姨的自行车就是那个时候买的。

迎面吹来冰冷的风，前面，不四周都在下雨们虽然我和阿姨都有撑雨伞，但是还是免不了被这些惹人讨厌的雨给浸湿。

“理查德，”在车上，阿姨开了口问我，“改天一定要和我说说这个女孩子和你之间的故事哦。”

“恩，”我点了点头，“一定会的，秋月和我是好朋友”

没做，是好朋友，现在可以确定了。一直都是好朋友。

“啊，好冷啊，看来明天得请一次假了，经理也不是那么容易就会允许我请假的，更何况明天还是重要的发布会，看来只有在此跳槽了，可是我应该到哪里去呢？”

阿姨的声音十分温柔，可是我听不懂她在说一些什么，只能知道也许大概是关于工作的。可是我想让阿姨受到这样的影响，原本也并不想让阿姨来管这件事情的，可是那个老头居然还把阿姨叫过来，真是可恶的家伙，还是我像她的女儿，开什么玩笑，我可是男生诶，像女生究竟是身一丝啊。

我们花了大约十分钟时间才赶到医院，仍然下着雨，我们的大部分衣服都被雨水淋湿了，但是也已经不管那么多的了。我看着十分平静的城市，心里面不禁有一沉湎，明明白天还是那么的喧闹，那么的让人感到满足，晚上却是那么空灵，与其说是空灵，其实说空旷才是比较合适的吧。

走进秋月的病房，那里只坐着秋月一个人，整个病房里面都弥漫着一股泥土芬香，仔细一看，其实是窗户外面传进来的，雨声也可以听得到，比刚才更大声了，哗啦哗啦地简直就像是一个瀑布一样的。

“啊，包子，你来啦”秋月穿着的衣服是医院才有的蓝白条病人服饰，“太好了”

我笑着点了点头，秋月仍旧露出了熟悉的恶作剧的笑容。

“想要和你说的一件事情，是——我也收到了死后文了”

“诶？”我和阿姨都疑惑。我疑惑的问题也许和阿姨疑惑的问题不一样。

我把阿姨拉去旁边的房间里休息，阿姨一开始是拒绝的，并且认为我会对还只是病人的秋月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在我的三四轮保证之后她才有些放心地点了点头，她说她也累了，就在那里睡一下，等我好了就一定要叫他。我也同意地点了点头。这才安心地回到秋月的病房，关上门。

其实这并不是很神秘的事情，就算很神秘也不会有多少人相信，毕竟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

“真的是死后文吗？”我疑惑地问。明明自己也被收到了这样的信，但是却仍然认为别人也收到死后文，特别是秋月，是一种很奇怪的事情。我这才想起来，关于同学们对于秋月的传说，其实大多只是一些闲言碎语，我是不打算相信他们的。可是……

“真的恩抱歉，包子，还麻烦你送我到医院里面来，到时候要多少钱的医药费我一定会给的。”秋月向我低了低头，表示歉意。

“没事，没事，”我摇了摇头，“医生说你是因为受到惊讶才会昏倒的”

她露出恶作剧的笑，“是啊，因为受到了死后文而太激动了吧，反正我当时只是很激动很激动而已”

说得很轻巧，其实究竟有怎样的激动也只有当事人才知才对。

“是吗？你也把我弄得很惊讶诶，我怎么没事情呀”我故作不开心地说道。

“哈哈哈哈，一定是因为包子你心理素质太强了的原因”秋月恶作剧地笑着。

“心理素质太强~我已经被好多人这么说过了的哦，爸爸和妈妈分开的时候，同学不知道从哪里得知这个消息，一个劲儿地安慰我，要我别难过，要我开朗一点，这些困难很快就过去的，但是当知道我其实并没有多少难过之后，他们却在背地里说我很冷血，一点感情也没有，说我心理素质太好了。其实我完全不知道这一点的结论是怎样出来的。我只知道爸爸和妈妈分开了，而我跟着爸爸一起生活，以后可能会很少见到妈妈，就只是这样而已，并没有什么开心或者伤心，其实这是假话，伤心还是有点，但是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

秋月一边用恶作剧的眼神看着我，一边缓缓地点了点头，像是在肯定什么。

“也是啊。死后文的事情……这封死后文我还没有看过哦……”

“诶？也就是说……”

“对，我们都能看的了。”

“是为了特意等我一起看，才让我过来的吗？”

“不不，其实只是想见你而已”

秋月带着一个恐怖的恶作剧的微笑，好恐怖！我感到有些害怕地夏侯挪动了一小步。

秋月像是阴谋得逞一样地笑了笑，“哈哈哈，当然也是想和你一起看的”

她很害羞地笑了笑，虽然我也不太确定那个算不算是害羞，但是我认为它是。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于是秋月从枕头后面拿出一封信。样式和送给我的那信封差不多。还没有拆封，左上角的邮政编码和寄给我的一模一样，右边的邮票则是菊花图案的邮票。

“所以说，这一封是谁寄过来的？”

我看了看信封上写着的寄信人的名称——吉尔吉·柯。

“是我的哥哥，柯”

“你的哥哥？”

“恩，是我死去的哥哥”

关于秋月的哥哥的传说，难道都是真实的事情吗？我不禁开始怀疑。

“不要用那种眼神看着我，我们先一起看死后文吧，哥哥的事情，等看完之后再慢慢告诉你吧，现在你一定很困吧？”

我摇了摇头，其实从得知秋月拿到的是死后文那一刻起，我就不困了，或者说不允许困了。“原本来的时候还是有些困，但是现在完全不困了，因为听到了秋月你说死后文的事情”

秋月开心地笑了笑，“是吗？”

我没有回答，她也没有再问，只是安静地撕开了信封的封口之处，然后从里面抓出来信纸，和我的死后文那个一毛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信只有一张纸。

“我要开始读了哦，小包子”

我再次点了点头。

[

写给我的妹妹小贝：

嘿，还好吗？小贝，收到这封信你一定很惊讶，因为我已经不再这个世界上了，曾经我也想写一点遗书一样的东西，可是没办法我实在写不出来，但是却在这里受这份罪。被强制要求写一封信给我最想寄的人。我想了想，写给爸妈其实也没有很多的必要了，我不放心的也只有你一个了小贝。

所以我寄给你这一封信。我的确是死了，千万别以为我只是灵魂死了，还是可以通过收集身复活道具在什么复活点使用我就可以复活了，对，那是游戏里面的做法，人生不是游戏，真是可惜啊。

我读书也不是很好，所以写信这种东西我也不太会写。我就写一些我想告诉秋月的事情好了吧。

不知道你们那里现在是什么时候，我问工作人员，他们说送信很快，一周就可以到了，所以我还是假设你们那里还只是三月份，记得增添衣服，春天的温度十分稳定，但是还是会跟着下雨或者暴晒或许会让你感冒或者晒伤也不一定，啊，说得好像是地狱一样，抱歉抱歉，我不想划掉上面的字，就继续写了。

我不知道我做的事情是对是错。不要误会，我所做的这件事情，至少在我的想法里面这是对的，但是还是不知道对于其他人来说，或者对于正常人来说究竟是怎样的评判方式。虽然很多人都说我这样是错了，但是我却仍旧难以接受。

为什么他们要欺负你。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多次警告过他们如果再动你的话，我就会杀了他们，那个时候只是一个气话，我无论再怎么样也不会因为这么一点杀人，只要他们好好地不再欺负你，这一点不难吧？这真的不难，只要不欺负别人，就可以了。还是说，他们只要不欺负别人就会难受呢？

虽然我知道这样子做很不负责任，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了。所以，我最终还是那样子做。很抱歉，现在的你一定同样被大家所欺负，即使不是肉体上的欺负，也是精神上的欺负。我不能在帮你什么了。你这个哥哥真的是很没用啊，唉。

希望会有另外的人来保护你，当然不能再像我这样子了，尽管这样说，但是我仍旧不知道怎么样才是很合适的做法。

写不了太多，希望你和爸妈能够好好地活下去。虽然是最后一面，虽然也很草率，但是就向游戏一样，英雄或将成为历史。我也很想成为小贝的英雄，但是这英雄在讨伐恶龙的时候，不幸身亡了。

真的很抱歉，小贝。

你的哥哥 三月4日

]

第八幕

1.

“你们是要来找威廉·卡扎尼吗？那个小孩子？”康特第一邮局的方芳姐姐看着我们的到来，似乎早有预料，她的神情十分平静。

事实上已经被她猜中了，秋月已经痊愈了和我一起来找寻蜜茶的下落，在对于我们来说事情最麻烦的还是要属于蜜茶。蜜茶她的病症到底是怎么样，她是否已经因病去世，这些我都不知道，但是我想我们还是不能放弃这一个小女孩，这一个和我们同龄的探险者。

毕竟，邀请她的是我们。

“对的对的，姐姐你知道关于威廉的事情吗？她现在在哪里？”秋月坐在柜台前高高的，慢慢地旋转着自己的椅子，那个椅子是可以旋转的，十分酷。

“关于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她最近也没有来送信，她跟我说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她想寄信给她那死去的妹妹，那封信实际上根本上不可能送到的。唉，真可怜，看样子她也病得很重”

我们点了点头。

“你们找她有很重要的事情吗？啊……对了，想起来一件事，前几天，应该说是几周前吧，有一个叫做威尔逊·卡扎尼穿着西装的大老板来我们这里寄送信，那封信倒是和威廉一样的，我怀疑他是威廉的什么爷爷之类的，但是他也没有说什么，只是十分沉闷地走过来递给我信，递给我几个硬币，就走了，我怎么叫也叫不停，无奈我只能将继续帮他送信，她好像醉的很厉害，身体摇摇晃晃地一下子撞到墙，一下子撞到门的，幸亏是这样他在门那边掉落出了一张卡片。就是名片，上面有名字和本人照片，我这才知道他叫威尔逊·卡扎尼，然后就注意到了信封上面的威廉·卡扎尼，和威莉·卡扎尼，这三个人是有血脉关系的我也是这个时候察觉到的。”

方芳姐姐一脸严肃地进行分析，可是转着椅子的秋月总是让我们笑了出来。

“他的名片能给我看一看吗？”我盯着方芳姐姐的眼睛。

“喏，”说着，她从抽屉里抽出一张卡片，递给了我，“这就是那个人的名片，还是崭新的”

我接过了名片，感到了一阵天昏，这不是前天帮我送秋月到医院的那个大叔嘛！

照片上显示的是一张方方正正的脸，脸上额头上十分光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有十分严肃的外表气息，穿着西装，虽然看上去样貌和前天的那位大叔很像，但是精神气似乎要远超了。

“威尔逊·卡扎尼，卡卡软件公司主执行人，CEO，公司总裁”背面是这个人的照片，虽然我知道网络上人肉不好，但是我还是找到了关于 这个人的线索。”

“是什么！”X2我和秋月同时发问。

“嘿嘿，本来一早就想告诉你们的，看你们这么认真也就想捉弄一下你，哈哈哈，实际上呢，威尔逊有两个女儿，一个叫威莉·卡扎尼，已经在两个月前死了，而另一个叫威廉卡扎尼，现在病重，他们的公司对老板的家庭十分关注，所以经常会更新老板家庭状况，而现在你们要找的就是这威廉·卡扎尼，也就是这个威尔逊·卡扎尼的女儿。你们如果想找她的话，问问她的父亲许就知道了哦”

X——X

到头来，得到的信息只有这么一点，这着实让人感到头疼。

“这样的话，我来帮忙好了，我有几个硬币，待会儿去电话亭那边吧”

秋月慷慨地借出了硬币。当然这些都是要还的。

“你好，请问你是……”接电话的那一方和前天我碰到的那个大叔，与其说是大叔，还不如说是大伯，一模一样。

“啊，不好意思，我是前天你救了我的，我的名字叫吉尔吉·贝，这次很唐突地给你打电话，其实是有一件事情的。”

“吉尔吉……吉尔吉……哦，是吉尔吉呀，就是那个在下午晕倒了的女生吗？”

“恩，是的，那次很感谢你救我，不然的话，包子那个呆瓜肯定不知道做什么。”

说实话，的确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太过慌张，简直一点儿冷静都没有，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是这样一个傻瓜。幸亏那个时候这个大伯出现了，及时让我知道该怎么办。

“啊，不用谢的不用谢，那个时候只是一时兴起而已，而且情况也那么紧急，也就没有想太多就用车子送你们去医院了，途中颠簸地很，有几次差一点撞车出事故呢……你不是有什么事情吗？快点说吧”

“是这样的，叔叔，您是不是有一个女儿叫威廉呀？”

“啊？你们怎么知道？”

听得出来，声音就已经够是在警戒了。

“这样子的，其实我们是威廉的朋友，我们想去见见和她说一些事情，所以能方便到时候到您家来叨扰吗？”

对方恩了一会儿，随后叹了一口气，“如果说只是过来的话，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威廉她已经住院了，而且并且依旧不轻，如果是见人的话，估计也很难的吧……”

“这样啊，”秋月钝了下来，“可是，我们还是有很要紧的事情要和威廉说，麻烦你先征询一下威廉的意见可以吗？或者说我们留言给你让威廉听一下，威廉现在说不出话吗？”

“不，说哈已经是可以的了，只是还是谈吐不清，可能要需要一些日子才能恢复谈吐，医生是这么说的”

秋月点了点头，“那……请叔叔征求一下威廉的同意，因为这是真的十分重要的事情，我想我不能让威廉错过，请务必要让威廉知道，我们明天还会打电话来询问叔叔和威廉你们的决定的。”

“那好的，我们明天晚上给你答复，我会好好询问威廉的”

“谢谢叔叔，再见”

说完，秋月就挂断了电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秋月，怎么样？明天会不会同意呀？万一不同意该怎么办呢？”我有些紧张。

X——X

准确来说，其实威廉的父亲维尔徐的确并不会同意这个陌生人的要求。他甚至不知道这两个陌生人说的话是真是假。他挂断了电话后，神情凝重地看了看躺在床上的威廉。威廉吃已经熟睡。作为康复过程中的威廉，熟睡已经是修复身体的常态了。这是因为对于威尔逊的要求，在病人进行熟睡的时候不要打扰，要让好好休息。

“唉——”叹了一口气。听到了秋月的声音，威尔逊想起了自己的威廉了，威廉是那么地可爱，像极了童话故事里的小公主，但是却被毒苹果給收拾了。威廉曾在威莉重病的时候，没日没夜地守在她的身边，就像是把威尔逊和他的妻子的份也一并算上。而理查德的则像是守候在身旁的骑士一样，说是骑士，其实只是一个乱了阵脚的保卫兵，这让威尔逊想起了早些年在工作的时候，在外面的城市里面一些城市护卫兵，这些护卫兵在角落里面拿着手枪很威风地严肃着盯着承受的入口。

“爸爸——”

一个声音把威尔逊拉回了现实。这个声音的发源地，就是威尔逊女儿威廉。

威尔逊立马站了起来，望向威廉那边，威廉已经醒了。

“啊，威廉，你醒了，要不要吃一点东西？”

中午午饭并没有吃东西的威廉，这点来说，肚子饿绝对是正常的。

威廉轻轻点了点头。

“我帮你削一个苹果，慢慢等一等”说着威尔逊从床头柜之处的袋子里面抓起了一个苹果，从旁边抓起了锋利的勺子，开始刨皮。

“威廉，你是不是交了什么朋友呀？”

“诶？？”威廉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威尔逊，看着自己的父亲，“爸爸…… 你……怎么……知道……的……”

果然是如此吗？威尔逊有些不甘心，但是还是接着问了。如果真的是那两个小学生的呼，那真得询问一下威廉。

“名字是不是吉尔吉·贝，和理查德·克莱德曼呀？”

提到这两个名字，威廉的困惑跟加大了，她睁大了眼睛，仿佛难以置性的东西就出现在自己眼前似得。

“你……怎么…………知道的？”

威尔逊叹了一口气，“你的这两个朋友，说想来看一下你，还有什么很要紧的话要和你说，所以我来询问一下你的意见，这样子可以吗？你现在的病还这个样子，连话也不说完整，怎么可能和别人见面呢？”

但是出意料的是，威廉点了点头，“可以……让……他们……来吧”

威尔逊虽然吃惊，但是转念一想其实这样做的确才是自己的女儿。而威尔逊也为自己的女儿找到了朋友而高兴。不过……也只是这两个朋友……虽然只能见过一次面，在第二天回去看的时候，人就已经走了说是另一个家属来办理出院手续了。

“那好的，明天我和他们说……”还没有等威尔逊说完，威廉句说了话。

“在我的……书包里……有……小贝……的电话……现在……就给……他们回复吧……让他们……明天来……”

威廉啊的话语断断续续，但是依旧能够听得懂。

威尔逊点了点头之后，从床头柜的下抽屉里抓出威廉的书包。书包里装满了书，之前威廉在陪伴威莉的时候，就一直在温习功课，虽然前三个月因为病重还在无法复习，但因为威廉现在够在康复了，所以自己和自己的妻子有时候也会为女儿的功课温习一下，大部分的课程已经温习到了大约六年级的了，所以就算突然升到六年级，也是没有很大的教学误差。威尔逊打开了书包拉链，在书包内部的一个小袋子上面塞着一张纸条。

威尔逊将枝条抓了出来，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几个数字。

威尔逊打开了手腕处的的电话影像，在立体显影之之后按照数字的顺序触摸了按钮。水晶的声音从手腕处的手表传出来。

“所以说……就不用担心了……威廉说允许你们能明天要来看望她，我们在康特中心医院的病房楼6册6030号房间，啊，探病的时间是早晨九点到晚上八点，岁要注意好时间哦，你们明天还是要上学的是吧？”

“对的，明天要上学”

“那还是下午放学的时候再来吧，我们在这边等你们，当然还是不要太期待威廉可以说多少话哦，她的还很虚弱的”

“恩，好饿，我们会注意的。那就这样了，谢谢你威尔逊叔叔，再见。”

Pa——电话单通信被挂断了，立体显影中呈现一个红的叉形按钮。

2.

这是第四次见到威廉。也是这两月以来，第一次见到她。

威廉的面容是憔悴，和两个月前的那一次相比，已经是天差地别，简直就是骨瘦如柴。不敢说什么只剩皮包骨头，但是绝对已经接近。她的双眼微微凸出，眼眶的骨头轮廓也已经能够清晰可见——这就是狎昵的威廉——蜜茶的身体情况。

站在我一旁原本说要给蜜茶将一些打气的话语的秋月，一动不动地盯着眼前这个病人。

“喂，秋月！”我努力地晃了晃秋月的肩膀，她这才回过神来。一脸‘刚才我已经陷入沉思了吗？’的模样。

“很感谢你们能够来看威廉，现在威廉还是没有太多的力气与你们谈话，所以不能太勉强她哦。啊，还有我会在这里盯着你们的，不要有什么奇怪的举动”

威尔逊皱着眉头说着。他坐在威廉的右手边的一块位置上的，穿着西装，也许是颜色从黑色改成蓝色从而让人觉得有些精神，头上的头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似乎变得暗沉了不少，在我的印象中，原本似乎白色占多数，但是现在却是黑色占优势，也许只是错觉吧，可是……可是……

“我们又不是坏人哩，哪里有可能做什么奇怪的举动呀！”一边反驳一边嘟起嘴巴的秋月十分可爱，我也瞥见了躺在床上的蜜茶露出了笑容，虽然那个笑容在灰色的骨骼下面只是一点难以察觉的斑点。

威尔逊绽开了眉头，也跟着笑了起来。

“蜜茶，我们这次过来只是想跟你说一些事情”

“秋月……是……是关于……死后文……的事情……吗？”

“没错，死后文是真实存在的，并不是都市传说，而且我们已经都收到了死后文，我、包子都收到了，虽然看到的时候十分痛苦，但是却是无法避免的还很怀念。我还是很怀念哥哥在的那段时光。但是我已经知道了他不可能再回来了。”秋月笑着说，也许这个笑里面也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东西吧，“如果说你的妹妹也由寄信给你的话，我想你也一定会很开心的，既然知道她真的已经不在了，我想你也一定很安心的吧”

“妹妹……”

“没错，就是你的妹妹，威莉·卡扎尼”秋月坚定地说，这个时候旁边的威尔逊来打岔了，“你怎知道威廉还有一个妹妹的？”

“威廉还有一个妹妹，这件事情是从原来她的班级里的班导那里得知的，我也花了一番功夫调查，当然这不是什么用作危险用途的手段，这只是为了更加了解我们的同伴。”

威尔逊看样子不懂，他紧紧地皱着眉头，是把我们当做什么涉案的嫌疑犯了吗？明明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坏事 呀。

“威莉……她……”

威廉皱着眉头，带点严肃的表情望着我们。

“你们已尽够了吧，不管什么死后文不死后文的，扯到威莉就不行了吧，威莉这孩子……这孩子……”说着说着，威尔逊 抖动了肩膀。

这位大叔正在哭泣。也许哭泣是不正常的事情，但是现在对于我们莱索，哭泣已经不算是什么事情了。我和秋月曾经也哭泣过，送秋月去医院的时候，我也担心的要命，直接在威尔逊的面前急哭了，秋月在出院和我一起回去的时候，说着很感谢我们就这样一边哭着，一边说着。

“我知道的，我们都知道的，威莉已经去世了，就是因为这个病，现在威廉也得了这个病，但是我们不想因为这个病就这样子失去一个朋友。蜜茶，威廉，你一定要好起来，不管怎样，一定要好起来，我们会帮你找到你的死后文的，所以不要担心，你一定要好奇啦，听到了没有？”

秋月努力盯着躺在床上的瘦骨嶙峋的蜜茶，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样下去蜜茶究竟会怎么样。才两个月不见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已经不仅仅只是精神层面上的问题了。也许真的就这样和妹妹威莉一样，轻易地就死去了。那么……那么这样子的话……

“死后……文……”蜜茶听到了秋叶说的话，最里面慢慢地嘟囔着。

“没错，就是死后文，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的，所以你一定要好起来，听到了没有？”

蜜茶裂开了嘴角，扬起了，这算是露出开心的笑容吧？我已经不知道了。

“恩……”

光是听声音的话，很容易地就能得知蜜茶却是是在答应我们的要求。

“这是……”

娇弱的蜜茶嘴里再次挤出几个字。

“什么？”秋月有些疑惑。

“命运……”

蜜茶的脸颊上颧骨深深地印了出来，其实从灯光照射的效果上来看，真的像极了一座或者的尸体，而且还是那种已经将近腐烂完毕只剩下皮包骨头的那种。虽然平时只是从一些书上获取这些描述，但是从这里正是的情况上来看，也毫不夸张，的的确确就是这样。

蜜茶的嘴角微微扬起，这个笑容与两个月前死气沉沉的蜜茶的面容不一样。我说不出究竟是哪里不一样，但是在这里，在蜜茶的面前的时候，我还是能够感觉到，这的确不一样的这样的想法。

秋月点了点头，“也许这就是命运吧，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命运。”

秋月和蜜茶相视一笑。

威尔逊也许从头至尾也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事情，但是他仍旧保持耐心地看着我们。

刚才的那个时候，他仍旧用一种看待嫌疑犯的眼神对我们注目，虽然并不是说一定要让他明白我们是好人，是好孩子，但是也不能让他以为我们是坏人。

“叔叔，我们只是过来找蜜……威廉说一些话的，威廉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希望威廉早一点好起来，我们可以一起玩，今天就打扰到这里了，我们得走了”

秋月满是不悦地，礼貌地回着话，然后从背后的书包里掏出一个套有白纸的苹果，递给威尔逊。

“叔叔，这是送给秋月的苹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让她，吃下，苹果有助于身体恢复”

其实不论是苹果还是其他水果，都是这样子的吧？

威尔逊先是狐疑了一会儿，然后才接过苹果。

“谢谢……你……秋月……”蜜茶望着秋月，嘴里挤出这样几个字。

秋月点了点头，“不管怎样，蜜茶你都是我们的同伴，我们是好朋友。”

X——X

上一秒还是说在一定要好，我们是朋友同伴之类的话，下一秒踏出病房的时候却又哭了出来，真的有时候搞不懂女生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难道……你……不觉得威廉很可怜吗？”秋月走在我的旁边，询问我。

我也点了点头，说不觉得威廉不可怜，绝对是不可能的，威廉绝对很可怜，瘦骨嶙峋，虚弱地连一句话也要拆分成几个部分说，这样子的女孩子究竟……

——在经受着怎样的痛苦？

这个问题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我不知道威廉喜欢什么，威廉和她的妹妹之间发生过什么，但是看到蜜茶这个样子，我的心里也有一种堵得慌的感觉。这个感觉究竟是怎样的？我不清楚，我想我也不可能清楚。我自己也描述地不清楚，自己也无法正确地去理解。但是——不知为何，有一股酸酸的感觉涌上鼻子，涌上眼眶。

“怎么可能……”我的泪从眼角之处留下来，我已经察觉到了这一点，“蜜茶可是我的好朋友啊，她可是我们的好朋友，我怎么可能不觉得她可怜？”

问题的重点应该不在那边，我一边确认者，打击又收不回来了自己的话。

说白了，其实自己对于朋友这一点概念，至今为止还是仍有模糊的，我和秋月算不算是朋友，其实也可以说算，因为按照之前那个店员跟我说的，只要互相认为是朋友了，那么我们就是朋友。可是……

“对，没错，我们和蜜茶是朋友，”说完，她猛地一擦眼睛，“所以我们一定要兑现诺言，帮她找到她的死后文，因为只有这件事情——只有这件事情，是我们目前来说可以做，也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秋月像是下定决心一样紧握着右手。

“我们不可能找到的……”我摇了摇脑袋说。

秋月听到了之后立即跳起来，敲了一下我的脑袋。

“唔”我揉着疼痛的脑袋，“秋月你干嘛呀……”

秋月的嘴角浮现出·恶·作·剧·般的笑容，“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X——X

“威廉，这样子真的好吗？那两个孩子虽然好像没有什么恶意，但是……这样轻易地就答应他们真的好吗？虽然我也希望你身体快点好起来，可是……这样子的情况……虽然医生说康复的可能性已经提升了一个百分点，可是……”

威尔逊的脸上布满不愉悦的表情。

“没……关系……他们……是我……的好朋友…………我 相信……他们……我也一定……要快点……好起来……”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很好了。你们一直在说什么死后文死后文的，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呀？虽然我也知道可能只是你们小孩子之间的对话打击还是很好奇，毕竟……”

威尔逊挠着后脑勺。没错，只有这一点，他是不明白的，关于秋月说的让威廉康复这之类的话语都是明白的，但是关于死后文还是一头雾水，毕竟自己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

威廉微微地扬起了嘴角，她知道，就算说给父亲听，父亲也不可能会理解的，虽然这是都市传说……不，这已经不是传说了，而是已经可以印证的的确确是确有其事的东西，但是这个一直处于奔波忙碌的男人确实无法理解的。

“那……是个……秘密……”

威廉的笑容让威尔逊不悦的表情稍稍放松了起来。自己的女儿也到了拥有自己才知道的秘密的年纪了吗？这个笑容同样也让他想起了第一任妻子，也就是威莉和威廉的生母的笑容了。

“是你吗？”威尔逊的视线渐渐地模糊了。自己女儿的脸渐渐变成了自己妻子小时候的脸，然后朝着威尔逊轻轻地扬起了嘴角。

威尔逊仍旧记得妻子小时候的模样，也是这般惹人喜爱，让人怜惜。

门外站了一个穿着得体的女性，缓缓地敲了敲门。

3.

“能想到的办法只有一个”秋月露出恶作剧的笑脸，看着我。

我们现在在我的房间里面。不管怎样秋月要来我家，无论我怎样拒绝感觉也于事无补，最终还是在放学之后就来到了我家。

为了不给母亲造成混乱，我还是装作有礼貌的样子通知了一下她。

“阿姨好！”秋月的声音却特别大，感觉像是为了 故意说给我听的。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也就不去多管了，直接走回了我的房间。

“什么办法呀？”我盘腿坐在床上，看着吃着从母亲那里要来的饼干的秋月。

秋月咬了一口饼干之后，微微地向我笑了笑。

已经是五月份的下旬了，一想到下个月初还要举行校园文化祭，自己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会儿。可是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

“那就是找个人假扮死后文递送者，然后我们写一张假的死后文，最近送给蜜茶，这样的点子怎么样？”

我皱了皱眉。

“不行吗？”秋月也跟着皱起了眉头，“毕竟我们寻找了两个月也没有实质上的进展啊，不如说，根本就找不到什么递送者什么死后文的踪影吧，死后文和递送者躲藏的能力看起来是很强的，所以说……所以说我们也是不知道那个递送者究竟什么时候会把死后文送过去，可能几天内，可能也要几个月，你看，送给我们的死后文都已经从时间上已经是延长了两个月了，所以……所以……所以我就不知道以后会怎么了……如果非要死后文递送者来递送的话，也许要等到很久很久，我不知道这样子的话，蜜茶能不能撑到，而我们给蜜茶的承诺也是说很快，至少这个月要拿到……所以……”

我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

唉，算了吧。毕竟我们花了两个月时间去解决这个东西，但是却到时候一点东西也没有做好，不会很糟心吗？而且，我们已经够为了这件事情奔波了两多月了，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理，我都已经难以忍受地到达了濒临绝境的时候了……所以……所以……

我也还是妥协了。这既是为了我们，也是为了蜜茶。秋月说的方法十分诱人，简直就是一个很好的提案。可是真的要这样子吗？

已经为了这件事情奔波了两个多月，却在这无意之间被送到了死后文，虽然是无意之间，但是也算得上是连续几个月的辛苦工作的证据，如果真的要放弃继续寻找，也就等于是否定了之前几个月苦苦寻求的死后文。

真都要这样子做吗？我再次询问自己，虽然我也想这样停止追查，可是这样就好吗？真的吗？如果是真的话，那……

“在想什么呢？”秋月的脸出现在我的面前，吓得我概念往后退了一部。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突然这样子陷入沉思什么的，”我赶紧挥着苏表示着歉意。

“没事没事，你肯定是在想是不是真的要放弃什么的对吧？我虽然不是很想放弃这件事情，但是涉及到蜜茶上面的话，就已经没有太多的办法了，所以……所以说……就现在……至少就现在放弃一下，准备好蜜茶的事情，等蜜茶好了之后我们再一起寻找死后文这不是挺好吗？笨蛋，又不是真的要放弃啦，你和我不是都收到了死后文吗？这至少说明这些事情都是存在的呀，难道不是吗？既然存在，就一定是找到的，所以我是不会放弃寻找的，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得到什么很好的消息，但是我甘愿就这样子在上面花这一辈子……啊，虽然说一辈子还太早了，但是……我真的愿意……”

“因为它就是我们相遇的原因”秋月摆出恶作剧的表情看着我。

我不知该以何种表情面对秋月，只能嘿嘿嘿地傻笑。

却是，这就是我们相遇的原因。秋月、我、蜜茶，三个人相遇并且结成同伴的原因。我们彼此追求自己的死后文，彼此追求自己的留念，但是仅仅只是如此就把我们深深地联系在了以，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就是这样似有魔力的东西，所以不论怎么样，只要我们还想继续下去，这个‘搜查小组’仍然存在下去的话，我们就得暂时放弃这个念头。

“恩……我理解了……秋月……可是写死后文……该写些什么呢？还有送死后文的人该怎么样选呢？总不能我们自己去送吧？”

秋月一口气，将盘子里的饼干全部吞了下去，随后抓起盘子里的水杯，猛地喝了一口。

“恩……的确是……我们需要找一找和递送者很像的人，这才想起来我好像还没有问过你，递送死后文的人是怎么样的模样？”秋月摇了摇脑袋，看着我。

“好像是……是个大哥哥，看起来应该是中学生了，比我高出好多，看起来其实也没有多少特点，所以除此之外……哦……他穿着的……好像也是普普通通的牛仔裤和衬衫吧，啊，看起来似乎有一点胖……恩……都已经记不清了……”

我叹了一口气，毕竟已经是半个月之前的事情 了，所以不管什么都已经很模糊了。不论是在哪里被送的，什么时间被送的，以及送信内容也已经忘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有些清晰地记得——我以为他是杀人狂，拼了命地逃跑。

“这样啊，其实我也有些记不清了，所以……恩……不过递送死后文给我好像是个女生小姐姐哦，但是看年龄大概也是中学生吧，并不是你说的男生……难道说递送者不止一个人？”

我点了头表示同意，“也许真的不止一个人，这样子的话不就更加方便了吗？ 我们只要好的差不多体型的人们来去充当这个死后文递送者就行了……不过……究竟找谁呢？”

秋月拍了拍手心，“既然是中学生，那么我们就去找中学生不就好啦？”

“可是……你有认识的中学生吗？还是说……”

“当然是蹲点抓捕呀，递送者，抓到了！（出自名游戏《宠物小精灵》‘小精灵，抓到了’）”

X——X

“所以说——为什么要现在呀？”我跟着秋月气喘吁吁地奔跑着。

“什么为什么……哈……哈……要现在，只有现在才能等他们…… 哈……哈……中学生放学的好不好？也没有办法的嘛，哈……哈……谁让他们晚上才放学！”

秋月也一边喘着息，一边摸索捂着视线，眺望向前方中学校的校门口。中学的放学时间和我们不一样，这一点我也是第一次从秋月那里听来的。秋月说她的哥哥也是中学生，平常晚上还是要晚自习的所以一般都差不多八点多才真正的放学回家。

所——以——我就被她从家里叫了出来，说是紧急情况，一路跟着秋月飞奔而去。晚上的话已经是不会有公交车了，所以我们跑了相当长的一段路之后，累得瘫倒在学校的校门口。

秋月和我说这个学校就是她哥哥所就读的学校，叫康德莱特城高级中学，排名好像是全城前十名的学校。据说我们马德兰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又机会保送到这个学校做试验生，也就是明年，不，下个学期开始的事情了。这个学期已经是五年级下了，马上就要好好地……

秋月和我在校门口旁边的亭子里面歇息了一会儿，也没有见什么人出来。

从校门口看去的话，这个学校相当气派，门口这边还有休息用的长亭，门口之处虽然并没有什么机器人警卫管理，但是还是让人很快就可以察觉得到传达室里坐着几穿着蓝色衣服的治安管理员。因为是长长的一块雕刻的石板，所以尽管字迹有些潦草，但还是能够辨认出那是学校的名称。在上面的灯光的照射下显得十分光鲜亮丽。从门口朝着里面望去，只能望见门口两排的树与远方还在亮着的白色的灯光。

那些中学生们，都还在学习吗？一天到晚都在学习吗？这么刻苦吗？

如果我到了明年，是不是也要面临那样子的境地，和这些人一样？我不禁面对这自己，有些困惑地疑问。

学习是我们该做的事情。这也是似乎从很早开始就已经下定了规则的东西。那么，我们究竟要学习到哪里才是尽头呢？亦或是——学习到哪里才是真正的结束呢？书上说，学无止境，那么，我们真的就要一辈子泡在这缸晶莹剔透的水之中，任其将自己泡胀吗？

“你在想什么呢？”秋月的面容再次出现我的面前。诶——为什么要说‘再’？

我有些后退地多了开去，“我啊……在想是不是以后也会像他们一样读书读到那么晚”

秋月笑了笑，“包子你啊，想那么多干什么呀，反正总是有办法就是的了，就算你不想读书读那么晚，你也要这样做的，除非你不上学”

我低下了头——只要不上学就不用读书了吗？可是书上说学无止境——

“这样吗？”我有些疑惑地询问。

“当然啦，哥哥和我说过，其实能，只要上完高中，不，其实只要你想，你可以完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想做的吗？”

“我吗？想做的事情……其实我也不太有什么想做的事情……恩……”

“我的话呢，我想做游戏！”秋月一脸兴奋。

也对吧，秋月这么喜欢玩游戏，那做游戏的确也是她理所当然应该会想到的第一件事情。

“做游戏吗？果然还是这样子啊”我低声附和。

“当然只是做游戏的话，可是很困难的哦，你别看一些游戏不好玩，其实做一款游戏和玩一款游戏完全天差地别哦”

我没有多大的概念。做游戏，不就是想画画，写字一样的，很快就可以完成的吗？做游戏的应该也有机器可以生成游戏之类的吧，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游戏出世呢？

“这样子吗……”我点点头。

“你看就知道你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但是可以做出市面上别人没有玩到的游戏不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吗？而且还可以在别人花钱买游戏之前自己就玩通关这款游戏，想想就兴奋……嘿嘿嘿……”

果然，这家伙一开始就是冲着这一点来的吗？我无奈地笑了笑。

“啊~你笑了诶”

“没有”  
 “哪里没有呀，你明明就笑了，再多笑一点嘛……呐……”

4.

现在是八点三十七分，康特中学已经晚自修结束放学了。

我们仔细地观察着走出来的每一个人，因为都是中学生，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威严感，虽然这或许只是心理作用，但是无疑我已经被这个心理作用折磨的心力憔悴。每个人都和旁边的人开心地交谈着什么，只有少数几个一言不发地一个人走着。也许是没有可以说话的朋友？

即使到了中学，也会没有朋友吗？我不禁生出这样的一个疑问。那，没有朋友，应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事情吧？

这些人里面，有两人十分惹眼，自然是在我的角度上，一个是穿着白色裙子的小姐姐，一个是穿着黑色衬衫的小哥哥。

诶……仔细一看的话，这两个人似乎好像都在哪里见到过一样。

“秋月……那个姐姐……”我指着那个看起来有些眼熟的小姐姐，“我好像在哪里见到过”

“这样啊……那……那我们就找她来帮一下忙好了……”

“诶……可是……我只是说好像……并没有真的记得在哪里见到，看错了也说不定……秋月？……等等啊！”

在我还在说话的时候，秋月就已经小步走了上去，面朝着那个姐姐走了过去。

不一会儿，我们就已经走到了那个姐姐的面前，那个姐姐看着我们十分诧异。

看到了我的脸之后，那个姐姐突然笑出了声音，“诶？是你？虽然我已经忘了名字，但是我还记得你哦，怎么了？记不起我了吗？”

我摇了摇脑袋，虽然有一点似乎是在哪里见过的记忆，可是究竟是在哪里，我却记不起了。并不是记不清，而是完完全全地记不起。

“唉，也难怪嘛，已经过了几个月了毕竟，我也不在那里上班了，你们突然这样蹦出来准备做什么事情呀？打劫？你们小学生就不要学这种东西了吧？”

似乎是误会了什么，这个小姐姐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

我和秋月面面相觑，准备说出真实的情况。

“其实只是……”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从后面传来了几声似乎很轻蔑的嘲笑声。

“白诗语，你妹妹和弟弟的吗？我们怎么不知道呀？”“一看就知道是认的嘛”“可是就算是这样也不能在学校门口等呀……多危险呀”“就是，身为姐姐要好好保护好弟弟和妹妹呀”

……

“对不起啊……”眼前的姐姐向我们鞠了躬道了歉。

“没事没事，这也不是你错啊姐姐。我们现在正在找一个哥哥或者姐姐可以帮我们做一件事情的”

我们已经走到了旁边的小亭子的角落里面，姐姐疑惑地看着我们。

“什么事情呀？”她轻声地问。不管怎么说，这位姐姐并没有表现出极其强烈的排斥感，所以我们觉得也许她可以帮我们完成这些事情……至少秋月恶作剧的笑容里面就是这样说的。

秋月停顿了一下，“我们想让你帮忙送一封信，因对方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也答应她会送她一个礼物的……所以……”

“所以……你们就 准备送她一封信……对不对……”

我和秋月点了点头。

“但是……我们需要你在送信的时候跟她说一句话，不会很长的放心好了，现在只是想问一问姐姐你会愿意之类吗？”

这位姐姐点了点头，“既然是送礼物这样子的话，我自然是愿意的……啊……我的名字叫做白诗语，你们的呢？”

这位姐姐居然愿意，这倒是出乎我预料了。原本我也以为她可能只是委婉的拒绝，毕竟这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要说现在并没有向她提及为什么要送这封信，这封信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写这封信。我觉得虽然并不是非要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才可以让她决定愿意与否，可是直接就没有关于这些提问，就然偶感到困惑。

按照刚才的看法，她并没有和旁边的人说话，而只是自顾自地走着，这就说明了她没有朋友？

“小语姐姐，我叫吉尔吉·贝，这位是理查德·克莱德曼，我们互相也有昵称的，我叫秋月，他叫包子，还有关于我的那朋友，她的名字叫威廉·卡扎尼，昵称是蜜茶。”

小姐姐点了点头。

“恩……可是要怎么联系你们呢？还有……这件事情具体是怎做的……比如，怎么送呢，要不要特别的穿一些衣服什么的？信的话呢？”

秋月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恩……信的话我们会写好的，然后呢……待会给你一个联系方式……然后……然后我们吩咐你一个时间，一个地点，我们在那个地点见面然后我把信给你，再给你一个详细地址，你只要根据这个地址，送给相应的人就行了的”

小语姐姐嘴角微微地翘起，“没事，这种事情我还是挺有经验的”

“挺有经验？”

“帮助别人的经验”

秋月吓了一跳，一瞬间以为这种类似反派行动的行为举止这个姐姐会如此熟悉，难道说是正在的道上的人？但是当小语姐姐回复了那句话之后，秋月才换了一口气。

“恩……如果服装的话呢，应该不需要特意注意的，毕竟不是很正式的场合，差不多你现在这个样子也可以了。”

小语姐姐穿着白色裙子。话说回来，我再去寻找那个黑色衬衣的小哥哥就找不到了他。衣服的话，说实话真的并没有什么重要的。虽然给我递送死后文的人和给秋月递送死后文的人并不一样，但是他们的服装也是没有什么联系的，给我递送死后文的那个小哥哥只是很普通黑色的短袖和白色的运动短裤，虽然颜色搭配看起来很糟糕，但是也正好印证了其实服装并没有太重要这一事实。

“这样啊……听起来似乎是件熟悉的差事呢，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你吧，喏这就是我的联系方式，”说着，她从书包里拿出一张草稿纸，在上面写下几个数字和字母，“这就是我的电话号码，我知道你们或许没有手机，但是虽说公用电话都可以联系到我，我还要去那边有些事情，所以就先走了，啊，以及九点了，不好意思……拜拜！”

说着，她背对着我们小跑地跑了开去。

“喂——”秋月拍了拍我的肩膀，“包子，你做得不错，看来这件事情很快就可以敲定了，接下来，什么是关键呢？”

“什么呢？”我也疑惑地问道。

“当然是写死后文呀，你连这种事情都不知道嘛？”仿佛用一种高高在上对小罗咯的语气对我说道，顺便还露出了恶作剧的笑容。

说真的，现在的我对于秋月的恶作剧的笑容已经失去了抵抗力。

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啊，你这回儿不能耍赖了吧，你这回绝对是笑了的吧？”

我再次笑了笑，“是是啊，我是笑了，这种事情都没有什么的啦，还是快点想好死后文的事情吧，毕竟这个事情很重要，蜜茶也在等着……她……”

不消说，我们都嫩故想象地到蜜茶那憔悴的神情和羸弱的身体骨架。我现在还有印象，对于蜜茶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看着天花板，眼眶深深地被勾勒出来，脸颊之处的骨头也被深深地勾勒出来，要不是眼睛里面还有咕噜咕噜旋转的眼球，那简直就像是一个骷髅作品。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死后文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尽量表现地像才行……这让我想起来了，哥哥的死后文里面的字迹就完完全全是他自己写的，所以我一下子就能够分辨得出来，究竟是不是真的死后文，如果那个字迹不是哥哥的话，打死我也不信那个是哥哥的死后文”

的确，如果换做是我，如果那个字迹不是父亲的字迹的话，我还是很难接受那就是父亲的死后文。虽然我并没有多少看过父亲的字迹，但是信中的说话方式确实和父亲很像，不如说就是父亲的说话方式。

所以说……

“所以说，目前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模仿蜜茶妹妹的字迹，还有——蜜茶妹妹的说话方式之类的。这些偏向于调查方面，到时候我们一起去三班去问一下，也许能够问出一点什么东西，对的，然后呢……信的内容则是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必须要了解妹妹是什么感受，然后写给姐姐究竟是怎样的想法，然后什么乱七八糟的”

秋月说的没错，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放心，这些也不是小工作啦，而且我们也不可能一瞬间弄好，但是也要尽快……话说……包子，你擅长写字吗？”

我摇了摇脑袋，平时成绩都是中等的我，其实并不是十分擅长写字这种细活。虽然说我看了很多书，但是其写出来的还是没有什么区别。

“enmmm……虽然说信的内容，毕竟只是一个三年级的小孩子，所以写不出多少东西，但是啊……但是……字迹究竟 要怎么弄呢？你别看我语文成绩不差，可是一到作文也是和大部分人一样的啊……所以我绝对不是合适人选”

我点了点头。不过从表面上看，秋月的写作水平还是不低的，毕竟曾经在学校公告栏上面贴着的城际作文大赛获奖名单里面，秋月的名字就在正中间，不上不下。也许从小孩子来写的这个角度来看，虽然我们都是同样的小学生，但是五年级和三年级的写作形式和方法完全不一样。

“算了算了……不管那么多了……先去查一查威莉的事情好了，其他事情再说也不迟的，恩，对……好了好了，包子，”说着，她把右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去吃东西吧！”

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啊？而且现在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诶！

“我口袋里没有钱，”我叹了一口气。

“哦……那就，”秋月又再次露出恶作剧般的笑容，“那就来我家里吧，反正爸爸和妈妈也已经出差了，正好你给我做一顿吃的，我会给你端一些甜点哦，和你们家的甜点一模一样的”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秋月露出了一副自信的眼神。

“你晚饭没有吃吗？”

如果没有父母在家的话……那么其实秋月能够吃的东西就只有偶偶偶偶尔的剩饭剩菜和外面买的东西。一想到这个……

“要不，以后你爸妈不在的时候，我就去你家帮你做饭吃吧，直到你学会做饭，怎么样？”

秋月点了点头，露出了恶作剧中恶作剧的笑容，“好呀，那真是太感谢了”

5.

“很感谢你们！真的很感谢你们，如果没有你们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怎样才好，真的谢谢你们，我之前还怀疑你们是不是有其他意图的人，现在想想真的是我太傻了，你们这么可爱的小孩子怎么可能会是那样的人呢？”威尔逊在我们的面前，激动地差点要跳起来，“医生说了，威廉的生存几率从原本的百分之五变成了百分七十，简直就是奇迹啊！真的是奇迹啊！”

我们也吓了一跳，原本躺在病床上，不能很好地说话的蜜茶，现在已经变成了依靠的模式，靠在靠背上，看着我们。原本如土色的面容如今已经变成了较为红润的绯色，颜色好得不止一点半点。除此之外，很少见的，看到了蜜茶脸上的笑容。那种笑容和秋月相比，简直要美得太多，我一不留神，就把看入神了。

当场还有蜜茶的母亲也在，阿姨也露出了很愉悦的笑容。之前我始终没有理会精神状态会对外貌产生影响这一句话的意思，打击现在基本上已经明白地差不多了。蜜茶的父亲看起来似乎比第一次看见的时候年轻许多，至于这位母亲虽然我们没有询问过年龄，但是直接看上去似乎还是十分年轻的，大概也就二十八岁的阿姨的样子。

“不用谢不用谢，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原本蜜茶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可能会见死不救对不对包子？”

秋月用手肘使劲戳着我的腰，让我从对于蜜茶的魅力的笑容中拖回来，我这才以“啊，哦，恩……”来表示自己的赞同。

“我说，你干嘛盯着蜜茶看啊？喜欢上她了？”秋月在我的耳边轻轻地戏谑着。

我马上就跳了起来，“这……这才不是……只是……只是很久没有看蜜茶而……我只是确认一下蜜茶是不是好一点了……”

虽然无论我嘴上说太多解释的话语，但是都不能在我的心里抹掉对于蜜茶笑容的喜欢。说实话，真的是第一次看见这么纯洁无暇的笑容。并不是说秋月的笑容不纯洁，但是总是似乎欠一些该有东西，而这些东西似乎在蜜茶的笑容中能够找到。

“的确真的是你们有很大的功劳，也就是因为有你们的出现，威廉才能有很大的好转，说些难听点的，其实我在今天早上接到威尔逊的电话的时候也感觉到不真实的，威廉的妹妹威莉就是得这病的时候死的，不过她也坚持了快将近一年，所以原本也就是亲眼见过威莉失去的我，也没有对好转抱有任何想法，甚至还准备好要好好地照顾威廉直到最后一刻，因为之前，就在半个月前，威廉的样子似乎已经与当时濒临死亡的威莉一模一样，所以我甚至连威廉在这个时候死去的心里准备都有了……但是……突然跟我说，威廉有可能会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这一点突然告诉我……我……”

算并不知道这位阿姨平常说的话多不多，但是这些话却听地我有些困惑——因为实在是太长了，简直就是嘴炮一样。

“不要怪威廉妈妈，”威尔逊露出了自嘲的笑容，“其实她也是太高兴变成章子的，要是我，其实估计也会这样子，毕竟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惊喜，啊，对了，我忘记了，威廉说想让你们和她单独说话，我和孩子妈妈都离开，帮威廉买一些衣服之类的，你们慢慢聊，不急的，如果感到有饿了的话，床头柜有橘子”

说着，威尔逊抓着威廉母亲的手，两个人小漫步地走出了病房。

“威廉，就交给你们了”威尔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随即病房的门，被关了上，这样一来就是真的和蜜茶独处了。

原本蜜茶的声音我仍旧记得，是十分干燥的，粗糙的，随时都会断接的，是和系在听到的截然不同的声音。狭隘我听到的是一个十分可爱十分温柔的声音。

自然，我们注意打了的蜜茶的笑容热酒摆着，她的面部轮廓已经变得十分正常，一定是最近终于有好好吃饭这一项，原本只是深深地眼眶轮廓已经变成了十分饱满且极具灵气的眼睛。

“你们好呀，秋月，包子”蜜茶笑了。

“这样啊，你已经……已经能够正常说话了吗？”秋月露出了十分可爱的笑容。“对了，死后文收到了吗？死后文”

蜜茶笑着点了点头。我们已经花了约莫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这上面了，秋月一直不断地收集着资料，如果没有错的话，死后文就已经在昨晚送到了。因为我和秋月亲手交给那个白诗语姐姐的，顺便也把地址告诉了她。

“恩，收到了，谢谢你们。”蜜茶的脸上洋溢着温暖的笑容，“如果不是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是真的，我收到死后文的时候曾今也想过和妹妹一样直接就走去她的那里，但是直到你们来了之后，我才想起来我有着必须活下去的理由，也许我之前根本就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吧”

“活下去的理由吗？那种无聊的东西……”秋月皱了皱眉眉头。

“才不是什么无聊的东西呢，你们就是我活下去的理由……你们是我的朋友，虽然只是见了几次面，但是……但是毫不怀疑，你们就是我的朋友，我真正的朋友，和威莉一样，都是我爱的人。这就是命运吧，一个我不曾想到的命运。”蜜茶的脸上洋溢着的不只有温暖的笑容，还有柔和的自信，“在失去我的妹妹威莉的时候，我觉得我失去了一切……我想我应该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毕竟……我不太喜欢这个世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你们出现了，关于死后文的事情真的很抱歉，原本真的不想把你们拉进来的，方芳姐姐说得太多了，真是的”

秋月和蜜茶都露出了温柔的笑容，只有我一个人有些不太懂。

“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蜜茶，在失去哥哥时候，我就觉得我失去了一切，一阵子之间，我甚至都不去上学，整天窝在家里玩游戏，我想每个人在那个时候都一样的，不止你和我，我相信包子也是一样”

我点了点头，“父亲死了的时候，我也感受到了丢失了一切，甚至我还想自杀，当然我的柯西姐姐把我照顾地好好的，我才稍微有了一点顾虑。不然真的可能也会直接就死掉了。”

蜜茶皱起了眉头，“死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亲眼看到威莉在我的面前一步一步地衰弱，最后合上了眼，我……真的是命运呀……”

秋月也翘起了最近嘴角，“是啊，真的是命运，虽然我从你的同学那里得到了很多信息，但是却很少听到你陪着妹妹熬过这最后一段时间的这点信息。”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告诉他们嘛，妈妈去请假的时候只说是家里有事情了，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上过学……这样说的话……已经到了五年级了是吗？”

我和秋月点了点头。

“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和你们一起在一件事情……啊对了，我突然想起来了一件事情……”蜜茶拍着双手，突然想起了什么。

“诶？想起了什么？”

“这是原本我和妹妹的心愿，她想要看到我和她一起制作的戏剧在城戏剧中心上演，说实话，原本就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才喜欢上戏剧的，我也很喜欢戏剧，所以我当时就一口答应了，可是……威莉死了之后，我差点把这件事情忘了……现在我想用另一种形式完成她的这个遗愿……我想让我们三个人一起完成这个心愿，其实这也算是我的一个大心愿了，你们愿意……吗？”

我和秋月都没有点头，只是皱着眉头看着蜜茶。

“都……不愿意吗？”蜜茶也皱起了眉头。

“这种算是什么大心愿嘛，只要我们能够帮上忙的，我们都会帮的，就不用这么拘束的，我们都是平等的，虽然这样说很奇怪，但是我们会竭尽全力完成你的心愿。”

蜜茶皱起的眉头这才舒缓了开来，泪水在眼眶里面咕噜噜地旋转着，“我……”

秋月露出了恶作剧的表情，“不过这样子的话，你也一定要好好把身体养好的哦，听到了吗？我没有记错的话，前几个月还在传外面又有什么疾病之类的，你可要好好地照顾在呀，蜜茶，不然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的”

“当然，当然我会好好地养好身子的，前几天做了手术，医生说表现好的话，很快就可以出院，一个月左右就可以了”

“怎么说得好像是关押犯人一样的……哈哈哈……不过既然这样子话……我们的目标，就是七月二十九号的亡灵日的时候，城中戏剧院举行的亡灵大典里面的戏剧表演。虽然我很少了解这些东西，但是也听别人说过，那个时候戏剧中心好像会对城里的人有一百场的戏剧表演资格。并且举行颁奖典礼，我们就以那个为目标怎么样？”

秋月走到蜜茶的面前，坐在旁边的凳子上，一边剥着橘子，一边和蜜茶说话。

“很好呀很好呀，对的对的，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下个月就要开始好好准备了，到时候还要安排写剧本，服装道具和排练，可能会很忙的哦？”蜜茶扬起了嘴角。

其实再怎么忙，身体承受能力最小的应该还是蜜茶吧？

“没事的没事的，我们都会好好工作的！”秋月突然将手掌放到额头上，像极了两百年前军官的行礼手势。

“诶？这个是什么意思呀？”蜜茶也学着将手掌合拢放到额头上。

我笑了笑，“秋月的那个手势是敬礼的意思，一百五十年前的《警戒》系列里面的男主人公就经常做做这样的手势，啊，对了，有时间可以我们三个人一起玩游戏，秋月，有三个人可以玩的游戏吗？”

秋月朝着我露出了恶作剧的笑容，“嘿嘿，有些游戏只要插上手柄就行了，有些游戏需要再开一个视图，其实也没有很复杂的工作，总之……有就是了。”

“真好，我也希望我有一天，能和你们一起玩游戏”

蜜茶扬起了嘴角，那个十分温暖甜美的笑容再次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6.

“姐姐……姐姐……”

我睁开了眼睛，周围一片漆黑，但是却能够听到有人在呼唤我的名字。我不知道是谁，因为这个声音听起来十分熟悉又十分陌生。我皱起了没有，想站起身子，但是全身上下却没有一个关节能够扭动，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对不起，姐姐……真的对不起……但是……请你一定要好好地照顾自己……我会在你身边守护着你的……”

我终于想了起来，这个声音……这是……这是威莉！这是……

“对不起姐姐……在那个时候跟你说杀了我……其实我真的是不想死的……真的是不想从这个世界消失的……但是……但是看到及姐姐你为了我……而且那个时候我也很痛苦……所以……所以我就只能这样子了……希望姐姐你能原谅我……”

说什么对不起……说什么原谅……明明应该道歉的是我这边难道不是吗？我很想大声地说出来，可是……可是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我的身体到底怎么了？我到底在哪里？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威莉不是已经……而且说什么原谅不原谅的，原本就没有做过什么错的或者对不起我的事情不是吗？

“我知道的，姐姐，其实你也渴望着朋友可以陪着你……可是你却一直没有能够如愿……我希望……我希望你接下来可以真的拥有好朋友……我不希望你会很快地过来……至少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可能虚构的……但是没有关系……你们一定能够很好地相处……姐姐……再见了……不……我走了……”

我睁开了眼睛，耳边的回音仍然在我的脑海中回荡。威莉的声音让我清醒了。

“啊，包子，蜜茶醒了……快来快来！”我能听到一个同样熟悉的声音在我的耳朵旁边叫唤着，我稍稍斜过视线望去，的的确确就是秋月的声音。

“啊，真的，蜜茶，感觉好点了吗？”包子也走了过来，露出了难得见到的微笑。

我点了点头，“稍微好了一点”

包子皱着眉头朝着秋月说道，“你看你看，人家才刚刚好，你非得拉她打游戏，还一打就是几个小时，蜜茶哪里可能守得住呀！你以为每个人都和你一样子的吗？”

秋月皱着眉头反手就是在包子的脑袋上开了一个手刀。

“诶……很痛的诶，你在干什么呀！”包子捂住头顶，有些撒气地瞪着秋月。

“什么干什么呀！”秋月鼓起了脸，“谁让你这样说我的昂！”

看着这两个家伙，我不禁噗嗤地笑出了声音。

“昂？怎么了？蜜茶？是不是身体有些不舒服，要不要带你去医院再看一下？”

“没关系没关系，其实只是累了而已，身体大概没有大碍，主要是你们两个人一说一说的让我感觉很有意思……不过话说你们就是这样打游戏的吗？”

“对啊，秋月这个家伙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游戏，作业也不写”

“谁说我没有写作业的！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秋月嘟起了嘴巴，“如果被你发现我在写作业了，那就是我的失败！”

到底那是一种怎样的胜负比赛呀？我不禁心里面开始询问。

对于这两个月我的离席，我感到很抱歉，原本说好一起找死后文的，但是结果我却因为生病倒下了，要不是因为他们再次前来找我，我想我一定已经不再这个世界了。让我感到更加地亲切的是，他们一边慌张地看着我，一边承诺着要帮我找到死后文。

对，关于这件事情我有些撒谎了。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收到了死后文，所以我也很好奇他们究竟会怎么做，结果让我差一点相信他们是把死后文递送者查艾了的——因为在他们的计划里面为我送信的那个小姐姐，告诉了我一切，而我也告诉了那个小姐姐关于我已经收到了死后文这件事情。

只是看见那个小姐姐裂开了嘴角笑了笑。她说她也是递送死后文的，这也让我大吃了已经，我甚至以为她是在开玩笑，但是后面一想其实也并非没有可能。她将秋月和包子精心准备的死后文递给了我，并且安慰了一下我，希望我能够不辜负他们。

这怎么可能！我当时心里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好好地活着，一定要好好地跟他们说上话，不然的话，我不知道自己会以什么样的方法和妹妹威莉说话，我……

“秋月，”我笑了笑，“肚子有一点饿了诶……”

“啊，”听到我说这句话，秋月立马拍了一下包子的肩膀，“快快去，做饭去做饭去，我也已经饿了”

包子虽然一脸难以平复的火气，但是还是点了点头，看向了我，“蜜茶，你有想吃东西吗？我现在出去买菜，虽然我能做很多菜，但是也有不会做的，你留情一点哦~”

恩……吃什么好呢……虽然我也不知道吃什么……

“哎呀，就买一些鸡肉回来做菜啊，你没有看到蜜茶刚刚出院呀？真是的，不要让我说出来嘛，你真的像个笨蛋诶！”

“这还用你说啊，我说秋月你是不是故意看我不顺眼这样子的呀？”

“哪有？快点啦快点啦，现在已经三点了，早点回来做菜，喏，给你钱……”

“算了算了，我这边也算是有一点零花钱还算可以的，你……”

“叫你拿着去买菜怎么就这么费劲的啊？你不知道大病初愈的孩子要好好补一补的吗？”

我总算打断了他们的对话，“那……秋月……其实我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东西……”

“说什么呀！秋月，这是应该的，阿姨和大伯把你安心地放在我家寄宿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照顾你……还有啊……包子这个男生惯不得……”

“你说谁惯不得？”

“那还有谁不就是你包子咯？”

……

我被作为寄居的客人，寄居在秋月的家里，这是爸爸和妈妈商量后和秋月的父母交代的结果。虽然没有做过寄居的客人，不过秋月的父母也总是不在家，所以这里也就嫣然成了我们三个人的秘密基地。

其实说秘密，也不能算是太大的秘密。爸爸妈妈对于我的这两个朋友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帮包子的姐姐安排了一份她喜欢的工作，也帮着忙为秋月的爸爸妈妈投了股份资产，这也算是作为报答的一种手段。爸爸妈妈深信如果没有这两位朋友，也就会没有我，而爸爸妈妈也放心地开始了他们的甜蜜的二人生活。

“威廉，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好好地和你爸爸有二人生活了，所以也很感谢你，不过你有什么需要可以尽管提的，不要紧，我们能够做到的一定会满足你的”

这是妈妈在我搬到秋月的家的前一天和我说的话。说真的，我也很久没有看到妈妈笑容了，这是真的很难见。

“蜜茶……谢谢你”和我一起走动着的包子向我道谢。

为了避免麻烦，包子和我一起出来买菜，一开始秋月并不同意但是很快也就被我说服了。而包子向我道谢的，应该就是关于她的姐姐的事情。

“不用谢，不用谢，这也是他们该做的事情……而且你的姐姐的实力也很棒的”

包子的姐姐有研究生的学位，仅仅是这一点就被我爸爸他们接受了，成为一个创意部门的管理，据说做出来的业绩还不错。

“姐姐确实也很厉害啦……不过我感谢的还是……还是你活着的这件事情……”

诶？我无法理解他说的话。

“如果你就这样真的离开了我们的话，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原本原本，我们就是被这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束缚的，要是我们一开始就根本没有相遇，我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

我没有记错的话，包子的父亲是死去了的，这一点在两个月前我们成为伙伴的时候就听他说的。

“是关于你的父亲的事情吗？”

包子点了点头，“真的，我想我可能想直接死了算了，因为父亲死了嘛，当时父亲就是我的全部，现在的话我看开了很多事情，虽然我只是以小学生。”

我扬起了嘴角，“我们都是小学生，没有关系的。”

包子也扬起了嘴角。我们在蔬菜店面前停下脚步，包子转头问我，“要不要吃胡萝卜？”

我点了点头。其实对于蔬菜我并没有太过挑剔。

“那很好，秋月那个女孩子可真的是难伺候呀，认识她的时候就很麻烦……现在愈发感觉这样子了……”

包子抓了七个胡萝卜，放到电子秤上测量重量，随后抓起了袋子放了进去。

“那青菜怎么样？白菜呢？恩对……还有豆腐，我其实最喜欢吃的就是凉拌豆腐了，凉凉的，甜甜的，要不要待会儿做出来大家吃？”

我点了点头。

半个小时候之后，我们满载着蔬菜和两袋鸡肉走在回家的路上。

“其实，”我想到了什么，“其实我想秋月可能是因为喜欢你，所以才这样对你的，其实你也不必那么抱怨的……”

包子笑了笑，“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好了，不过我喜欢的可是蜜茶哦，气死秋月哈哈哈哈，不管怎样，明天就要上学了，还得做好作业才可以，玩了一天的游戏真的是腰酸背痛的呀！”

我点了点头。脸上变得十分滚烫。对我来说，说喜欢的人并不多，其实充其量也就只有妹妹威莉而已……可是……可是突然有人对我说喜欢我，而且还是男孩子……我的心……

“啊，对了”包子突然回过头望向我。

我赶紧转过身以免让包子看到我火烫的脸。

“秋月你怎么了啊？”

“没……没没没没事……”

“啊，忘记说了，你是不是明天也要上学了？”

我点了点头，虽然身体还没有完全好，所以体育课什么的还是不能去上的，这一点已经和学校的老师说过的，老师也很照顾我。而且并不是继续读四年级，因为我已经在医院里面，把大部分的学习内容完成了，所以直接升到五年级也是可以的，说实话，也是可以直接升到六年级的，但是我坚持的是五年级。老师和爸爸妈妈也都商定了。

“还是回到三班吗？五年级三班？”

我摇了摇脑袋，“是五年级七班，说实话也算是插班生吧”

“真的吗？啊啊啊啊！太好了！”

没有记错的话，包子也是在七班。

第九幕

1.

“主人公就设定为包子、秋月、蜜茶怎么样？反正到时候也是由我们自己亲自来饰演的，所以名字什么的也无所谓啦”

秋月提出这个提议的时候，我和蜜茶缓缓地点了点头。

“那……故事要定成怎么样的故事呢？”而我们也就大多时间被这个问题给磕到。虽然一开始绕过这个问题设定好了很多的属性，但是到头来还是无法避免这个属性，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讨论这个话题。毕竟这也算是核心问题，的确不可以忽视，不如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然而我们却仍旧没有一点头绪。

“恩……设定成战争戏剧怎么样？”秋月举起右手，“因为玩过类似的游戏，所以我也算是有一点经验，我还可以写好戏剧剧本，哼哼~”

虽然并不知道秋月为什么昂首挺胸，但是照样子看似乎十分自信。毕竟秋月除了学习之外，打游戏也是一个十分厉害的女生啊。可是……虽然我和秋月一起玩过一些战争游戏，可是我对于那些仍旧没有一丁点儿的感觉。

包子举起了手，“那可能太过庞大了哦，而且就算秋月你期待炸弹和刀剑交错，但是现在似乎对这两个东西处理地相当严，所以……可能那边就不太会接受的”蜜茶摇了摇脑袋。

的确，似乎听说城市戏剧中心的招募戏剧类别不包括战争这个题材。我记得前些天经过那个戏剧场偶然之间看到了。

“也是，”秋月点了点头，同意了蜜茶的话，“那么……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要不……还是把我们的这些遭遇写进去？因为我们算是亲身经历的，所以说可以写的东西有很多很多，这一点，我想你们也一定知道的。”

他们都点了点头。‘

毕竟死后文就是我们认识的重要事件。

“那么……先说了说各位的故事可以吗？我还是想以我们自己作为主人公，这样子进行下去”秋月提议道。

“首先，还是我自己来，关于我的死后文虽然除了夏文和我自己外，没有人知道，但是现在可不是什么卖关子的时候了，我马上就从头开始讲了……”

秋月清了清嗓子，随后望向了我。的确。

“我有一个哥哥，这件事情你们都知道的，关于这个哥哥呢，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段故事要讲，但是现在只能同你们先开始讲起……”

“从头开始吗？”我不禁嘟起嘴吧。

“对啊，要不然怎么整理故事的剧情走向啊”，秋月再次清了清嗓子，“我的哥哥啊，名字叫吉尔吉·柯，我总是直接叫他哥哥的，所以这名字对我来说其实没有多少所谓的，对于你们来说可就重要了，你们要叫他什么呢？”

蜜茶先回答，“反正这样一来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也叫他哥哥好了”

我也点了点头。没有错，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也想不出什么好点子了。

“你们是不是故意这样子啊，我很喜欢哥哥，可是你们可能不是哦……他呀，很讨厌别人叫他哥哥的”秋月稍稍皱起了眉头。

那不就是完完全全地妹控嘛！虽然我也是从书上看到过，但是从耳朵听到似乎就是另一番风味。不过秋月也和她的哥哥很搭啊，一个兄控，一个妹控。

“那我们叫他什么？”我询问。

“哎呀，”秋月像是生气一样地鼓起了腮帮子，“随你们怎么叫啦，反正不要是‘哥哥’就行了的，我继续讲哦……“

我和蜜茶妥协地点了点头，但是我很想知道蜜茶心里面对于秋月的哥哥的称呼是怎样的。也会是我心里想的那样吗？

“哥哥啊，从小读书就不是很好，这是他自己跟我说的，据说他没有一次考试成绩能拿得到及格，这对于他来说不算是什么痛苦的事情，他仍然有喜欢做的事情，那就是玩游戏。和一般人不一样，哥哥玩游戏总很快、很厉害，但是却没有跟随大流，玩什么大型虚拟现实游戏，哥哥喜欢收集上个世纪，或者两个世纪前的巅峰游戏，那个时候的游戏其实和现在相比，在概念剧情和可玩度上，并没有差多少，哥哥很喜欢收集那些游戏，然后慢慢玩……直到我出生”

秋月抓起了桌子上的杯子喝了一口，也许是突然讲这么多口干舌燥的。

“怪不得有那么多上个世纪的游戏，其实都是你哥哥在收集对吗？”

“也不完全正确，我也在承接着哥哥的习惯，我也在收集的游戏，不过很少而已，再说了，其实上个世纪的游戏的确超级难找到，光是找到这个游戏的信息就已经费力很多，更别说从自己的身边去询问，或者说是在购物网站上搜了，其实很少，我们也只有在同样喜欢这些老古董的朋友那里能够收到一两部珍藏了几代的游戏。虽然这些游戏有大有小，但是都是很有趣的，蜜茶，包子，你们以后想要玩的话随时都可以借给你们玩，不过也就只能仅限是在这个房间里。”

我和蜜茶点了点头。

“哥哥呢，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哥哥，除了爸爸妈妈，她就是我最亲最亲的人了，而且我也相当地喜欢哥哥，哥哥是一个完美的男生，甚至都想等长大以后和哥哥结婚的”

我和蜜茶不禁噗地一声笑了出来。虽然知道兄控的确十分可怕，可是没有想到过会这么可怕，虽然很少，但是我从一些书籍里面了解到了的关于兄妹之间的恋爱，似乎是不被允许的，似乎是禁忌的。不过我果真没有想到秋月居然会这么喜欢她的哥哥。

蜜茶捂住嘴巴，“那……那你哥哥呢？他会和你结婚吗？”

“当然会啊！”秋月大声地说，“我们真的是互相喜欢的，怎么不会，哥哥也说过会娶我，还和我打过勾呢！你们不要小看人啦！”

说真的，要么，她的哥哥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地妹控加变态，要么，她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妄想王。我 倒是希望是后者，对于兄妹的禁忌之爱，也由过多款游戏曾今涉及到，我想他们不会不知道。

“才没有小看你啊，只是想吐槽而已啦……继续吧……继续讲，秋月”我吐出了舌头。

秋月再次清了清嗓子，“咳咳……但是我出生了……虽然这说但是不怎么好……我出生了……我去上学了……但是学校让我感到十分的恐怖，那种恐怖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他们就像是疯子一样地欺负我……现在想想那一段真的是我最痛苦中的最痛苦的日子。很难受，真的很难受，那个时候的我，简直就不是现在的我能够描述地出来的……哥哥知道了这一切……他想为我做一点事情……”

“所以”我皱起了眉头，插了嘴，“你哥哥就打了那个人？”

关于秋月哥哥的故事，我听到的，也只有关于他打架斗殴的那一段，而秋月刚才搜了那一段仅仅只是人为回顾，但是涉及到了这里，我不禁皱起了眉头。

“没有，才没有，这只是简单的讲理而已，其实哥哥也并不会对于一个人就动手动脚的。然而那个人实在是太可恶了，欺负我就算了，欺负完了之后还动手动脚的”

我和蜜茶点了点头。

“所以你哥哥在这之后怎么样了？”

“那个人越来越过分，召集更多的惹来打我，我实在承受不住，抓起书包就打她，可是……可是打不过……回到家，我什么也没有说，哥哥担心地望着我。在这个时候我并不知道哥哥想干什么但是……”

的的确确，千真万确，她的哥哥当时满脑子想的恐怕也只有报仇这一个念头了。其实要我来大当哥哥的话，自己的妹妹收到欺负了，肯定会想要报复的。但是也不至于杀人啊。

“打击……如果是自己就 直接打上去了……自己的妹妹被欺负……我想你们肯定都是这样想的，哥哥相比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知道这样子下去不行，所以我想阻止了哥哥的行为，但是哥哥已经受不住了，因为对方是在是太讨厌了，所以都开始打我了，所以哥哥还是忍不住，给她发信息要单挑。”

事情到这里，我总算可以勉强捋清晰，其实也就只是对方太可恶了。的确，这样子就开始了暴力的打架斗殴，如果说是正当防卫这是完全不是受到责骂之类的可以比的，其实秋月的哥哥也没有算是做错的。

所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这样子说的吧。

“你哥哥真的把那个人杀死了吗？”

秋月摇了摇脑袋，“说杀死人的，都是一些故意想要散步谣言，虽然我们很强，但是自己的力量还是能够使用一点点的”

我也点了点头，我也相信，秋月的哥哥并不会做这样真正犯罪的事情。然而……除了我……除了我和蜜茶，秋月，秋月的父母，还有哪些人会的相信？我想是很少会有人相信的，

“哥哥被很多很多很多的人怪罪，包括自己曾经最好的朋友，包括自己曾经差一点就要成为我的嫂子的女朋友，这些人都远离开了我的哥哥，并且像是对哥哥感到很恐惧，也许是惧怕哥哥也像是对待那些人一样对待自己。哥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哥哥感到很痛苦，十分痛苦，万分痛苦，最终……最终就那样子死去了……自杀……”

我们大家的心咯噔跳了一下，而秋月此时的泪水已经默默地从眼角之处流出。

第一次看到秋月流泪的我，将秋月轻轻地抱在怀中，秋月也没有一点儿抵抗……话说回来，似乎十分用力地抱着我的身体。

“哥哥……对不起……对不起……”

秋月的嘴巴缓缓挪动着，而这些话语，也只有我才能够听得到。

“秋月，对不起……”

秋月的兄长的死后文我目睹过，有些故事已经和秋月所讲的故事重叠了，但是就算如此，我还是依旧对于秋月的兄长的所作所为感动了，也为秋月的兄长那糊涂的寻短见感到不满。

说到底，还是别人的错。我心里面这样想。

“秋月，不用担心，以后有我们在，也不会有任何人敢欺负你了，我敢保重，我蜜茶一定保护你一辈子”

蜜茶的声音十分严肃，十分动听。

秋月和我松开了拥抱，缓缓地看着蜜茶。

秋月的嘴里说出一句话，“那……我们可以结婚吗？”

我、秋月、蜜茶噗地笑了出来。

2.

“所以说，你们准备用这间教室做什么社团活动呢？话说啊，你们是一个社团吗？”

被眼前的年级社团管理老师询问，我心里十分发慌。别说什么社团活动了，就连社团我们也不是，那这样子不就是十分麻烦了吗？我心里慌得一匹，连呼吸都不敢放松。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要申请创建社团，”反倒是秋月十分冷静。

老师点了点头，“这样子啊，原来不是社团啊，虽然这栋楼的教室现在没有多大用处了，但是也并不是都可以直接使用的……好吧……我们先解决你们的社团问题……”

说完，老师从抽屉里抽出一张表单，放在自己的面前。

“社团名称”老师的嘴角缓缓挪动，随后看到了我们一脸忧愁的样子，差点笑了出来，“你们连社团名称都没有想好吗？”

秋月皱了一下眉头，“搜查社”

老师听到名字后有些惊奇地嗯了一声，随后点了点头，用笔在表单的最上一栏写下搜查社这三个字。

“那么社团的活动内容呢？”

“搜查未知的成迷的故事的谜底，也就是侦探一样的东西”

“这样啊，侦探调查……”一边写着四个字，一边脸上洋溢着笑容，“说实话，很少能够看到你们这个年纪举行这样的社团呢，啊，继续继续……社长是？”

秋月毫不顾忌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班级姓名，还有社员的班级姓名”

……

X——X

经过了大约半个小时的审问和校对，最后我们终于完成了对于“搜查社”的创办以及活动教室的申请，虽然只有一间教室，但是总比没有的强。

倒是秋月似乎一肚子气，动不动就冷冷地哼一声，说实话与一宗倔强的马有几分相似。

“你是说……已经审批到了活动教室了吗”蜜茶显得有些高兴，虽然只是嘴角扬起来而已。蜜茶的脸色十分红润，已经出院继续上学了。这是一个让我们难以忘怀的奇迹，对于我们，对于蜜茶自己来说都是奇迹。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全员到齐地聚在这里一边谈话一边欢笑。

秋月点了点头，因为是第一次和真正上学的蜜茶谈话，所以秋月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以往秋月一直都是以健谈的形象见人，其实大部分也就是面对我的时候。我还能够清晰地回忆起秋月恶作剧般的笑容。

“对的，已经审批到了活动教室，就连社团名称都已经决定好了，虽然是秋月决定的，但是意外的很好听诶”

我妆模作样的笑了笑，然后对秋月一番调侃。

“也没有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啦，也就是随便去了一个名字而已，我还害怕你们会吐槽社团名称。活动的内容我也是胡乱说的，原本我们的活动内容应该是找到死后文才对，是不是？可是现在却变成‘侦探游戏’这样的内容，虽然老师还是十分认真的记录下来，可是我还有一种被看穿的感觉”

蜜茶嘴角微微扬起，露出了阴霾多年的笑容。而那个笑容同样让我想起了秋月的恶作剧的笑容，两个笑容相比，很明显蜜茶的笑容具有更加偏置的魅力，但是秋月的笑容却也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快乐。

我也跟着轻轻叹了一口气，“我甚至以为我么这次赶来的一趟事情是白干了的，差一点。”

“一开始老师写完社团申请书之后自己在全文通读完之后，可是想要拒绝这个申请，被秋月和我解释了半天，老师最终还是同意我们了。哈哈哈……我们自己也差一点就吓死了，但是秋月似乎很淡定……”

我望向了秋月。

秋月嘿嘿嘿地笑着，“那是当然，因为无论如何我也会再次让那个老师答应我的，没错，就是这样，她总是会答应我的，所以不管是你还是蜜茶都不需要太过担心。我甚至都已经拿我的奥赛成绩作为赌注了！”

蜜茶歪了歪脑袋，“奥赛成绩？秋月你还去参加奥赛吗？”

秋月点了点头，满是自豪地昂起头看着我们，“你们觉得呢？我可是尖子班中的尖子学生啊，只要我努力学习奥赛的一些知识，我想去参加奥赛夺得至少第三名的铜牌也是大有可能的吧，不是我吹哦，在学习上面，我们的尖子班里也有大部分的人比不过我的。我就是这么强……”

然后一个人自说自话地在原地进行着自己的实力分析。我和蜜茶在慢慢地聊天。

“所以现在可以带我去了吗？那个活动教室？”蜜茶戳了戳我的肩膀询问我。

我点了点头，“那间教室啊，就在隔壁教学楼五楼的尽头，当然不是厕所那边的尽头。”

蜜茶哦地一声缓缓地点了点头。

“谢谢你们做的一切……”蜜茶的脸上浮现出快乐的模样，我从未见过蜜茶的脸上拥有如此幸福的笑容，啊，虽然这句话似乎说过了，但是也就是那副样子。

“不用谢不用谢，我们都是好朋友嘛……”我也以微笑回应。

“……所以说……原本就选择这样的名字就是对的，不论怎么样，只要我们的活动内容又在开展就行了的。”秋月终于咳了两声，回到了正常状态，“要去那间教室玩一玩吗？毕竟是个老教室，可能需要打扫一下，不然的话太多灰尘，还有就是……还有就是你们，蜜茶，包子你们两个，尤其是蜜茶你，要小心里面的灰尘，听老师讲，如果长期没有打扫的话，很容易出现什么病菌什么的，所以你们不管怎样都要好好地保护自己的身体，带上口罩，直到教室打扫干净，所以说，只是今天的话是无法打扫教室了的……”

我和蜜茶也点了点头。

“那就定明天吧，明天我们去那间教室进行大扫除，记得到时候到器材室领一下清洁工具，啊，对了，不要忘了带笔记本本子过来，大扫除之后呢，就要开始第一次活动了哦！”

我和蜜茶再次点了点头。

……

“所以说啊，不论如何呢，只要把上次定好的故事继续补全就可以了，”秋月有些无奈地说，“毕竟……这个雏形的话……还是很有看头的，不论是从什么地方上来看……”

我也叹了一口气，“要说故事啊，秋月你上次讲的应该还没有讲完吧？”

秋月跟着叹了一口气，看着我，“你以为呢？”

因为蜜茶已经坐了她父亲的车回家了，所以只剩下我和秋月两个人在回家的路途上漫漫聊天。傍晚的暮色渐渐地沉落，西边天空火红的颜色在照耀着秋月的一边脸。看到秋月那被夕阳烧红的侧脸，我的心不禁开始不断地纵跳。

因为已经将近六月份了，温度实际上已经接近夏季该有的温度了，所以我们都是穿着短衫。而秋月的脖子也十分顺利地露了出来。那是十分白净地肌肤，伴随着微微漂泊的香气。

这就是女生啊，我第一次能够清楚地认真地认识这件事情，一直以来，我都没有能够好好地，真切地去认识的那些事情，似乎现在在这两个月里认识了很多。知道了其实不禁我一个人，还有更多更多的和我一样的人，在承受着我们不该承受的一切。

“秋月”不知道为什么，我再次呼唤起了眼前这位女生的名字。

“恩？怎么了？”秋月转过脸，这次不是恶作剧的笑容，而是十分温和的，被夕阳沐浴之后的，温暖的笑容。

“没事……”我嘿嘿嘿地笑了。

X——X

今天没有去柯西姐姐那里，的确也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去柯西姐姐那里了。并不是因为讨厌柯西姐姐了，柯西姐姐还是我最喜欢的人之一，只是柯西姐姐因为工作的原因，即使在家里也是十分繁忙，上次和柯西姐姐通电话的时候，柯西姐姐也跟我诉说了关于工作的事情。因为是蜜茶的父亲威尔逊叔叔帮忙引荐的，加上柯西姐姐自身的知识储备，很快很快就通过了面试，正式进入了公司。而进入公司之后就变得异常的繁忙。不过柯西姐姐也说过一段时间当稳定下来了之后也就不会特别繁忙了的，让我到那个时候在和她一起出去玩一玩。

我还是回了母亲的家里。还记得以前喜欢把母亲称作‘那个人’，‘她’，‘那个女人’等等。关于父亲的事情，对于她的恨还是存在的，尽管父亲叫我不要去恨她，但是这个恨恐怕还是很难完全消除。但是现在来说，这个恨已经慢慢地减少了。

我想，我是否应该做出一点改变？还是继续这样子下去？

“理查德，快出来吃晚饭了！”外面传来母亲的声音。

“好的”我回道。

把桌子上的作业本翻盖了起来，起身，走出了房门，顺便去了卫生间洗了一下手。

现在是周三，大约是在这周的周一，我终于鼓起勇气跟她和他一起吃饭了。这并不是对于他们的原谅，关于父亲的事情，我不会对他们有所原谅的，但是……我想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是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我的生母，和我法律上的继父，正坐在桌子的一角，看着我从卫生间缓缓走出来。

“理查德，快来吃饭吧，”生母看着我，嘴中缓缓吐露出字句。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桌子上有青菜和豆腐，还有炖冬瓜和排骨。我比较喜欢吃清淡的食物，果然，还是我可以吃的。以往在柯西姐姐那里吃了很久很久的面条，虽然以前也有在母亲这里吃过东西，但是却没有多少关于那些食物的记忆。

“为你做了清淡的菜，因为听你的朋友说你今天看起来有些累，所以特地做的，快来尝尝吧”这个法律上的继父看着我，微微地翘起了嘴角。

很丑，让人无法附加地体会到了原来一个人可以丑到这种地步。但是我还是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

“虽然我知道让你承认我这法律上的继父还有很多的时间磨合，但是请你还是以身体为保障，好好地对待自己啊。”这个继父顿下了眼神，嘴唇中缓缓地说出这些话。

父亲的死去让我难以得到自己对于这个男人有丝毫信任感。我并没有继续理他，只是简简单单地坐在了一角的空位，桌子上面摆着一碗已经盛满米饭的饭碗。

3.

我们来到了做昨天向老师申请的社团活动教室。与其说是教室，其实到了才明白，不如说是仓库准确一些。事实上，我们马德兰小学其实并没有多少社团开办，大多只是一些体育类的社团，而新社团开办虽然是允许的，但是也会受到不定时的检查。话虽如此，可是这教室也太旧了吧，不仅陈旧，而且凌乱。虽然知道这些教室是废弃不用的以前的教室，可打扫也不会定时进行，可是……这也太乱了吧……

“啊，这儿真的是乱，老师是不是故意挑了个地方让我们知难而退啊？这些不过只是小菜一碟，不过真的是乱啊啊啊啊……”秋月像是发脾气一样大声地叫唤着。

“你就将就一下吧”我叹了一口气说。

毕竟能够把教室就给我们就已经是不错的事情了，现在居然还说什么乱不乱的。

“对的，我们好好整理一下，就一定会变得很干净的！”蜜茶握拳做了一个加油的手势。

我们再次浏览了一下活动教室的内容。

众多课桌课椅没有顺序地胡乱摆放着，表层上也蒙上了厚厚的灰尘，看到这些灰尘我止不住地想到了这些课桌课椅所经历的这么些年。应该经过了很多很多年才能积得了这么厚的灰尘吧。

而在窗户边上，因为长长的窗帘挡住了外面的光芒从而导致里面光线十分昏暗，加上地面上面也有各种各昂的废纸和废书；在教室前端的，是一块硕大的黑板。我们自己的教室里面关于黑板的长度其实只有这块的半分左右，上面用粉笔字胡乱涂鸦着，有白色粉笔，有黄色粉笔，更有蓝色，红色的，这些涂鸦也有各种各样的形状，有圆形，方形，伞形，人形等等各种各样的形状，这一切都是原先在这间教室里的人画的吗？

在这个黑板的旁边，准确的说是左边的一角之处站着一个旧式的站立式空调，因为外表层已经被灰尘蒙上了，所以没有再多花多少时间在上面琢磨什么了，只能看见右上部分的评分标准为低耗能。空调的运行大概并没有继续了，因为后方的电线都被我们看到掉落在地面之上，而电线也被胡乱摆放或者说胡乱扔甩的纸张所遮盖住。

“真的是看着就觉得好难受啊！”秋月皱着眉头，不过还是走到了窗边，将窗户一下子拉了开来。硕大的量的光芒在一瞬之间涌进了这间屋子，我和蜜茶相视一笑。

不过因为秋月剧烈的动作导致了房间里的灰尘重新飘荡了起来，这让我和蜜茶捂住鼻子不停地挥动着手，并且时不时会因为灰尘而咳嗽。不过幸好秋月把四扇窗户都打开了，这才让大量的空气能够顺利流通，也让几乎全部的灰尘能够很好地在换气的过程中分散在四处。

“我说秋月，你突然这样子让我们也感到十分地难受呀，你能不能好好地打扫卫生啊！！”我不禁有些火气，但是很快被蜜茶安慰了下来。

“这间教室大概也摆了好多年了，这样子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去把扫把和簸箕拿来，你们先站在那里啊。”说完，蜜茶就走到了走廊的尽头，从那里拿来两把扫帚和一个大簸箕。

秋月和我接过扫帚就让蜜茶站在走廊上歇息一下子，我们两个人来打扫卫生，因为这毕竟不是能让一个大病初愈的人做的事情，就怕蜜茶的病情会复发。所以当蜜茶提出想和我们一起做打扫的时候，我和秋月两个人十分相投地拒绝了蜜茶的主动请求，吩咐让蜜茶站在外面休息就好了，或许可以的话，帮我们接一点水也是可以的。蜜茶十分欣然地就答应了。

“包子，你说，我们以后的话会怎么样呢？”秋月在擦着黑板的时候，突然向正在向瓷砖地面泼洒水的我询问。

“什么怎么样？”

“我们现在只是小学，马上，其实也就是明年过了，我们就要升到中学了，也不知道中学会不会在一起，这样以后会怎样？”

其实我曾今想过秋月的问题，但是答案似乎只有一个。

——“不会怎么样，我们会在一起吧”

毕竟我们并不是通过学习之类的东西在一起，这么说也确实没有什么错误，我们还是能够一直这样子下去的。没错，会的。

“这样吗？以后你们不去远的地方吗？”

“秋月，你会去远的地方？”

“我也不确定啦”

的确，我们的不确定。即使我们现在定下誓言确定以后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别的地方，但是真的就会这样子，未来真的就不会去别的地方吗？发誓也只是给我们一个心理安慰，其实我们自己心理清楚，有关这种未来的誓言其实是有多么的不牢靠。

“但是我也希望我们能够一直在一起，不论是什么时候都是这样，我希望”

秋月微微地扬起了嘴角。

的的确确，我也这么希望。虽然不知道蜜茶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想。但是我也希望蜜茶是这样想，我也希望我们以后会一直这样走下去，我们是朋友。

虽然朋友的定义我仍然不清楚，但是我仍然认为秋月和蜜茶是我的朋友。

秋月抓着已经变成了脏黑色的抹布，在水盆里面沉浸了一会儿，笨拙地用双手使劲地挫着，我看见这样子的秋月之后叹了一口气。

走到了秋月的面前，从秋月的手中夺来抹布，“是要这样子洗的……”

“是这样的哦”我对秋月做了一个示范。

秋月看了我的动作之后像是恍然大悟一般地长长地哦了一声。

我们花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整理了一下教室，将桌子都临近叠在一起，放在一角，地面和墙壁都好好地收拾了，黑板擦了光亮光亮的，随后便是地面扫地和拖地，这些也是相当费时，当我们完成了教室的整体清理，都已经是大概傍晚时分了。离放学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

幸亏学校的大门在放学三个小时内会开着的，不然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回家了。我和秋月，蜜茶走到校门口已经是晚上的六点三十七分了。因为已经将近夏天了，所以白天的时间要稍稍多一些，可是尽管这样子，这个时间的天边也已经大部分沉入黑色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秋月向蜜茶道歉，“你等了那么长的时间，有没有累呀？”

蜜茶摇了摇脑袋。在我们打扫卫生的时候，蜜茶就一直站在门口仔细地盯着我们。也因为是已经过了两个小时，先不论身体上还是大病初愈，就算是普通人也会站着累瘫的。然而蜜茶却没有说一句怨言，就连眉头也没有皱。

“没有关系没关系的，正好我每周都有在做康复训练，所以体力还是稍稍恢复了一点，并且站在门口还可以依靠栏杆，所以并不是很累，当然，因为闲着没有事情，所以我也一下子就把外面走廊的那根栏杆给擦干净了”

蜜茶像是有些害羞似得声音越来越小，当然位于旁边的秋月还是能够听清的。

秋月露出了恶作剧的笑容，“哈哈哈，我就说外面的栏杆怎么那么干净，上面的灰尘和铁锈居然少得可怜，原来是蜜茶你做的啊……话说回来啊，今天回去要不要玩游戏呢？明天是周末，所以说并没有太多顾忌，可以玩一个通宵哦~”

说到底，秋月的话题还是回到了游戏上面，但是蜜茶摇了摇头，说她自己今天有些累了，回家想好好休息一下，再者她说她想好好复习一下最近的功课，虽然她的学习知识已经够涉及到了下个学期所学的，但是并没有很好的和课堂上老师教授的融合在一起。

“行了吧，蜜茶，你就不要学习啦，今天回家之后，有包子做很好吃的菜给我们吃，我们也不必太过但这些事情，好好的痛痛快快地啊，对了，关于作业之类的事情我可以叫你们啊！”

说起秋月说的作业之类的会叫我们这一件事情，心里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因为之前，秋月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随后却对我说这么简单的题目都不会，让我自己好好自己学。我当时心里就想着如果再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还是少去请教秋月问题好了。

“怎么把我也算上了，我可没有说要陪你啊，我还是要好好地回家的，不然的话会很麻烦，啊，不过今天是要去柯西姐姐家，她说让我去她家顺便给我带了一个礼物”

因为很难见得柯西姐姐回来了，所以我还是想去见见许久没有见的柯西姐。

秋月一边喊着可惜可惜，一边摆着恶作剧的笑容。我也不知道秋月这是什么意思，蜜茶却笑了。真的是搞不懂女生的心里。

“秋月呀，肯定是有新的想法了，不然的话，不会做出这样的表情了。”

蜜茶在我的耳朵咬着声音说。

“什么想法呀？”我也用十分微小的声音回问。

秋月走在我们的前面，心情大好地哼着调子。

“肯定是关于你的事情呀，不然还会有谁呢？”

“我的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为什么秋月一定要想我的事情。

蜜茶没有继续说下去，在一个路口之后我们就分开来了。秋月和蜜茶宛如挚友一样走在路边一边谈着话一边挪动着脚步。我也是能够站在他们身边的人。我这样安慰着自己，不知不觉，嘴角扬起了一定的角度。心里不知道为什总有一个不肯平复的悸动的感觉。

这种感觉，从未体会到过。无法用语言进行描述，但是确实能够感受得到它的存在，似是无所谓存在与否的东西，但是却又觉得它不存在的话就像是失去了什么一样，缺损了自己的一部分。

读过很多书，里面对于这样的感觉却很少能够描写得出来，就算是书里面主人公能够体会到这样的感受，却又无法跟随者作者用笔或者键盘记录下来吧。

父亲去世已有三个月了，脑海里关于父亲的容貌似乎变得模糊不清了，而家里面关于父亲的照片之类的也都只是在母亲家我的卧室里面，而我现在正走向柯西姐姐的房子。

柯西姐姐在之前被举荐到了公司里面，一副十分匆忙的样子。只是对于她对我说的礼物的事情，我有些许兴奋。

抬起了头，深紫色的天空上面闪烁着一颗又一颗的星星。

4.

街角之处停着柯西姐姐的轿车。

“柯西姐姐，”我站在门口，柯西姐姐露出欢迎的笑容。

我在客厅里面将书包卸下来之后就走到门口柯西姐的身旁。

“理查德，你也长大了呢，”柯西姐姐露出会心的笑容，但是仍旧望着天边的一角，“真希望你的父亲也能够看到你的成长”

柯西姐姐的模样，其实也就是服饰和发型改变了而已，然而也就是这样的改变，却给了我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也给了我一种难以形容的魅力。柯西姐姐的发型变成了辫子型，和之前的不一样，只是一条辫子，虽然额头处的刘海还是如往常一样。而柯西姐姐的服饰也直接换成了黑色的西装，这是我不知道第几次见到，但是之前的那些次数，只是为了去参加面试而穿上的西装，很少在家会穿。也许是因为工作习惯了吧，我这样思考着。但是脖子处的跟随月光反射出的十分耀眼的光芒，那是一条月亮型的吊坠。

“他能够看到的，”我用柯西姐姐能够听得到的音量说着，“他一定能够看到的”

柯西姐姐笑了笑，然后让我闭上眼睛。

虽然我已经猜到了是礼物，但是还是假装不知道地闭上了眼睛。

过了多久我不知道，反正觉得是挺久的，在我差一点就准备自己睁开眼睛的时候，柯西姐姐在我身旁对我说已经好了。

我缓缓地睁开了眼睛，两个人出现在我的面前。

“秋月！蜜茶！你们怎么在这里啊？！”我差一点就要大声喊了出来，只是仅仅因为惊讶。

“怎么了？我们怎么就不能在这里啊？”秋月的嘴角露出恶作剧的笑容。

柯西姐姐笑了笑，“是我让他们一起来玩的，也没有好好地招待你们，我得向你们好好地道谢”

我们四个人跟随着柯西姐姐的脚步走进了客厅。

“所以我说啊，就算你不去我家，我也没有说不去你家呀，嘿嘿”秋月满脸的恶作剧笑容。难道这就是蜜茶所说的关于我的想法吗？真是无聊啊。

客厅似乎稍稍有些变了，沙发也换了一款，在正面的墙上也安装了挂壁式的显示器。这块区域以前是空白的。而在显示器下面多了一个摆放东西的桌子，现在那张桌子上正放着几张蓝光光碟。而侧面的窗户也终于挂上了梦寐以求的窗帘。正中央的玻璃桌似乎还是一如既往。

“所以说你才是无聊的啊，来柯西姐姐的家里又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处……”

正当我准备继续数落秋月的时候，秋月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眼神里四处放光，冲到了挂壁显示器的下面一边努力地跳着，一边像是欢喜雀跃似得。

“啊，柯西姐姐，这是不是经典版的HC90系列挂壁式显示器啊”

这么说起来，我才注意到秋月的卧室里似乎也没有这种挂壁式显示器。

“对的，之前电器商铺打折，我就买了下来，还算是可以的，安装的时候说是可以看蓝光清晰度的影片，而且还附赠了我们几张光碟，啊，这个显示器是自带的光碟驱动器的，所以直接在侧面的那个孔里面把光碟塞进去就可以了……对……对……”

就在柯西姐姐做介绍的时候，秋月就已经把下面的光碟拆了封，并且塞进了那个孔。明明是在别人家里，稍微拘束一点不可以吗？

柯西姐姐抓起桌子上的遥控器，向显示器点击了开启的按钮，随后显示器便开始了蓝光光碟影片的播放。

“真的诶，真不错啊，挂壁式显示器，我也想有一个啊……”

“你有一个是拿来打游戏的吧？”

“啊，这都被你发现了……怎么办呢？啊啊啊……好像要……”

柯西姐姐笑了笑，“反正我回家也是很少地回一次，所以原本就是给理查德用的，要不你们经常来这里用这个显示器吧，我记得用来接游戏机的显示输出也是可以的，而且还是无线接收，到时候你们带一个游戏主机过来就可以的了，啊，我到时候也买一个好了，对了，对了……差一点就忘了……理查德……”

说着，柯西姐姐向我递过来一本漫画书，是我最喜欢的一拳超人系列的第三十卷。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就想给你买了，可是最近有些忙都忘掉了，啊，对了对了……不要这样看着我啦，我知道很晚了……”

我摇了摇头，“谢谢你……柯西姐姐”

“啊，这个称呼已经改回来了，我记得你以前一直都坚持着叫我阿姨，现在怎么改过来了，突然这样子我还是有些不适应呢。”

因为明天是周末，所以就算熬到很晚都没有关系。这是秋月对我说的一句话，而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句话，就开启了我们今日的熬夜游戏之旅。

X——X

“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我已经记不清究竟是三年前还是四年前，总是就是突然有那么一天，父亲住院了，”我耸了耸肩。

“诶？为什么”秋月在我身旁询问。

“不知道，但是总之就是突然有那么一天，父亲住院了，当时我们在上语文课，妈妈就突然冲了进来，跟老师道了歉之后就立马把我带去。随后，我便在医院见到了躺在床上的父亲，那个时候父亲似乎并没有什么无恙，只是静静地坐在病床上。医生说这是一种罕见的病，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病，父亲在确确实实险些被一辆卡车碾过，但是却在一瞬之后撞在了一棵树上从树梢上面掉了下来。这是通过监控摄像头来观察得到的结果”

我回忆起了那段时光，那些事情依旧记录在日记本上，当时绝对有把这些给记下来，毕竟那是一个十分重大的事情。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肯相信，治安管理员们也是不肯相信，不光是如此，就连父亲本人也不肯相信。

“这不可能吧？”蜜茶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地皱起了眉头。

的确，这是不可能的，不管人移动的速度再快，也不会在那一瞬间从卡车的车轮下面站起，然后冲向一棵树，这是不可能的，无论怎么样想象，都无法想象得到那个场景。然而，监控视频上就是突然出现这样子的令人咋舌的一幕。

“的确是不可能，但是不管再怎样不可能，事实上发生了的话，那就是已经发生了的”秋月皱着眉头，用十分镇定的声音继续说，“不安再怎么样不可能，也是会发生的。更何况，我们还知道另一种不可能的事情，难道不是吗？”

秋月所说的另一种不可能的事情，指的大概就是死后文的事情。

“父亲跟我说，人死了就不能复生，人的躯体死了，不可能在这个世界遇到他们，也不可能会再次与他们有任何的瓜葛，但是……但是能够收到死后的人的信，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不是还是让我们遇到了吗？”秋月微笑着。

我和蜜茶点了点头。

“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普通人一辈子也无法触碰到的秘密，而我们，却在这个世界里，抓到了一个这样的秘密，也就是死后文。而被触碰到的这些秘密，又会给我们怎样的力量呢？”秋月继续说，“那是让人可以重生的力量，虽然不能复活消失的人，但是却会对将死之人予以魔力，包括你包子，和你，蜜茶，你们都是吧这个秘密赐予了力量而存活下来的”

我和蜜茶相视一笑。

“话说啊，秋月，怎么好像三个人里面就只有你一个没有多少改变啊？”我询问道。

“我？我改变可大了啊，其实在和你们相遇的那一刻就改变了，所以你们多少也不可能察觉，即使受到了兄长的死后文，我也是照常生活。啊，不好意思，其实并不是照常生活……而只是蒙受包子的帮助下才照常生活。蜜茶你说……关于你所说的命运……究竟是什么呢？”

“诶？”突然被提问道，蜜茶有些心慌意乱，“就是和你们相遇，然后平淡地生活下去……”

其实这种命运的感觉，我也有过，只是并没有像蜜茶所说的升级到命运的层面。这么说起来，我想起了“无信仰者”这个词语，在很多书上也有写，也许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信仰者吧。

“我是问在遇到我们之前”

“啊！”蜜茶像是被人抓住了后尾一样低着头，“是……命运是死亡……”

“对，没错，就是死亡，蜜茶你会一直这样想一直这样想，直到最后的那一刻也会这样想……如果你没有遇到我们，如果你没有拿到属于你的死后文的话……”

其实那个所谓的死后文也就是我和秋月商量好所做的一个信而已，我们也拜托了白诗语学姐让她好好地饰演死后文递送者，当然我们的这个已经算是尽到了最大的力量，而的确也获得了非凡的成效。

“所以说，你们得好好地感谢我，如果没有我，你们早就和死鱼没有什么区别了呐！”秋月一副趾高气昂地样子，但是双手却仍旧不停地挪动着手指。

“我说你啊，别一直玩游戏好不好啊，我们在这里看得有些难受的诶！”

我们现在正在秋月的卧室里面，看着秋月打着游戏。而秋月前面那一段看似十分至理的名言，实则是游戏一开始跳出的字迹。

“唉，你不要吵啦，现在正在最精彩的时候啊！”秋月一边大叫着，一边挥舞着游戏手柄。画面爆出混乱又绚丽的光芒，旁边的音响也放出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特效声。

“啊啊啊啊啊啊啊！！——！”秋月放下了手柄在原地撑起了腰，大声地呼喊着。

已经是深夜两点钟了，你就不能安静一点儿吗？我心里不禁对她抱有仇怨，“蜜茶已经睡着了，你就能不能把声音放小一点啊，真的是”

秋月露出恶作剧的笑容，“那你就和我一起玩嘛，保证不会大声地吵，隔壁妈妈的房间里有几条他们用的毛毯，说是可以借给我们使用的，快点把快点吧！”

秋月将游戏重新地打了开来，游戏的界面上显示着游戏工作室的名称——SA。

我站了起身，跌跌撞撞地走向隔壁的房间，从橱窗里面抱起一个毛毯走回了秋月的房间里，为蜜茶轻轻地批了上。

“感觉你很适合做这些事情啊，”秋月扬起恶作剧的笑容。

我没有去过多理解笑容的意义，便坐在秋月的旁边，抓起了另一个游戏手柄，“开始吧”

第十幕

1.

闹钟响了起来，闹钟的使命就是唤醒作为主人的我。当然我也是被这个使命给唤醒了，但是肩膀仍有十分疼痛的感觉。想起昨日的戏剧演习排练，心情就会变得很差，算了，还是不去想这些事情了。

睁开眼睛，我看到了白茫茫的天花板，因为是周末，所以再睡一会儿也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实话说，我是并没有多少睡意的，听着闹钟的鸣响声，我仔细地看着天花板上的一处裂缝。这间房子究竟有多久的历史了，我不禁皱着眉头问自己，但是自己也 不知道，毕竟是柯西姐姐所租下来的。微微地闭上了眼睛，感受身体上的些许细微地麻痹之感。

闹钟的时间是定在早晨六点三十，所以现在应该过这个时间没有多久。而今日的排练时间则定为八点三十分，所以时间还很充裕，至少休息一个小时的时间都有。我漫无目的地盯着天花板，思考着一些事情。

戏剧的演出已经从指导老师那边获得了批准和赞扬。我们才知道其实指导老师在年轻的时候也写过剧本，做过导演。得知这些信息的我们，其实大多是秋月，差一点就高兴地快要跳起来了，而我们也写了将近三十页的剧本故事剧情，在这些上面，蜜茶读过一些书，并且大部分都是由她来调整的。指导老师看过我们的剧本之后对很多细节和故事进行了调整和询问。

指导老师很和蔼，虽然一开始知道我们要去参加城中心剧场的时候，是十分惊讶的，但是在目睹过我们的坚韧的决心之后，却是也点了点头，肯定了我们的愿望，并且坚持要给我们作为指导老师该给予的一切。

原本就作为文学科毕业的指导老师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文学作品有很深刻的理解，所以当我们写完剧本交给她查看的时候，原本认为毫无问题的蜜茶，却被老师一顿询问之后，差点就想放弃继续写剧本了。其实也并不是很多人一开始都会写剧本的，更何况作为写的第一步剧本，关于故事的剧情走向也是十分模糊，所以老师在一阵盘问之后，最后给了十分中肯的建议。

当然老师并不知道什么所谓的死后文的故事的真伪。当被问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并且十分想要完成这儿戏剧的时候，我和秋月，还有蜜茶面面相觑，始终也无法找到问题的答案，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旧想要继续完成这个戏剧。

现在已经是六月了，已经是这个学期的最后一个月了，所以在完成了剧本的修改之后，我们也不迎来了戏剧的排练。但是就算如此，我们的功课也被指导老师所挂念，在指导老师的导演下进行一幕又一幕，一场又一场的场景练习之后，我们被遣回了各自的教室进行期末的复习。

关于排练的事情，还有一个事情要交代，那就是我们现在还缺少着一名能够担任死后文递送者的人物演员，虽然指导老师说这些角色其实无所谓的，但是我和秋月却一直坚持说要好好地安排这些东西。最终在秋月的神勇的搜查之下，找到了白诗语姐姐的联系方式。我有时候真的十分佩服秋月的能力，她绝对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一个同龄人，而不出我所意料的，秋月也说服了白诗语姐姐答应参加我们的排练，而且白诗语姐姐还带来了一个高大的男生，说是小语姐姐的男朋友，也被我们安排做了第二个死后文递送者。

昨天的排练练习，因为一直卡在递送死后文的那一刻，所以我和秋月就在那一个场景重复上下大约三十次左右，最后连指导老师都有些感到厌倦了，从而让我们早早地回去了。虽然今天同样是周末，但是昨天的繁忙程度还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们还是被老师吩咐早早回去休息，让我们今天早晨继续去排练。

我歪了歪脑袋，桌子上的始终已经指向了七点二十。我也不能在继续这样休息下去了，所以我决定起床，当刚刚穿好衣服的时候，外面客厅的电话就响了起来。因为柯西姐姐已经在公司上班，所以在这里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照料，自然这一切已经经过了母亲和继父的同意，并且他们表示也会时不时地来看我。

我穿上拖鞋立马走到客厅，抓起了电话。

“啊？还没有起床啊？今天还要排练的哦，小语姐姐都等我们很久了”

X——X

当我赶到活动教室的时候，已经是八点四十分了。而在场的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十分精神，包括秋月蜜茶还有小语姐姐和她的男朋友刘羽，至于指导老师，没有人告诉我她究竟去了哪里，我也询问了秋月，秋月还让我自己猜。

小语姐姐穿着的一席白色的连衣裙，而伴着她一起来的那位叫做刘羽的哥哥，则穿着浅蓝色的衬衫。小语姐姐看起来心情似乎不错，而小羽哥哥的模样看起来也是十分精神

小语姐姐的身高只到小羽哥哥的肩膀，两个人看起来十分地般配。“喏，给你，这是我买的早饭，你一定没有吃吧，”当指导老师回来的时候，向我们一个人一个人分发着包子和烧麦，说起来，我也已经很久没有吃外面买的早饭了。而对于老师所买的包子和烧麦，我还是十分谦逊地收下了。这样一来，所有的人都到齐了，我心里面不知道为什么，会说这么一句话。

早饭的时间大家都在十分认真地吃着手上的人手一个包子和一个烧麦，还有一杯豆浆。早餐时间在大约十分钟后就宣告结束，指导老师也用严肃的表情（其实也就只是皱起眉头而已）对付着我们几个。

其实在场的秋月是最容易笑场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涉及到关于自己的那一段剧情的时候，她就会止不住地笑出来，最后指导老师是在是忍无可忍地用手刀劈了一下秋月的脑袋，这才让调皮的秋月用差点哭出来的表情成功演绎了属于她自己的那一段。

戏剧的内容除了序幕和尾声，正文还有四幕，每一幕都有各自的名称。因为名称是各自都参与讨论才的出来的，所以就直接包含了每一个人的想法。

序幕没有名称，和尾声一样，在指导老师的安排下，只是分给了我们三个镜头，分别表示戏剧之中的“秋月”、“包子”和“蜜茶”的最初状态，并且用十分沉重的旁白来渲染最初的模样，这之后就拉开了戏剧的正文帷幕。

第一幕，就讲述了“秋月”、“蜜茶”、“包子”三个人的戏剧般的相遇，并且从邮局里的“方芳姐姐”（指导老师饰演）那里得知死后文的事情，三个人一起准备在城市里寻找死后文。

随后就是第二幕，好不容易得到了渺小的信息，“蜜茶”却因为身体的状况直接倒在了医院，而“包子”和“秋月”虽然还是继续去寻找，但是再也找不到信息，

在之后就是重点部分，第三幕的时候，“秋月”、“包子”因为小事儿分背径走，两个人差一点就绝交，而“蜜茶”也因为病重的原因，在病房里面接受着命运。

走过了第三幕，接下来就是整部戏剧的核心，白诗语姐姐和她的男朋友刘羽扮演的死后文递送者们开始为我们递送来了死后文，“包子”也由此再次联系了“秋月”，两个人也由此联系了“蜜茶”，蜜茶接收到了来自妹妹的死后文之后求生欲爆满，战胜了病魔，并且最终奇迹般的康复了。

最后就是尾声了，是个人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并且一起学习，一起上课，一起玩耍。

虽然在这里就直接描述出了我们戏剧的内容，但是在排练的情况时却是难以精确地表演出相应的模样。不消说第一幕，就连序幕我们也排了将近四五个小时才结束。而今天则是排练第三幕的第四个场景，也就是“蜜茶”病重的那一段。

“我说老师，蜜茶的台词也太少了吧，和上一场完全没法比吧？要不我来演蜜茶，让蜜茶来演我的角色吧？”秋月在一旁鼓起腮帮子。

指导老师并没有理睬秋月，指导老师一向是这样，这是几天来所呈现出来的所谓陷入状态的模样——只要一旦进入场景排练的时候，耳边就不会听入其他人的声音，可是让人奇怪的是，演戏的人的声音她却能够听得一清二楚。

“不是这样子的，威廉同学，表情不要表现地那么用力，这样子效果不是很好……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啊……唉……不行又放松了……你一定要融入角色……想象着自己就是戏剧里的‘蜜茶’，现在你正在承受着让你甘愿承受的痛苦，并且把命交给了上天这样子的模样……对对对……就是这就是这样……”

指导老师点了点头，十分满意地鼓了鼓掌，“很不错很不错……这么快就陷入角色了……真是好苗子……对对……我没有说卡，就继续演下去……对对对……”

指导老师并没有给我们太多关于她以前的故事，但是我们都觉得关于指导老师的过去一定还有很多很多的生活经历。

指导老师今年也才刚刚二十八岁（从教务处的教室资料单里得知的），所以和柯西姐姐相差其实并不大，也可以说其实可以称之为姐姐。指导老师的名字叫金莎。

“卡！”指导老师嘿嘿地满脸笑容，走了过去，为躺在拼凑一块儿的桌子上的蜜茶做搀扶。蜜茶在老师的搀扶下平安地下了桌子，也是微笑地扬起了嘴角。

“谢谢老师”蜜茶温柔地向老师表达感谢。

“我说啊，老师你也太认真了吧，刚才跟你说话的时候有没有听到啊？”秋月再次鼓起腮帮子，像是一个圆滚滚的气球一样。

指导老师再次用手刀劈了一下秋月，“你也是的，没有看到我们在工作吗？就不能保持安静吗？”

秋月摆出一副受难的脸，哭唧唧地用双手捂住脑袋，“哼……还不是因为蜜茶的台词太少了嘛……”

指导老师摇了摇脑袋，“你好好地听话的话，我就请你们吃东西哦”

秋月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好消息，眼睛突然明亮了起来，“啊啊啊，那……那……那我一定会好好地……”

记得秋月原来其实对食物并没有什么感兴趣的地方，但是现在却变成了一副热爱食物的少女了，我记得没有错的话……秋月的脸似乎比以前，不，其实是比两个月前稍稍圆润一点。

“那你就好好地把你的那几场好好地练呀，毕竟台词你们也是有校准过的，我还记得当时你拿到台词的时候还说‘哇，这好酷啊’这样的惊叹呢”

秋月瞥了嘴角，“我当时看到了很激动吗，本来就没有好好地理解里面的句子，谁知道这——么多”

“好啦好啦，不要贫嘴了，接下来就是你和包子的场景了，还是昨天那一场，你们好好地进入状态的话估计不是很难的啦，你们只是要好好地把握情绪呀”指导老师坐在凳子上抓着有剧本卷起来的纸棒，闭着眼睛理所当然地说着。

指导老师简直就是坐着说话不腰疼。

因为现在排的是第三幕的最后一个场景，还没有轮到这两个人上场，但是两个人却仍旧拿着自己的台词本在仔仔细细地对着台词，嘴里时不时会抛出一两句。

2.

“包子！我要跟你绝交，这几天你天天都不说话，是不是开始讨厌和我在一起玩了？我们明明都说好了一起找死后文的，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找？”

秋月握住了拳头，眉头紧皱，像是忍受着一切。而我也知道秋月在忍受着什么。兄长的死去，让她遭受了巨大的打击，而作为朋友之一的我却对于她的感受不管不顾，尽管只是刚刚成为的。

但是，我也不应该和秋月在继续玩这一趟不可能的游戏了。什么死后文，什么死去的人，这些东西都不存在，死去了的人就是死去的人，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一丝力气也没有，更何况哪里还有什么死后文可以给他们写，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都是那个叫做方芳的姐姐所说，这一切都是骗人的。

“我不知道，我不想找了，哪里有什么存在的死后文……那个方芳姐姐也许就是一个骗子……对的，就是骗子，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秋月抓住我的肩膀，眉头越皱越弯，“你在说什么啊，明明就是你说的让我们一起去找死后文的啊！你为什么这样子啊！那个方芳姐姐怎么可能会是骗子啊！我看，你才是骗子吧！骗我们说有死后文，现在蜜茶生病了，你就不干了是吗？怎么可以这样子！”

我一把甩开了秋月的手，将黑沉沉的脸转了过去，背对着秋月。

“方芳姐姐只是和我们说有死后文，她也拿不出什么证据啊……我看芳芳姐姐就是骗子，她没有证据给我们，只是告诉我们有死后文，如果我告诉你死去的人并没有真正的死去，你会相信吗？不管再怎么说，也……”

“我会相信！”

秋月的话语让我感到不耐烦，“就算你会相信，现在我说已经没有死后文了，你怎么又不相信了？我看你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到现在为止……你说……你找到了什么信息？我找到了什么信息？哪里有什么人知道死后文？那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罢了！”

我大声地朝着秋月喊着，眼眶之中微微地涌现出了模糊的视线。

死后文有没有我不知道，可是，我不想在这样耗下去了，我们只是为了寻找一个疑似存在的东西，这样的不确定，让我感到不安，我的心里有巨大的蟒蛇在吞噬这我的耐心。我终于知道，我也许从始至终都没有对死后文抱有希望，也许从始至终都只是被一种对父亲的怀念所强行撑着走到了现在。

父亲的死去，让我一无所有。

“你说什么！”秋月差点要跳起来，“就算是这样子，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下去，我想我们就一定会很好地找到我们所需要的死后文，我相信方芳姐姐不会欺骗我，我相信包子你也不会欺骗我，但是你这这样子天天都不和我，我就很难接受！”

我冷冷地哼了一口气，“绝交了又怎样，反正我们本来就是……”

……

……

“卡！——”

指导老师走过来就是一个棒槌，打得我的脑袋措手不及。我也知道我的问题所在——忘词了……啊啊啊！！

“对不起，对不起，”我抱着脑袋，蹲在角落里。

“没有关系的啦，没有关系的，只是为什么你的台词老是背了忘啊，明明就只有那么几句话，”指导老师叹了一口气，用剧本拍了拍我背，“这可是你们的戏剧，你们一定要好好地演，现在还没有站在舞台上呢，要是到那个时候……我估计你们连自己饰演的是那一个角色都会忘记的……不过……总是要经历的，这些事情……你一定要加油哦，好好克服这些困难……”

指导老师对我予以微笑，随后站了起来，冲着大家喊道，“大家现在可以休息一会儿，待会我们去吃午饭，下午一点钟再开始排练！……我先去办公室里休息一会儿了……”

紧接着老师走出了教室。

“啊，包子，我们出去一下，待会就会回来的”小语姐姐带着她的男朋友，手牵着手走出了教室。

我瘫坐在瓷砖地上面，缓缓地喘着气。

“不用太担心，包子，没事的，”秋月摇了摇脑袋，坐在我的旁边，“话说啊，刚才的那个剧情如果那样演下去的话，我怕我真的会进入‘秋月’这个角色的。”

我叹了一口气，“可是我……”

“可是……你原本就是秋月啊”蜜茶走了过来，给我们递来了两罐蜂蜜柚子茶，据说是从跑道附近的自动贩卖机里购买的。我这才想起来，蜜茶似乎很喜欢吃蜜茶这一事实。

“要你多嘴啦，”秋月鼓起腮帮子，靠在洁白的墙壁上，“啊——幸好我们并没有像剧本里那样写的真正地吵一架，话说啊，这一段的剧情……是谁写的？”

我并没有说话，蜜茶则将全部的视线投射在我的身上。

我也并不想做多少争辩，就承认了这一段是我写的。

“其实那一段的时间，我似乎也是有那种类似的想法，认为什么死后文，什么芳芳姐姐说的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我也希望那是真的，但是经历了两个月的搜寻，却没有任何发现……其实对我来说，这些都是亲身经历过的……只是当时并没有直接说，而是继续寻找……纯粹是为了秋月”

“为了我？”

“因为我觉得秋月相信他存在，所以即使我不相信，我也全力以赴地帮着秋月，我想这就是朋友……虽然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对的……但是那段时间，其实也就是上个月的时候，自己确实是这样想的”

“这样……吗？”

我低着头回忆起了那些时光里多次、重复、反复地经过每一条街，每一家商店，每一座游戏厅和每一家饭店餐馆，这些时光似乎在一瞬间在我的脑海里面重复的出现，几秒后消失，随后又再次出现。伴随着这些画面的，是商场旁边经常能听到的一首歌，不知道歌名是什么，但是却还能够记得歌词——

“等到秋叶终于金黄，等到华发悄然苍苍，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人已不在奔忙，等到释怀所有悲伤，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记忆只剩精华，等到笑容不掺伪装，我们相约老地方~……”

我的衣服被轻轻地拉动了，我抬起了头，才发现是蜜茶抓着我的肩膀。

蜜茶的眼眶里有一箩筐的泪水在不停地打转，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女生这样子，心里十分慌张。不知道是自己究竟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惹她生气，还是什么，只是想平复蜜茶的泪水，我赶紧抓着蜜茶的肩膀，轻轻地安慰，“没事，没事，不用哭，不用哭……”

才发现……原来不止蜜茶，就连秋月的眼眶也是透红的。

“对不起……对不起……你们承受了两个月的时间的痛苦……对不起……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也差点要忘记你们了……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你们为了死后文拼命寻找了两个月……我却在病床上和我的命运度日……对不起……真的是对不起啊包子秋月……呜呜呜啊啊啊……”说道最后，她直接用双手抓着我胸口处的衣服，把脸盖了上来，在我的胸口之处呜呜啊啊地哭着。

其实不只有我们痛苦，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蜜茶承受的痛苦是我们远非想象的，就像我们也想象不到她会在手术后两周内就康复了大半。

我们三个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拥抱大约持续了三分钟，我们才松开了彼此。

我能看到的，两个梨花带雨的模样，楚楚可怜。我从书包里拿出餐巾纸，递向了两个女生，这是我第一次向女生递餐巾纸。

我津津有味地看着两个女生缓缓地擦着眼泪的样子，噗嗤地一下笑出了声音。

“秋月，你哭起来和蜜茶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呢！”我甚至还不忘欺负一下秋月。

原本一直在做着恶作剧的笑容的秋月，现在却怎也做不出来恶作剧的笑容，只是整张脸都红透了，低着头。取而代之的是，我现在正向两位女生展现我的恶作剧的笑容。

“包子，你啊，不要欺负秋月啦！”

蜜茶不满地用手肘戳了一下我的侧腹，我疼得嗷嗷叫，一面苦心求饶。

“哼……知道就好……鉴于本小姐心情好，就不和你计较了，但是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找你算账的，所以你要记住哦！”秋月伸出一只手指指向我，像极了宣战的口号。

我扬起了嘴角，对于这种算账，我早就不去管了。

我站了起身，伸了伸懒腰，看着教室的后面黑板上方的时钟，已经是正午的十二点了。

“我们去外面吃一点把，不吃午饭可不行的哦”虽然我是这说，但是我自己可是一点钱也没有哦，与其说一起去吃，倒不如说想问问谁会请客。

“恩，”蜜茶先回答，“今天我来请大家吃一顿吧，因为爸爸给了我很多的生活费，为了感谢大家，所以就由我来请客吧！”

我和秋月相视一笑，“所以去哪里吃呢？”

秋月闷着头仔细地思考，“恩——说去哪里吃……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有什么吃饭的地方……不如就去学校对面的拉面馆吃拉面怎样？”

说到底只是想自己吃拉面吧？虽然我并没有这样说，但是心里面已经是认定了。

“恩”倒是蜜茶一脸开心地笑了出来。

3.

因为是第一次三个人去外面吃饭，所以有些紧张。其实如果只是和秋月两个人一起去吃的话，到没有什么紧张的，只是如果是这样两个女生站在我身旁一起走进店里的话，身旁肯定会投来一些难以言表的尖酸刻薄的话语。秋月的话，因为神经比较大条，也就不怎么在乎，可是我却是坐立难安。

“包子？你怎么了？不要东看西看啊，难道还有什么女孩子比我们更漂亮吗？”

我摇了摇头，“不是……只是有些不安……”

说更漂亮的话，其实应该是有的，毕竟来这家拉面馆的，只有少部分（其实应该说稀有）是小孩子，大部分都是大人一起来的。我就看见四排的桌子，只有我们一桌是三个小孩子，其余都是白诗语姐姐的年龄或者还要以上的年龄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而有些哥哥则向我们投射过视线来。

每当我触碰到那些尖刻的视线，心里就会有一种难以平复的痛苦的感觉，我知道那样的感觉或许只是自己的错觉，但是还是会让我坐立难安。

“没事儿，没事的，”蜜茶以美丽的笑容安慰着我，我才稍稍冷静了下来。

这个时候服务员走了过来，这是一个穿蓝色工作服装的小语姐姐年龄大小的姐姐，胸口之处，发型却是难得见的马尾辫，倒是着马尾辫却是梳得整整齐齐的三条绑在一个大辫子里面，从右侧肩膀垂到胸口处，脸上的右侧有一道惹人注意的疤痕。而右手的手肘之处夹着几张彩色的什么宣传单和一个白色的纸板。

“这是菜单，”说着，这个姐姐将手肘之处的宣传单递给了我，“你们要点什么呢？”

那道伤疤十分惹眼，是被利刃割的吗？亦或是自己不小心磕到的吗？不然的话又是怎样的呢？我心里面仔细地搜寻着相近的可以作答的答案，但是却没有一个可以合理地得到验证。

“一份白菜烩面小碗！”

“一份牛肉拉面小碗”

“一份青椒肉丝拉面……小碗”

这位姐姐在她的白色纸板上写着什么，随后像我们再次确认菜品，“白菜烩面，牛肉拉面，和青椒肉丝拉面……都是小碗对吧？”

我们三人点了点头。

“好的，”她闭上了眼睛用十分和蔼的微笑面对我们，“菜品马上就会上来，请稍微等一下哦~”

说完这些话，她不慌不忙地走向了后厨窗口处说着什么。

“所以说，秋月，你为什么点白菜烩面啊，那是什么啊？”

我实在是忍不住才问出这个问题，毕竟到了拉面馆却不吃拉面，这一点我是实在想不到的，无论如何心里也有十分抑郁的症结。

“那是很好吃的面呀，还有，我不是十分喜欢吃肉的哦，哈哈，所以才不点什么肉拉面，那些虽然也很好吃哈哈哈……”

虽然是一阵子尬笑，但是乍一看还是十分可爱的。

“这家店，”秋月的尬笑慢慢地收回了，接着便是十分平常的笑容，“这家店……是我和哥哥经常来吃的……因为我很喜欢吃牛肉拉面的拉面，但是又不喜欢吃牛肉，所以哥哥总是很贴心地把我的牛肉全部夹走吃掉……”

“你确定不是他单纯地想吃你的牛肉？”

“现在想想，时间过得真快啊，哥哥去世也已经有三个月了，而我现在却和我的朋友在吃饭……还是认识了也有三个月的朋友……我和哥哥曾经吃面的时候也正好说过……要是以后有朋友和我一起来吃的话，不要麻烦朋友帮我挑肉，所以……所我这才点了这份烩面……现在想想，这座城市里其实到处都是我和哥哥的回忆呢……我们以前……”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秋月似乎陷入了回忆模式。为了能够好好地喘一口气，我准备和蜜茶说说话解闷。

“包子，剧本你都看过了吧？”蜜茶红着脸，十分可爱。

我点了点头。除了关于第三幕的那一段是我加了的一点之外，几乎全部的故事走向都是蜜茶一手写完的，而仅仅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虽然这之后却是被指导老师喷地无可奈何两个人合作又共同地按照标准格式修改，但是着也的确并非是常人能够完成的。而关于我们三个人各自的过去，蜜茶也写得相当到位，这些也是我们在经过了许多个小时之后的最终结果。

“关于我们三个人的过去的描写很棒，虽然是真人真事，但是还是让我能感受到一些曾经没有感受到的东西，蜜茶，你以后当戏剧作家挺好的”

我说的实打实全是实话。而蜜茶现在的脸也红透了。

“剧作家吗？恩……这是个不错的点子……啊……如果我当了剧作家……可以请你当我的戏剧演员吗？”

蜜茶的问题在一瞬之间难住了我。

“我想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会愿意的……但是我不一定会去做个演员，所以……所以如果蜜茶你做了剧作家了，但是最终还是会导演来统筹所有的演员，我想……你们的导演也许不会……”

还没有等我说完，蜜茶就像是未卜先知一样地插了嘴进来，“那我就也当导演！那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让包子做我的演员？”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秋月这么心急地想要得到我的想法，但是这个时候拒绝总是不好的。说不定我以后真的当上了演员了呢？这些都不好说。所以我想找个能够镇得住场的理由，不然的话……

“可以哦~”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了这句话。

才怪！这只是秋月在说的话而已，可是……

“啊，秋月，你回忆完成了吗？”

“废话呀，我看起啦那么像怀旧的人吗？倒是你们一下子就抛开了我自顾自地说话真的让我感到不舒服诶……你们干脆做情侣算了！”

“你胡说什么呀！”X2

让我惊讶的是，蜜茶和我说出了同样的话。我现在脸上一定非常非常红吧。我下意识地就低下了头。

“你看你看……你们说话都是同步的……不成为情侣真的太可惜了……可惜你们就是这么可惜……啊，对了下午的排练应该是会排练第四幕的，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呀？”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关于我和蜜茶成为情侣的话题已经被转了开，我稍稍松了一口气。

“说准备好没有……其实台词也并不多吧？台词多的也就是小语姐姐和她的男朋友而已啊……”我摇了摇脑袋说。

的确，因为第四幕的主要人物是送死后文的，所以也就不会有那么台词给我们这些主要人物，当然只是相比于第三幕而已。

“是啊……小语姐姐的男朋友叫什么来着……啊……对……叫刘羽……啊……真的是很帅的啊……可惜包子你完全不行啊~”

说别人就好了，为什么要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啊！

“对啊，小羽哥哥听说比小语姐姐年龄还小哦……这么说起来……似乎完全看不出来哦……”

在一开始，白诗语就向我们介绍她的男朋友，但是却是比她小一个年级，所以应该就是年下了。虽然看起来高大，但是脸庞却并没有和一般的美少男设定一样白净，而是稍稍偏黑，但是五官和脸型却十分的精致，有棱有角。

就在我们商量刘羽的时候，那位向我们点菜的小姐姐推着一个小车走了上来，那个小车分成四层载物，小姐姐一层一层地将上面的菜盘端了上来，并且主动打开了盘子的盖子。这些盘子上面都是冒着水蒸气的。

向我们鞠了一躬以表示谢意之后，说了“请慢用”便推着小推车走到了后面的房间里面。虽然年龄比我们大，但是看见那个背影不知为何，我却感受到了十分无助、弱小的背影。好奇心让我下定了决心，以后一定要和这个姐姐交好。

她右侧的脸上的那道伤疤再次深深地吸引了我。

“怎么了？包子？”蜜茶推了推我的肩膀，我这才缓过神来，尴尬地笑了笑。

“哼……没准又看上人家大姐姐了……所以说男生真的是…花心大萝卜……”

秋月闷着头抓起了筷子便是挑起面条，一口气唆了几口，但是很跨就遭受到了报应，那就是被抢到了不停地咳嗽。

“秋月，你吃慢一点啦，我们现在不是赶时间”蜜茶则在轻轻地拍着秋月。

终于缓了过来的秋月一把将我的面条端了过来，然后又顺手将她的面条碗递给了我。

“你这是……”

我还没有说完，秋月就鼓起了腮帮子，“哼！我想吃没有牛肉的牛肉面，你就吃我的西红柿烩面好了！”

虽然完全不懂秋月为什么会突然发脾气，但是现在的气氛十分尴尬，所以我也就不得不顺应这个大人王秋月了。我将她的面碗顺利地接了过来，然后将我的面碗里面的牛肉全部挑了放在了西红柿烩面里面。

“恩，这样才是……”一边用任性的话语说着，一边低着头，用筷子夹起面条开始吃。

我望着蜜茶，她像是没有吃。

“怎么不吃啊？”我问。

“不喜欢吃青椒……”蜜茶低着头，红着脸说。

这个家伙也一样麻烦啊……一边这样感叹，一边准备用手上的筷子伸向蜜茶的碗。

“不行！”但是却被秋月用这样的怒吼给吓住了。

“为什么啊？”

“不行，总之就是不行……你不喜欢吃青椒……我吃！！”说着，秋月像是吃了狂战士的药一样，疯狂地从蜜茶的碗里面夹过青椒放到她自己的碗——其实原本是我吃的牛肉面的碗里，“你们不许交换食物！听到没？”

“为什么啊？”X2

“因为……因为……因为浪费食物！”

虽然我始终没有理解秋月口中的浪费食物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在这个节骨眼给予秋月致命一击，想必自己以后肯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思考再三，我也就没有继续追求为什么了。

倒是接下来的气氛十分尴尬——我们都默不作声地自顾自地吃着面条。

当我们解决了午饭，摸着圆滚滚的肚皮的时候，才发现距离下午一点钟只有二十分钟了。为了不会迟到，我们就撑着已经饱了的肚子慢跑了那么长的一段距离。

最后勉强的踩点赶到了活动室。

“哟……你们还好没有迟到啊”指导老师抓着一对包装袋，流露出温柔的笑容。

4.

“这是给你们信，只是稍稍有些不同”站在面前的人递给了我一份四方信封。

醒目的寸字头，和黝黑的皮肤，这个高大的哥哥让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这个人是我所不认识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却似乎有对此十分熟悉的感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他手上拿着的信封，则是雪白的外皮纸套。我伸出了手接过这个信封。

“它稍稍有些不同，”这个哥哥露出了晦涩难懂的笑容，“它是死后文……是死去的人所写的……收件人和寄件人姓名都写在上面了。

死后文……？那不是……那不是我和秋月，还有蜜茶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吗？这会是真的吗？还是说这些都是假象，可是看起来又不像。还是说这个只是秋月为了嘲笑我所雇佣的人？仅仅是因为前几天和她大吵一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好不好！

“好的，谢谢你了”我礼貌地朝着眼前这个正体不明的家伙鞠了鞠躬后，就转身准备继续走路。

“卡！——”指导老师大声地喊着。

我们这才放下了心中的包袱，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很不错，刘羽，特别是你的那个笑容，很到位……恩……不错……接下来是白诗语你了……下一场景准备，小贝……快准备！”

说起来，我似乎看到秋月心不在焉地低头思考着什么东西。

“小贝！”当指导老师再次大声地喊道，秋月才终于回过了神。

“啊？怎么了？”

“轮到你的场景了……发什么呆呀……到时候在舞台上的时候可不要这样子发呆听到了没有……不然的话后果可是难以想象的……知道了吗？”

秋月低下了头，小幅度地点了点头。

这个家伙真的知道了吗？虽然我心里确定这个家伙肯定没有知道。

X——X

“你！你到底是谁！”秋月皱着没有，用右手指着眼前这个男生，因为身高差的原因，导致秋月只能仰视着这个男生。但是男生并没有做什么可疑的动作，只是简单的伸出了手，手上拿着一个四方的信封。

“这是给你的信，但是稍稍和普通的信件有些不同”说着他将手中的信封递给了僵直着身体一动也不动的秋月的胸口，秋月半信半疑地结果信封。

“什么不同？”秋月的额头皱了下来。她最不想听到的话，也是她最想听到的话，秋月想着她有一种预感，一种让她无法继续听下去的预感。有时候自己不知道的，反而是最好的。因为那现实如果真的成为了现实，那会让秋月的心里备受煎熬。秋月捂住了耳朵。

但是，还是继续了下去。

“这是一封死后文，是由死后的人所写的，递送给还活着的人的信，而寄信的人，和收信的人，都写在信封上面”

说完，这个黝黑皮肤的男生并没有仔细地观察着秋月的表情而是直接转了身去，走向了远方。

“真的是死后文吗？？”秋月低头看着自己手上的死后文，“难道不会是假的吗？这种东西难道会是真的吗？包子也说了那种东西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这一切……这一切……这一切……”

秋月皱起了眉头，随后将手中的死后文随手就丢在了路边的草坪上面。然后就这样子继续走回家。她认为一切都是假的，不光是死后文，甚至连自己和包子是朋友，甚至连包子这个人都是假的，更觉得自己也是假的，她站在冷风呼呼地街道上，直面着凛冽的寒风，缓缓地扬起了头。看着深紫色的天空。

“啊啊啊啊啊！！——”她放声地大喊着。就像是回应一样，四周也向秋月给予回音。

四周尽是黑漆漆的，只有释放微弱灯光的街灯还算是轮廓清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轮廓在秋月的注视下却渐渐变了形，原本是笔直的杆子却变得扭曲了起来，原本是圆条状的灯却变得越来越方。这可把秋月吓坏了，她拼命地冲向前方。

她最终赶回到了空无一人的家里，紧紧地锁上了门。

紧张的呼吸喘气，让秋月差点忘了作为生物的基本形态，她瘫坐在地上，靠在门上。但是脑海里却一再重复着方才那个大哥哥递送给自己死后文的场景。

“哈~哈~哈~”一边喘着气，秋月的脑海里一边回想着那些话。

“这是一封死后文，是由死后的人所写的，递送给还活着的人的信，而寄信的人，和收信的人，都写在信封上面”

那个大哥哥是这样子说的，但是那又怎样？就算是真的在上面那又怎样？虽然秋月已经看过寄信人和收信人了，但是没准这就是一个恶作剧。包子也说过不可能会有死后文了的，所以——没错，这些都是假的，或许只是谁的恶作剧。没错就是包子的恶作剧，想用秋月的梦想来击溃我，秋月心里十分气愤，可恶的包子，我饶不了她！！

“你的死后文来了吗？哈哈哈，不会是假的死后文吧？这么想死后文想到它真的飞到了你的身边，你觉得有可能吗？哈哈哈！那只是我的杰作啊啊哈——”

秋月的耳边似乎能够感觉得到包子的戏谑声音。秋月十分气愤，把灯光打开，就想给包子打电话，去数落一下他的不成熟。

但是还没有抓起话筒，电话就已经响了起来，号码提示是柯西姐姐家的号码。

秋月十分气愤地抓起话筒。

“包子，你看你的好事……”还没有等对方开口，秋月就用最凶狠的语气数落对方，但是对方却并没有听秋月继续说话。

“秋月，我收到死后文了！我以为那是假的，原来但是真的，就在刚刚，我收到了死后文，我现在回到了家，不过我已经把死后文看过了，真的是爸爸的笔迹，秋月！死后文是真的！死后文并不是骗人的！”

“诶？”秋月不明白。发出了一个疑问字。

“秋月，是真的，死后文看过之后上面的自己就全部消失了，明天我会把这个信封拿去给你看的，是真的，死后文是真的，不是我们也不是方芳姐姐臆想出来的，是真实存在的！……怎么了秋月？为什么不说话啊？喂？有人吗？”

这下子秋月不知道该说什么话了。原来真的有死后文——这是秋月反应过来的第一句话。而原本作为死后文递送到自己手上的那封信——却已被丢弃……秋月心里开始慌张，要是那封信就这样被风给吹走了，再也找不到了的话……那……那哥哥的死后文……哥哥的遗言……哥哥的一切……似乎都会随着这场风飘走。

“可恶！包子，你等一下，我要出去一下”没有讲明要做什么的秋月将话筒放在座位上就推开了大门冲向了外面。冲向了原来走回来的那条街道上。原本会扭曲的街灯现在却似乎没有一丝异状地立在原地。

她一口气跑到了那个时候自己丢弃死后文的地方，但是不管再怎么着，似乎都找不到，秋月心里开始抓狂，她开始埋怨那个自己。

“可恶，为什么我会这么笨！为什我会像傻瓜一样把那个东西给丢掉！明明心里面是很想她是真的，但是行动上却故意背道而驰，可恶！！啊啊啊啊！”

秋月发狂的声音震彻了她的内心。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背后响起，“请问，你是在找这个吗？”

秋月回过了头，看到了曾今递送自己死后文的那个男生再次站在了自己的面前。

秋月现在坚定地点了点头。

X——X

夜色十分浓重，外面的黑暗似乎会将一切给吞噬殆尽。此时躺在病床上的蜜茶接受着命运给她带来的痛苦和结局，她微微地闭上了眼睛，身上各处爆发出来的剧烈疼痛让她无法做出更加轻松的动作。她知道自己的死期将近，也知道命运就会在这个凌晨带走她的生命，她释然地接受着一切。

要是能够在和秋月包子他们见上一面就好了，此时此刻，蜜茶的脑海里竟然浮现出两个月前在自己面前展露天真的微笑的两个人。

蜜茶闭上了眼睛。过了很久很久。

一个声音突然出现在蜜茶的耳旁，这是一个十分温柔的大姐姐的声音。

蜜茶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因为视线已经十分模糊了，所以蜜茶基本上看不清任何东西，只有一个模糊的人影能够依稀分辨。

“我……是到了……天国……吗？”蜜茶的声音断断续续，这全都要归咎与身体上那一群病魔的折磨。

“天国客满……把你推回来了”虽然看不清人影，但是还是能够听得到对方的声音。

白诗语微笑着看着眼前这位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随时都会被命运夺走生命的女孩子。

“是这样……吗？”

“当然是这样，不禁把你推回来了，还让我给你送一封信”

蜜茶的视线已经模糊不清了，任何东西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她也无法做任何点头或者摇头之类的动作，现在的蜜茶和死人区别也就在于心脏的跳动和器官的微弱活动了。

“只是稍稍有些不同，着不是一封普通的信……这是一封死后文……”

仅仅三个字，却将蜜茶的精神全部唤醒。蜜茶拼命地睁大着眼睛，然而睁到最大，也没有能够清晰地看见眼前的姐姐的模样。

“这是死后的人所写的东西，寄信人是威莉·卡扎尼，而收件人则是你威廉·卡扎尼……我知道你现在不方便动……就让我给你读一读吧……”

白诗语将手中的信封缓缓拆开。

“致最亲爱的威廉姐姐：

我是威莉，这是我第一次写信，不知道能不能写好，所以姐姐不要太在意。

塞给我三张信纸，可是我只用了一张信纸，甚至只写了这么几行，真的感觉有一点浪费。

姐姐，你现在还好吗？我其实写信也没有很多要写的，就是想让姐姐好好活着，在我快死的时候，就想好了，如果死后还能够跟姐姐见面的话，一定好好地拥抱姐姐，可是……现在我死了，我却不希望姐姐你这么快就到这边来。

……”

一字一句，深深地刻在了蜜茶的脑海里。不行，我不能就在这里这样死去，这样的想法在蜜茶的脑海里不断地扩大，不断地扩大。

第五卷 脚本

“紧不紧张？”这是蜜茶、秋月和我三个人在后场的最后一句话，随后，我们便被主持人点到了名字。

要说不紧张，其实是唬人的，毕竟我 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演出过，并且还是这种台词超多的戏剧，要是卡在什么地方忘词了的话，就十分痛苦。指导老师说这都是很有可能的早的时候她指导的那些戏剧学生也是这样子，只不过心态放宽一点，不要太在意就没有关系的了。

“下面有请第五号团队——‘搜查组’来为我们带来他们的力作《死后文》！”

随着主持人极富震撼力的嗓音大声地喊着，我们也被要求站在了幕帘的后面准备随时出场，而我和秋月、蜜茶、小语姐姐和小羽哥哥都各自准备着自己该做的事情。

这是一场从未有过的戏剧。我在心里对蜜茶说道。

这是一场从未有过的游戏。我在心里对秋月说道。

这是一场从未有过的人生。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道。

从序幕开始，这一个故事就在我们的表演下开始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一想到这一点，双手又开始颤抖了起来，虽然我也知道仅仅只是这样子没有半点作用，但是还是依旧用右手压住颤抖着的左手。

外面的灯光在一瞬之间变得十分昏暗，位于我们的面前的幕帘缓缓打开，我终于知道了——那是戏剧开始的‘拉开帷幕’。紧张的心里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空白的一切，和欢呼声。

……

X——X

夏文从容不迫地从大门口走了进来——才怪，夏文其实是鬼鬼祟祟地从门口东张西望，似乎在找寻着什么东西。能够让夏文又如此态度对待的，也就只有白诗语一个人了。而夏文最近，不，这两个月来白诗语似乎总是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消失不见这个事情让夏文心里有所梗结。原本为了守护白诗语，夏文会宁愿放开这个女生，但是似乎这两个月里面，没有和自己一起回家，这一点让夏文心里十分不平衡。

“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们需要凭门票才能进”就在夏文东张西望的时候，人流已经走到了门口检票处，检查员向夏文伸出带着白色手套的手，不耐烦的说。

夏文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之后，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皱皱的纸，上面印着一个两边分开的头颅的图案，下面写着夏文的身份信息。检查员接过门票，在上面用扫描机扫描了一下，扫描机上便说出了“验证通过”这样简单的四个字。

收回了门票之后，夏文迫不及待地只能了戏剧院的入口。

“好大的剧院，真的没有想到会是这么大……”夏文一边寻找着自己的左右，一边再次左顾右盼地寻找着白诗语的身影。突然一个与白诗语的身影极其相似的女生被夏文发现了，夏文却又开始疑惑了……自己究竟怎样和她说话……自己究竟怎样和她说自己的想法……

并非是吵架或者矛盾。只是两个人的世界变得不再重合了而已。

关于白诗语会来这个剧院的这个信息也是从露卡卡那边获得的，夏文很想守护者白诗语，所以他想调查一个这个刘羽的身份，也便让露卡卡去调查了一下，结果得到了刘羽在之前是学生会的干部，并且还一直喜欢着洛娜。

关于洛娜，夏文也只知道她与白诗语比较要好和在四月份死去了的这一个事实。夏文还记得在四月份学校举办红日祭的时候，洛娜就在一开始就死去了的。而那个时间段，白诗语伤心了很久很久。

在那之后因为和艾丽管家一起去解决灵暴事件，所以夏文并没有和白诗语做很多的联系。回来了之后也一直没有多少话语——尽管是在同一片屋檐下，但是似乎完全失去了彼此可以说的话题了。两个人早上碰面说一句早上好，中午碰面说一句中午好，晚上见面说一句晚上好，除此之外似乎没有任何事情了。

尽管夏文有说过要保护白诗语，可是这样子下去……要被白诗语讨厌的。所以夏文还是受不了这种态度，寻求和白诗语走得挺近的露卡卡帮忙。也不知道为什么，露卡卡的心情也并不是很好，脸上也多出来一道伤疤，伤疤并不是夏文弄出来的。但是的的确确和夏文有关，所以夏文也就答应了露卡卡一些事情。

同样露卡卡得到了白诗语的情报，说是今天要到这个剧院，所以夏文满心欢喜地也买了票，然而——没能如愿以偿地找到自己的白诗语。

“所以，夏文，我就知道你会来的，”一个穿着粉色衬衫，和深蓝色超短裙的女生出现在了夏文的面前，这一个展开让夏文惊讶地掉了下巴，“为了和白诗语见上一面好好说几句话，你就是用这种微乎其微几率来实现愿望的吗？”

眼前站着比自己矮半个脑袋，戴着深红色镜框眼镜的女生。

夏文摇了摇脑袋，做在了自己的位置。露卡卡也跟了过去，坐在了夏文的旁边。

剧场里面还并没有很多人，大部分都在进来的路口，所以为了能够清楚地看到入口大门进入的人的模样，夏文艰难地侧着身子。

“我不过也就是来见见小诗的，有些问题要弄清楚”

夏文心里的症结不仅仅只有那一个，还有那一个，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

“不就是关于男朋友的事情嘛”

夏文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个似乎已经理解了全部的人——扎着辫子的女生。她的右侧脸上有一处伤痕，那个伤痕是为了得到情报，而被赋予的。看到那个伤痕的一刻，夏文就觉得自己亏欠这个女生太多了。

夏文点了点头。

露卡卡再次叹了一口气，“唉……夏文啊，不要太过拘泥于这种东西上面男朋友还是不是男朋友，这些真的有那么重要吗？重要的难道不是关乎‘喜欢’和‘爱’这两个字词吗？”

夏文并没有回答。这也并不会夏文真正想回答的东西。但是这个问题也着实让夏文感受到了惊讶。

“你来这里，也是看戏剧吗？”夏文转移了话题。而露卡卡则露出了笑容。

“当然是来约会呀，和你一起”

“诶！！？”夏文站了起来，“我什么时候答应过和你约会呀！露卡卡？”

“当然答应了，你说过，会报答我的，所以这就是你报答的机会了……”

露卡卡摸着右侧脸颊处的伤疤，这让夏文感到了一丝恐惧。没有错，夏文之前答应过会报答露卡卡的获得信息的恩泽，但是……不是在现在啊……现在的夏文有着更加重要的东西……现在夏文有着十分重要的事情要做……

“哦？是吗？那真是可惜……不过夏文你等不到白诗语会出现在观众席了哦”

“诶？那又是为什么？不是你说小诗会来这剧院的吗？她不会来……你是在故意欺骗我吗？还是说突然有事情小诗就不会来了？”

露卡卡不由自主地鼓起了手掌，赞叹着眼前这男生。

“很好……很好……不愧是夏文……居然连这也都能猜得出来”

夏文知道，这个女生的鼓掌，并不是真的因为自己猜出来了这些事情，而是因为自己太愚蠢，现在才理解了事情的真相。

“白诗语并不是观众……她是参赛人员，之前在马德兰小学对面的拉面馆做服务员兼职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那件事情……你不知道是很正常的事情……我知道接下来的话可能对你的打击会很大，但是我还是要好好地和你说一下……关于白诗语，她并不是专一的人……”

露卡卡还没有说完这一句话，就被夏文一句“不可能”给打断了。

“小诗怎么可能不是专一的？”

“你就听我好好讲……你的小诗，就在上个月月中的时候开始和马德兰小学的几个小学生待在一起，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和白诗语一起的，还有一个男生”

“男生？”听到男生，夏文有些心慌了。

“那是什么人我想我待会儿再告诉你……就在上个月期末考试结束之后……他们也依旧进出马德兰小学一起，还有好几次来到了隔壁的餐馆，也有过几次来过我所工作的那个拉面馆，幸好没有认出我……不过和她在一起的，经常被她称呼为‘小羽’的那个男生，却是经常和她打情骂俏”

“诶？不会吧？”

“起初我也认为他们只是简单的朋友，但是有几次白诗语和那个男生，还有三个小孩子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些不知轻重的小孩子总爱开白诗语和那个男生的玩笑，询问他们之前是怎么样认识的，到底性格是怎么样的，这样子之类的……所以在那时候……我知道了一个事实……”

“一个……事实……？”夏文脑海中一片空白。

“那就是白诗语背叛了对你的情感，寻找了另一段的情感”

夏文低下了脑袋，不再多言。夏文有些不敢相信，自己所喜欢了这么多年的女孩子，居然喜欢上了别人。夏文的心里有数不清的洞口在渗漏着泪水。

就在夏文沉默的时候，剧院的灯光一瞬间消失了，随后两束聚光灯照射在了舞台上面，一点穿着西装和礼服的男女从两边走了上来。他们开始了他们的讲话。

“欢迎大家来到康德莱特城中心戏剧院，今天是大家盼望了许久的国际亡灵日，在这个日子，我们戏剧院举行了这个主题为‘亡灵戏剧’的戏剧表演典礼，这已经是第三届典礼了。本次报名的团队相比去年要多得多，所以今天的典礼可能要持续到明天晚上，大家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啦！！！”XN

“好，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能够赶到这个舞台，不光感谢赶到舞台的朋友，也同样非常感谢在视频前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观众朋友们，虽然现在只是早晨九点钟，但是今天将会是永远黑暗的一天！为了纪念每个世纪、每年、每月、每日、每时每分每秒，从我们身边逝去的人，我们举办这个盛大的宴会来送别他们。本节目特别感谢‘咖色蛋糕店’、‘国色天香’、‘五周年省油大计划’、‘阿尔伯特影视集团’、‘天天修图’、‘冰红茶’等三十个集团的热烈赞助，没有你们也就没有我们，好了，接下来话不多说，就让我们请第一组戏剧戏剧表演团体做开始准备他们精彩的表演。在每个座位上都有一个二维码贴着，每个视频直播屏幕上也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在活动期间抽空扫描一下二维码，我们一会儿可是有精美奖品和互动等着你们。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个戏剧团队带来他们精彩的演出………………”

……

X——X

额头上的汗水终究还是滴了下来，虽然一开始是乱七八糟甚至都是临时编词，但是好在后面进入了状态把忘记的东西全部回想起来了。

“好险啊~”秋月瘫软地坐在了地上，“包子，要不是你在哪里，我现在也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真的很谢谢你啊”

我和秋月背靠着背，全身心地放松了下来。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们会有一天在戏剧院里面演戏剧，如果父亲看到了一定也会为自己的儿子骄傲吧。

“不用谢的，当时实在是到了最终时刻，感觉不说一点什么，就会很尴尬……幸好我也是灵机一动……对了……蜜茶……你感觉怎么样？”

我看到了同样坐在地面上的蜜茶，蜜茶用力拍着自己的胸脯，像是在忍受着莫大的惊动。

“是啊是啊……真是没有想到居然实现了妹妹的愿望……原本还打算用这一辈子去实现呢……没想到……没想到……”

“让我说，你们都是最棒的，你们真的很棒，”白诗语姐姐拿着一根白色的充当着魔法棒的棍子，另一只手冲着我们竖起大拇指，“我第一次看到小朋友们居然会这么认真的做事情……谢谢你们……也让我们有了很珍贵的回忆……死后文……真的很不错……”

指导老师坐在凳子上，不知是因为灯光的照射，还是其他的什么，总觉得指导老师现在异常严肃。这也让我们几个人吓得气也不敢喘。我们一开始连台词都忘记了，站在舞台的中央，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至少对于我来说，我看见的只有黑茫茫的一片，什么都没有，但是我知道下面有人，下面有很多的人，可是这样一来——我的腿，我的手，连我的大脑都会发抖，关于什么台词，什么剧情，这些都已经不再了，大脑一片空白。

“真是服了你们了，这是第一次真正的试镜，虽然说一开始很糟糕，简直不能再糟糕了，”指导老师的严肃的脸，这才放了开来，而这也让我们都绽放开了笑容，“但是……但是接下去你们和快就找回了状态，这很好，这真的很好，有时候我也会想象如果你们后面也有什么地方卡住了，或者什么地方出现意外了，那真的就是噩梦了，但是——但是你们表现的都很好，你们一点儿也没有让我失望，你们就是最棒的，如果还有下一次，我还会很高兴陪伴你们继续排练新的戏剧”

我、秋月和蜜茶相视一笑。

“真的，你们真的是太棒了，不过不好意思各位，我今天就先回去了，小语姐姐你们要照看哦~”小羽像我们微微地挥着手，随后便看到小羽哥哥走出房门。

我们三个人终于站了起来，毕竟不能一直在这里做下去，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使命，听说演出完就可以四处闲逛或者回家等比试结果了，秋月第一个反应过来，说要玩游戏，因为蜜茶和她是住一块儿的，所以蜜茶也赞同。倒是连指导老师也被她们两个女生拉了过去，硬是被逼迫指导老师同意这个提案。

指导老师也就编了一个最近工作很忙就强行地混了过去，其实到底忙不忙这些我们都是知道的——毕竟也就教授一门科目，还有只是我们社团的指导老师而已。

小语姐姐走到了指导老师的面前，伸出了一只手，手上抓着一本封皮是浅绿色的书，“老师，能不能请你签一个名！”

当然指导老师还是微笑着给小语姐姐签上了她的名字。

“啊，得到老师的签名了。真的是让我想不到终于在这里得到老师的签名了，真是太高兴了！！”小语姐姐高兴地跳了起来。就当我和蜜茶郁闷着什么的时候，秋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马上拉着我们走出了房间。

“不好意思老师，我们就先回去啦！”连头也不会，秋月就这样向老师做最后诀别。

X——X

时间已经是下午的三点三十七分，我在秋月的家里，和蜜茶三个人一起玩着主机游戏。游戏的名称是《弑神者：再见辉煌》，制作的游戏公司是上世纪的SK工作室，使用的在当时是属于先进的3D渲染技术，但是这些在现在来看都只是一些小模块了。而这部游戏是这个整个游戏系列的收尾之作，玩的时候总是觉得有些地方没有好好地理解透彻，秋月说这些地方是和弑神者第一部或者第二部做对照的所以玩起来相当的费力。

当然故事剧情还是十分有趣的，游戏模式也是从孤独的模式到小队的模式十分详尽，一开始就制作相当好的画面，这也是让我们能够好好地沉浸其中的游戏之一。

“啊，对了秋月，有没有益智类型的游戏呀？”蜜茶突然暂停了游戏这么问正打得正酣的秋月。

“啊？有啊……消灭星星啊……不过现在似乎有消灭星星的虚拟版，你们要不要玩一下？”

“诶？有那种东西吗？秋月你不是不喜欢这种类型的游戏吗？怎么会有呢？”

“少小瞧我了，那种游戏只是不擅长，也并不是不喜欢，只是很少玩，别看我这屋子里似乎也就只有这些主机游戏了，但是！！——但是我也装了另外的虚拟现实设备，如果想玩这个世纪的游戏，也是很容易能够玩的。”秋月放下了手柄，走到了主机前面，用手指指着显示器的右上方的一个开关，“只要我按下了这个按钮，整个房间都会变成虚拟空间，当然处于真实世界的我们只是会暂时晕厥过去，当然还是得戴上一双眼镜，不过消灭星星这个游戏可是很难玩的哦~”

虽然蜜茶很想玩，可是听到了似乎有晕厥这个动作就摇摆着双手说不要玩了不要玩了之类的。随后秋月句坐回了自己的座位，抓起了手柄，按下了继续的按钮，直接开始继续打着‘神’。

“秋月，你为什么不喜欢玩这种虚拟现实或者模拟虚拟的游戏呢？”蜜茶摇动着手柄摇杆的时候轻声地询问。

“是因为让自己不要陷入游戏的世界里，”秋月摇了摇脑袋，“毕竟现实世界和游戏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法则，所以为了让我自己能够尽量区分现实和游戏，所以我很少玩那种虚拟现实类游戏……毕竟那是种会让人上瘾的游戏”

原来如此，难怪平常和秋月说话的时候，也并没有觉得这个家伙其实是资深游戏饭，如果这个家伙把现实和游戏混淆了的话，或许后果不堪设想。

“会上瘾啊~说起来还真的是……其实好久之前我也玩过几次那种游戏……玩了一次之后就有了再次想去体验一下的想法……所以……所以秋月你还真是特别，居然能这么敏锐地洞察这一点，要是我之前喜欢玩游戏的话，估计现在也就要被这样的东西吸入魂魄了。”

这绝对不是耸人听闻，这绝对是千真万确。有一段时间，我也喜欢上玩游戏，有时候为了能够去游戏厅晚上一个虚拟现实游戏，存一周的零钱，虽然玩过一次两次，但是似乎心里面还是不满足，总是想要再去体验一下。当时父亲察觉到了之后就打我，把我打得很惨——从此以后我就戒掉了游戏。

现在仔细想想其实也是十分惭愧。

秋月笑了笑，“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其实游戏和小说或者戏剧都是一样的，都是用来充实我们的内心，但是我们的内心不能完全用他们充满，我们还得用我们的生活来填充，这只不过是我们每一天的十分之一罢了，你们一定会很好地过着剩下的十分之九——如果没有对游戏过度依赖的话……”

真是很难以想象那个爱玩游戏的秋月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我和蜜茶相视一笑。

“那秋月，你就放下游戏和我们出去玩一玩嘛~毕竟还有大把时间——”

蜜茶再次按了暂停键，有些累了地靠在了我的身上。

秋月看到这个场景顿时大发雷霆，“好好好！带你们出去玩！真的是好难伺候的客人啊！来！走吧！兄弟们！——”

虽然我知道她最后那一句是在模仿什么游戏主人公的话语，但是始终还是不知道她生气的理由——或许现在的她动不动也就会发脾气了吗？女孩子真是好可怕的生物。

“啊？真的吗？”蜜茶站了起来，立马走到了门口穿上了鞋子向我们招手。

这个家伙就这么喜欢去户外逛街吗？现在外面可是三十五度的高温诶——

“哼……”秋月似乎在逞着什么强，半边笑开了脸，“这么热的天气，这个家伙一定会立刻就回家的，包子，你看好了！——”

X——X

结果——蜜茶却似乎一点回去的欲望都没有，而且这个家伙和我们目前正在邮局里吹着空调。因为是空调所以不管是室外什么三十五度还是三十七度，都无所谓，只是被晾在一旁我们感觉很难受就是了。

“包子”秋月疲惫地靠在靠椅上。

“怎么了？”

“你说蜜茶和方芳姐姐到底在说些什么啊，说了这么久”

“我不知道”

现在蜜茶正坐在邮件服务窗口前的凳子上和窗口里面的留着长发的芳芳姐姐谈着话。

说起来，上次见到芳芳姐姐的时候她是长头发还是短头发来着？

“真是难受啊，还不如回家玩游戏呢……你说呢？包子？”秋月懒散地叹了几口气，“虽然是出来，但是把我们丢在这里是不是很不好啊！你说对不对，包子”

我点了点头。看着秋月的脸——那是一张十分可爱的脸庞，虽然之前看了无数次了，但是却似乎并没有抓到什么精髓，所以我现在趁着时间多观察一下。直到秋月的脸渐渐变红我才觉得似乎有些过火了，便移开了视线。

“啊，对了，想到了一个很好的想法”秋月的恶作剧的笑容再次贴在那张可爱的脸上。

“什么想法？”我也顺应着秋月的笑容，假装露出了恶作剧的笑容。